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王靜安（國維）先生紀念號
國學論叢刊行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王靜安先生紀念號



王 靜 安 先 生 壯 年 小 像



王 静 安 先 生 最 近 小 像

千史堂新自卷

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 魏朝一 卷 漢景十二年命學士馬
融傳五經四書大旨周易則取臣傳及朱子本義附釋二
卷 漢書外傳朱子注類又探及於易者與諸家之說刊附
於下單說

周易直指十卷 一 卷 在東宮時命仙士奇撰計及朱
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朱子周易旁注附圖十一卷 卷 朱子以十
卷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經傳大易傳 三 卷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經傳大易傳 三 卷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經傳大易傳 三 卷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經傳大易傳 三 卷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經傳大易傳 三 卷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經傳大易傳 三 卷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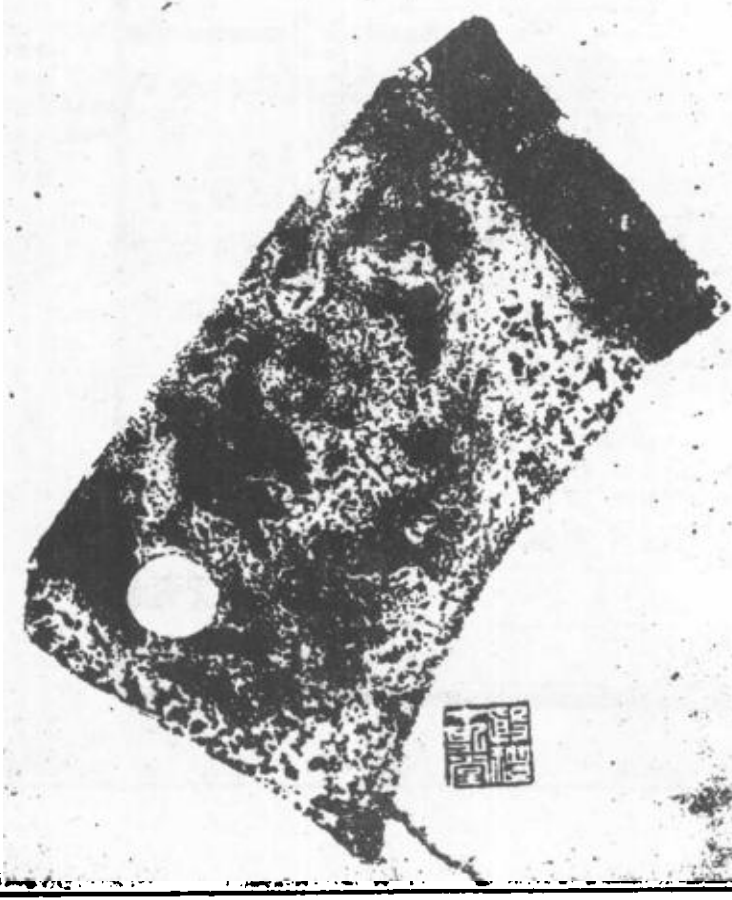
經傳大易傳 三 卷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經傳大易傳 三 卷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經傳大易傳 三 卷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經傳大易傳 三 卷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朱子以本義要旨為經指以備觀今名

此器厚底如尺寸厚得四寸長六寸五分下鼓已斷得如成博乃其正記
 氏三全其鼓博心其一式之厚及廣博為一版為二之鼓不命成鼓周得
 向之度亦得於一版者半其下鼓所成亦同廣氏版之鼓三之此博之氣
 作一不勝擊之則其鼓向以不能正其與作易明是生聲所古鼓不命
 余謂作其聲所之說誠於博也人聲氏中人則主是也博博解解也
 由人之聲所以推聲之五鼓則恐不為其聲所擊之聲而博也外此
 印勢之自然吹過其聲古鼓或見諸古鐘古博古鼓或見諸古鼓或見諸古鼓
 務余曾以木仿製其狀而其鼓無不向外者此器亦應古鐘例也
 如是方其擊者為使古鐘例與此器不如此也
 成德銘云心博若生於南古子博在行嘉至古法宗廟樂名漢書元
 樂志高川博博通博奉樂人制宗廟樂大使迎神行廟門奉樂
 至聖帝八廟門奉樂以至此上奉祭敬其以而有休成之樂水至之
 樂博樂博以嘉至名者以其為廟樂之有也古博者以此地文計
 數則有十二博即鐘云八博八博其地文計四博即周九博也
 凡鐘琴半為即鐘半為即琴半以此上系大夫作鐘二十博則其天
 子周十二博不為多矣傳十二博琴十二博合為二十四博此於九博
 而鐘亦有未法也此至石博鐘博之數即注周禮云八博十博而
 在一條博注左傳博也六尺尺為鐘以律細自倍半一博十九鐘
 七博十二博二十博八博八博四博二博不同博皆失之太多樂博之
 名出於博博則高廣各一博謂之博博樂博之高以博者為度
 高廣亦不能論丈一丈之廣不能論博琴十博或十九博此亦事
 理也此器似似于鐘左傳其聲不可解然其博左傳博一博而不成
 博中者則一博之器不能有三博或十博可知博者各各
 博此器博記所見如此王周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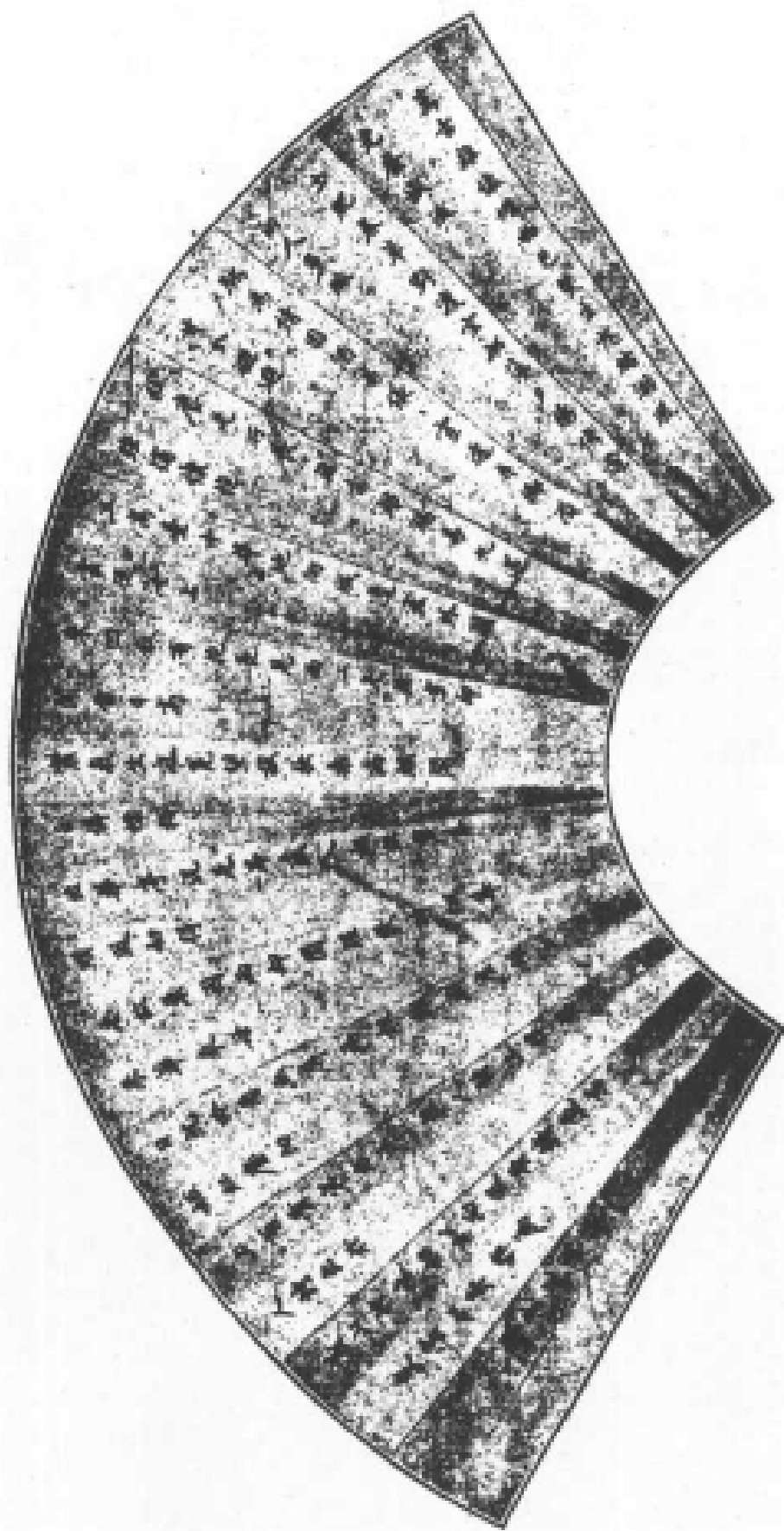
王靜安先生跋漢四時嘉至磬遺墨



王靜安先生段懋德掌手跡墨



王靜安先生保聯地券遺墨



王靜安先生書畫遺墨

序

梁啓超

海寧王先生之歿，海內學者同聲慟哭，乃至歐洲日本諸學術團體，相率會祭表敬悼，出版界爲專號紀念者亦旣數四。我清華研究院爲先生晚年精力所集注，同學受先生教益最深切，所寶存先生遺稿亦較多。旣哀校專書，將鈔諸木，更采其短篇爲世所未觀者，先付排印，附以同人各記所親聞之先生嘉言懿行及對於先生學術思想有所論讚者，凡若干篇，爲本論叢紀念號，志哀思焉。先生貢獻於學界之偉績，其章章在人耳目者，若以今文創讀殷墟書契，而因以是正商周間史蹟及發見當時社會制度之特點，使古文砉然改觀。若荆治宋元戲曲史，蒐述曲錄，使樂劇成爲專門之學。斯二者實空前絕業，後人雖有補苴附益，度終無以度越其範圍。若精校水經注，於趙全戴外別有發明。若校注蒙古史料，於漠北及西域史實多所懸解。此則續前賢之緒，而卓然能自成一言。其他單篇著錄於觀堂集林及本專號與夫羅氏哈同氏諸叢刻者，其所討論之問題，雖洪纖繁簡不一，然每對於一問題，蒐集資料，殆無少遺失，其結論未或不鑿心切理，驟視若新異，反覆推較而卒莫之能易。學者徒歎其成績之優異，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別有大本大原在也。先生之學，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具有科學的天才，而以極嚴正之學者的道德貫注而運用之。其少年喜譚哲學，尤酷嗜德意志人康德叔本華尼采之書，晚雖棄置不甚治，然於學術之整個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故雖好從事於箇別問題，爲窄而深的研

究，而常能從一問題與他問題之關係上，見出最適當之理解，絕無支離破碎專己守殘之蔽。先生古貌古節，望者輒疑爲竺舊自封豕，顧其頭腦乃純然爲現代的，對於現代文化原動力之科學精神，全部默契，無所抵拒，而每治一業，恆以極忠實極敬慎之態度行之，有絲毫不自信，則不以著諸竹帛，有一語爲前人所嘗道者，輒棄去，懼蹈勸說之嫌以自點污。蓋其治學之道術所蘊蓄者如是，故以治任何專門之業，無施不可，而每有所致力，未嘗不深造而致其極也。先生沒齒僅五十有一耳，精力尙瀟瀟，興味飄發，曾不減少年時，使更假以十年或二十年，其所以靖獻於學者云胡可量？一朝嫉俗，自湛於淵，實全國乃至全世界學術上不可恢復之損失，豈直我清華研究院同學失所宗仰而已。願我同學受先生之教，少者一年，多者兩年，且夕捧手，飮聞負劍辟咤之詔，其蒙先生治學精神之濡染者至深且厚，薪盡火傳，述先生之志事，庶續其業而光大之，非我同學之責而誰責也。先生之自殺也，時論紛紛非一。啓超以爲先生蓋情感最豐富而情操最嚴正之人也，於何見之，於其所爲詩詞及諸文學批評中見之，於其所以處朋友師弟間見之。充不屑不潔之量，不願與虛僞惡濁之流同立於此世，一死焉而清剛之氣乃永在天壤。夫屈原縱不投汨羅，亦不過更鬱邑侘傺十數年極矣，屈原自沈，我全民族意識上之屈原，曾沈乎哉？丁卯仲冬梁啓超扶病書。

挽王靜安先生聯

梁啓超

其學以通方知類爲宗，不僅奇字譯鞅，創通龜契。一死明行已有恥之義，莫將凡情恩怨，猜擬絀離。

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王靜安先生紀念號)目錄

插圖

(一) 王靜安先生壯年小像

(二) 王靜安先生最近小像

(三) 王靜安先生校千頃堂書目遺墨

(四) 王靜安先生跋漢四時嘉至曆遺墨

(五) 王靜安先生跋段懋堂手迹遺墨

(六) 王靜安先生漢王保卿買地券跋遺墨

(七) 王靜安先生書扇篋遺墨

序(梁啟超)

王靜安先生遺著

(一) 隸辨考(重訂本).....一

附簡內博士(豆)隸辨考譯文.....七

(二) 萌古考(重訂本).....二三

(三) 黑車子室章考.....三五

(四) 蒙古札記·····	三九
(五) 宋代之金石學·····	四五
(六) 唐宋大曲考·····	五一
王靜安先生年譜(趙萬里)·····	八一
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趙萬里)·····	一三五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趙萬里)·····	一四五
王觀堂先生學述(吳其昌)·····	一八一
王觀堂先生尙書講授記(吳其昌)·····	一九九
觀堂學禮記(劉盼遂)·····	二二七
附錄	
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陳寅恪)·····	三三七

韃靼考

王國維

韃靼之名始見於唐之中葉。闕特勤碑之突厥文中有三十姓韃靼。Ohny Tatar 九姓韃靼 Tokuz Tatar 是爲韃靼初見紀錄之始。案闕特勤碑立於開元二十年，則韃靼之名古矣。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卷五有賜回鶻嗚沒斯特勤等詔書，末云：「卿及部下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韃靼，但等平安好。」又卷八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云：「乾陀斯專使將軍絡布合祖云，發曰乾陀斯，卽移就合羅川，居回鶻舊國，兼已得安西北庭達怛等五部落。」是爲韃靼見於漢籍之始。時唐武宗會昌二年也。嗣於懿宗咸通九年，從朱邪赤心討龐勳，僖宗中和二年，從李克用討黃巢，並有功。至後唐漢周，仍世入貢。故薛歐五代史及歐宋唐書並記其事。而歐氏於五代史並爲韃靼立傳。宋初太祖太宗朝，尙三次入貢，後爲西夏隔絕，不與中國通，而南宋紀錄中尙屢見其名。乃遼史營衛志所記諸部族，自官志所記屬國職名中，皆無韃靼。本紀中雖三見「達旦」字，亦去其偏傍。金史乃並絕其迹。正史中至明史始復有韃靼傳，而明史之韃靼傳實蒙古傳也。然則遼金三百年中，唐宋間所謂韃靼者，果何往乎？觀宋元人之著書，知當時固有韃靼，其對遼金之關係，決非淺鮮。正史中必不容沒其事，而竟不概見，此讀史者當發之疑問也。以余之所見，則唐宋間之韃靼，在遼爲阻卜，在金爲阻鞞，在蒙古之初爲塔塔兒，其漠南之汪古部，當時號爲白達達者，亦其遺種也。

曷言乎韃靼在遼爲阻卜，在金爲阻鞞也？遼史聖宗紀：「開泰元年正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特引去。」而蕭闕玉傳云：「開泰中，阻卜復叛，圍闕玉於可敦城，勢甚張，闕玉使諸軍奮射卻之，屯於窩魯朵城。」案聖宗紀：「統和二十二年，以可敦城爲鎮州。」地理志：「鎮州，建安軍節度，本古可敦城。」則紀傳所載地名既合，年歲又同，自是一事，而一稱達旦，一稱阻卜，是阻卜卽韃靼之證一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五）：「真宗咸平六年七月，契丹供奉官李信來歸，言攻主母后蕭氏，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使西捍塔塔和靈降之。」案遼史聖宗紀：「統和十二年八月，昭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

撫定西邊，以蕭撻儼督其軍事。十五年三月，皇太妃獻西邊捷。九月，蕭撻儼奏討阻卜捷。而蕭撻儼傳則云：「十二妃受命總烏古及永興宮分軍討之。撻儼爲阻卜都詳穩，凡軍中號令，太妃並委撻儼。十五年，敵烈部人殺詳穩而奪將標騎。」因討阻卜之未服者，諸蕃歲貢方物充於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撻儼以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考三城者，謂鎮州及防維二州，皆在驢駒河西南，與西夏相去絕遠，是統和間太妃西征，非討西夏而實經營阻卜。捍塔和是阻卜即撻鞬之哥二也。而此事完全之證據，乃在金史夾谷清臣傳：「北阻撻叛，上議責清臣，命右族襄傳。襄代清臣，遂屯臨潢。（中略）乃命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爲阻撻所圍，三日不得出，襄即鳴鼓進發。（中略）嚮晨，擊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馬，衆皆奔幹里札河，遣完顏安國追雨凍死者十七八，降其部長，遂勸勳九峯山石壁。」今案元朝秘史（四）「大金因塔塔兒、蔑古真、兀勒圖不從，領軍來勦捕，逆者浩泐札河，將蔑古真、兀勒圖襲將來。」案王京者，完顏之將首。聖武親征錄、元史、太祖紀並記此襲。浩泐札河亦即金史之幹里札河（今烏爾載河）是二書紀事，並相符合，而金史之阻撻，元秘史謂之塔塔兒，正之阻卜，聖宗紀作達旦者，前後一揆。而塔塔兒一語，爲撻鞬之對音，更不待言。故曰唐宋間之撻鞬，在遼爲阻卜，在金更從地理上證之，唐時 撻鞬住地，據闕特勤碑側之突厥文兩記三十姓撻鞬，皆在點戛斯骨利幹之後，契丹白博士謂點戛斯在突厥西北，骨利幹又在其北，契丹白鬻皆在突厥之東，則在其間之三十姓撻鞬，當居突厥東北，而方位全同，其說良是。今假名此部曰東撻鞬。然此碑突厥文中，尙有九姓撻鞬，此部住地，無可考。然唐書地理志引曹云：「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柵，北口有歸唐柵，車道也。入回鶻，使所經又五百里，至鹿經鹿鹿山，鹿耳山，錯甲山八百里，至山，蘇子井，又西北經密栗山，達旦泊，野馬泊，可汗泉，橫嶺，綿泉，鏡泊，七百里，至回泊在回鶻牙帳東，南數百里，疑以撻鞬人所居得名，九姓撻鞬所居，蓋當在此。今假名此部曰西撻鞬。會昌一品集所

車子連稱者，似與東方之三十姓撻鞬相當。其一與安西北庭連稱者，似即西方之九姓撻鞬也。而唐末五代以來，見於史籍者，只有近塞撻鞬。此族東起陰山，西隸黃河，額濟納河流域，至北宋中葉，並散居於青海附近。今假名之曰南撻鞬。歐陽公五代史之所傳，王延德使高昌時之所經，李仁甫續通鑑長編之所記，皆是族也。而遼史所記阻卜，其分布區域，乃各與此三部撻鞬相當。李信謂遼齊妃領兵屯西鄙，驅阻卜，西捍塔剌，而遼史文學傳蕭韓家奴之言曰：「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立。惟往來沙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諸部，望風悉降。」是遼時邊境以北，直至臚朐河，皆有阻卜部落。此可擬唐時之東撻鞬。又太祖紀云：「天贊二年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丙午遣騎攻阻卜。」蕭圖玉傳云：「阻卜復叛，幽闥王於可敦城。」蕭惠傳云：「西阻卜叛，都監溫魯等將兵來援，遇敵於可敦城西南。」又蕭撻不也傳：「阻卜酋長磨古斯結降，撻不也逆於鎮州西南沙磧間。」案古回鶻城，即今外蒙古額爾德尼昭西北之合刺八刺合孫（唐時回鶻牙帳）。在鄂爾崑河西岸。可敦城，即鎮州。其地今雖未能考定，要當在鄂爾崑河之東，喀魯哈河左右，而阻卜自其西南來，則其住地當在可敦城西南。唐時遼且泊正在此方面，故此部可擬唐時之西撻鞬。又遼史屬國表，聖宗開泰五年書阻卜酋長魁可來降。聖宗紀作黨項魁可來。兵衛志言：「西夏元昊諱祚，智勇過人，能使黨項、阻卜掣肘大國。此以阻卜與黨項互舉連言，則阻卜又南與黨項相近。此種阻卜，又可擬唐末五代之南撻鞬。故遼時阻卜分布之廣，正與唐末人所謂撻鞬相同。至見於金史之阻撻，若北阻撻，則略當唐時之東撻鞬，亦即蒙古人所謂塔塔兒。此亦可由地理上證明之。金史宗浩傳云：「內族襄以爲攻破廣吉刺，則阻撻無東顧憂。」是阻撻在廣吉刺之西。而元朝秘史記翁吉刺住地云：「合勒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等翁吉刺。」其記塔塔兒住地則云：「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兩種塔塔兒，在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地面。」（今烏爾兒失魯地面）。「今鄂爾順河」又云：「察阿安阿勒赤都塔兒惕、阿魯孩四種塔塔兒，在兀勒灰河失魯格勒只惕地面。」（今烏爾順河與色野爾集河合流處）皆東與在喀爾喀河流域之翁吉刺爲鄰。又載扯克扯兒地面（今蘇克斜魯山）有塔塔兒人距翁吉刺之德魯禪家不遠，與金史所載阻撻地望無一不合。故遼金二史中阻卜、阻撻之爲撻鞬，自地理上證之，而有餘矣。

若然，則遼金之阻，阻鞏於唐宋爲鞏，於蒙古爲塔塔兒，則阻下阻鞏之名，烏從起乎？又於唐宋以前，蒙古以後，得求此名之源流否乎？然求之前後諸史，絕不見有與阻下或阻鞏相類之名稱，余乃不得不設一極武斷極穿鑿之假說，曰：阻下阻鞏者，鞏鞏二字之倒誤，且非無意之誤，而有意之誤也。何以言之？曰：遼金人文字中，多言鞏鞏，如史臣亡遼錄（北盟會編卷二十一引）云：「遼於沙漠之北，則置西北路招討府（中略）鎮鞏鞏蒙古諸國。」又金主亮遣翰林學士韓汝嘉與宋國信使副徐壽等宣諭公文（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九引）云：「向來北邊有蒙古鞏鞏等，從東昏王時，數犯邊境。」是遼金時，固有鞏鞏，其國史實錄亦常不諱言鞏鞏。而遼金二史中無之者，曰：蒙古人諱言鞏鞏，故蒙古人何以諱言鞏鞏？曰：漢人本非鞏鞏，而漢人與兩人，輒以此名呼之，固爲蒙古人所不喜。且元末修史之漢臣，已不復知鞏鞏與蒙古之別。而遼金史料中所記鞏鞏事，非朝貢，卽寇叛，彼蓋誤以蒙古之先，朝貢於遼金也，慮其有損國體，故諱之尤深。當蒙古盛時，秘史親征錄並記太祖受金官職事，初未嘗以此爲諱。然宋遼金三史之作，在順帝之世，其時蒙古之勢力，既已墜地，故於文字之間，尤多忌諱。試舉實證以明之：續資治通鑑長編於太祖乾德四年開寶二年，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並書鞏鞏入貢，蓋本於國史及會要。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十九）亦云：「鞏鞏於太祖太宗朝，各再入貢。」乃宋史本紀於外國朝貢無一不書，獨無太祖太宗鞏鞏入貢事。王延德使高昌記載於王明清揮塵前錄者，中有鞏鞏字，凡六處。宋史高昌傳全錄其文，惟刪去有鞏鞏字之處。亡遼錄（北盟會編卷二十一引）「天祚於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又得陰山鞏鞏毛剌石兵，自謂天助，欲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東都事略附錄（二）亦云：「耶律延禧得大石林牙七千騎，又陰結鞏鞏毛剌室韋三萬騎助之。」而遼史天祚紀則云：「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又得陰山室韋謨葛失兵，自謂得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遼史此節，分明出於二書，而二書皆有鞏鞏字，遼史獨無。又松漠記聞：「余都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其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鞏鞏，鞏鞏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圍之，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遼史耶律余覲傳則云：「余覲假游獵爲名，遁西夏，夏人問汝來有兵幾何？余覲以二三百對，夏人不納，卒。」此事與紀聞同，當出紀聞，而獨無投鞏鞏被殺事。金史叛臣傳亦但言「遼

部殺余睹及其父子，函其首以獻。」太宗紀亦言：「部族節度使太古，捕斬余睹及其諸子。」而不明言其爲河部。是數證者，謂非元人修史時有意刪去韃靼字不可也。然遼金史料中之韃靼，固自倍蓰於宋史料，又不必與他事並見，史臣以其不可刪，且不勝刪也，乃或者其偏旁作「達旦」字，又創爲改字之法。考韃靼之始見載籍也，其字本作「達怛」，（會昌一品集及冊府元龜）後作「達和」，（薛歐五代史及夢溪筆談）至宋南渡後所撰所刊之書，乃作韃靼。韃字不見於集韻類篇，是北宋中葉尙無此字，其加革旁，實涉粗字而誤。然遼金史料中，其字當已有作韃靼者。其倒也，或作怛達，或作韃，與阻鞮二字相似。當時史料中或有「二處」與作阻鞮，或又省作阻卜者，史臣乃利用其誤，遂並史料中之不誤者而盡改之，以避一時之忌諱。其於遼史、太祖聖宗紀三處，尙存達旦字者，蓋史臣所未及改，抑故留此間隙，以待後人之考定者也。且遼史所見之達旦三處，不獨省其偏旁，亦異其書法。凡史家於敵國使來則書聘，屬國則書貢，此諸史之通例。遼史本紀惟於梁唐周宋四國書聘，後晉北漢西夏以稱臣或受冊而書貢，南唐雖未稱臣，亦仍書貢，至塞北諸部更無不書貢者。惟道宗紀：「太康十年二月庚午朔，萌古國遣使來聘。」三月戊午，遼萌古國遣使來聘。」獨書聘者，以示蒙古之先，與遼世爲敵國也。而太祖紀書：「神冊三年二月，達旦國來聘。」聖宗紀書：「統和二十三年六月，達旦國九部遣使來聘。」亦書聘者，蓋元代修史諸臣，已不知韃靼與蒙古之分，誤以遼史料中之韃靼爲蒙古之先，故以敵國書法書之。與道宗紀之書萌古來聘同一用意。由此二條，可見元人修史時，諱言韃靼之隱。金史之中，亦有類是之特筆，如西北西南招討司下之亂軍詳錄，本有十處，今地理志兵志所載，均爲九處。地理志有移典亂而無萌骨亂，兵志反是。其實二者均當有之。蓋萌古、萌骨之爲蒙古，此人人所易知，元人必以蒙古列於金人之亂軍爲諱，故於地理志刪之，而於兵志亦刪去移典亂，以與地理志之九處相應。然於其首大書曰西北西南之亂軍，明移典萌骨二亂，皆所當有，故於二志互見，以使人推考得之。兵志部族節度使有萌骨部族，而地理志中無之，亦由此故。其所以刪彼而存此者，緣地理志記各部族節度使各詳穩，皆自爲一行，易屬人目。若兵志之文，則蟬聯而下，非通讀全文，難以覺察故也。此皆史臣之微辭，遼金二史中之阻卜、阻鞮亦猶是矣。要之吾儕既發見元人諱言韃靼之隱，則其刪別事實，改易名目，並不足深怪。而士所陳述

武斷穿鑿之假說，固自有可能性在也。

沙南靺鞨（陰山靺鞨）之見於載籍也，較北漠東西二靺鞨（三十姓靺鞨及九姓靺鞨）爲後。唐會昌初年，回鶻爲黠戛斯所破，其一部南走中國近塞。時李德裕爲相，籌所以防禦招撫之者甚備，具見會昌一品集中。而其中所記近塞蕃族，僅有沙陀契苾退渾黨項四部，而無靺鞨。至咸通九年，靺鞨始從朱邪赤心討龐勛，赤心時爲蔚州刺史，則爾時靺鞨必已居蔚州近塞。知靺鞨之徙陰山左右當在會昌與咸通之間。然則未徙之時，果居何地？抑稱何名？自歐史以來，頗有異說。余謂陰山靺鞨，當卽三十姓靺鞨或九姓靺鞨一部之南下者。蓋當時東西二靺鞨，均有南徙之可能性。卽會昌一品集中之達怛與黑車子連稱者，余前既定爲三十姓靺鞨。當唐之季，黑車子一族，實已南徙幽州近塞。（見拙著黑車子室韋考）則其鄰部之達怛，同時亦南徙并州近塞，固非不可解之事。又九姓靺鞨住地，余前以賈耽道里記中之達旦泊擬之。此泊在回鶻牙帳東南，當回鶻入唐之道，回鶻既破，此部相率南徙，亦自然之勢也。日本簡內博士乃據閣復駙馬高唐忠獻王碑所引汪古氏家傳及蒙韃備錄，謂陰山靺鞨出於沙陀，乃突厥人種，與漠北靺鞨之屬蒙古人種者，全非同族。余意此二族，在唐並爲靺鞨，在遼史並爲阻卜，自不能視爲異種。但南徙之後，與沙陀黨項諸部雜居，故此部中頗含有他種人血，與黨項之關係，尤較沙陀爲密，故昔人多互稱之。如折氏本黨項大姓，而附府元龜（卷九百七十二）之黨項折文通，同卷又稱之爲達怛都督折文通。又遼史屬國表有阻卜酋長魁可，而聖宗紀作黨項魁可。宋史黨項傳：「景德二年，熟戶旺家族擊夏兵擒軍士一人以獻。又大中祥符二年，夏州路去熟戶旺家族首領都子等來歸。」案旺家卽白靺鞨名族汪古之異譯，而宋史以爲黨項部族。元史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傳云：「阿剌兀思剌吉忽里汪古部人，金源氏擊山爲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剌吉忽里以一軍守其衝要。」而蒙兀傳則云：「金章宗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札人戍之。」唐古亦卽黨項之異譯。蓋靺鞨與黨項，自陰山賀蘭山以西，往往雜居，故互受通稱。然若據此而遽謂陰山靺鞨出於黨項，則與謂其出於沙陀者，同爲無根之說也。故余對簡內博士之二元論，專主張一元論，以唐之靺鞨，遼之阻卜名稱之統一非是無以解釋之故也。

韃靼考

日本箭內互著

王國維譯

一 緒言

二 陰山之韃靼

三 興安嶺西之韃靼

四 嫩江與韃靼

五 阻卜與韃靼

六 黑韃靼與白韃靼

七 結言

一 緒言

韃靼之見於支那文獻者，亦作達和達、且韃、達達、達打等，皆 *Tartar* 之對譯也。波斯人作 *Tatar*，歐洲人例呼為 *Tatar*，而本篇題曰韃靼考者，緣韃、靼二字，為支那明以後所慣用，又熟於我國人之眼故也。

韃靼本一部族之名，後漸擴大，而為支那北方諸民族之總稱，更進而為亞細亞北方諸民族之總稱。而此廣義之韃靼外，又有狹義之韃靼在。故欲據其名稱之見於文獻者，以考定其部族之住地，殊非易易。因之歷史上之研究，頗感不便也。西洋人關於此事之研究，自 *De Guignes* 以來頗盛，是由十三世紀蒙古人侵入歐洲之際，歐人呼之為韃靼，因之對此民族之研究，大感興味。即彼等極欲知斃殺彼等之祖先，危殆彼等宗教國家之韃靼人之原住地風俗習慣故也。故遠自柏朗嘉賓 *Piano Carpini* 之紀行始，關於

鞮之記錄及研究，不遑枚舉，今不必一一介紹之。但望讀者一閱 Vivien de Saint-Martin 之 Nouveau Dictionnaire d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Paris, 1894 中鞮一項。此項記西洋諸家鞮說之梗概，加以己說詳述鞮部族之種類及分布，獨可知鞮研究之沿革，亦足知此部族之現狀者也。故鞮問題，經西洋人研究後，似更無議論之餘地，其實不然，特如支那文獻之解釋與批評，西人殆全未着手。今姑將對西洋人鞮研究之解說與批評，讓諸異日，但以一篇披瀝吾人之所見，乞博雅之教耳。

二 陰山之鞮

鞮之名，始見於支那文獻中，在唐末之間。舊唐書僖宗紀借五代史唐武皇紀新唐書沙陀傳五代史達和傳，其取材蓋無大異。新五代史達和傳述此民族之起源如左：

達和，林羯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達和。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于越相溫，咸通中，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為赫連鐸等所敗，皆亡入達和。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舊通於中國者可見云。

此記事本於宋白，宋白者，宋初文士，在歐陽修前數十年，嘗預修太祖實錄，見宋史本傳。資治通鑑（二五三）唐僖宗紀廣明元年，胡三省注，引其語曰：

達和，本東北方之夷，蓋鞮之部也。貞元元和之後，奚契丹漸盛，多為攻劫，部衆分散，或役屬契丹，或依於渤海，漸流徙於陰山，其俗語訛，因謂之達和。唐咸通末，有首領，每相溫，于越相溫，部帳於漠南，隨草畜牧。李克用為吐渾所困，嘗往依焉，達和善待之，及授雁門節度使，二相溫帥族帳以從，克用收復長安，逐黃巢於河南，皆從戰有功。由是俾牙於雲代之間，恣其畜牧。

案宋白云：「蓋鞮之部。」語本存疑。歐陽修斷為鞮之遺種，司馬光則云鞮之別部。歐陽氏又抹殺宋白以達和為鞮之舊說，而洪邁左祖之曰：「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為捐毒，身毒，秃髮，語轉而為吐蕃，達和乃鞮也。」云云。顯

以達和爲韃靼之音訛，此說固不足取。卽宋白以達和爲本東北方之夷，此彼一人之誤解，抑出於俗說，因之其所云陰山遷徙之事，亦非必可信。然宋歐之說，乃爲後世學者所蹈襲，如黃震古今紀要佚編云：「韃靼與女真同種，皆韃靼之後。其居混同江者，曰女真；其居陰山北者，曰韃靼。」宇文懋昭大金國志云：「韃靼之與女真同類，蓋皆韃靼之後也。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韃靼。」蓋因宋歐諸家誤以達和之原住址爲契丹之東北，於附會之中，又加附會者也。獨孟珙備錄云：「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此全與五代史記以下之說相反，彼云契丹之東北，此云契丹之西北，彼云與韃靼同種，此云沙陀之一種也。孟珙記事本於何處，今無可考。顧孟珙呼蒙古爲黑韃靼，且知其住漠北草地，則其以契丹之西北擬韃靼之始起地，固不足怪也。至言其種族，以爲出於沙陀別種，頗使人疑其當否。蓋沙陀者，西突厥之別部，本稱處月，居蒲類海（今巴里坤，巴里坤湖）之東，其地有大碛，名沙陀，故號沙陀突厥，此說亦非無一理。元闕復駢馬真唐忠獻王碑云：「薩婆家傳，系出沙陀，雁門節度之後，始祖卜國，汪古部人，世爲部長。」元史（一一八）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傳本之。案汪古秘史作汪古，親征錄作王孤，元史他傳作維古，太祖本紀初云汪古部主阿剌忽思，後云白達達部主阿剌忽思，則白達達爲汪古之漢名，更不容疑。而薩婆備錄古今紀要之白韃靼、黑韃靼、專略之白韃卽白達達，又人人所首肯也。然則汪古部長自稱雁門節度之後，雁門節度卽指唐末有名之沙陀部長李克用也，所謂家傳雖未必可信，然一觀當時韃靼與李克用之關係，非無達和卽沙陀一部族之疑。然則成吉思時代之汪古，既有沙陀後裔之傳說，則白達達爲沙陀之後，固自無妨。吾人謂孟珙之說非無一理，爲是故也。然卽令白韃靼爲沙陀後裔，其他種之黑韃靼乃純粹之蒙古種，在種族上與沙陀無何種關係，不待論也。然孟珙之蒙韃備錄之首，實以記蒙古事爲眼目，乃於其首記韃靼始起地在契丹之西北，卽繼之曰族出於沙陀別種，則可謂大謬。蓋著者不過漫然記述之，未必出於考證及研究之結果也。至汪古住地，與唐末五代之達和同在陰山附近，俟於後節更述之。

宋太宗時，使高昌國王延德之紀行，詳記陝甘邊外，西至額濟納河邊，有九族韃靼居之，與遼史聖宗紀統和二十三年六月己亥

遼且國九部來聘之記事相應，實傳宋初至其中葉鞑靼之消息。此外如契丹國志天祚帝紀耶律余覲傳大金國志太宗紀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中之記事，皆宋末及元代之鞑靼，猶散居於陰山及賀蘭山方面至白達達與賀蘭山方面之鞑靼及其與阻卜之關係亦俟於後節詳論之。

興安嶺西之鞑靼

蒙古勃興史上有名之一部族，云塔塔兒 *Tatar*，相傳爲鞑靼完全之對音。其游牧地元朝秘史有明文，得就今地名比定之。漢譯秘史多脫誤，今用那珂博士之和譯本。其卷一云：

捕魚兒海子，闊連海子，兩個海子中間的河，名兀兒失溫。那河邊住的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兩種塔塔兒人，俺巴孩合罕將女兒嫁與他，親自送去被塔塔兒的主因種拿了，送與大金家。

又卷五云：

其後狗兒年秋，成吉思戰於答蘭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察阿安塔塔兒阿勒赤塔塔兒都塔兀惕塔塔兒阿魯孩四種對陣……於是戰勝塔塔兒，追至兀勒灰失魯格勒只惕，并其國虜了。

此捕魚兒海子，今之貝爾泊，闊連海子今之呼倫泊，兀兒失溫河今之烏爾順河，均不待言。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二族之住地，因之明矣。卜因族之住地，不詳，亦當在其附近。然據上所引秘史第二節，則塔塔兒於右三族之外，至少尚有四族，今欲以之與拉施特哀丁 *Rashidaddin* 之蒙古史相比較，先引多桑 *D'Ohsson* 之 *Historie des Mongols* I Note 1. 所譯出之一節云：

塔塔兒住捕魚兒泊之周圍，分爲六族，卽 *Toutoucahioutes*, *Itchi*, *Tchagan*, *Couyin*, *T'erate*, *Bereoui* 是也。

更觀貝勒津 *Pezen* 之 *Shornik Lyetopisei* I 49-51 中亦云：「塔塔兒之幕庭在捕魚兒泊」更舉塔塔兒之六族：

Tai + *Turukhmit*, *T. Anchi*, *Belye T.* (*Chagan T.*) *T. Kiuin*, *T. Nereit*, *T. Bargui*.

此中貝勒津之 *Anchi* 與祕史之阿勒赤塔塔兒親征錄及元史太祖紀之案赤塔塔兒相當 *Iehi* 又 *Alchi* 之轉訛也。
Canjin 與 *Ninin* *Bercoui* 與 *Bargui* 皆相符合，而與祕史之主因 *Djida* 及阿魯孩 *Arkhai* 有小異同，未詳孰是。至祕史之備魯兀惕 *Urughut* 多桑作 *Terate* 貝勒津作 *Nereit* 孰爲是耶？俟於下節論之。次則 *Toutoucaihoutes* 與 *Tutukuhut* 一譯略同，然祕史則分爲 *Dutaghut* 與 *Alighut* 二族，此恐拉施特原書之誤也。又從拉施特則塔塔兒七族皆居於貝爾泊附近。據祕史則居貝爾泊附近者，惟阿亦里兀惕備魯兀惕二族，而他五族皆在其南，即塔塔兒部族之地域，北自呼倫泊，南至烏爾渾河色野爾渾河之流域是也。

據蒙古定宗時來漠北之西洋人柏朗嘉賓之所傳，此種塔塔兒本呼 *Su-Mongai* 因有塔塔兒河流其境內，故有此名，殆烏爾渾河之古名，或爲塔塔兒乎？此殆彼之誤聞，或俗說也。又據 *Beazley* 之注 *Su-Mongai* 卽波斯史家 *Wasaf* 所謂 *Su-Monghui* *Ahu-inda* 所謂 *Su-Mogai* 支那人所謂水蒙古水達達也。然漢文記錄中實無水蒙古字面，至水達達則元史世祖紀以下屢見之。此謂居黑龍江下游之一種東胡民族，與塔塔兒無涉。若成吉思汗於滅客烈蔑兒乞乃蠻三部前所征伐之 *Su-Mongai* 一名塔塔兒者，乃祕史所謂塔塔兒也。

次厥闕特勤碑之 *Yenisei* 文中亦有關鍵之記事，此碑乃唐元宗開元二十年立於鄂爾昆河東畔之 *Tsai-da* 湖側，一面刻漢文，一面刻 *Yenisei* 文。其記韃靼事者在東面之 *Yenisei* 文中，今由白鳥博士之譯文摘記之如左：

悲泣者前方日出處勇猛之沙漠之民（唐家子）*Talgae*, *Tuput*, *Apar*, *Aprim*, *Kirgiz* 三姓（骨利幹）*Kurikan* 三姓（韃靼）*Tatar*, *Kyrai*, *Tatabi* 之民來悲泣也。

右則唐家之民敵也。左則 *Baz* 可汗九姓（回鶻）*Oruz* 之民敵也。（黠戛斯）*Kirgiz*（骨利幹）*Kurikan* 三姓（韃靼）*Tatar*（契丹）*Kyrai*（白鶻）*Tatabi* 之民皆敵也。

據此短文，知撻鞬於唐開元中，既分爲三十姓，而成一大部族。又兩記於黠戛斯骨利幹之後，契丹白靺鞨之前，知此所謂撻鞬，與成吉思汗時代之塔塔兒住地略同，皆在契丹之西北。蓋唐時黠戛斯居回紇之西北，骨利幹又居其北，契丹白靺鞨各據潢河之南北故也。然則此撻鞬特勤碑實爲關撻鞬最古之記錄，而此最古之撻鞬實居興安嶺西之地，與居陰山附近者名同而實異，因之其種族亦異，不可不注意也。

次當就遼代之撻鞬一言之。契丹國志（二十二）四至鄰國地里遠近條，有遼打國事。遼打當與遼遼同爲 *Tatar* 之同音異譯。其文曰：

正北至蒙古里國……南至上京四千餘里。又次北至于厥國。又次北西至鼈古里國，又西北□□□□，又次北近西至遼打國，……東南至上京六千餘里。

此蒙古里即蒙古，當時居額爾古納河邊。于厥亦作于厥里，與烏古烏古里當時同居喀爾喀河北，自契丹國都臨潢之方位案之，前者云正北，後者云北，（胡燏棻所記云西北）略當也。惟鼈古里不詳，或即柏胡嘉賓之所謂 *Meerit*，秘史之害烈亦係。次西北有一國，原書脫其名，今以臆補之，或當云至驢劫國。驢劫子見於胡燏棻所記，即秘史之蔑兒乞，*Merkit* 也。然則遼打爲在契丹之北少西，當于厥之西，則遼打爲秘史塔塔兒之前身，當無誤也。又契丹國志謂自契丹建國以來，惟此三國爲害，此事雖於遼史無徵，然遼史紀有征梅里急事，又有征茶札刺及其西方諸部之事，則遼史無諸部入寇事，或出史家之疏漏，未足以斷契丹國志之失實也。殊如遼史於太祖聖祖二紀三見遼旦字，此謂陰山方面之撻鞬，與契丹國志之遼打同名異族也。然則遼史於此與興安嶺西之撻鞬，竟無所傳乎？是必不然。吾人主張遼史類見之敵烈與契丹國志之遼打相當，且爲秘史塔塔兒之前身，其理由當更章論之。

四 敵烈與撻鞬

敵烈者，與安嶺西之游牧部族。其名始見於遼史，亦作迪烈迭烈迪烈于敵刺敵烈德迪烈得迭烈德等，而遼史又合烏古部稱爲

古敏烈部，烏古亦作烏古里羽厥于厥里于骨里烏骨里等，陷虜記作囉厥律。津田博士嘗作遼代烏古敏烈考，詳究此兩部之名稱住地。其結論謂烏古部居喀爾喀河（遼史之于諸里河）流域，其北方之海刺爾河（遼史之海勒河）及額爾古納河（遼史之臘胸河）之上流附近，蓋亦此部或其同族之游牧地也。敏烈部以烏爾順河（遼史之安真河）流域為其游牧地云云。吾人甚敬服津田氏之說，同時又想到蒙古勃興史上翁吉刺惕（元史之弘吉刺）部游牧地之與烏古塔塔兒部游牧地之與敏烈，殆全相符合，不能不吃一驚也。塔塔兒部之位置，既具前章。翁吉刺惕之游牧地，亦得於秘史元史徵之。秘史卷一云：

帖木真九歲時，他父親也速該將引他往母舅幹勒忽納（兀惕）氏處，索女兒與帖木真做妻。到扯克徹兒赤忽兒古兩山間，遇着翁吉刺惕人德薛禪。

扯克徹兒赤忽兒古兩山之位置，雖不詳，然翁吉刺惕之一部名幹勒忽納兀惕者，若與合勒合河之幹兒納兀山為同一地方，則此二山亦當近喀爾喀河流域。又西曆一二〇二年，成吉思汗與客列亦惕之王罕父子合戰於合刺合勒只惕（今烏珠穆沁左翼地），勝敗未決而退於北方，秘史於記成吉思汗沿哈勒合河兩岸退軍後，即云：

合勒合河流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阿蔑勒等翁吉刺惕。

則自喀爾喀河下流兀貝爾泊為翁吉刺惕（至少其一部）之游牧地無疑。又元史特薛禪傳記翁吉刺惕之原住地曰：

初，弘吉刺惕氏族居於苦烈兒温都兒斤，迭烈木兒也，里古納河之地。

苦烈兒温都兒斤者，旱（Gan）得爾布爾（Dorbur）額爾古納（Arkun）三河間之苦烈業爾（Kurer）山也。迭烈木兒（一

作迭烈不兒）即太祖紀之禿律別兒，今之得爾布爾河也。里古納今之額爾古納河也。則翁吉刺惕之游牧地，北自額爾古納得爾布

爾兩河流域，南至喀爾喀河流域，正與津田氏所考遼代烏古之游牧地符合。於是吾人疑烏古之異名烏古里于厥里于厥律，與翁

古刺之異名弘吉刺惕，吉里雅，吉烈，得非同名異譯乎？雖烏于等字，其音為 yu 或 u，而翁弘獲雍等字，其音為 ong, khung, yang

不無小異。然軟音亦時變爲硬音，如 *Monggol* 轉而爲 *Mogol*，更轉而爲 *Moai* 時，往往有之。則烏古與翁吉刺名實之互相符合，似非偶然也不獨此也。遼史之敵烈與祕史之塔塔兒，其地同，其名亦復相似。塔塔兒 *Tatar* 與敵烈 *Terei* 敵刺 *Tera* 之比定較之翁吉刺 *Onghra* 與烏古里 *Uguri* *Uguri* 之比定，更爲困難。然亦非全不可能。若以之與拉施特所謂塔塔兒六部族之一 *Terei* 相比定，則無論何人，不易駁斥之。遼史對敵烈有敵烈德，對迪烈有迪烈得，對迭烈有迭烈德，皆不外 *Terei* 之複數 *Tereit* 之音譯，但比定時稍感不安。拉施特原書果作 *Tereit* 否乎？此未易遽定也。此字多桑雖譯 *Tereit* (正云 *Tereit*) 而貝勒津譯作 *Nereit*，實其相歧之故，以拉施特原書爲波斯文，波斯字 *t* 與 *n* 之異，惟在一點之多少，故轉寫印刷之際，往往互譌。殊如貝勒津本有注云 *Nereit* 一作 *Tereit*，是不過二種拼法中多桑取 *Tereit* 字，貝勒津用 *Nereit* 字耳。而祕史不作 *Tereit* 亦不作 *Nereit* 而作備魯兀惕 *Biregurt*，此亦當山蒙古字 *b* 與 *t* 稍相似，傳寫或遂譯之際，生此譌誤也。金史宗浩傳 (九十三) 於配宗浩降廣吉刺 (祕史之翁吉刺惕) 擊走山只崑 (祕史之撒勒只兀惕) 所屬之石魯渾灘二部，進至呼歇水後，復曰：

於是合底折 (祕史之合答斤) 部長白古帶，山只崑部長胡必刺，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胡必刺因言所部必列士近在移米河，不肯偕降，乞討之。乃移軍趨移米，與迪列士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折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

此次宗浩進兵之目的，在伐移米河畔之必列士，及至移米河，所破者乃非必列士，而爲迪烈士，則必迪二字，必有一誤也。移米河爲今貝爾泊附近之某河，則必列士迪烈士不妨視爲祕史所謂塔塔兒之一部族。吾人以金史之必列士與祕史之備魯兀惕同爲特寫遂譯之際所生之誤字，而金史之迪烈士，即拉施特之 *Tereit* 也。果如是，則拉施特別本之 *Nereit* 乃 *Tereit* 之誤寫，而貝勒津之舍此取彼，不能不謂之誤也。但金史以迪烈士爲山只崑屬部，而拉施特以 *Tereit* 爲 *Tatar* 之一部族，此又不同。然山只崑塔塔兒皆游牧於貝爾泊附近，故其屬部亦或有變更，以此疑迪烈士之非 *Tereit* 決非穩當也。拉施特之 *Tereit* 既爲祕史之備魯

兀惕，而秘史又明記備魯兀惕之游牧地，在烏爾順河邊，故 Urgat 之住地，與遼史敵烈敵烈德之住地，全相符合。此遼代之烏古敵烈，與成吉思汗時代之翁吉刺惕塔塔兒，其名稱及住地之一致，吾人決信其非偶然也。

或引遼史天祚紀耶律大石西走於北庭，會七州及十八部之會長事，謂十八部中兼有王紀刺及烏古里。王紀刺即翁吉刺，故烏古里與翁吉刺，決非一種。此決不然，緣此記事，不獨不與予說矛盾，且足助余說成立者也。試一觀遼史之次序，大黃室韋敵刺王紀刺亦刺也，喜魯古德尼刺達刺承達密里紀合主烏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札而畢。此中大黃室韋在興安嶺地方，得由室韋之名推測之。敵刺即敵烈。王紀刺即金史之曷吉刺，元史之弘吉刺，秘史之翁吉刺，皆在興安嶺西。次茶赤刺，遼史亦作茶札，即秘史之札只刺夕，在今敖嫩克魯倫兩河之上游附近。次四部所在未詳。達密里當在入鄂爾昆河之塔米兒河畔。密兒，遼史亦作梅里，急即秘史之獲兒乞惕，在色楞格與鄂爾昆兩河會處。次合主未詳。至烏古里下之阻卜，其根據在賀蘭山地方。唐史遼史作項，即秘史之唐忽惕，若唐兀惕據陝西甘肅之北境。則此十八部排列之次序，自遠及近，自東及西，無疑也。如是，則以興安嶺西之烏古里，廁於密里紀阻卜之間，殆編纂或傳寫之誤，而烏古里之部名，當以他部代之。如是，王紀刺既為翁吉刺，則敵刺之為塔塔兒，殆自明之事實也。雖上文之論據，非無不備之點，吾人猶斷然以遼史之烏古里，比定秘史之翁吉刺，同時以敵烈比定塔塔兒，因之契丹國志之達打亦不外遼史之敵烈，又國志以達打三國為遼開國以來之勁敵，至少於達打見其然，故此書中蒙古里子厥達打三國之記事，殆可認為有十分之根據者也。

烏古敵烈兩部族為遼時北邊強敵，遼史之記事明矣。又道宗紀：「壽隆二年九月，徙烏古敵烈部於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烏納水蓋今洮南縣與潢河間之某河。但所徙者為兩部族之全部，否乎？今無可考。然徙部族之全部於東方遠隔之地，要非易事，吾人寧視所徙者不過一部，而其殘部仍留故地。金天會八年，耶律大石北庭之會中有王紀刺敵刺，即其明證也。

金史所見之烏虎里迪烈底兩部（太宗紀天會二年）烏古迪烈部（海陵紀天德二年）烏古迪烈統軍司（地理志）烏古

迪烈地（婆盧火傳）皆謂徙於興安嶺東之烏古敵烈，非遼代之裔。然則金時居烏古敵烈二部之故地者，果何部乎？吾人答之曰：吉剌及阻撾二部是也。

五 阻卜與撻靼

阻卜始見於支那之文獻，自遼史始。本報第一有松井氏阻卜考，謂阻卜之本地，在今甘肅邊外，自賀蘭山東麓於陰山方面。其散居之區域甚廣，殆自大漠之南北。更自其分布狀態察之，是族殆全與撻靼同。遼時何故呼之爲阻卜，殊不可解。此考之末，又謂阻卜與撻靼種族之異同，與阻卜之名義，皆不可不研究之問題。今但考定阻卜之住地，不及其種族，但提出此疑問而揭之耳。云云。余曩研究遼時內外蒙古諸民族，亦疑阻卜之住地甚爲廣汎，殆與宋人所謂撻靼之住地同。又嘗就此兩民族之關係，及阻卜之名稱，試多少之考察。然比之後來發表松井氏之研究，未能進一步。今更遇此問題，又加研究，得一種臆說，試述之如左：

遼史天祚紀附錄之耶律大石傳有稱白達達之一部族，蒙韃備錄古今紀要之白撻靼，黑撻專略之白撻皆指同一部族，所不待言。而祕史之汪古惕，元史太祖紀稱之曰汪古，又稱之曰白達達，則白達達白撻皆謂陰山附近之部族。殊如元時白達達之部，長傳爲唐末居陰山附近沙陀之後裔，則其種族當爲突厥系，而非蒙古系。前章既述之矣。而蒙韃備錄（一）氏族條中汪古惕作雍古，夕爲色目三十一種之一，與畏吾兒哈刺魯等突厥種族並列，可證其決非蒙古種族也。又唐末五代始見遼籍之撻靼，歷遼宋金三朝，以及於元間，以撻靼達旦達達之字面，見於各種記錄，亦前所已指摘也。其詳已見於松井氏阻卜考，不復贅述。惟元史地理志河源附錄中引元時地理學家朱思本之語，頗有可注意者。今特揭之，以供讀者之參考：

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過達達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大概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右達達之名，凡三見。第一達達字，謂住賀蘭山方面者。第二達達，謂住陰山方面者。最後之達達，兼指住黃河流域之上二種達達也。顧元史中稱蒙古人爲蒙古，未有稱達達者，間或有之，乃採漢人舊記，倉卒未改正耳。且如元代國內到處有蒙古人，到處皆蒙古人之地，宋思本雖漢人，決無以蒙古人所居爲達達地之理。然則所謂達達，不外指唐末以來，久居黃河流域之部族（達達）也。易言以明之，非謂漠北蒙古種之韃靼，而謂漠南突厥種之韃靼也。然則此漠南韃靼，得悉稱之爲白達達否乎？自宋人之思想言之，漠北韃靼既稱之爲黑韃靼，則漠南韃靼自當稱之爲白韃靼。然王延德之高昌紀行及遼史契丹國志等，其於漠南韃靼，單謂之達旦或韃靼，絕不稱之爲白達達或白韃靼，惟遼史耶律大石傳一見白達達之名耳。今姑假定白達達爲汪古惕，而視爲居陰山附近突厥種之一部族。黑韃事略所云「東南白韃金虜」實與此假定以有力之根據者也。顧遼宋時，漠北之蒙古人，無漠南之突厥人，共稱韃靼，乃遼史殆不見韃靼之名，但須記阻卜之行動，其分布互於大漠南北，全與宋人所謂韃靼同，無論何人，必疑韃靼與阻卜之間，有密接之關係存也。於是吾人由阻卜本地在賀蘭山方面之事實，推測阻卜爲居此方面之韃靼之別名。但其名見於金史者作阻鞏，則非漢名而爲土名，可想像得之，而其原名原義不詳，至爲遺憾也。

次當就金代之阻鞏言之。高寶鑑嘗以金之阻鞏比定元朝秘史之塔塔兒。松井氏評之曰：「自地理上言之，此說或當，然未可輕斷。」以鄙見觀之，則高氏之說，不可動也。其理由如左：

高氏之說，見於其所著元秘史李注補正。其注成吉思與王罕破塔塔兒一節云：「塔塔兒，金史稱阻鞏，事在章宗承安元年，詳內族傳。」今錄秘史所載如左：

阿勒壇罕因塔塔兒，蔑古，真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斡王京丞相領軍來勦捕。逆者活勒札河，將蔑古，真薛兀勒圖，賽來，太祖知了，……太祖遂與斡薛鄰引軍順活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時塔塔兒在忽速，禿失禿延納刺禿失禿延地面立了寨子，被太祖脫斡，斡破，將塔塔兒，蔑古，真薛兀勒圖殺了。

今以之與金史所記阻鞮事相參照，自世宗紀紀大定八年十二月戊子朔，遣武定軍節度使移剌按招諭阻鞮，又十二年四月阻鞮來貢，後章宗紀宗浩夾谷清臣內族襲完顏安國諸傳詳記金與阻鞮戰事之顛末，今總括之如左：

章宗即位後，西北諸部多叛。明昌五年，先遣人視察北邊。次年命左丞相夾谷清臣兼沿邊諸部及阻鞮之兵於臨潢，使之西征。偶以事與阻鞮卻，被其殺掠。於是朝廷召還清臣，以右丞相完顏襄代之。襄以承安元年督諸軍出興安嶺西，別軍進至龍駒河，爲阻鞮所破。襄親率兵赴援，乘其不備，大破之。阻鞮走幹里札河，襄遣部將完顏安國將兵一萬追之。會大雨，敵兵凍死者十八九，遂降其部長，勒銘崖壁而還。

以上所總括金史之記事，與秘史相參照，則秘史之阿勒壇罕義謂金主，即指章宗；王京丞相乃完顏丞相之對音，即指完顏襄；又吾勒札河即幹里札河，亦即今之烏爾轍河，皆無容疑。可知金史之阻鞮，不外秘史之塔塔兒。高寶銓之比定，可謂有根據者矣。又參照兩史之記事，知成吉思汗王罕之伐塔塔兒，在塔塔兒敗於龍駒河走幹里札河之後，與金將完顏安國合兵，得最後之大勝。又知安國傳所謂降其部長者，即襲古真薛兀勒圖，而捕而殺之者，實蒙古之二部長也。

次當就阻鞮之鄰部廣吉刺一言之。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正月甲申，大斡漢羣牧使移剌觀爲廣吉刺所敗，死之。」據松井氏說，大斡漢乃在今烏珠穆沁右翼王府西北之達布蘇泊，此處最大之鹽湖也。又宗浩傳云：

北部廣吉刺者，尤桀黠，屢脅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阻鞮亦叛，內族襲行省事於北京，詔讓其事。襄以謂若攻破廣吉刺，則阻鞮無東顧憂，不若留之以牽其勢。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願欲藉彼爲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刺，然後提兵北渡阻鞮，章再上從之。

是廣吉刺居阻鞮之東，若庫如松井氏之說，然則廣吉刺之游牧地，當自喀爾喀河流域南至達布蘇泊左右也。

六 黑韃鞮與白韃鞮

韃也。蒙韃備錄曰：

宋人分韃韃爲黑白，或爲生熟。大抵以近塞者爲白，爲熟，遠者爲黑，爲生。然生熟之名，但分類時用之，實際所稱者，黑韃韃及白韃韃。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謂白韃韃者，顏貌稍細，爲人恭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勝其面而哭。每見貌不醜惡，其腰有刀痕者，問曰：白韃韃否？曰：然。凡掠中國子女，教成，卻之。與人交言有情。今彼部族之後，其國乃韃主成吉思之公主，必姬權管國事。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韃韃也。每聯轡間，速不罕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辛苦，無管待，千萬勿怪。所謂生韃韃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爲，但知乘馬隨衆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韃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寸，無肥厚，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顴骨，眼無上紋，髮鬚絕少，形狀頗醜。惟今韃主或沒真者，其身魁偉，而廣頰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

此所謂黑韃韃者，謂蒙古。生韃韃者，謂蒙古以北之蠻族。白韃韃不外住陰山附近之突厥種汪古也。又所謂成吉思之公主，別姬權管國事云者，亦見元史阿剌兀思剌吉忽里傳。

李要合幼從攻西域，還封北平王，尙阿剌海別吉公主。公主明睿有智略，車駕征伐四出，嘗使留守軍國大略，諸襄而後行。師出無內顧之憂，公主之力居多。

公主表亦云：「趙國大長公主阿剌海別吉，太祖女，適趙武毅王李要合。」別吉與必姬，皆公主之義也。次黃震古今紀要云：

韃韃之近漢者，曰熟韃韃。其遠於漢者，曰生韃韃。生韃韃有二，曰黑，曰白，皆事女真。黑韃韃至忒沒真，叛之，自稱成吉思皇帝。

以白韃韃爲生韃韃之種，可謂大誤。又大金國志（二十二）云：

韃韃之先，與女真同類，蓋皆韃韃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韃韃……韃韃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韃，尙能種稷，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韃，止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用骨鐵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

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割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盛時，鞑和歲時入貢，衛王既立，鞑和主忒沒真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次黑鞑，事略以蒙古爲黑鞑，別有白鞑在其東南，此明指白鞑也。太祖紀汪古惕之別名作白達達，皆居陰山左右，若貝爾泊呼塔塔兒，宋人及遼人所謂白鞑也。

馬哥波羅紀行中述 Tendu 地方之事云：

Here also is what we call the country of Gog and Magog, name of two races of people that existed in the Province of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Mungul, a name sometimes Tendu. 考後唐遼金之天德軍，其州名遼金皆爲豐州，州在黃河。Gog Magog 之解，茲不暇及，有塔爾之注解在，惟所謂土人呼之爲 Gog 與 Mungul 自二部族之名出，可知馬哥波羅時代尙承認蒙古種之兼稱也。

然謂蒙古爲黑鞑和汪古爲白鞑，實漢人之所稱，非彼等之所自稱。諸部總稱之曰鞑，彼等固不問種族上之差別，甚至并黑龍江下流之人固自稱爲蒙古，讀秘史及元史自能了然。黑鞑事略於其開卷卽云：「代蒙古字，又高麗史（二十二）載蒙古太宗與高麗王詔云：「若要所

此亦不外譯蒙古語爲漢語時，改蒙古爲達達也。黑鞮事略云：「斛律益律子，自注云水鞮也。」夫斛律益律子，Guiliu本蒙古水國之義，而彭大雅注之爲水鞮，可知鞮鞞語意之寬泛，又可知蒙古人之不以鞮鞞自稱也。明代亦呼蒙古人爲鞮鞞，并謂其合罕自稱鞮鞞可汗，實則蒙古人之記錄，絕無此事，依然自稱蒙古，自稱大元可汗，和田學士既說之矣。要之蒙古人古來自稱蒙古，絕無稱鞮鞞之事。蒙鞮備錄謂：「蒙古斯國亡，鞮鞞國起，鞮鞞慕蒙古斯之爲雄國，始採其國號，號蒙古國。」古今紀要大金國志皆襲其語，固自本於俗傳，不足信也。

七 結言

上章所說，考證多歧，茲約其要旨如左：

(一) 鞮鞞之名之見於支那文獻，以唐書五代史爲始。其部族居於陰山地方，故非鞮鞞之遺種，而沙陀突厥之一派也。至遼宋元時代，更散居於賀蘭山方面。

(二) 見於元朝祕史之塔塔兒，其住地在興安嶺之西，呼倫泊以南，烏爾潭色野爾集兩河流域以北也。

(三) 唐玄宗時所建之關特勤碑中有三十姓 Tatar 語，此東西文獻中所見 Tatar 一語，莫先於此。此 Tatar 之全部或一部，乃塔塔兒之祖先也。

(四) 契丹國志之遼打，當亦祕史塔塔兒之祖先，亦關特勤碑 Tatar之後裔也。

(五) 遼史之敵烈，乃拉施特塔塔兒六部中之 Tarait (金史之迪列士，祕史之備魯兀惕) 因之視爲契丹國志之遼打可也。

(六) 白達達即汪古惕，乃突厥補沙陀之後裔。故唐末以來，見於支那文獻之陰山鞮鞞，及見於遼宋元三朝記錄之賀蘭山鞮鞞，亦可視爲沙陀之後裔也。

(七) 遼時之阻卜分布區域，與鞮鞞略同。又阻卜之本地，在賀蘭山地方，當與此地之鞮鞞同爲沙陀之後裔，且當爲鞮鞞之別名也。

(八) 金之阻撓，其名雖出於遼之阻卜，實則秘史塔塔兒之別名也。

(九) 宋人所謂黑鞑，乃蒙古種之蒙古。其所謂白鞑，則突厥中之汪古也。

(十) 蒙古人常自稱蒙古，未嘗稱鞑。

由此觀之，號稱鞑之最古部族，屬今日所謂蒙古種。此於唐開元年間，已游牧興安嶺西，成三十姓之大部族。彼等之始住彼地，或在唐前，然文獻無徵，今固無以言之。至唐末以來之陰山鞑，則屬今所謂突厥種。自種族上言之，蓋與興安嶺西之白鞑全無關係。而其稱名則同，疑彼等取興安嶺方面蒙古部族之名以自稱也。蓋陰山方面之沙陀人，習聞漠北白鞑之強盛而冒稱之。但其祖先，當爲匈奴或鮮卑，而乃謂之鞑，此明非彼等之自白，而自漢人之誤解與想像出者也。而唐宋人何故不知彼等爲沙陀之別部，而視爲鞑，渤海或女真之一種，僅至元代由汪古部長之家傳，始得明其真相，此吾人不能解之疑問也。姑記之以俟後日之研究。

萌古考

王國維

余曩作韃靼考，始證明元之季世，諱言韃靼。故韃靼之名，雖已見於唐代，而宋遼金三史中，乃不概見；又或記其實而沒其名。其於蒙古亦然。蒙兀之名，亦見於唐世。遼史雖兩記萌古來聘事，而部族屬國中並無其名。金史兵志雖有萌骨部族節度使，及萌骨虺薛穆而地理志部族節度使八處，詳穆九處皆無之。知元人諱言其祖，與諱言韃靼同。乃就書傳所記蒙古上世事實，彙而考之，署曰遼金時蒙古考。一年以來，頗有增益，既別成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又就前考稍有補正，因並寫爲此篇，以俟異日論定焉。

舊唐書北狄傳「室韋，契丹之別類也。」（中略）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由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界，又東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黑水、靺鞨之北，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於海。」

唐書北狄傳「室韋，直北曰納北支。北有大山，山外曰大室韋，源於望建河。河出俱倫，迤而東，河南有蒙兀部，其北落坦部，水東合那河、忽汗河，又東貫黑水、靺鞨，故靺鞨跨水有南北部，而東注於海。」

案新舊二書記室韋事大略相同。知新書實本舊書，惟望建河作室建河，蒙兀作蒙瓦，落坦作落坦爲異耳。望建河所出之俱輪泊，即今呼倫泊，元朝秘史之闊連海子也。今由呼倫泊東出者，惟額爾古納河。東北流與黑龍江合，又東流與混同江合。混同江之北源爲嫩江，即魏書失韋傳之難水，此傳之那河，元朝秘史之納活河也。而此那河，在忽汗河前，忽汗河者，今之呼爾喀河。然則此傳之那河，非謂其下流之混同江，而謂其上流之嫩江也。然額爾古納河與嫩江實不相通，故日本津田博士（左右吉）勿吉渤海諸考，以此傳所記爲出傳聞之誤，其說是也。然則望建河祇是額爾古納河之古名，不兼黑龍江、混同江言之。蒙古室韋亦祇在額爾古納河之

下游。然後後來蒙古住地在額爾古納河數嫩河流域者，始可得而說矣。

五代史四裔附錄引胡繩陷虜記：「契丹東北至韃劫子，其人鬻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諸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韃劫子，則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

案此韃劫子，日本箭內博士（巨）韃韃考，以遼史之梅里急，元朝秘史之蔑兒乞，傷當之。然元初蔑兒乞，住今色楞格河流域，遠在契丹西北，與此記東北之說不合。又其左右，亦絕無室韋部落。惟唐書之蒙兀室韋，則西有大室韋，北有落俎室韋，東亦與興安嶺東之室韋本部相望，與三面皆室韋之說合。又唐書地理志載賧入四夷道里記云：「俱輪泊四面皆室韋。」蒙兀室韋在俱輪泊之望建河南，又南與契丹接，故云其國三面皆室韋矣。然則韃劫子殆即蒙兀室韋之鴿。後世所以稱蒙古者，曰梅古悉，曰謨葛失，曰毛割石，曰毛揭室，曰毛揭室韋，曰萌古子，曰盲骨子，曰蒙國斯，曰蒙古斯，曰萌子，曰蒙子，皆與此韃劫子之音相關，似不能以梅里急，蔑兒乞，傷當之也。

契丹國志（二十二）「四至鄰國地里遠近，正北至蒙古里國，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爲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驢馬皮裘之物與契丹爲交易。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案契丹國志係採輯諸書而成，此條今未見所本，當出趙志忠、陰山雜錄諸書。

遼史道宗紀：「太康十年二月庚午朔，萌古國遣使來聘。三月戊申，遼萌古國遣使來聘。」

凡史家於敵國使來則書聘，屬國則書貢，此諸史之通例也。遼史本紀，惟於梁唐、周、宋、四國書聘，後晉、北漢、西夏以稱臣或受冊而書貢，南唐雖未稱臣，亦仍書貢。至漠北諸部，更無不書貢者。此於萌古及遼萌古獨書聘，以示蒙古之先，與遼世爲敵國也。又太祖紀：「神册三年二月，達旦國來聘。」聖宗紀：「統和二十二年六月，達旦國九部遣使來聘。」亦書聘者，緣元時修史諸臣，不知蒙古與韃韃之別，誤以韃韃爲蒙古之先，故亦以敵國書法書之也。元人修三史時，諱言韃韃及蒙古，余已於韃韃考中詳論之。此二條乃史

臣刪劉未盡者，然亦異其書法。蒙古入質於遼，嘗不止此二次也。此區別蒙古與遼兩古爲二，知當時實分數部。遼史贊術志有剌，唐古部欽定遼史國語解（三）云：「蒙古謂剌，遼也。」則遼古國，其本語當云剌，而古國。然此爲契丹人分別之辭，而非蒙古人所自稱，不待言也。

遼史天祚紀：「保大二年四月，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遣遺於訛沙烈。時北部護爲失，驢馬斃食羊。六月，護爲失以兵來援，爲金人敗於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屬阿散音。」

同上：「保大四年春正月，上遣都督馬哥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馬哥被執。護爲失來迎，驢馬斃羊，又率部人防衛，其護爲失爲神于越下。」

同上：「天祚既得大石林牙兵，又得陰山軍護爲失兵，自謂得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

史 遼 亡 遼 錄（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一引）：「天祚於保大四年，得大石林牙兵，又得陰山兵護爲失，自謂天助，謀出兵收復燕雲。」

東 都 事 略 附 錄（二）：「耶律 延 禧 得 大 石 林 牙 七 千 騎，又陰 結 驢 毛 揭 室 章 三 萬 騎 助 之。」

金 史 太 祖 紀：「天 輔 六 年，（遼 保 大 二 年 五 月）護 爲 失 遺 其 子 預 泥 格 失 買 方 物。」

同上太 宗 紀：「天 會 三 年 三 月，幹 魯 以 護 爲 失 來 附，請 授 印 綬。」

護 爲 失 毛 揭 室 章（當作毛 揭 室 章，見下。）上與蒙兀 室 章 驢 子，下與蒙古 子 喇 竹 子 慶 國 斯（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十）蒙古 斯 諸 名 相 應，亦當指蒙古。惟遼 金 二 史 所 記 護 爲 失 事，一若人名，非部族名者。其實不然，贊 術 治 通 鑑 長 篇 紀 事 本 末（卷一百四十三）「宣 和 五 年 二 月，兀 室 楊 瑛 到 館，請 趙 良 嗣 等 曰，西 京 路 疆 土，又非原 約 當 割，若我家不取，待分與河西 毛 揭 室 家，必得厚餉，河西 謂 夏 國，毛 揭 室 謂 驢 也。」毛 揭 室 即 毛 揭 室 章，亦即護 爲 失，是護 爲 失是部名，非人名之證。其云毛 揭 室 謂 驢 也者，

緣中國人不甚分別蒙古韃靼故也。又遼金二史記護葛失若人名然者，緣蒙古之祖先受封入貢於遼金，爲元末所深諒，故變其辭如此。此猶亡遼錄東都事略記保大四年天祚南下事，並有韃靼，而遼史特別之也。且護葛失毛剌石之爲蒙古，尙有他證。趙良嗣燕雲奉使錄（北盟會編卷九引）載良嗣問金使烏歇等曰：「聞契丹舊會走入夏國，借得人馬，過黃河奪了西京以西州縣，占了地上不少，不知來時知子細否？」使副對曰：「來時聽得契丹舊會，在沙漠已會遣人馬追趕，終須捉得。兼沙漠之間，是韃靼前古子地，兩國君長，並已降拜了本國，卻是那裏去，圖書中已載矣。」是天祚北走時所依，乃韃靼蒙古二部。其所率以南下者，亦卽此二部之衆。其謂兩國已降拜了本國者，卽指天輔六年護葛失貢方物之事也。然則護葛失毛剌石毛揭室韋爲蒙古之對音，與史事亦合。順保大二年三月，天祚走入夾山，則護葛失所居，當距夾山不遠。與前之蒙兀室韋，後之蒙古住地不合。然當遼之世，蒙古人已有。一部南徙陰山左右。遼西南面招討司所屬有梅古悉部，（營衛志：「梅古悉部，聖宗以唐古戶置。」唐古疑本作萌古，遼史以忌諱改之也。）金西北西南二路之亂軍，有萌骨亂詳穩，（見金史兵志，而地理志詳釋九處中刪之。）皆謂此蒙古一部之南徙者，馬哥保羅記行記天德軍（金豐州，在今歸化城）附事云：「此地我輩呼之爲 Goo 及 Mogoo 國，而彼等自稱爲 汪古 Dag 及 萌古 Mungul 國。當魏移動（謂蒙古南征）之前，此二族早住此地，故以名之。汪古乃此地上著，萌古亦有時爲韃靼之別稱。」據此記事，則蒙古未興之前，陰山左右早有蒙古人移居，此東西記事之互相符合者也。

松漠記聞：「官骨子，契丹事迹，謂之蒙古，卽唐書所記之蒙兀部。」

同上：「官骨子其人長七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嘗獲數輩，至燕，其目能視數十里，秋寒皆見，蓋不食煙火，故眼明。與金人隔一江，雷渡江之南爲窟，窟之則返無如之何。」

案此所記者，蒙古本部事也。蒙古人不火食事，或有之，胡鑑所記種劫子殺人生食其肉之說，卽由此傳訛。江蓋謂克魯倫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六）「紹興五年（金天會十三年）是冬金主亶以蒙古叛，遣領三省事宋國王宗盤提兵破之。」

蒙古者在女真之東北，在唐爲蒙兀部。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下略）原注：「以張匯金虜節要洪皓記聞王大觀行程錄，蒙國編年謂之萌骨子，記聞謂之盲骨子，今從行程錄。」

同上（卷一百三十三）「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女真萬戶呼沙呼（此四庫館臣校改，大金國志作胡沙虎，當是粟錄原文。）北攻蒙古部，（國志作盲骨子）糧盡而還，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

同上（卷一百四十八）「紹興十三年（金皇統三年）三月，蒙古復叛金，金主賈命將討之。初，魯國王昌既誅，其子屋哈都（大金國志作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由是強，取二十餘圍寨，金人不能制。」（原注：「據王大觀行程錄，案松漠紀聞達實長子大伊瑪被囚，遇赦得出，次子昂今爲平章，結以今年六月歸，乃不見此事，未知孰的，今姑附見，更俟考詳。」）

同上（卷一百五十五）「紹興十六年（金皇統六年）八月，金元帥兀朮之未卒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弩手八萬人討蒙古。因連年不能克，是月領汴京行臺尙書省事蕭博碩諾（大金國志作蕭保壽奴）與蒙古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命冊其酋鄂倫貝勒（國志作熬羅李極烈）爲蒙古國王，蒙人不肯。」（原注：「據王大觀行程錄。」）

同上（卷一百五十六）「紹興十七年（金皇統七年）三月，蒙古與金人始和，歲遺牛羊米豆，繆絹之屬甚厚。於是蒙古鄂倫貝勒乃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金人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割要害而還。」（原注：「此據王大觀行程錄，案錄稱歲遺牛羊五十萬口，米豆共五十萬斛，繆三十萬匹，繆三十萬兩，恐未必如此之多，今削去其數，第云其厚，更俟詳考。」）

舊聞證誤（卷四）「皇統四年秋，元帥遣使報監軍（原注時監軍者討蒙古）曰：南宋以重兵逼脅，和約大定，除措置備禦，早晚兵到矣。至次年冬十月，元師親統大軍十萬衆，水陸並集。（原注：出王大觀行程錄）案皇統四年甲子，本朝紹興十四年也。前二年已分畫地界矣，不知兀朮何以歷二年之久，而後加兵於蒙古，恐必有誤。」

同上（卷四）「皇統七年春三月，國使還，蒙古許依所割地界，牛羊培增，金國許賜牛羊各二十五萬口，今又倍之，每歲仍賂絹

三十萬匹，縣三十萬兩，許從和約。（原闕書名，四庫本注云：「當出王大觀行程錄。」）案本朝歲遣北人銀絹各二十五萬匹兩，而北人遺蒙古，乃又過之，恐未必然。」

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卷四）「紹興五年冬，蒙國叛金。」

同上「八年，金伐蒙，爲所敗。」

同上「十七年，金與蒙國議和，蒙國自稱祖元皇帝。」

大金國志熙宗紀「天會十三年冬，皇伯宋王宗盤提兵攻盲骨子，敗之。」

同上「天眷元年，女真萬戶胡沙虎北攻盲骨子，糧盡而還，爲盲骨子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衆於海嶺。」（下皇統六年又出此條。）

同上「皇統七年，滕骨國平，初撻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滕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册其酋長熬羅字極烈爲蒙輔國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熬羅字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九）「有蒙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之蒙兀，亦謂之南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自紹興時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據要害，反厚賄之。其主僭稱祖元皇帝，至金亮之際，並爲邊患，其來久矣。」

蒙襲備錄「舊有蒙古斯國，在金人僞天會間，亦嘗擾金虜爲患。金人嘗與之戰，後乃多與金帛和之。案李諒征蒙記曰：「蒙人嘗改元天興，自稱太祖元明皇帝。」今健人甚朴野，無制度，瑛嘗討究於彼，聞蒙已殘滅久矣。」

直齋書錄解題：「征蒙記一卷，金人明威將軍登州刺史李大諒撰。建炎鉅寇之子，隨其父成降金者也。所記蒙人（原作「家人」，因字形相近而誤）跳梁，自其全盛時已不能制矣。」

以上十五條，李氏所記出於王大觀行程錄，趙琪所錄出於李大諒征蒙記，而劉時舉宇文懋昭又本於李氏。李氏趙氏對行程錄征蒙記二書，本執存疑之態度。余於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始證明二書皆南宋人偽作，其所記事，無一不與史實相矛盾，語已具彼考中，茲不復贅。

宋史洪皓傳：「紹興十二年八月，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謂秦檜曰：「彼方困於蒙兀，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則秦無人益輕我耳。」

按此出盤洲文集（卷七十四）忠宣行狀，可和金皇統間蒙古實有寇金之事，但不至如行程錄征蒙記之所載耳。

楊王江上錄：（三朝北盟會編二百四十三引）「正隆三年下詔小龍虎大王鎮守蒙古。」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九）「紹興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金遣翰林學士韓汝嘉與國信使副徐嘉、張論官諭公文云：「向來北邊有蒙古、韃靼等，從東昏王時，數犯邊境，自朕即位，久已寧息，頃准邊將屢申，此輩又復作過，比之以前，保聚尤甚，衆至數十萬。」（下略）

案此事緣金主亮已決南伐之計，故藉北征蒙、韃爲辭，以拒宋使入境，非真有此事也。

樓鑰北行日錄（卷下）「乾道六年正月十五日，宿相州城外安陽驛，把車人言：去年十二月，方差使一番，爲平時被蒙子圍妙，當時兩畔用兵，盡般兵器在南京，今卻般向北邊去。三月中用牛三千頭般未盡，聞被黃河水漲後且休。又云：蒙古國作梗，太子自去邊，頭議和，半年不決，又且歸，今又遣莫都統提兵去。」

案蒙子即蒙古子之略。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一）張論對韓汝嘉曰：「萌子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是當時亦謂蒙古謂萌子蒙。

子也。宋乾道六年，即金大定十年，金史世宗紀是年八月壬申遣參知政事宗敘北巡。又宗敘傳：「十一年奉詔巡邊，六月至軍中，前戰有疾，詔以右丞相紇石烈志寧代宗敘還。」志寧傳亦云：「十一年代宗敘北征。」雖二傳記事並後於本紀一年，然此數年中，金有事於北方，可知也。金史但言北巡北征，而不言所征者何部，賴樓氏所記知之。若太子自去邊頭議和云云，固齊東野語也。要之金史於金人用兵蒙古事，往往多所忌諱，不明白書之，如此及章宗朝兵事皆是。然則蒙古故事，宋人既增其僞，而元人復沿其真，誠可謂史學之不幸也。

蒙韃備錄云：「金廢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謠言云：『韃韃來，韃韃去，趕得官家沒去處。』為酋雍宛轉聞之，驚曰：『是必僞人為我國患，乃下令掩於窮荒，出兵剿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剿殺，謂之滅丁。』（中略）至僞章宗立，明昌年間，不令殺戮，是以韃人稍稍還本國，丁長育案此事正史絕無記載，惟世宗紀書：「大定七年閏七月甲戌，詔秘書監移剌子敬經略北邊。」又「十年八月壬申，遣參知政事宗敘北巡。」十年之役，既緣蒙古，則七年之役，當亦相同。二役相去適三年，每三歲滅丁之說，殆由此傳譌。然大定十年以後，紀不復書巡邊事，惟唐括安禮傳載：「大定十七年，詔遣監察御史完顏觀古速行邊。」而築壕之議，即起於是年，可知大定之世，北邊未嘗無事也。

金史夾谷清臣傳：「明昌六年，清臣受命出師，行尙書省事於臨潢府。遣人偵知盧實，以輕騎八千令宣徽使移剌敏為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為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敏等於栲栳濼攻營十四，下之。回還入軍，虞部糾出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賣其賸，則北阻鞏由是叛去。」

案金史章宗紀於明昌承安間兵事，不書叛者主名，此傳亦然。今以地理考之，合勒河者，元朝祕史之合勒合河，今之喀爾喀河也。栲栳濼者，唐書之俱倫泊，祕史之闊連海子，今之呼倫泊也。移剌敏等自合勒河北進，則所至者為栲栳濼東畔。此地當金元間為蒙古之合谷斤撒勒只兀惕二部所居。聖武親征錄太祖責汪罕書曰：「我時又如青雞海鴨，自赤兒黑山飛越於盃而之澤，搦斑腳為以歸。」

君此謀，哈答斤散只兀朮古剌諸部是也。」案此處有關文。貝勒津譯拉施特集史中兒淳爾，換灰色藍色足之鶴，以致於汝。此鶴謂誰，朵兒奔塔塔兒諸人是也。我又如聽此鶴謂誰，哈答斤撒兒助特翁吉刺特是也。」（據洪侍部鈞漢譯本）案捕魚兒波勒只兀朮二部，正在呼倫泊之東，濟臣所攻，卽此二部。內族宗浩傳所謂連歲擾邊，皆矣。

同上內族宗浩傳：「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秦州，便宜從事。北部廣吉刺者，攻之時阻，鞏亦叛，內族襄行省事於北京，詔議其事，襄以爲若攻破廣吉刺，則阻鞏無南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願藉彼爲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刺，然後提兵北滅阻鞏。章再上，從之。毋致後悔。」宗浩覘合底斤與鑿速火相結，廣吉刺之勢必分，彼既畏我，見討而復擊，肘爲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刺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合底斤，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大軍崑崙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鞏廣吉刺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也。撤入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撤會於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鑿速火部，由是統石魯渾灘兩部，擊走之，斬酋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浩承認諭而釋之。胡必拉言所部必烈土，近在移米河，不肯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十四五，獲牛羊萬二千，車帳稱是。合底斤等恐大軍至，西渡移米，至底里不水，大破之。鑿速火九部，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駝馬牛羊不可勝計。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八千，假牧以處之。」

案此亦記金人用兵蒙古事也。廣吉刺即遼史天祚紀之王紀刺。元朝秘史之翁吉刺。元史之印吉刺也。元世宗吉刺歹。金吉歹二氏。入蒙古七十二種中。〔輟耕錄一〕而金史百官志「光吉刺爲白號姓。蒙古爲黑號姓。」則廣吉刺疑本非蒙古同族也。此傳有廣吉刺部長忒墨虎。即秘史卷四所謂翁吉刺教迭兒格克。卷六所謂合勒合河入捕魚兒海子處有帖兒格等翁吉刺。蓋武親征。錄所謂印吉刺部長帖木哥者也。婆速火則廣吉刺之別部。元史特薛禪傳「特薛禪李思忽兒印吉刺氏。」婆速火即李思忽兒之異譯。又婆速火所遣和火者。即特薛禪之子察陳那之弟火忽也。廣吉刺與婆速火本是一族。故宗浩言合底忻與婆速火相結。廣吉刺之勢必分也。合底忻山只處二部。皆蒙古而隱溫氏。秘史（一）「朵奔兒干之子不忽合塔吉做了合答斤姓氏。不忽禿撒勒只做了撒勒只兀惕姓氏。李端察兒做了李兒只斤姓氏。」此合底忻即合答斤山只處。即撒勒只兀惕。皆李端察兒二兄之後。秘史（四）有合答斤撒勒只兀惕相和的種一語。知二族本自相合。若必繫土迪烈土傳文前後互異。不知必迫二字義是。如必字不誤。則必烈土當即秘史之別勒古納惕。此亦與合答斤撒勒只兀惕同出於朵奔兒干。或此族中微。乃爲撒勒只兀惕所役屬耳。傳中地名如忒里萬山。當即今之特爾根山。呼歇水當即輝河。移米河當即伊敏河。一名伏奔河。並在呼倫泊東南。與印吉刺合答斤撒勒只兀惕地望皆合。惟滾里不水無考耳。

此傳所記宗浩北伐事。以章宗紀及內族傳參校之。在承安三年。考金自明以後。北垂多事。紀傳於防邊事。歲不絕書。而不明言所防者何部。錢竹汀金史考異乃疑大金國志所記愛王事爲實有其人。不知愛王事出金人南遷錄。其書乃南人僞撰。宋人已有定論。絕不足據。惟此傳明言連歲擾邊。皆合底忻山只處二部爲之。然後章宗一朝之邊患。始得其主名。又案董師中傳「明昌四年。師中上疏曰。今邊鄙不靖。反側無定。必里哥李兀食暴強悍。深爲可慮。」又云「南北兩屬部數十年。皆通者。今爲必里哥李兀勝。皆領族隨去。」考必里哥亦云畢勒哥必勒格。遼史天祚紀有國王畢勒哥。秘史倦巴孩罕之父名忽兒必勒格。乃贊太陽罕之父。稱亦難察必勒格罕。是畢勒哥必勒格。乃美名。或爵名。其名當爲李兀。李兀即此傳之合底忻部長白古。亦即秘史章文（卷四）之

合答斤部長巴忽撒羅吉也。李瓦白古帶巴忽相爲對音，甚爲明白。然則爲明昌永安間之邊患者，合底忻其首也。其餘諸部，惟廣吉刺一敗移刺棍之兵，阻鞏則本從金師北伐，後因爭俘獲而叛，故明昌永安間之兵事，非對鞏而對蒙古也。金史李愈傳：「愈於泰和二年上書，謂北部侵我邊疆，千有餘里，不能雪恥。」則當時部族之猖獗，與金師之失利，可想而知。故自明昌之末，先後遣丞相夾谷清臣內族襄行省於臨潢北京，又遣尙書右丞夾谷衡行院於撫州，出重臣以臨之，築壕塹以備之。而明昌六年，夾谷清臣栲栳之役，承安元年内族襄斡里札河之役，三年，内族宗浩移米河之役，最爲大舉。以今考之，惟斡里札河一役，係伐鞏，其前後二役，皆爲蒙古也。此傳所云，連歲擾邊，皆二部爲之者，確爲史家特筆。蓋元之季年，諱言鞏，卽蒙古寇金之事，當時亦不樂聞。故紀傳雖偶見廣吉刺合底忻山只崑分部之名，而此諸部之總名，訖不一見。但諱言北部而已。當此諸部寇金之時，成吉思汗已崛起三河之源，斡里札河一役，實與金人犄角以覆阻鞏。而此役與移米河一役，諸部受創頗鉅，故泰和元年漠北十一部共立札木合爲局兒可汗，爲吉刺合答斤撒勒只兀惕塔塔兒皆與焉。此固對成吉思之同盟，亦對女真之同盟也。關亦田之役，諸部盡爲成吉思汗所敗，金之邊患，亦以稍息。成吉思亦有事於克烈乃蠻諸部，未遑南伐。遼諸部既滅，遂一舉而下中都，上距移米河之役，不過十六年，亦可謂興之暴矣。元人以章宗朝邊患，雖非字兒只斤氏，而實其同族，故隱約書之。余頃考鞏事，知遼金二史中，有待發之覆，因彙舉蒙古上世事實，疏通證明之，庶足爲讀史者之一助乎！

黑車子室韋考

王國維

丁卯暮春，從友人借得日本文科大學所印滿洲朝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中有津田博士室韋考，謂：「室韋本部，自後魏訖唐，並在今嫩江流域，而唐人並與安嶺西及呼倫泊西南諸部族皆呼之曰室韋，蓋本之室韋本部人之言，而非諸部族之所自稱者。」其說甚精，獨不及黑車子室韋及其南徙事，因補著之。考兩唐書室韋傳，並無黑車子部落。唐人及五代人著書，有黑車子而不承以室韋字，故津田博士於遼代烏古敵烈考中釋遼史太祖紀之黑車子室韋爲二部之名。然遼史百官志屬國職名中，有室韋國大王府，有黑車子室韋國大王府，則黑車子室韋五字，自當連讀，博士釋爲二部者，非也。其住地，則會昌一品集（卷六）賜黠戛斯書云：「黑車子猶去漠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五代史四裔附錄引胡蟻陷虜記云：「契丹北有黑車子。」語皆廣泛，無以指定其地。考通鑑計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考異云：「從會昌伐叛記實錄新傳」）舊書回紇傳獨云：「依和解室韋，則黑車子殆即和解室韋之異名。」舊書室韋傳云：「今室韋最西，與迴紇接界者，烏素固部落，當俱輪泊之西南，次東有移塞沒部落，次東有塞葛支部落，次有和解部落，次東又有烏羅護部落，又有那禮部落。」案俱輪泊即今呼倫泊，則和解室韋之地，當在呼倫泊東南，又其東之烏羅護部落，即舊書北狄傳別出之烏羅渾傳云：「此部南與契丹接。」則那禮部落，當即謂耶律氏始祖泥禮所統之部落也。（泥禮見舊書契丹傳，耶律遠實錄作泥里，陳大任遼史作雅里）則和解部落當在今興安嶺左右，與嶺西之達怛相近。會昌一品集（卷五）賜回鶻唱沒斯特勒等詔書云：「秋熟，卿及部下諸官，並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車子達怛等平安好。」案左相即左廂（回鶻有內宰相外宰相而無左右相，故相當讀爲廂），通與西突厥分十箭爲左右廂，鄂爾昆河西畔之回鶻必伽可汗殘碑，亦有「廂查實力之句，是突厥回鶻皆分屬部爲左右廂，左右兩廂，唐人亦作兩相，見賈公彥儀禮疏卷十七及卷三十四。）黑車子與達怛並爲回鶻左廂部落，則二部相近明矣。然

雙回鹘破種人分散之時，此部或隨室韋之一部，亦隨回鹘南至中國塞下。舊書回紇傳：「那頡駼戰勝，全占赤心部下七千帳，因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新書易之曰：「那頡駼收赤心部下七千帳，東走振武大同，因室韋黑沙，南窺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破之，悉得其衆。」據舊書之文，則黑沙榆林並是地名，其地當在振武大同之東北，幽州之西北，而與室韋連言，殊不可解。據新書，則黑沙似是部名，蓋即黑車之異譯。蓋此時黑車子室韋當有一部游牧幽州塞外者，故那頡駼因之，否則自振武大同，東趨幽州，與黑車子室韋之原住地，因風馬牛不相及也。會昌一品集（卷二）幽州紀聖功碑銘云：「回鹘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曰那頡駼，特勅赤心者，天性忿鷙，戎馬尤盛，初與名王噶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氣恃力，潛圖屠陷，爲噶沒斯所結誘，以俱謁可汗號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遁漁陽，公（謂盧龍節度使張仲武）以室韋悍勇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偵邏，且禦內侵，尋以徵役不供，爲虜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亙幽陵。」蓋其時室韋雖爲回鶻役屬，然亦朝貢於唐，故仲武俾其偵邏，而室韋不從，故曰徵役不供。又（卷十五）請發鎮州馬兵狀云：「又幽州奏進官孫方造云，仲武破回鶻之時，收得室韋部落主妻兒，昨室韋部落主欲將羊馬金帛贖妻兒，仲武並不要，只使殺回鶻監使，即還妻兒。」是回鶻侵幽州之衆中，有室韋可知。時此種室韋根據地，去幽州亦不甚遠。舊書云：「會昌三年，烏介去幽州界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劉沔率兵奄至烏介營，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案兩唐書劉沔石雄傳及新書回鶻傳，劉沔遣石雄夜襲烏介營，在振武不在幽州，則烏介東走幽州塞外，又東北走和解室韋，並在被襲之後。舊書記被襲事於東走幽州後，甚誤。然烏介於被襲後，曾去幽州界八十里下營，又自此走東北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似事實也。和解室韋原住地在興安嶺左右，所謂黑車子去漠界一千餘里是也，而烏介依室韋下營，乃僅東北走四五百里，則是時和解室韋之全部若一部，必已西南徙無疑。逮至契丹之興，則黑車子室韋更南徙中國近塞。遼史太祖紀云：「唐天復三年九月，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謀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牟里詐稱其酋長，所遣約請兵會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其衆乘勝大破室韋。明年七月，復討黑車子室韋，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多十月，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於塞中。」

又太祖二年冬十月，遣輕兵取吐渾，叛入室韋者。夫黑車子、室韋原住地，本在契丹之北，乃因伐黑車子故，而南與劉仁恭交兵，復與李克用會盟。又吐渾與黑車子道里遠隔，何以叛入室韋？此必因黑車子、室韋已南徙幽并近塞，故有此事實也。余作遼考及朔古考，見此二部當唐之季世，均有南徙之迹，此黑車子、室韋亦然。蓋當回鶻既衰，契丹將興之際，北方民族間受一種之感應，故有移徙之事。其原因雖不可知，而遷徙則爲事實，故備論之。

蒙古札記

王國維

塔納

塔納，秘史旁注及譯文均云大珠，即今東珠也。東珠之名，起於近世。然中國漢魏時，已知之。魚梁魏略云：「扶餘出大珠，如酸漿。」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引）魏志及後漢書東夷傳並襲其文。遼史食貨志：「靺鞨、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虎、犀魚之皮、牛羊、駝馬、麝、麝等物來易於遼者，道路纏屬。」且由契丹入宋，宋人甚重之，謂之北珠。然惟官禁用之，民間買賣有禁。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九）：「元豐三年，李承之權三司使，有商人遠禁貨北珠，乃為貴主所售，數久不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遂命取之。」至徽宗朝，北珠尤多入中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中國崇寧之間，漫用奢侈，宮禁脫向北珠。北珠者，自北中來，樺場相貿易。天祚知之，始欲禁絕，其下謂中國傾府庫以市無用之物，此為我利，而中國可以困，因恣聽之。而天祚亦屬汰，遂從而聽向焉。北珠美者，大如彈子，而小者若桐子，皆出遼東海濱中。每八月望，月色如晝，則必大熟。而北方沍寒，九十月則鑿冰厚已盈尺，鑿冰沒水而取之，人已病焉。又有天鵝能食蚌，則珠藏其嗑。又有俊鶻號海東青，能擊天鵝。人以俊鶻而得天鵝，則於其嗑得珠。」案近世東省採珠，率以四月往，八月還。此鑿冰採珠，及得之天鵝嗑中之說，恐皆出傳聞之誤。惟北珠自此多輸入中國，則事實也。及宋自海上與金人交通，金亦以北珠相遺。續通鑑長編（四百四十二）：「重和元年閏九月，阿骨打發渤海人李善慶、熟女真、散都、生女真、勃達三人，實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松子、同馬政等來。」故北宋之季，產珠最富。然宜和錄（北盟會編九十七引）記靖康之變，虜人入內，徑取諸庫珍珠四百二十斤，玉六百二十三斤，珊瑚六百斤，瑪瑙一千二百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明珠一百三十個，亦未免誇大其辭。觀大金吊伐錄（一）：「天會四年正月，宋主致謝書，別幅有珍珠、愛國夾袋子一副，注上有北珠二十三顆，麻鷹珠全。」又宋主遺李稅持寶物折充金銀書，

有珍珠束帶一條，注上有北珠二十五顆。北珠獨記顆數，則其珍貴可知；似庫中不應有四十斤之多也。南渡以後，宮禁勢家猶有此物，蓋又新自權場輸入者。癸辛雜志記韓查古以白玉爲小合，滿貯北珠，遺范西叔。又記韓平原誅後，斥賣其家所有之物，至於敗衣破絮，亦各分爲小包，包爲價若干，時先妣漫以數券得一包，則皆婦人敝屣也。方恚恨欲棄之，疑其頗重，則內藏大北珠二十粒，是南宋富貴家，亦有此物，不獨宮禁也。金時盡有產珠之地，故官自採捕。金史海陵紀：「天德四年十一月辛丑，買珠於烏古迪烈部及備與路，禁民間私相貿易，仍調兩路民夫採珠一年。」又世宗紀：「大定九年七月，罷東北路採珠。」故金之末年，藏珠最多。世宗徒單四喜傳：「正大九年，制行，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黃者七千枚。」此珠之入中國者也。其輸入塞外諸部及西方諸國者，如秘史所載，塔塔兒有塔納禿款只列（大珠表）以吾兒亦都護以塔納思入貢；太宗時西方之報達圖，亦令歲貢塔納思。蓋金時回回商人轉販至彼，然報達之塔納思，恐係西海所產珠之大者，蒙古人漫以東方塔納之名名之耳。蒙古初年，此珠之用尤廣。輟耕錄（卷三十）云：「只孫官服貫大珠以飾其肩背，間首服亦如之。」故元史列傳中，亦謂只孫服爲珠衣。至元之叔季，此物似已漸少。楊瑄山房新話載伯顏太師利關閏夕平章家，所藏塔納環子。又記：「至元間伯顏太師擅權，典璫院部事，口口建言宜造龍鳳神以寵異之，三珠以大塔納嵌之，飾以紅刺鴉，忽雜寶，牌身脫級，元德上輔功臣號字嵌以白玉，此牌計直數萬定，事敗毀之，即以珠物給原主，蓋厥價尙未調也。」夫以一牌之直至數萬定，除去紅刺鴉，其三珠之價，至少當得一二萬定，則其時此珠已不甚多，蓋終元之世，未嘗開採也。

燒飯

秘史記成吉思汗王罕與乃蠻將可克薛兀撒刺黑對陳於巴亦答刺黑別勒赤，逮夜，王罕移營去，天明，成吉思汗看王罕立處無人，曰：「他將我做燒飯（蒙文上兀食速）般搬了。」燒飯之語，頗爲費解。觀征錄碑此語曰：「彼輩無乃異志乎？」拉施特良丁則曰：「我今在火坑中，而王罕棄我。」皆失其解。屠敬山乃以蒙古俗旅行輟掘新窰，不用舊窰，解之，亦非也。燒飯本契丹女真舊俗，亦遼金時通語。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契丹主既死，則設大穹廡，鑄金爲象，朔望節忌辰日，曠置祭，築臺高踰丈，以盆焚食，謂之燒

飯。(原注正史載此事於契丹傳實錄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女真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殉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所有祭祀飲食飲食等物盡焚之，謂之燒飯。」此俗亦不自遼金始。王沈氏書言烏桓葬，則歌舞相送，肥餐一犬以探繩繫，并取死者所乘馬衣服皆燒而送之。」(魏志烏桓傳注引)然燒飯之名，則自遼金始。而金人尤重爲送死。大事。金史始王水中傳：「明昌二年正月，孝懿皇后崩，二月丙戌禱祭，水中始至。辛卯，始克行燒飯禮。」而紀曠曠王燒飯，天子往往親與其禮。后妃傳：「世宗元妃李氏，大定二十一年二月戊子薨，甲申葬於海王莊，丙申上如海王莊燒飯。」又禮王允升傳：「貞祐元年薨，無殯，燒飯，上親臨奠。」其大臣貴戚死，則遣使爲之燒飯。張萬公傳：「泰和七年薨，命依宰臣故事燒飯贈葬。」又世宗烏古論元忠傳：「承安二年，計開上道官，使白院燒飯，贈物甚厚。」契丹女真並有此俗。遼古亦常有之。故成吉思見葬於王罕，乃云：「葬我，彼燒飯，殺了，猶吾親我，如葬我。」(史(卷二)有「合札魯亦坦魯」一語，旁注云：「地裏燒飯祭祀。」足證遼古亦有此俗。且其漢譯燒飯一語，直至明初猶行於蒙古。滿洲初入關時，猶有此俗。吳梅村讀史偶述詩云：「大將祁連起北郊，黃腸不慮發路郎，平生賜物都燒盡，千里名駒衣火光。」後乃以紙製車馬代之。今日送三之俗，卽遼金燒飯之遺也。

掃花

秘史蒙文(卷三)有掃花一語，旁譯與文譯並云人事。案掃花，元人亦云撒花，亦云撒和人事。猶云人情也。汪水雲詩：「官軍要討撒花銀。」所謂人事銀也。山居新話云：「都城豪民，每遇假日，必以酒食招致省憲僚吏，翹傑出羣者，款之名曰撒和。凡人有遠行者，至巳午時以草料飼驢馬，謂之撒和，欲其致遠不乏也。」撒和亦與人事義近。此自與者方面言之也。至自取者受者言之，亦可云撒花。元典章載中統紀元頒新政詔云：「凡事撒花等物，無非取給於民。」黑龍事略云：「其見物則欲謂之撒花。」又云：「撒花，漢語兌也。」明譯人事，兼包與受二者言之，尤爲切當。日本那珂博士元秘史改爲給事，則誤矣。

安答

《通鑑紀事本末》成吉思汗札木合幼年初做安答時，互易諱石體頭。及攻克蔑兒乞，又互易帶馬，重新作安答。是「安答」云者，必以易物爲訂交條件。故親征錄注云：「按答，交物之友。」其語致確也。此亦契丹舊俗。遼史聖宗紀：「上與斜軫於太后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爲友。」（統和元年）「又與麻都竹世勳易衣馬爲好。」（開泰四年）「與夷離畢兵部尙書贈世事，定爲友契，以重君臣之好。」（同上）《道藏紀》：「阻卜酋長余古報及愛的來朝，詔燕王延禧相結爲友。」（大安二年）與蒙古結安答之俗，完全相似。明蒙古語中安答一語，或卽自契丹語出也。

兀孫額不干

明譯秘史於種名人名之句讀，頗有差誤。那珂博士日本譯文，是正殊多。然亦有未及改正者。如卷三「裕兒赤兀孫額不干」關關樹思，明譯誤作裕兒赤兀孫額不干。關關樹思句，那珂譯本以裕兒赤兀孫額不干爲句。實則裕兒赤爲一人，兀孫額不干爲一人，與關關樹思共爲三人。觀卷八九十五千戶中有裕兒赤，有許孫，卽兀孫。又太祖敕語中以裕兒赤爲林木中萬戶，以兀孫額不干爲別乞，名位各異，斷不能視爲一人。那珂氏誤從明譯句讀，以裕兒赤兀孫爲一人，乃不得不以九十五千戶中之許孫當元史之哈散納。哈散山柯學士皆從之，於是裕兒赤事跡，亦抵牾不可解矣。

趙官

秘史續集（一）謂宋主爲趙官，其名稱殊不可解。余按趙官者，趙廣之音轉，乃直斥事宗御名也。金人輒直呼宋帝之名，如呼欽宗爲趙相，高宗爲趙構，並見紀載，其呼事宗亦然。金史僕散揆傳云：「朕以趙廣背盟，侵我疆場。」又云：「趙廣聞之，料已破膽。」又云：「如使趙廣奉表稱臣，（中略）亦可罷兵。」內族宗浩傳云：「宋遣方信孺責其主趙廣誓書來。」是金人每謂事宗爲趙廣，蒙古人亦以金人所呼者呼之耳。

常仁卿

劉郁西使記憲宗己未，常德仁卿，從皇弟旭烈西征事。常德之名，罕見紀載。惟王禪秋澗先生大全集（卷十二）有題常仁甫運使西覲紀行五言律二首云：「九萬鷗搏翼，孤忠鶴使軺。功名元有數，風雪不知遙。抵北隴繁極，維南粟斗杓。胡生搗健筆，且莫詫東遼。」自注：「五代史有胡燧陷虜記。」三策條民便，逾年致節旄。夢驚羊腓日，險歷幻人刀。碧盤堅昆異，黃金甲第高。白頭書卷裏，留滯敢辭勞。」西覲紀行，即謂西使記也。

宋代之金石學

(北京歷史學會講演稿)

王國維

宋代學術方面最多進步亦最著。其在哲學始則有劉敞歐陽修等脫漢唐舊注之桎梏以新意說經後乃有周(敦頤)程(頤)程(頤)張(載)邵(雍)朱(熹)諸大家蔚為有宋一代之哲學。其在科學則有沈括李暉等於歷數物理工藝均有發明。在史學則有司馬光洪邁袁樞等各有龐大之著述。在繪畫則黃筌以降始變唐人畫工之畫而為士大夫之畫。在詩歌則兼尚技術之美與唐人尚自然之美者異徑迥殊。考證之學亦至宋而大盛。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端於宋人如「金石學」亦宋人所創學術之一。宋人治此學其於蒐集著錄考訂應用各面無不用力不百年間遂成一種之學問今當就宋人對此學之功績一一述之。

(一) 蒐集

宋初內府本有藏器。仁宗皇祐三年詔以秘閣及太常所藏三代鐘鼎器付太樂所參校劑量凡十又一器。至徽宗即位始大事蒐集。蔡條鐵園山叢談(四)云：「太上皇帝即位憲章古始及大觀初乃徵李公麟之考古圖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為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獨政和間為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漢間非殊特蓋亦不收。及宣和後則成藏貯錄且累數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禮殿之繪象凡所知名罔不鉅細遠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後又創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等閣。咸以貯古玉璽印諸鼎彝法書圖畫成在。」此說徽宗一朝蒐集古器事最為詳盡。然亦有夸誕失實處。如謂宣和博古圖之名取諸宣和殿又謂其成書在大觀之初而不在宣和之末其實不然。據善年拾史記「政和癸巳秋獲兕於長安」而博古圖中已著錄此致。趙明誠金石錄：「重和戊戌安州孝威縣民耕地得方鼎三圓鼎二甗一謂之安州六器」而博古圖已著

錄其五。又謂：「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於齊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鍾十枚尤奇。」而博古圖已著錄其五。然則此書之成，自在宣和五年之後。而圖中所載古器僅五百餘，則政和六千餘器，宣和萬餘器之說，殆不足信。或蔡氏并古玉印璽石刻計之。然第如博古圖之所錄，已爲古今大觀矣。其尤奇者，南渡以後，宣和殿器，並爲金人輩之而北，而紹興內府藏器，亦未嘗不富。博古圖著錄之器，見於張楙紹興內府古器評者，尙得十之一二。蓋金人不重視此種物，而宋之君臣，方以重值懸購古器，故北宋內府及故家遺物，往往萃於權場。如劉敞舊藏張仲憲劉炎於權場得之。舉良史亦得古器十五種於盱眙權場，其中八種，皆宣和殿舊物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云：「紹興十五年，以舉良史知盱眙軍。」而三朝北盟會編謂良史以買賣書畫古器得幸於思陵，則良史之知盱眙，當由高宗使之訪求權場古器耳。當南渡之初，國勢未定，而高宗孜孜蒐集古器如此，則宣和藏器之富，固自不足怪也。

然宋人蒐集古器之風，實自私家開之。劉敞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得先秦古器十有一物，李公麟博物精鑒，聞一器，捐千金不少。斯而呂大臨考古圖，無名氏續考古圖，王復齋鍾鼎款識以及集古金石二錄跋尾，往往於各器之下，注明藏器之家，其人不下數十。雖諸家所藏，不及今日私家之富，然家數之多，則反過之。觀於周密雲煙過眼錄所記南方諸家藏器，知此風至宋末猶存矣。又觀徽宗收撰宣和博古圖實用劉敞先秦古器圖，李公麟考古圖體例，則徽宗之大蒐古器，受私家藏器之影響實不少也。

宋人蒐集古器，於銅器外，兼收石刻。如岐陽石鼓文，及秦告巫咸文，徽宗並致之宣和殿。又秦告大沈久湫文，在南京蔡挺家。告亞駱文在洛陽劉忱家。齊謝朓海陵王墓誌，在沈括家。至石刻之貴重者，雖殘石亦收之。如漢石經殘石，黃伯思謂張舜龍家有十版，張氏塔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其餘碑碣，則收藏者尙少。而蒐集拓本之風，則自歐陽修後，若曾鞏，若趙明誠，若洪适，若王厚之，成爲一代風氣。而金石之外，若瓦當，若木簡，無不在當時好古家網羅之內。此宋人蒐集之大功也。

（二）傳拓及著錄

宋人於金石學，不能以蒐集爲能事，其最有功於此學者，則流通是也。流通之法，分爲傳拓與著錄二種。拓墨之法，始於六朝，始用

之以拓漢魏石經，繼以拓秦刻石。至於唐代，此法大行。宋初遂用之以拓古器文字。皇祐三年，詔以轉關及太常所藏三代鐘鼎，付太常所參校州景，又詔舉器藏以賜宰執。此爲傳拓古器之始。劉敞在長安所得古器，悉以墨本遺歐陽修。甚至上進之器，如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及安州所進六器，皆有墨本傳世。則當時傳拓之盛可知。然拓本流傳，自不能廣。於是有刊木刊石之法。有孫承其文字者，如王休、堂集古錄、薛尚功、續鼎彝器款識法帖是。有并圖其形制者，自皇祐三館古器圖、劉敞先秦古器圖以下不下十餘種。今惟呂大臨、考古圖、和博古圖及無名氏續考古圖尙存。諸書體例，於形制文字外，兼著其尺寸，權其輕重，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亦復記載。其錄之法，蓋已大備。至石刻一項，則歐、趙二家始作所藏石拓目錄。此外有爲一地方作目錄者，例如田契、京兆金石錄，有通海內作目錄者，例如陳思賢刻畫編。而洪适作隸釋，則并錄其文字，圖其形制。又於目錄之外，別爲一體例。而古玉古錢古印，又各有專書。今宋代藏器已百不存一，石刻亦僅存十分之一，而宋人圖譜目錄尙多無恙，此其流傳之功，千載不可沒者也。

(三) 考訂及應用

劉敞序其所撰先秦古器圖言攻究古器之法曰：「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以乃爲能盡之。」故宋人考訂古器物之法，可分爲文字、形制、事實三項論之。

宋時考釋古器文字者，爲楊南仲、既、釋、皇祐三館古器，又董、釋、劉敞所藏器，其說散見於歐陽氏集古錄及呂氏考古圖者，頗爲精審。而呂大臨、黃伯思、王休、薛尚功諸家繼之，雖差謬間出，然近世阮（元）、吳（榮光）諸家，未有以遽過之也。至形制之學，實爲宋人所擅。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曰鐘，曰鼎，曰鬲，曰甗，曰甗，曰簋，曰簠，曰尊，曰盃，曰盥，曰盤，曰匱，皆古器自較其名，而宋人以以名之者也。曰卣，曰犧，曰彝，曰解，曰角，曰卣，於古器銘詞中均無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在今日，仍無以易其說。近世江西徐器三，其形皆宋人所謂解也。其一銘曰：「銘、王義楚、彝（卽擇字）其吉金，自作祭器。」其一曰：「義楚、作祭器。」案「端」一語，卽說文「端」一「端」字，亦卽釐字之異文，則宋人名圓酒器爲解，於此得其證矣。又今估人所謂虎頭彝者，古今著錄家並謂

之區，而宋無名氏續考古圖，則謂之兕觥。案此器極大而蓋作牛首形，又銘辭多云作某某寶尊彝，其爲奉享之器，而非沃盥之器，甚爲明白。自以宋無名氏所名爲是。又古戈戟之援，皆橫刃，非直刃。近世程氏瑤田始於通雅錄中詳論之。然宋黃伯思作銅戈辨，已爲此說。則宋人於古器物形制之學，實遠勝於近世，亦如其圖譜之學，爲近世所不及也。至宋人說古器銘中所見姓名事實，則頗多穿鑿可笑。如見甲字，而卽以爲孔甲，見丁字，而卽以爲祖丁，其說極支離難信。然宋人亦自知之。趙氏金石錄跋中結語云：「右中結語銘與後兩器皆藏李伯時（卽李公麟）家，初伯時得古方鼎，遂以爲晉侯之子產器，後得此匾，又以爲晉懷公母嬴結器，殊可笑。凡三代以前諸器物出於今者，皆可實，何必區區附託游傳所載姓名，然後爲奇乎？此好古之蔽也。」後洪邁評博古圖，陳振孫評御原父呂大臨黃伯思等議論略同。可知宋人未嘗不知其誤，亦不必盡蹈其失。至於考訂石刻，則歐趙黃洪邁輩，多精實審慎，絕無此蔽。既據史傳以考遺刻，復以遺刻返正史傳，其成績實不容蔑視也。

更就應用一方面言之，則宋初郊廟禮器，皆用禹崇義三禮圖之說。禹圖雖本漢人舊圖，然三代禮器，自漢已失其制。及宋時古器大出，於是陸農師（佃）作禮象十五卷，以改舊圖之失。其尊彝彝舟，皆取於專家及祿府所藏古彝器，與禹圖大異。建徽宗政和中，則丘方澤太廟明堂，皆別鑄新器，一以古禮器爲式，後或鑄以賜大臣，貯於近殿，雖有存者。元明以後，各省文廟禮器，皆承用之。然其改革，實自宋人始。又仁宗景祐間，李照修雅樂，所鑄鐘管圓，與古製頗異。會官簿中，獲寶蘇鍾，其形如鈴而不圓，於是倣之，作新鍾一縣十六枚。而高若訥奉詔詳定新樂，亦據漢錢尺寸造隋書律歷志所載十五種尺上之。可見宋人金石之學，並運用於實際，非徒空言考訂而已。

（四）後論

由是觀之，金石之學，創自宋代，不及百年，已達完成之境。原其進步所以如是速者，緣宋自仁宗以後，海內無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學問。其時哲學科學史學美術各有相當之進步，士大夫亦各有相當之素養，實鑒之趣味，與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與求新

之念，互相錯綜，此種精神，於當時之代表人物蘇（軾）、沈（括）、黃（庭堅）、黃（伯思）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對古金石之興味，亦如其對書畫之興味，一面賞鑒的，一面研究的也。漢唐元明時人之於古器物，絕不能有宋人之興味，故宋人於金石書畫之學，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學復興，然於著錄考訂，皆本宋人成法，而於宋人多方面之興味，反有所不逮，故雖謂金石學爲有宋一代之學，無不可也。

唐宋大曲考

王國維

大曲之名，始見於蔡邕女訓曰：「琴曲小曲五終則止，大曲三終則止。」（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七）而詳於宋書樂志。志於清商三調平調清調瑟調下，列大曲十六，一曰東門行，二曰折楊柳行，三曰艷歌羅敷行，四曰西門行，五曰折楊柳行，六曰煌煌京洛行，七曰艷歌阿苾，（一曰飛鶴行）八曰步出夏門行，九曰艷歌何嘗行，十曰野田黃雀行，十一曰滿歌行，十二曰步出夏門行，（一曰隴西行）十三曰橫歌行，十四曰雁門太守行，十五曰白頭吟，（與橫歌同調）十六曰明月。其所以名爲大曲者，則有說焉。郭茂倩曰：「諸調曲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艷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樂府詩集卷二十六）今考之宋書所載，如艷歌羅敷行注曰：「三解前有艷詞。」曲後有趨，則艷與趨均在此三解外矣。如艷歌阿苾四解，艷歌何嘗行五解，後皆有趨，而注云：「一曲前有艷。」則艷在曲外矣。又如魏明帝步出夏門行注云：「朝遊上爲艷，蹙迫下爲趨。」則艷與趨均在曲內。白頭吟五解，後復有亂，由是觀之，以曲之前後，有艷，有趨，有亂，故曰大曲。魏書樂志云：「太宗增修百戲，撰合大曲。」亦當類此。唐人以伊州涼州遍數多者爲大曲。宋王灼云：「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攔，正攔，入破，虛催，實催，袞，過，歇拍，殺袞，始成一曲，謂之大遍。」（碧雞漫志卷三）沈括亦云：「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鉦，嗩，哨，催，攔，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葢葢用之，謂之摘遍。今之大曲，皆是葢用，非大遍也。」（夢溪筆談卷五）然則大曲之名，自沈約至於兩宋，雖淵源不同，其義固未嘗有異也。

唐時雅樂俗樂，均有大曲。唐六典注云：「大樂署掌教雅樂大曲三十日成，小曲二十日，清樂大曲六十日，大文曲三十日，小曲十日，燕樂西涼龜茲安國天竺疏勒高昌大曲各三十日，次曲各二十日，小曲各十日。」（唐六典卷十四協律郎條）雅樂大曲，史無明文，唯儀鳳二年太常寺少卿韋萬石奏云：「立部位內破陣樂五十二遍，修入雅樂祇有兩遍，名曰七德慶善樂。七遍修入雅樂，祇有一

通名曰九功上元舞二十九遍，今入雅樂，一無所賦。」（唐會要卷三十二及舊唐書音樂志）則雅樂固有大小曲矣。清樂大曲，當與宋書樂志所載者略同。而舊集大曲，則當同於魏志之大曲。今其目之見於崔令欽教坊記者，凡四十有六，曰踏金蓮，曰綠腰，曰涼州，曰薄媚，曰賀聖樂，曰伊州，曰甘州，曰泛龍舟，曰采桑，曰千秋樂，曰霓裳，曰玉樹後庭花，曰伴侶，曰雨霖鈴，曰柘枝，曰胡僧破，曰平翻，曰相瞻，曰呂太后，曰突厥三臺，曰大寶，曰一斗鹽，曰羊頭神，曰大姊，曰舞大姊，曰急月記，曰斷弓絃，曰碧霄吟，曰穿心疊，曰羅步底，曰回波樂，曰千秋樂，曰龜茲樂，曰醉渾脫，曰映山雞，曰吳破，曰四會子，曰安公子，曰舞春風，曰迎春風，曰看江波，曰寒雁子，曰又中春，曰瓶中秋，曰迎仙客，曰同心結，皆燕樂大曲也。其詞之存於今者，有涼州歌散序三遍，排遍二遍，伊州歌排遍五遍，入破五遍（內見樂府詩集卷七十九）餘如綠腰，甘州，泛龍舟，采桑，千秋樂，雨霖鈴，柘枝，突厥三臺，回波樂，均存一遍或二遍而已。

然唐之大曲，固有未盡於令欽所記者。舊唐書音樂志謂：「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遍，慶善樂七遍，上元舞二十九遍。」又貞元中昭義節度使王虔休獻繼天誕聖樂凡二十五遍。（唐會要卷三十三）以宋人之名名之，謂之非大曲不可也。又如樂府詩集所載水調歌五遍，入破六遍，大和五遍，陸州歌三遍，排遍四遍，其遍數之多，與伊州、梁州無異，則亦唐之大曲也。

至兩宋大曲，宋史樂志載之甚詳。志云：「宋初置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案四十六曲，乃四十大曲之誤，說見後。）一曰正宮調，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齊天樂。二曰中呂宮，其曲二，曰萬年歡，劍器。三曰道調宮，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慶樂。四曰南呂宮，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呂宮，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壽樂。六曰黃鐘宮，其曲三，曰梁州，中和樂，劍器。七曰越調，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曰大石調，其曲二，曰清平樂，大明樂。九曰雙調，其曲三，曰降聖樂，新水調，採蓮。十曰小石調，其曲二，曰胡渭州，嘉慶樂。十一曰歇指調，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樂，慶雲樂。十二曰林鐘商，其曲三，曰賀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曰中呂商，其曲二，曰綠腰，道人歌。十四曰南呂商，其曲二，曰綠腰，罷金鉦。十五曰仙呂調，其曲二，曰綠腰，彩雲歸。十六曰黃鐘羽，其曲一，曰千秋樂。十七曰般涉調，其曲二，曰長壽仙，滿宮花。十八曰正平調，無大曲，小曲無定數。以上所載曲數，止於四十。又正平調下獨云「無大曲」，則前四十曲為大曲無疑。樂志原文出

於文獻通考通考正作四十大曲，六大兩字字形相近，故致說也。陳曠樂書備：「聖朝循用唐制，分教坊爲四部，自合四部以爲一，故樂工不能徧習，第以大曲四十爲限。」（樂書卷一百八十八）吳自牧謂：「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爲守成撰四十大曲。」（夢梁錄卷二十）元人猶有三千小令四十大曲之說。（楊朝英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卷首）皆其確證也。至夢一樂錄又有舞四十大大曲（卷三十）陳振孫書錄解題歌詞類有五十大大曲十六卷。張炎詞源有五十四大曲。而周密齊東野語謂樂府混成集所載大曲一類凡百餘解（齊東野語卷十）然教坊所肄止於四十，茲先考宋志大曲之存於今者，然後及他書耳。

正宮調

梁州亦作涼州。洪邁云：「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容齋隨筆卷十四）程大昌云：「涼州後遂訛爲梁州。」（演繁露卷七）新唐書禮樂志云：「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至宋猶存。王灼云：「涼州排遍，余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碧雞漫志卷三）

晏幾道小山詞有梁州令二疊五十字。歐陽修六一詞有涼州令二疊一百五十字，皆晏詞之四疊而字句稍異。晁無咎琴趣外篇有涼州令疊韻一百字，則分作四疊，均不著宮調。王灼云：「凡大曲就本宮調，引口慢近令，重度曲者常態。」（碧雞漫志卷三）則令詞亦自大曲出也。茲錄晁詞以備參考。

梁州令疊韻

田野間來憤，睡起初驚曉。嫩梅青走掛小簾鈎，南園昨夜，細雨紅芳徧。平蕪一帶煙花淺。過盡南歸雁。俱道憑闌送目空腸斷。好景難常占。過眼韶華如箭。莫教憑鳩送韶華，多情楊柳，爲把長條絆。清尊滿酌誰爲伴。花下提壺勸。何妨醉臥花底，愁容不上春風面。（琴趣外篇卷一）

（附）金瓶解元西廂有正宮梁州令，元曲正宮中有小梁州，字句略同。宋宋上交近事會元云：「正宮中別有小涼州，亦曰碎宮。」

涼州」(近事會元卷四)則宋初已有此曲，或即大曲遺聲也。

正宮梁州聯句

玉漏迢迢二鼓過。月上庭柯。碧天空闊鏡銅磨。嗚地聽樓門兒響，見巫娥。

對郎羞懶無奈。蘇人先要假磨。寶髻擁青螺。臉蓮香，傳說不得嬌多。(董西廂卷三)

元曲南呂宮有梁州第七，必係借用他宮梁州大曲之一遍。第七者，即所謂排遍第七也。如左：

梁州第七

我雖是見宰相，如文王施禮，一頭地，離明妃，早宋玉悲秋。怎禁他帶天香，著莫定龍衣袖。他諸餘可愛，所事兒相投。消磨人幽恨，陪伴我閒遊。偏宜向，梨花底登樓。芙蓉燭下癡圖。體態是二十年挑剔就的溫柔。姻緣是五百載該撥下配偶。臉兒有一千般說不盡的風流。寡人乞求。他左右。他比那落伽山觀自在，無煩惱。見一面，得長壽。情繫人心早晚休。則緣是兩歌雲收。(元馬致遠漢宮秋雜劇)

周密武林舊事載南宋官本雜劇段數，有四僧梁州，三索梁州，詩曲梁州，頭鼓梁州，食店梁州，法事假頭梁州，四時梁州，七本。

瀛府 南宋官本雜劇有哭散子瀛府，醉縣君瀛府，使骨頭瀛府，賭錢望瀛府，四本。陶宗儀輟耕錄載宋金院本名目，有列良瀛府一本。

齊天樂 宋詞正宮有齊天樂，或大曲之一遍也。如左：

齊天樂

綠蕪洲盡臺城路，殊鄉又逢晚秋。暮雨生寒，鳴蛩勸織，深閣實閉我鴉。雲窗靜掩。嘆重拂羅帕，頓疎花釵。尚有練囊，露餐清夜照書卷。荆江留滯最久，故人相望處，離思何限。消水西風，長安亂葉，空憶詩情宛轉。憑高眺遠。正玉液新瀉，蟹釐初薦。醉倒山翁，但愁殘照

飲。(周邦彥清真集卷下)

中呂宮

萬年歡 宋詞有萬年歡，不著宮調。元趙孟頫有萬年歡二首，均注中呂宮，其詞平仄通叶，成大曲之一遍也。茲錄見無以備參考。

萬年歡

十里瓊溪，記當年並遊，依舊風景。採舫紅妝，重泛九秋清鏡。喚喚歌臺臺草，喜相逢歡情消盡。頻洲畔，橫玉驚鸞，半天帶雨愁凝。 秋醉魂未醒。又佳辰授衣，良會堪更。蚤歲功名，豪氣尚凌汝穎。能致黃金一井。也莫負鷗夷高興。別有個瀟湘田園，醉舞一池同水。

(見無咎琴趣外篇卷五)

南宋官本雜劇有喝貼萬年歡，託台草年歡二本。宋金院本名目有賀貼萬年歡一本。

劍器 劍器陳曠樂書作劍氣。宋詞有劍氣近，元南曲有劍器令，或借大曲調之也。

劍氣近

夜來雨。願借得東風吹住。海棠正妖嬈處。且留取。情庭戶。試聽鶯啼燕語。分明共人愁緒。怕春去。嘉福。翠陰初轉午。未掃。乍起。寂寞石風架。倦彈清淚寄煙波。見江頭故人，爲言憔悴如許。彩箋無數。去卻塞雁，到了渾無定據。斷腸落日千山暮。(見太平廣記)

劍器令

咱每論風標。石過了多多少少。這玉容都強別箇。果然一見魂消。(見沈氏南九宮譜引古傳奇劍器令)

南宋雜劇有病爺老劍器二本。

道調宮

梁州 參考正宮梁州。

薄媚 本唐大曲。宋董穎有道宮薄媚大曲十遍。趙以夫有薄媚續遍一遍，其詞如左：

道宮薄媚（西子詞）

排遍第八

怒濤卷雪，橫軸布雲，越襟吳帶如斯。有客經游，月伴風隨。值盛世，觀此江山美，合歡懷，何事卻與悲。不爲回頭，舊谷天涯。爲想前君事，越王嫁禍獻西施。吳即中深機。國塵死，有遺誓。勾踐必誅夷。吳未干戈出境，倉卒越兵，投怒夫差，鼎沸鯨鯢。越遭勁敵，可憐脫取國。歸路茫然，城郭邱墟，飄泊稽山裏。旅魂暗逐，戰塵飛。天日慘無輝。

排遍第九

自笑平生，英氣凌雲，萬里宣威。那知此際，熊虎途窮，來伴麋鹿卑棲。既甘臣妾，猶不許，何爲計。爭若都燔寶器，盡誅吾妻子。徑將死戰，決雄雌。天意恐憐之。偶聞太宰，正擅權貪賂市恩施。因將寶玩獻賊，雖脫霜戈石室囚繫。憂嗟又經時。恨不如巢燕自由歸。殘月隴，寒雨瀟瀟，有血都成淚。備嘗險厄，反邦畿。冤憤刺肝脾。

第一擷

種陳謀，謂吳兵正熾，越勇難施。破吳策，惟妖姬。有傾城妙麗，名稱西子，歲方笄。算夫差惑此，須致頰危。范蠡微行，珠貝爲香餌。李進不釣，釣深罔吞餌。果殊姿。素肌纖弱，不勝羅綺。鸞鏡畔，粉面淡勻，梨花一朵，瓊壺裏。嫣然意態嬌春，寸眸剳水，斜豔凝翠。人無雙，宜名動君王，繡履容易來登玉陛。

入破第一

牽湘裙，搖漢珮。步步香風起。歛雙蛾，論時事。關心巧會君意。珠珍蜀寶，猶是朝臣未與。妾何人被此，離恩，雖令效死，寧避行。隱約能
妾忻悅，重把甘言說。辭俊雅，質娉婷。天教汝衆美兼備。聞吳重色，憑汝和親，應爲靖邊陲。將別金門，俄揮粉淚。浮裝洗。

第二虛催

飛雲駛香車，故國難回跡。芳心漸搖，孤魂吳郡紫塵。忠臣子胥，預知道，爲邦崇。諫言先啓，願勿容其至。周亡褒姒，殷傾妲己。吳王卻
嫌管逆耳，權輕服便深恩愛。東風暗綻嬌羞。探鸞翻妬伊。得取次于飛共戲。金屋看承，他宮畫殿。

第三套過

華宴夕。燈搖醉粉，滿宮籠袖。桂。揚翠袖，含風舞，輕妙處，驚鴻態。分明是瑤臺瓊樹，闌苑蓬壺景，盡移此地。花繞仙步，鶯隨管吹。寶帳
暖，留春百和。麝都融。鴛被銀滿水，楚雲濃。三竿日，猶殘霞衣。宿醒輕暖，喚宮花雙帶繫。合同心時，波下比目，深情到底。

第四套拍

耳盈絲竹，眼搖珠翠。迷樂事，宮闈內。爭知漸國勢陵夷。恁臣獻後，轉恣春淫。天隨歲屢變。從此萬姓，離心解體。越遣使陰頌虛實。叶
長夜營漁。兵未動，子胥存，雖堪仗向長忠義。斯人既戮，又且嚴兵卷土赴黃池。願盡禮儀，方云可矣。

第五套過

樓有神，征鼙一鼓，萬馬嘶噴地。塵囂血，跡留守，情屬履，敵兵遺。危如此，當除禍本，重結人心，爭奈竟迷。職骨方體，星旗又指。勢逼敗，
柔荑滿泣，不忍相拋棄。身在今，心先死。肯奔兮，兵已前圍。謀窮計盡，喉嚨噴血，聞處分外愁。丹穴縱近，誰容再歸。

第六套拍

哀誠屢吐，雨東分賜。垂暮日，置荒隅，心知愧。寶鏡紅委。驚存鳳去，事負恩情，情不似虞姬。尚望論功，榮歸故里。降令曰，吳亡救汝，越
與吳何異。吳正怨，越方疑。從公論合去妖類。蛾眉宛轉，竟殞鮫綃，香骨委塵泥。渺渺姑蘇，荒蕪鹿戲。

第七套拍

王公子，青春更才美。風流慕連理。耶溪一日，悠悠回首凝思。雲鬢煙鬢，玉環霞裙，依約露妍姿。送目驚春，俄狂玉趾。同仙騎，浙府歸
去，簾櫳窺窺戲魚水。正一點犀通，遽別恨何已。縹緲千秋，教人屬意。況當時金殿裏，（會稽樂府雅詞卷上）

薄媚摘遍

桂香清，梧影瘦，黃菊迷深院。倚西風，看落日，長江東去如練。先生底事有賦，飄然剛道爲田園。獨醒何爲，持杯自勸，未能免。休抱菜，莫吟飯。但管年年健。千古事，幾憑闌。吾生九十強半。歡娛終日，富貴何時，一笑醉鄉寬。倒載歸來，回廊月又滿。（見趙以大虛齋樂府，比其字句，蓋插入破第二遍爲之。）

南宋官本雜劇有簡帖薄媚，請客薄媚，錯取薄媚，傳神薄媚，九散薄媚，本事現薄媚，打調薄媚，拜掃薄媚，鄭生遇龍女薄媚八本。

大聖樂 宋詞有大聖樂，唯周密一闕，自注云「單煞」或卽大曲之煞袞也。其詞如左：

大聖樂

纈綠迷雲，倦紅顰曉，嫩晴芳樹。漸午陰簾影移香，燕語夢回，千點碧桃吹雨。冷落錦宮人歸後，記前度繡幃停翠袖。凭闌久，謾凝佇，鳳翅慵金縷。留春問誰最苦。奈花自無言，鴛鴦自語。對畫樓殘照，東風吹遠，天涯何許。怕折露條愁輕別，更煙暝長亭啼杜宇。垂楊晚，但羅袖暗沾飛絮。（蘇洲漁笛譜卷一）

南宋官本雜劇有盟金剛大聖樂，單打大聖樂，柳毅大聖樂三本。

南呂宮

瀛府 參考上文。

薄媚 參考上文。

仙呂宮

梁州 參考上文。

保金枝 南宋官本雜劇有權佶保金枝一本。

延壽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黃傑進延壽樂，義養娘延壽樂二本。宋金院本名目有搭綵延壽樂一本。

黃鐘宮

梁州 參考上文。

中和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封贈中和樂一本。

劍器 參考上文。

越調

伊州 本唐大曲。宋有伊州曲，殆卽大曲之一二遍也。

伊州曲

金雞障下胡雛戲。樂極禍來，漁陽兵起。鸞與幸蜀，玉環絕死。馬嵬坡下塵滓，夜對行宮皓月。恨最恨春風桃李。洪都方上，念君榮華妃子。蓬萊殿裏，覓尋太真，宮中睡起。遙謝有意。淚流瓊臉，梨花帶雨，鬢鬢霓裳初試。寄細合共金斂，私言徒爾。在天願爲比翼同飛，在地願爲連理雙枝。天長與地久，唯此恨無已。（陳元微歲時廣記卷二十七）

會季狸魁齋詩話：「洪玉父詩，爲理伊州十二疊，緩歌聲裏看洪州。」則此曲凡十二疊也。

金瓶解元西廂有大石調伊州袋，必大曲之衰遍，借入大石調者也。其詞如左：

伊州袋

張生見了，五魂悄無主。道不會見恁好女。普天之下，更選兩箇應無。醉狂心醉，作使得不顧危亡便胡做。一向癡迷，不道其門，是居住處。忒昏沈，忒脆魯。沒掂三，沒思慮。可來暮古。少年做事，大抵多失心髓。手裏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欲推戶。腦背後有人心，你試想怎照顧。（董西廂卷一）

元曲小石調有伊州遍，亦其一遍也。如左：

伊州遍

爲憶小卿，牽腸割肚。悽悽悄然無底末。受盡平生苦。天涯海角，身心無歸處。恨詞題怨書，瘦得狼心，全然不怕天折挫。到如今，任地喫耽擱。禁不過。更那堪晚來，暮雲深鎖。故人杳杳，長江風送，鷓鴣笳，雁屢喚。一輪皓月，幾處鳴榔，時復唱和魚歌。轉無那。沙汀蓼岸，一點漁燈，相照寂寞。古渡停畫舸。雙生無語，珠淚落。呼僕隸，指撥水手，在意扶掖。（明事獻王太和正音譜載元白樸散套）

南宋官本雜劇有領伊州，鐵指甲伊州，鬧五伯伊州，裴少俊伊州，食店伊州五本。

宋金院本名目有背廟伊州，酒樓伊州二本。

石州 宋詞有石州引，如左：

石州引

薄雨催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闊。長亭柳色纔黃，遠客一枝先折。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鴉，東風消盡龍沙雪。還記出門時，恰而今時節。將發。畫樓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新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枉銀燭，天泚，兩脈脈風月。（賀鑄東山寓聲樂府）

南宋官本雜劇有單打石州，和尚那石州，趕嚴石州三本。

大石調

清平樂 唐宋均有清平樂詞，字數句法相同，似與大曲無涉，不錄。

大明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土地大明樂，打球大明樂，三爺老大明樂三本。

雙調

降聖樂 曲文無考。

新水調 唐有水調歌，宋詞有水調歌頭。又曾布有水調歌頭七遍，如左：

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東坡樂府卷上）

水調歌頭

排遍第一

魏豪有馮燕，年少客幽并。繫球鬪雞爲戲，游俠久知名。因避仇來東都，元戎逼屬中軍。直氣凌鷲虎，須臾叱咤，風雲凜凜坐中生。偶乘佳興，輕裘錦帶，東風躍馬，往來尋訪幽勝。游冶出東城。隄上鶯花掩亂，香車寶馬縱橫。草軟平沙穩，高樓兩岸，春風笑語隔簾聲。

排遍第二

袖籠鞭破鏡，無語獨開行。綠楊下，人初靜，煙淡夕陽明。窈窕佳人，獨立瑤階，擲果潘郎，瞥見紅顏橫波盼，不勝嬌軟倚雲屏。曳紅袋頭推朱戶，半開還掩，似欲倚伊啞聲裏，細訴深情。因遣林間青鳥，爲言彼此心期的，的深相許，竊香解珮，綉纒相顧不勝情。

排遍第三

說良人，滑將張嬰。從來嗜酒回家，鎮長駘耐長醒。屋上鳴鳩空闊，梁間客燕相驚。誰與花爲主，闌房從此，朝雲夕雨承榮。似游絲狂蕩，隨風無定，奈何歲華作苒，歡計苦難憑。唯見新恩繡縵，連枝並葉，香閣日日爲郎，誰知松蘿託蔓，一比一交輕。

排遍第四

唐宋大曲考

一夕還，醉開戶，起相迎。爲郎引裾相庇，低首略潛形。情深無隱，欲郎乘間起佳兵。授青萍。茫然撫弄，不忍欺心，爾能負心於彼，於我必無情。熟視花鈿不足，剛腸終不能平。假手遯天意，一揮霜刃，應聞粉頸斷瑤瓊。

排遍第五

鳳皇釵寶玉凋零。慘然恨，嬌魂怨，飲泣吞聲。還被凌波喚起，相將金谷同遊。想見逢迎處，揮掩羞面，妝臉淚盈。醉眠人醒。來趁起，血凝蜂首，但驚喧，白隣里，駭我卒難明。致幽囚推究，覆盆無計，哀鳴。丹筆終難服，圍門驅擁，衝冤垂首欲臨刑。

排遍第六帶花遍

向紅塵裏，有嗔呼攘臂，轉身辟衆。莫遣人冤濫，殺張室，忍偷生。僚吏驚呼呵叱，狂辭不變如初。投身屬吏，慷慨吐丹誠。彷彿繹純白疑夢中，聞者皆驚歎，爲不平。割愛無心，泣對虞姬，手戮傾城寵。翻然起死，不教仇怨負冤聲。

排遍第七攤花十八

義城元靖賢相國，嘉慕英雄士，賜金繒。聞此事，頻歎賞，封章歸印，請贖馮燕罪。日邊紫泥封詔，闔境赦深刑。禹古三河風義在，青簡上，衆知名。河東注，任流水滔滔，水涵名難泯。至今樂府歌詠，流入管絃聲。（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
宋詞有新水令，殆就新水調中製令也。如左：

新水令

冒風連騎出金城，聞孤猿韻切，懷念親眷。爲笑徐都尉，徒誇彩繪，寫出盈盈嬌面。振旅闌闌，說訝闌苑神仙，越公深羨。驟萬馬，侵凌轉盼，或先鋒，容放鏡，收驚鑑一半。歸前陣，慘怛，切同陪元帥恣歡戀。二歲偶爾將軍沈醉，連綿私令婢捧菱花都市尋偏。新宮聽說遊郎宴，因命賦悲歡孰敢，做人甚難，梅妝復照，傳粉重見。（宋陳元觀歲時廣記卷十二載宋人詠樂昌公主詞。案此詞歲時廣記作新水令，然宋登綺覽寮雜記卷下云：「大曲新水歌，樂昌公主與徐德言破鏡復合事。」則令亦卽大曲也。）

元曲有新水令，亦是雙調，或大曲遺聲也。

雙調新水令

五方誰招展日邊霞，吟清清半張雲笺。鞭倦騎鐙慵踏，回首京華。一步步放不下。（元白朴梧桐雨雜劇）

南宋官本雜劇，有桶擔新水，雙哮新水，燒花新水三本。

採蓮 宋詞有採蓮令，又採蓮大曲，延遍以下八遍，如左：

採蓮令

月華收，雲澹霜天曙。西征客此時情苦。翠娥執手送臨歧，札札開朱戶。千嬌面盈盈佇立，無言有淚，斷腸爭忍回顧。一葉蘭舟，便恁
綠波去，貪行色，豈知離緒。萬般方寸，但欲恨脈脈同誰語。更回首重城不見，寒江天外，隱隱兩三煙樹。（柳永樂章集卷中）

（詳一詩鄉詞）

延遍

霞窗上，有壽鄉，廣袤無際。東極滄海，縹緲虛無，蓬萊弱水。風生屋浪，鼓楫揚舲，不許凡人得至。甚幽遠，試右望金樞外。西母樓開，玉闕
瑤池，萬頃琉璃，變成倩巧，方朔詠諧，來往徜徉，霓裳飄飄寶砌，更希奇。

擷遍

南隣丹幘宮，赤伏顯符記。朱陵曠綺繡，翼炯瑞光騰起。每歲秋分，老人見，表皇家製慶迎祺。天子當濟，無疆萬歲。北窺元冥，斗杓擁
佳氣。長拱梅終古無移。論南北東西，相直何啻千萬里。信難計。

入破

璇宮層雲上，漫光景如梭逝。唯此過隙，綬征轡。垂象森列，昭回碧落，卓然躡度，炳曜更騰輝。永永清光燁燁，綸四野金碧爲地，蕊珠宮，

瓊玖室，俱高峙。千種奇葩，松栝可比。暗香幽韻，歲歲長春。陽鳥何曾西委。

衰邁

徧此境，人樂康。挾難老術，悟長生理。盡阿祇借劫，亦松王令。安期彭祖，盛矣尙爲嬰稚。鶴算龜齡，綠老休誇甲子。鮎背登黃髮，垂鬢更垂顏。長鼓腹，同游戲。真是華胥，行有歌坐有樂。獻笑都是神仙，時見羣翁啓齒。

賞催

露華滋液，雲漿椒醕，恣玉淨金盞。交酬成雅會，拚沈醉。中山千日，未爲長久，今此陶陶，一飲動經萬肥。陳果羅皆，是奇異。似瓜如斗，盡備三千歲。一熟珍珠，釘座中。瑩如玉，爽口流涎，三儉不枉，西真指議。

衰

有珍饌，時時饋。滑甘豐膩，紫芝煖煖，嫩菊秀媚。貯瑪瑙琥珀精器。延年益壽真靈。人間東狂徒費，休說轉肝腸。動妙藥，仙音鼎沸。玉蕭清，瑤瑟美，龍笛脆。難還飛鸞花煙上，趁拍紅牙，餘韻悠揚，竟悔饒棄田未止。

歇拍

其間有洞天侶，思遊塵世。珠葆搖曳，華表真人，清江使者，相從密議。此老遺孀，我輩應須隨侍。正舉步忽思同額。十八公，方錢怒，宜適致。夙倪星言，人下闕繪。場來鄒山雨水，因此崇成，四明里第。

煞衰

吾皇喜光龍無二，玉帶金魚榮貴。或者疑之，豈識聖明，曾主斯鄉，嘗相與。隨輪膠漆，何可相離。今日風雲合契，此實天意。吾皇聖壽無極。享燕餐千載相逢，我翁亦昌熾。永作昇平上瑞。（史浩鄒峯真隱漫錄卷四十五）

南宋官本雜劇有唐輔探蓮，雙哮探蓮，病和探蓮三本。

小石調

胡渭州 曲文無考。惟姜夔醉吟商小品云：「石湖老人謂予云：琵琶有四曲，今不傳矣。曰：漢索綯州，轉關綠腰，醉吟商胡渭州，歷弦薄媚也。予每念之，辛亥之夏，予謁楊廷秀丈於金陵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胡渭州，因求得品絃法，譯成此譜，實雙聲耳。」琵琶中之醉吟商胡渭州，不知視大曲之胡渭州如何，要足窺其一二也。其詞如左：

又正是春歸，細柳暗黃千縷。暮鴉啼處。夢逐金鞍去。一點芳心，休訴琵琶解語。（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二）

南宋官本雜劇，有錢厥胡渭州，單番將胡渭州，銀器胡渭州，看燈胡渭州四本。

嘉慶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老孤嘉慶樂一本。

歌指調

伊州 參考上文。

君臣相遇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裴航相遇樂一本。

慶雲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進筆慶雲樂一本。

林鐘商

賀皇恩 南宋官本雜劇，有批監兒賀皇恩，催妝賀皇恩二本。

泛清波 宋詞中尚有摘遍一遍，如左：

泛清波摘遍

催花雨小，著柳風柔，都是去年時候好。露紅煙綠，儘有狂情鬪春早。長安道，秋千影裏，絲管聲中，誰放鮑陽輕過了。倦客登臨，暗惜花光陰恨多少。楚天渺，歸思正如亂雲，短夢未成芳草。空把吳霜鬢華，自悲清曉。帝城杏，雙鳳窠約全虛，孤鴻後期難到。且趁朝花夜

月琴柯如倒（安幾道小山詞）

而宋官本雜劇，有能知他泛清波，三釣魚泛清波二本。

湖州

中呂調

綠腰 亦作六么。宋詞有六么令，如左：

六么令

澹烟殘照，搖曳溪花碧。溪邊淺桃深杏，遙遞染春色。昨夜扁舟泊處，枕底當灘積。波聲漁笛。驚回好夢，夢裏欲歸歸不得。展轉翻成無寐，因此傷行役。思念多嬌多嬌，咫尺千山隔。都爲深情密愛，不忍輕離拆。好天良夕。我幃寂靜，算得也應暗相憶。（柳永樂章集卷下）

又吳文英有夢行雲一闋，自注云：「卽六么花十八」，則爲大曲之一遍，無疑也。其詞如左：

夢行雲

簾紋皺纖縠。朝炊熟。眼未足。青奴細膩，未拚珍珠斛。素蓮幽怨，風前影，搔頭斜墜玉。畫闌枕水，垂楊梳雨，青絲亂，如乍沐。嬌笙微韻，

晚蟬亂秋曲。翠陰明月，勝花夜，那堪春去速。（吳文英夢密丁稿）

元曲有六么序，金董西廂有六么實催，六么遍，皆在仙呂宮。必係大曲原聲，借入他宮者也。其詞如左：

（六么序）兀的不消人魂魄，綽人眼光。說神仙，那的是天堂。則見脂粉馨香，環珮丁當。藕絲嫩，新織仙裳。但風流，都在他身上。添分毫，使不停當。見他的不動情，你便都休強。則除是鐵石兒郎，也索惱斷柔腸。（元關漢卿玉鏡臺雜劇）

（六么實催）情懷轉難存濟。勞心如醉，也不吟詩課賦，只恁昏昏睡。纔合眼，忽聞人語，墜地門開，卻見薄情種，與夫人來這裏。

著他方言語，把人調戲。不道俺也，識你這般團圓，慢長吁氣空垂淚。念向日春宵月夜，回廊下，恁時初見你。

（六么遍）向花陰底潛身立。漸審聽多時，方見伊端的。腰兒稔膩，裙衣翡翠。料來春困把湖山倚。偏疑沈香亭北太真妃。好多嬌媚，諸餘美。逢對月微吟，各有相憐意。幽情未已，忽睹侍婢，諸伊歸去朱門閉。堪悲。只怨阿母阻佳期。（東西廂卷三）

南宋官本雜劇，有爭曲六么，扯攔六么，教聲六么，覆帽六么，衣籠六么，厨子六么，孤奪旦六么，王子高六么，崔護六么，撒子六么，照道六么，鴛鴦六么，大晏六么，驢精六么，女生向外六么，慕道六么，三佬慕道六么，雙翻時六么，趕厥夾六么，羹湯六么，二十本。

南呂調

綠腰 參考上文。

罷金鉗 南宋官本雜劇，有牛五郎罷金鉗一本。

仙呂調

綠腰 參考上文。

綵雲歸 宋詞有綵雲歸，入中呂調，或亦大曲之一遍，移入他調者也。如左：

綵雲歸

蘆花向晚艤輕航。卸雲帆水驛漁鄉。當暮天霽色如晴畫，江練靜皎月飛光。那堪聽遠村羌管，引離人斷腸。此際浪萍風梗，度歲茫茫。堪傷朝歡暮散，被多情賦與淒涼。別來最苦襟袖，依約尚有餘香。算得伊爲我風枕，夜永爭不思量。奉情處，唯有臨歧一句難忘。

（柳永樂章集卷中）

南宋官本雜劇，有夢巫山彩雲歸，青陽觀碑彩雲歸二本。

黃鐘羽

千春樂 南宋官本雜劇有禾打千春樂一本。

般涉調

長壽仙 宋詞有長壽仙促拍，促拍疑六曲中之催拍也。董西廂有般涉調長壽仙，則大曲之衰逼也。

長壽仙促拍（大母生辰）

舜德日輝光，正初冬盛期，東朝喜誕生時，向彤閣清淨均化，有自然和氣。長生久視，金殿熙熙宴瑤池。綈衣俱侍玳筵啓，花如錦，繡朝輝。太平際，天子天下養，共瞻誠意。南山慶祝，億萬同歲。（曹勣松隱詞卷一，又有一闕，字數不同。）

長壽仙

朝廷咫尺不曉，定知道。多應遣軍，定把賢母征討。不當穩便，恁時悔也應遲。賢家試自心量度。那賊將聞斯語，心生怒惡。打符的兒囚，怎敢把爺遠拗。俺又本無心，把你僧家混耗。甚花唇兒故來相惱。（董西廂卷二）

趙孟頫有道宮仙長壽詞，恐亦大曲之一遺移入他宮者也。

長壽仙（道宮聖節）

瑞日當天，對絳闕蓬萊，非霧非煙。翠光覆禁苑，正淑景芳妍。綵仗和風細轉，御香飄滿黃金殿。萬國會朝，喜千官拜舞，儼兆同歡。福社如山如川。應玉渚流虹，璇樞飛電。八音奏舜韶，慶玉燭調元。歲歲龍輿鳳翥，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皇壽，與天地齊年。

（趙孟頫松雪齋詞）

南宋官本雜劇，有打勸長壽仙，借賣旦長壽仙，分頭子長壽仙三本。宋金院本名目有諱老長壽仙，扶脚長壽仙二本。

滿宮花 五代詞有之，宋無考，文獻通考作滿宮春。

正平調

無大曲

以上十八調四十大曲中，唯薄媚十遍，新水調七遍，採蓮八遍，尙具體段；餘唯梁州第七，大聖樂單然，伊州衰，伊州遍，水調歌頭，泛清波，摘遍，六么花十八，六么序，六么實催，六么遍，長壽仙衰，可確證爲大曲之遺。他詞之與大曲同名者，亦或由大曲出。蓋大曲本教坊傳習，曾儲樂府雅詞序所謂九重傳出者也。其傳於民間者，或止一二遍。故文人倚聲，恆出於此。王灼謂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絃家又不肯自首至尾一一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則在當時且然，今日之殘佚，固不足怪。陳曠云：「今之大曲，以譜字記其聲，析慢既多，尾徧又促，不可以辭配焉。」（樂書卷一百五十六）是大曲固不盡有辭。今譜字既亡，而辭之可徵者，亦僅止於此，則雖寸瑣片羽，可以旁證大曲者，安得不收拾而存之也。

然宋時大曲，實不止此，故有五十大曲五十四大曲之目。而樂府混成集所載大曲，且多至百餘解。（此解字或以曲言，非古樂府所謂解也。）宋史樂志謂太宗洞曉音律，凡制大曲十八，正宮平茸破陣樂，南呂宮平晉普天樂，中呂宮大宋朝歡樂，黃鍾宮宇宙荷恩，道調宮垂衣定八方，仙呂宮甘露降龍庭，小石調金枝玉葉春，林鍾商大惠帝恩寬，歇指調大定寰中樂，雙調惠化樂變風，越調萬國朝天樂，大石調嘉禾生九穗，南呂調文興禮樂歡，仙呂調齊天長壽樂，般涉調君臣宴會樂，中呂調一斛夜明珠，黃鍾羽降聖萬年春，平調金輪祝壽春。以上十八大曲，蓋無一傳者。

樂志又載：「雲韶部所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呂宮萬年歡，二曰黃鍾宮中和樂，三曰南呂宮普天慶壽，（此曲亦太宗所製）四曰正宮梁州，五曰林鍾商泛清波，六曰商調大定樂，七曰小石調喜新春，八曰越調胡渭州，九曰大石調清平樂，十曰般涉調長壽仙，十一曰高平調罷金鉞，十二曰仲呂調綠腰，十三曰仙呂調採雲歸。」按上十三曲中，十曲與教坊部所奏同，唯普天慶壽大定樂喜新春三曲，爲教坊所無，均無可考。又龜茲部亦有三十六大曲，則並其曲名而亡之矣。

此外宋大曲之可考者如左：

熙州 商調大曲。(清眞集)洪邁云：「今世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容齋隨筆卷十四)熙州亦作

氏州。周邦彥片玉詞有氏州第一，毛晉所藏清眞集作熙州摘遍，蓋熙州之第一遍也。

氏州第一(商調)

波落寒汀，村渡向晚，遙看數點帆小。亂葉翻鴉，驚風破雁，天角孤雲縹緲。宮柳蕭疎甚，尙挂微燄殘照。景物關情，川途換日，頓來催老。漸解狂朋歡意少。奈猶被思牽情繞。座上琴心，機中錦字，最覺饒懷抱。也知人懸望久，舊薇謝歸來一笑。欲夢高唐，未成眠，霜空已曉。(清眞集卷下)

又張先有熙州慢詞如左：

熙州慢

武林鄉古第一湖山，詠畫爭巧。鷺石飛來，倚翠樓煙鶯。清猿啼曉。況值禁垣，師師惠政，流入歡謠。朝真萬景，寒潮弄月，亂峯回照。天使亭存不旱。併行樂，免有花愁花笑。持酒更聽紅兒，肉聲長調。瀟湘故人未歸，但目送遊雲孤鳥際天杪。離情盡寄芳草。(鮑廷博張先子野詞補遺上)

南宋官本雜劇有逐鼓兒熙州，格駝熙州，二郎熙州三本。

降黃龍 黃鐘宮大曲。(董西廂元固德清中原音韻陶宗儀輟耕錄皆同)張炎云：「如六么如降黃龍，乃大曲。」又曰：「大曲降黃龍花十六，常用十六拍，前袞中袞六字一拍，要停聲待拍，取氣輕巧，煞袞則三字一拍，蓋其曲將終也。」(詞源卷下)董西廂及元曲均有降黃龍袞如左：

董西廂

那相國夫人，探着了張君瑞，便假若鐵石心腸應粉碎。子母每行不到窗兒西壁，只聽得書舍裏一聲仆地。是時三口兒，轉身卻往

書幃內驚見張生掉在牀腳底。赤條條的不能收拾身起。口鼻內悄然沒氣。（畫西廂卷三）

南宋官本雜劇，有列女降黃龍，雙旦降黃龍，柳玳上官降黃龍，入寺降黃龍，像標降黃龍五本。宋金院本名目有擲糜降黃龍一本。

柘枝 本唐大曲，至宋猶存。沈括云：「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潭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夢溪筆談卷五）鄧峯真隱漫錄所載柘枝舞，首吹柘枝令，次吹射雕遍，連歌頭，次吹采眉遍，次吹撲蝴蝶遍，次吹畫眉遍，除柘枝令及歌頭外，均有聲無辭。宋詞有撲蝴蝶，或即其中一遍也。畫眉遍或即畫眉序。方成培云：「曾見米元暉自書所作畫眉序詞真蹟，其字句音節，與今南曲畫眉序無異。」（香研居士詞塵卷四）米詞未見，今錄南曲畫眉序，亦足供參考也。

歌頭

□人奉聖□□朝□□□□主□□□□留伊得荷雲戲。幸遇文明堯階上太平時□□□□何不能歲□征舞柘枝。

柘枝令

回頭下望塵寰處。喧畫堂簫鼓。整雲鬢搖曳青綃，愛一曲柘枝舞。好趁華封慶祝，笑共指南山煙霧。蟠桃仙酒醉昇平，望鳳樓歸路。（鄧峯真隱漫錄卷四十五大曲）

撲蝴蝶遍

分敘銷時，洞府難分手。離腸短闕，啼痕冰舞袖。馬嘶霜滑，橋橫路轉，人依古柳。暖色漸分星斗。怎分割。心兒一似傾入離。萬千斗。垂鞭佇立，傷心還病酒。十年夢裏，二月花中，豈惹春風爲誰依舊。（宋呂濱老聖求詞）

畫眉序

與民歡慶，賞元宵廣排筵會，簪纓珠履，貴戚三千。座列著公子王孫，簇擁處嬌娥粉面。太平無事人樂業，黎民盡歌歡宴。（明徐叔回

八義記)

惜奴嬌 洪邁夷堅志：「紹興九年，張淵道侍郎家居無錫南禪寺，其女請大仙，忽書曰：九華天仙降，問爲誰？曰：世人所謂巫山神女是也。賦惜奴嬌大曲一篇，凡九闋，如左：

其一

臨闕遺宮，高枕巫山十二。視羅塘千載，灑灑雲濤沸。異景無窮，好閒吟，滿酌金卮。憶前時，楚襄王，曾來夢中相會。吾正鬢亂釵橫，飲霞衣雲縷，向前低揖。問我仙職，桃杏遍開，綠草萋萋鋪地。燕子來時，向巫山朝朝行雨暮行雲，有閒時，只恁畫堂高枕。（枕字失韻，疑誤。）

瑞臺景第二

繞繞雲梯，上徹青霄雲外。與諸仙同飲，鎮長春醉。虎嘯猿吟，碧桃香異，風飄細。希奇，想人間難識這般滋味。姮娥奏樂簫韶，有仙音異品，自然清脆。遇住行雲不敢飛，定疑滯。好是波瀾澄澈，一溪香水。

蓬萊景第三

山染青螺，縹緲人間難涉。有珍珠光照，晝夜無休息。仙景無極，欲賞時，汝等何知。且修心，欲觀游，亦非大段容易。下俯浮生，尙自爭名逐利，豈不省來歲撥擾兵戈起。天慘雲愁，念時衰，合何是。使我輩終日，蓬宮下淚。

勸人第四

再啓諸公，百歲還如電急。高名顯宦，瞬息耳。泛水輕瀉，雲那間難久立。晝燭當風裏，安能久之。速往茅峯，割愛休名避世。等功成須有上真相引指。放死求生，施良藥，功無比。千萬記，此個良方第一。

玉母宮食蟠桃第五

方結實繁纒，翠枝交映，蟠桃顆顆，仙味眞香美。遂命雙成，持靈刀，割來餌服一粒。令我延壽萬歲。堪笑東方，便啓私心盜餌。使宮中仙

律遞，互相尤瑋。無奈變成，向王母高陳之。遂指方，儼了蟠桃是你。

玉清宮第六

紫雲絳綺，高擁瑤砌。□光中無限部列。肅肅天仙隊。又有殊音，欲舉聲還止。亦有清香飄世。玉駕纔興，高上真仙處。送有瓊花如雪，散漫飛空裏。玉女金童，捧丹文，傳仙誨。撫籙仙早起，勞瘁過耳。

扶桑宮第七

光陰奇，扶桑宮裏。日月常晝，風物鮮明，可愛無陰晦。大帝頻鑿于瑤池。朱闌外乘鳳飛。教主開顏命醉。寶樂齊吹，盡是瓊姿天妓。每三杯，須用聖母親來拊。異果名花，幾千般，香盈袂。意欲歸，卻乘鸞車鳳翼。

太清宮第八

顯煥明霞，萬丈祥雲，高布望仙宮。衣帶曳曳，隨香砌。玉獸齊焚，滿高穹。盤龍勢，大帝起。玉女金童，徧侍奉。勅宣宮，甚荷諸仙厚意。復回奏，感恩頓首皆躬袂。奏畢還宮，向依然雲縹緲。奇更異，非我君何聞耳。

歸第九

吾歸矣。仙宮久離。洞戶無人管之。專俟吾歸，欲要開金燧。千萬頻修己，言訖無忘之。哩囉哩。此去無由再至。事冗難言，爾輩須能自會。汝之言，還便是，如吾意。大抵方寸平平無憂耳。雖改易之愁何畏。（夷堅乙志十三）

案宋詞有惜奴嬌，見晁補之琴趣外篇。此篇衍爲大曲，而並無散序排遍入破之名。疑不知大曲者，依倣爲之也。

寬裳。寬裳，唐人謂之法曲，不云大曲。所以謂之法曲者，以其隸於法曲部而不隸於教坊故。然由其體製觀之，固與大曲無異也。唐之寬裳，散序六遍，中序以下十二遍。而宋王平據所得夷則商寬裳羽衣譜，作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六遍，正攤入破，虛攤寬，實攤寬，歇拍，殺寬。（碧雞漫志卷三）再加以散序六遍，中序前三遍，當得二十遍，與唐之十八遍異。唯姜夔於樂工故書中，得商調寬裳曲十

八闋，（白石道人歌曲卷三）與齊東野語所記樂府混成集中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每遍二段，則三十六段，卽十八遍也。）猶是開元遺曲，今唯存中序第一耳。

霓裳中序第一

亭皋正望極，亂落江蓮歸未得。多病卻無氣力。況紉扇漸疎，羅衣初索。流光過隙。歎杏梁雙燕如客。人何在，一簾淡月，彷彿照顏色。幽寂。亂蛩吟壁，動庾信清愁似織。沈思年少，浪跡。笛裏關山，柳下坊陌。墜紅無信息。漫流水，涓涓溜碧。漂零久，而今何意，醉以酒壚側。

（白石道人歌曲卷三）

傾盃 唐書禮樂志：「元宋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數十曲。」一曲多至數十曲，似亦唐大曲也。宋詞仙呂宮、大石調、林鐘商、黃鐘羽、散水調，均有傾杯樂。林鐘商又有古傾杯。（柳永樂章集）句讀字數均不同，宮調既殊，自非一曲中各遍。唯陳元明歲時廣記所載傾杯序，共四疊，觀其體製，極似大曲，且用以敘事，尤與當時大曲爲近也。

傾盃序（詠王勃事）

昔有王生，冠世文章，嘗隨僦遊江漢。偶爾停舟寓目，遙望江祠，依依陌上閒步。恭詣殿砌，稽首瞻仰，返回歸路。遇老叟坐於磯石，貌純古，因語曰：子非王勃，是致生，驚詢之，片晌方悟。子有濟才，幸對滕王高閣，可作當年詞賦。汝但上舟休慮。迢迢仗清風去，到篷中，下筆華詞如神助。會俊侶，面如玉。大夫久坐覺生怒。報云落霞並飛孤鶩，秋水長天，一色澄素。闕公竦然，復坐華筵，次詩引序，道鳴鳳佩玉，鏘鏘罷歌舞。棟雲飛過，雨浦暮簾捲，向西山雨開雲潭影，淡淡悠悠，物換星移，幾度寒暑。閣中帝子，悄悄垂名，在於何處。算長江儼然自東去。（歲時廣記卷三十五）

法曲 宋詞小石調有法曲獻仙音，又有法曲第二。柳永樂章集二詞同在一卷中，知非一調。又字句雖略同，而用二名，知又非一調也。殆亦霓裳之類。

(法曲獻仙音) 追想秦樓心事，當年便於，于飛比翼。每恨臨歧處，正攜手，翻成雲雨離拆。念倚玉偎香，前事頓輕擲。憐憫情，繞心性，鏡照厭多病，柳腰花態嬌無力。早是乍清減，別後忍教愁寂。記得盟言，少孜煎，剩好將息。遇佳景臨風對月，事須時恁相憶。

(法曲第二) 青翼傳情，香徑偷期，自覺當初草草。未省同衾枕，便輕許相將，平生歡笑。怎生人問好事到頭少。慢悔懷，細追思，恨從前容易，致得恩愛成煩惱。心下事，千種盡憑香耗。以此榮華，等伊來自家向道。泊相見喜歡存問，又還忘了。

南宋官本雜劇有蒸盤法曲、孤和法曲、藏瓶兒法曲、車兒法曲四本。

望瀛 道調宮法曲 (宋史樂志) 葛立方云：「今世所傳望瀛，亦十二遍。」(韻語陽秋) 則亦大曲之類也。

宋金院本名目，有望瀛法曲一本。

清和樂 書錄解題云：「家晏集五卷，末有清和樂十八章。」(卷二十一) 宋陳亞喜唱清和樂，知越州時，每擁騎自衙庭出，或山溪湖緩轉而歸，必敲鐙代拍，清唱徹三十六遍然後已。(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一) 遍數至多，亦大曲也。

此外宋詞之以序徧中腔名者，如哨遍、鷓鴣序，當亦為大曲中之一遍。徵招調中腔，細帶長中腔亦然。而徵招細帶長，或亦大曲名也。

大曲各疊，名之曰遍。遍者，變也。古樂一成為變。周禮大司樂：「樂有六變八變九變。」鄭注云：「變猶更也，變成則更奏也。」賈疏云：「變猶更也者，燕禮云終，尚書云成，此云變是也。」舞亦有變。馬端臨曰：「舞者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衛，一擊一刺為一伐，為一成，成謂之變。」(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五) 如唐之聖壽舞，十六變而畢。(同上) 並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六) 而他舞如破陣樂五十二遍，慶元樂七遍，上元舞二十九遍，(舊唐書樂志) 或云變，或云遍，知此二字，因音同而互用也。大曲皆舞曲，樂變而舞亦變，故以遍名各疊，非偶然也。

大曲各遍之名，唐時有散序、中序，(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一霓裳羽衣舞歌) 排遍，入破徹。(樂府詩集卷七十九) 中序一名拍

序，卽排遍。微卽入破之末一遍也。宋大曲，則沈括謂大遍有序引歌，嘯嘯嘯，嘯嘯，破行中腔踏歌之類。王灼謂大曲有散序，散序排遍，正撥入破，虛催實催，衰遍歇拍，煞衰。沈氏所列各名，與現存大曲不合，其義亦多不可解。集韻：「嘯，悉合切。」又「嘯，息合切。」二字音同。沈氏之所謂嘯，卽王氏所謂嘯，義均未詳。嘯以有酒得名。葉夢得云：「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嘯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爲平聲。」（石林燕語卷五）程大昌云：「乾道丙戌內宴，既酌百官酒已，樂師自殿上折檻間，抗聲索樂，不計何曲，其聲但云：『釀酒。』（釀音作素回反。）朝士多莫能辨。」（中略）予按李涪刊誤，釀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釀合作碎，碎，馳送酒聲，音碎，今訛以平聲。李正又資暇錄所言，亦與涪同。予又以宋書驗之，釀，屈破也。碎，音蒼憤反。碎，吮聲也。今既呼樂侑飲，則於碎，噓有理，於屈破無理。則自唐至今，皆訛碎爲釀者，索樂之聲，貴於發揚遠聞，以平聲則便，非有他也。（中略）名賢詩話，開通門載王仁裕詩：「淑景卽隨風雨去，芳尊每命管絃嘯。後抑朝烏夜免催，則嘯酒也以侑酒爲義，唐人熟語也。又趙鼎交趾事跡，嘯酒逐歌，觀本朝人，其言嘯酒，卽國初猶用唐語也。」（演繁露卷十一）東京夢華錄，夢梁錄，謂之綏酒，亦音同之誤。嘯之名遍，當由此。嘯義未詳。宋史樂志：「政和二年五月，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逐鼓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哨當如哨笛之哨，然義不可知。宋詞般涉調有哨遍，大曲無聞。催擷衰破，則現存大曲皆有之。中腔踏歌，武林舊事述：「聖節儀，第二盞賜御酒，歌板起中腔，第三盞歌板唱踏歌。」（卷一）夢梁錄所載次序稍異：「第一盞進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腔一遍訖，至再坐第八盞，歌板色長唱踏歌，中間間以百戲雜劇大曲等。」（卷三）愚意嘯哨中腔踏歌，未必爲大曲之一遍。沈氏殆誤以大宴時所奏各樂均爲大曲耳。惟王灼所言，實與現存大曲合，然擷後尙有延遍，虛催後尙有衰遍。宋無名氏草堂詩餘注：「今樂府諸大曲，凡數十解，於擷前則有排遍，擷後則有延遍。」（草堂詩餘卷四東坡水龍吟注）然史浩探蓮延遍，在擷遍前，則次序固無定矣。實催之前，尙有衰遍。董穎薄媚，史浩探蓮皆然。張炎所謂前衰是也。實催後之衰遍，則炎所謂中衰，並煞衰爲三灼記。王平寬衰，亦有三衰，則虛催下必漏衰遍二字。至其名義，亦不可詳。排遍或以非一遍，故謂之排。擷字，字書罕見，唯陳鵠香奩續聞云：「取銅沙鑿於石上擷響。」（卷四）則或取擷擷之義。周密癸亥雜識後集載，德壽宮舞踏五花兒

舞有踏鼓刺擲擊擗掉諸名，則亦舞中之一節。因以名其通者入破，則曲之繁聲處也。（宋上交近事會元卷四）虛催實催，均指催拍言之。故董穎傳謂實催作催拍。袁義亦未詳。劉克莊後村別業賀新郎詞云：「笑煞街坊拍袋。」則套則當就拍言之。排遍又謂之歌頭。水調歌頭，即新水調之排遍也。而大曲之遍數中，有注花十八花十六者。王灼云：「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碧雲漫志卷三）張炎云：「大曲降黃龍花十六常用十六拍。」或不併花拍計之。曾布水調歌頭中有帶花遍，蓋亦用花拍也。大曲雖多至數十遍，亦只分三段，散序爲一段，排遍正調爲一段，入破以下至煞衰爲一段。宋仁宗詔張文定宋景文曰：「自排遍以前，聲音不相侵亂，樂之正也。自入破以後，侵亂矣。至此鄭衝也。」（王彙隨手雜錄）此其證也。

至大曲之源，源若何？大曲之名，雖見於沈約宋書，然趙宋大曲實出於唐大曲。而唐大曲，以伊州涼州諸曲爲始，實皆自邊地來也。釋大昌曰：樂府所傳大曲，惟涼州最先出。會要曰：自晉播遷內地，古樂或分散不存，苻堅滅涼，始得漢魏清商之樂，傳於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於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九部。武后朝猶有六十三曲，如公莫舞、巴渝、巴渝、君子夜等皆是也。後遂說爲梁州。（演繁露卷七）程氏此說，實誤解唐會要，而不知西涼非清樂。涼州又非西涼也。隋書音樂志：「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爲九部清樂，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末舊曲。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爲之，號爲秦漢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是清樂自清樂，西涼自西涼也。西涼自爲樂部總名，而涼州則爲曲名。西涼樂始於呂光，而涼州則唐明皇開元六年西涼州都督郭知運進。（宋上交近事會元卷四）則西涼自西涼，涼州自涼州，亦兩不相涉也。程氏之言，全無是處。若胡渭州伊州，則天寶中西涼節度使蓋嘉運進。（同上）則唐之大曲，其始固出自邊地，唯遍數甚多，與清樂中之大曲同，故名以大曲耳。實與沈約書中之大曲無涉也。此外唐大曲如柘枝，（新唐書西域傳曰：或曰柘支，曰柘析，曰緒時。）突厥三臺，龜茲樂醉潭脫，（宋史樂志文獻通考有醉胡騰殿，疑卽于闐之對音。）尤明示其所自出，餘亦悉借胡樂節奏爲之。姜夔大樂議云：「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

（此說誤也。大食小食亦作大石小石。唐書地理志：「西北渡撥換河中河，距思渾河北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闐境之胡盧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溫肅州。」大石小石當由此二城得名。般涉隋志作般贖，又與大石小石均爲調名。而伊州石州甘州，則曲名，不得混合爲一也。）婆羅門者，胡曲。綠腰凝黃龍（卽降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卽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衮者，皆胡曲耳。」（宋史樂志）此足以知大曲之所自出矣。

大曲皆舞曲也。洪适盤洲集有薄媚舞，降黃龍舞，史浩鄮峯真隱漫錄有採蓮舞諸名。陳氏樂書謂：「優伶常舞大曲，惟一二獨進，但以手袖爲容，躡足爲節。其妙串者，雖風騫鳥旋，不隲其速矣。然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囊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句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催拍歇拍，委制俯仰，變態百出。」（樂書卷一百八十五）歐陽永叔所謂入破舞，腰紅亂旋者是也。然宋時舞曲，不止大曲，凡轉踏之類皆是。轉踏據樂府雅詞所載，祇調笑，九張機二種。然王灼謂世有般涉調拂霓裳，石曼卿取作傳踏。而鄮峯真隱漫錄中之太清舞花舞漁父舞，太清舞用太清歌，花舞用蝶戀花，漁父舞用漁家傲，均疊數曲而成，而無排遍入破之名，此亦轉踏之類。洪适之漁家傲，則有破子，其字數句法與本詞無異。毛滂東堂詞之調笑破子亦然。以其合數曲而成一曲，故曾慥置之於大曲之後。（今雅詞雖載在大曲前，然據憶序則常在後。）史浩徑編於大曲中，其實與大曲無涉。若侯鯖錄之商調蝶戀花，則又諸宮調傳奇（如今之彈詞）之類，並非舞曲矣。

宋志教坊四十六曲，既得證其爲四十大曲之誤，於是大曲之名較然可數，然後知武林高事輟耕錄所載之宋金雜劇院本，其爲大曲者，十得二三焉。又知此種雜劇，與會布之水調歌頭，董穎之薄媚，不甚相遠也。顧大曲動作，均有節度，與戲劇之自由動作，不能相容。而宋時戲劇散見於小說者頗多，皆隨時隨地，漫作諧謔，均與歌曲無涉。然則二者如何合併，又其合併在於何時，此今日所當研究者也。

宋之大曲雜劇，用於春秋聖節三大公。陳陽樂書云：「謫時皇帝四聖節，樂工道詞以述德美，詞畢，再拜，乃合奏大曲，五聖節，琵琶

工升殿，獨奏大曲，曲上引小兒舞伎，閒以雜劇。」（樂書卷一百九十九）是奏大曲與進雜劇，自爲二事。宋史樂志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及宋人文集中樂語次序大略相同。故二者合併，必在以大曲詠故事之後。而以大曲詠故事，見諸記載者，以王子高六么爲始。此曲實始於元豐以前。（朱熹萍洲可談卷一）曾布水調歌頭，與萬守誠四十大曲皆北宋之作也。然其盛行，當在南渡後。洪适盤洲集中之句降黃龍舞，句南呂薄媚舞，其曲詞雖不傳，然就句除詞觀之，不獨詠故事，而抑且搬演之矣。其句詞如左：

句降黃龍舞

伏以戒席接歡，杯澆東西之玉。錦茵喚舞，斂橫十二之金。成駐目於垂螺，將塵壁而曳錦。豈無本事，願吐妍辭。

答

盼流席上，發水調於歌唇。色授裾邊，屬河東之才子。未滿飛鷄之願，已成別鶴之悲。折荷柄而愁樓無窮，刺鮫綃而淚珠難買。因成絕唱，少相清歡。

遣

情隨杯酒滴郎心，不忍重開翡翠衾。封卻軟銷看錦水，水痕不似淚痕深。歌罷舞停，相將好去。

句南呂薄媚舞

羽觴葦布，洽主禮於良辰。翠袖弓彎，奏女妖之豔唱。游絲可信，本事願聞。

答

踏軟塵之陌，傾一見於月窟。會采蘋之洲，迷千嬌於楚夢。且緩用有伐性之戒，而孤獨無傷人之心。既吐豔於幽閑，能齊芳於節婦。果六尺之軀，不庇其伉儷。非三寸之舌，可脫於艱難。尙播遺聲，得應高會。

遣

歌質人心水燻膚。名膏節婦古來無。纖羅不脫西州路，爭得人知是豔孤。歌舞既闌，相將好去。（盤洲集卷七十八）

史浩之劍器舞亦頗故事而敘述甚詳，雖非大曲全通，亦足以資參考也。

劍舞

二舞者對廳立榻上，竹竿子勾念畢，樂部吹劍器曲破，作舞一段了，二舞者同唱霜天曉角。

於於上闕。左右凝霜雪。且向玉墀歡舞。終當有用時節。唱徹人盡說。實此剛不折。內使奸雄落膽，外須遺財裂滅。

樂部唱曲子，作舞劍器曲破一段，二人分立兩邊，別兩人漢裝者出，對坐，桌上設酒果，竹竿子念：

伏以斷蛇大澤，逐鹿中原。佩赤帝之真符，接蒼姬之正統。皇威既振，天命有歸。景勢雖盛於過隴，度德難勝於降虜。鴻門設會，亞父輸謀。徒矜起舞之雄姿，厥有解紛之壯士。想當時之賈勇，激烈飛揚。宜後世之效顰，迴旋宛轉。健鸞奏技，四座騰歡。

樂部唱曲子，舞劍器曲破一段。一人左立者上榻舞，有欲刺右漢裝者之勢。又一人舞進前，賀蔽之舞罷，兩舞者並退，漢裝者亦退，復有兩人唐裝出，對坐，桌上設筆硯紙，舞者一人換婦人裝，立榻上，竹竿子念：

伏以雲鬢簪翡翠，霧縠罩香肌。袖翻紫電以連軒，手握青蛇而的燭。花影下游龍自躍，錦綉上踏鳳來儀。軼態橫生，瑰姿滿起。傾此入神之技，誠為駭目之觀。巴女心驚，燕姬色沮。豈唯張長史草書大進，抑亦杜工部麗句新成。稱妙一時，流芳萬古。宜呈雅態，以洽濃歡。

樂部唱曲子，舞劍器曲破一段，作龍蛇蜿蜒疊衍之勢。兩人唐裝者起，二舞者一男一女對舞，結劍器曲破微，竹竿子念：

項伯有功扶帝業，大娘馳譽滿文場。合茲二妙甚奇特，欲使嘉賓讓一觴。譬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騰龍翔。來如雷震收霹靂，能如江海合晴光。歌舞既終，相將好去。

念了，二舞者出隊。（鄧肇其隱漫錄卷四十六）

大曲與雜劇二者之漸相接近，於此可見。又一曲之中演二故事，東京夢華錄所謂雜劇入場，一場兩段也。惟大曲一定之動作，終不足以表戲劇自由之動作。唯極簡易之劇，始能以大曲演之。故元初純正之戲曲出，不能不改革之也。

王靜安先生年譜

趙萬里

清德宗光緒三年丁丑十月二十九日先生生於浙江海寧州城內雙仁巷之私第。

先生諱國維，初名國楨，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王氏先世籍開封。遠祖東宋靖康中，以總管守太原，城陷死之，贈安化郡王。孫沈，隨高宗南渡，賜第鹽官，遂爲海寧人焉。先生高祖建臣，國學生，貤封朝儀大夫。曾祖溶，國學生。本生什祖瀚，國學生。祖嗣輝，國學生。本生祖嗣旦，國學生。父乃譽，字與言，號尊齋。值赤楊之亂，棄儒而賈，於貿易之暇，攻書畫篆刻及詩古文辭。著游月錄十卷，娛廬詩集二卷。母凌孺人，同邑三里橋凌軸雲先生之六女。凌孺人生子女各一，先生其仲也。

四年戊寅二歲。

五年己卯三歲。

六年庚辰四歲。

九月十四日凌孺人病卒。時先生甫離襁褓，姊蘊玉亦僅年九歲，賴祖姑母范氏及叔祖母提攜撫養，至於成立。

七年辛巳五歲。

八年壬午六歲。

九年癸未七歲。

是歲先生始就傅於鄰塾潘紫貴（綬昌）先生處。

十年甲申八歲。

十一年乙酉九歲。

是歲尊齋公娶同邑葉硯耕先生女爲繼室，時尊齋公年已三十八歲矣。

十二年丙戌十歲。

是歲移家西門內周家兜新屋。

十三年丁亥十一歲。

正月二十六日大父嗣輝公病卒。

是月更從邑人庠生陳壽田先生讀。

憲先生三自序云：「家有書五六篋，除十三經注疏，爲兒時所不喜外，其餘之書，晚自塾師，每泛覽焉。」云云，當是是時事。

是歲尊齋公自江蘇溧陽縣署遊幕歸，居喪不出，夜課先生讀，並自攻金石書畫。

四月弟國華（字健安，後字哲安）生。

十四年戊子十二歲。

十五年己丑十三歲。

十六年庚寅十四歲。

十七年辛卯十五歲。

十八年壬辰十六歲。

六月入州學。

朱逢辰海寧州采芹錄（下）云：「光緒十八年壬辰歲試，爲陳宗師（麻）題爲「季氏寓於周公而求也，七八月之間雨集，

夜歸讀古人書生。」第二十一名王國維（靜庵）。

是歲始讀前四史，兼治駢散文。

自序云：「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乃以幼時所儲蓄之錢，購前四史於杭州，是爲平生讀書之始。時方治舉子業，又以共聞學駢散文，用力不專，略形似而已。」……

十九年癸巳十七歲。

二月赴杭垣，應科試不售。

陳守謙祭文云：「君於學不沾沾於章句，尤不屑就時文繩墨，故癸巳大比，雖相借入闈，不終場而歸，以是知君之無意科名也。」十一月，姊適同邑庠生陳達（汝聰）。

二十年甲午十八歲。

是歲中日開釁，先生始知世有新學。

自序云：「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謂新學者，家貧不能以資供遊學，居恆快快。」……

二十一年己未十九歲。

二十二年丙申二十歲。

十月二十四日，夫人莫氏來歸。夫人爲同邑春富廩莫寅先生孫女，世業商。

二十三年丁酉二十一歲。

三月爲同邑陳枚（汝楨）權家塾。

八月赴杭垣應鄉試，又不售，歸就館於同邑沈（冠英）家。

二十四年戊戌，二十二歲。

是時錢塘汪穉卿舍人（康年）創時務報於上海，邀上虞許默齋孝廉司書記，倩先生爲之代。先生於正月中抵滬就事，所得資甚微。時上虞羅叔言先生（振玉）方創農學社，遂譯東西各國農學書報，以乏譯才，乃以私資設東方學社於新馬路之梅福里。聘日本藤田劍峯（豐八）博士爲教授。五月初，學社開學，先生請於館主，日以午後三小時往學，聽講之外，絕少自修之暇。時同學僅六人，羅先生偶於其同舍生扇頭，讀先生詠史絕句有「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西頭望大秦」之句，乃大異之。月末甄別，先生與嘉興沈听伯（絃）山陰樊少泉（炳清）皆在不及格之列。羅先生爲言於藤田博士，仍許入學。六月，病足歸里，數月而愈。秋後至滬，時務報已停版，羅先生仍使先生治社中庶務，而免其各費，至是乃得專力於學。（參自序及羅先生撰傳。）

雜年詩 雜詩二首（四月見外集卷二）

二十五年己亥，二十三歲。

時學社以人多地隘，乃移製造局前之桂墅里。羅先生任先生爲學監，同學多與之不洽，遂罷職，而致月屢如在職時。是歲先生始從日人田岡佐代治君讀歐文。

自序「是時社中教師，爲日本文學士藤田豐八、田岡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學，余一日見田岡君文集中，有引汗德（Rand）叔本華（Schopenhauer）之哲學者，心甚喜之。顧文字隔膜，自以爲終身無讀二氏之書之日矣。次年而社中兼授數學物理化學及英文。其時擔任數學者，即藤田君。君以文學者而授數學，亦未嘗不自笑也。」……

十月長子潛明（字伯深）生。

是時（戊戌己亥間）龜甲獸骨文字出土於河南安陽縣之小屯。其地在洹水之南，水三面環之，卽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洹水南殷墟上」者也。初出土後，濰縣估人得其數片，售之福山王文敏公（懿榮），一時所出，先後皆歸之。（詳先生所撰最近二三十年

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中)

編年詩 嘉興道中一首 紅豆詞四首 題梅花畫箋一首 題友人三十小象一首 雜感一首(以上見外集卷二)

二十六年庚子二十四歲。

學社因兵事提前畢業，秋間學社遂停。先生畢業後，即返里。後又赴滬，仍主羅先生家。羅先生請譯農報，先生自謂譯才不如沈君昕伯，乃讓沈任之。

是歲先生仍努力治歐文。

自序：「庚子之變，學社解散。蓋余之於東文學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學英文，亦一年有半。時方學第三韻本，乃購第四第五韻本歸里自習之，日盡一二課，必以能解為度，不能者稍置之。」……

是歲，印度政府派遣匈牙利人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 1862—)訪古於我和闐，於尼雅河下流廢址，得魏晉間人所書木簡數十枚等以歸。

二十七年辛丑二十五歲。

羅先生時主武昌農學校，春，招先生與樊君少泉往任譯授。秋，羅先生謝校事，會北亂稍定，羅先生助以貲，使留學日本。先生從藤田博士之介，入東京物理學校肄業。又因博士之勸，擬專修理科，乃以晝習英文，夜至物理學校習數學。(參羅傳及自序。)

二十八年壬寅二十六歲。

二月次子高明(字仲開生)。

先生在校頗以幾何學為苦，夏間病腳氣，羅先生勸之返國。返國後，仍主羅先生家。時盛宣懷為南洋公學監督，設分校於虹口之謙吉里，羅先生被任為校長，先生即為校之執事。暇更從藤田博士習英文，兼為羅先生編譯農學報及教育世界雜誌撰述，乃益富而

先生之治哲學，即自此始。

自序云：「留東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歸國。自是以後，遂爲獨學之時代矣。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復於吾前，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而此時爲余讀書之指導者，亦即藤田君也。」……

是歲丹徒劉澂雲（鷗）選印其所藏殷墟甲骨文文字千餘片行世。助之校印者，爲羅先生。而先生之得見甲骨文文字當自此始。

先生所撰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云：「庚子王文敏公殉難，其所藏皆歸丹徒劉澂雲鷗。鷗雲復命估人蒐之河南，所藏至三四千片。光緒壬寅劉氏選于餘片影印傳世，所謂澂雲藏龜是也。」

二十九年癸卯二十七歲。

羅先生是歲有粵東之行。會通州師範學校欲聘心理學論理學教員，羅先生薦先生往。主其事者欲與訂三年契約，先生商之於羅先生，乃定一年期。

時先生已遍讀社會學心理學論理學哲學諸西書，且以日文譯本參閱，收效遂益宏。是年春又讀汗德之純理批評，繼又改習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

自序云：「一次歲春，始讀翻爾彭（Fairbanks）之社會學，器文（Jevons）之名學，海甫定（Holding）之心理學之半，而所購哲學之書亦至。於是暫輟心理學，而讀巴爾善（Paulsen）之哲學概論，特爾彭（Windelband）之哲學史。當時之讀此等書，固與前日之讀英文讀本無異。幸而已讀日文，則與日文之此類書參照而觀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學概論與哲學史，至次年始得汗德之純理批評，至先天分析論，幾全不可解，更輟不讀，而讀叔本華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書。叔氏之書，思精而筆銳。是歲前後讀二過。次及於其充足理由之原則論，自然中之意志論，及其文集等。」……

案讀解安文集自序，讀汗德叔本華之書均爲本年事。則上所云讀哲學概論等，乃壬寅年事。自序或失之誤記耳。

靜安文集自序「余之研究哲學，始於壬癸之間。癸卯春，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苦其不可解，幾半而輟。嗣是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爲伴侶之時代也。其所尤愜心者，則在叔本華之知識論，即汗德之說，亦得因之而上窺焉。」……

續年文 汗德像贊（八月見教育世界雜誌）

續年詩 書古畫中故紙一首 歸居三首 嘲杜鵑二首 五月十五夜坐雨賦此一首 遊通州湖心亭一首 六月二十七日

宿硤石一首 秋夜即事一首 拚飛一首 重遊狼山寺一首 塵勞一首 來日二首 登狼山支雲塔一首（以上均見外集

卷二）

三十年甲辰二十八歲。

是歲秋，羅先生被任爲蘇州師範學校監督。延先生自滬往蘇，主講心理學、社會學、時藤田博士亦在蘇，先生暇時仍從博士問學，兼攻叔氏書。時出其緒餘，爲文於教育世界雜誌中刊之。

靜安文集自序「去夏（即今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於第四章內已提出絕大之疑問。旋悟叔氏之說，半出於其主觀的氣質，而無關於客觀的知識，此意於叔本華與尼采一文中，始暢發之。」

續年文 就論理學上之二元論 教育偶感四則 論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 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 紅樓

夢評論 釋理 叔本華與尼采（以上均見教育世界雜誌及靜安文集 據余所見教育世界雜誌自七十號甲辰正月起到八

十六號九月止。八十七號以下或有先生文字，俟後增補。）

續年詩 病中即事一首 莫春一首 馮生一首 曉步一首 蠶一首 平生一首 秀州一首 偶成一首 九日遊留園一

首 天寒一首 欲覓一首 出門一首 過石門一首（以上見外集卷二）

三十一年乙巳二十九歲。

三月，三子貞明（字叔固）生。

是歲仍在蘇講學，於汗德哲學復爲第二次之研究，且願於今後數年，專力治之。

自序「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有汗德哲學之批評一篇，爲通汗德哲學之關鍵。至二十九歲，更進而讀汗德之書，則非復前日之空礙矣。嗣是於汗德之純理批評外，爰及其倫理學及美學」……

八月，彙集此數年間所爲文之刊於教育世界雜誌及所爲詩，重刊之，署曰靜安文集。

案靜安文集中各文，均爲先生治泰西哲學、教育學時所作，與其他遺著性質大殊，故未入遺書中刊行，現擬別出印之。至所附古今體詩，今別署曰觀堂丙午以前詩，入外集中印行矣。

是歲先生於治哲學之暇，兼以填詞自遣。先生於詞，獨關意境，由北宋而反之唐五代，深惡近代詞人堆砌纖小之習。先生嘗謂六百年來詞之不振，實由此故。

樊志厚人問詞甲稿序：「讀君所自爲詞，則誠往復幽咽，動搖人心，快而能沈，直而能曲，不屑屑於言詞之末，而名句間出，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旨遠，意決而辭婉，自永叔以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

案此序與乙稿序，均爲先生自撰，而假名於樊君者。先生於自序中，亦謂：「近年嗜好已移於文學，而填詞亦於是時告成功。」又云：「雖所作不及百闕，然自南宋以來，除一二人外，尙未有能及者。」此言也，或以爲自視過高，然細讀先生之詞，有清真之繚密，而去其纖逸，有稼軒後村之閃爍，而去其率直。其意境之高超，三百年間，惟萬年少納蘭容若差可比擬，餘子碌碌，實不足以當先生一二詞也。

冬，返里，友人同邑張君潤漁（光緒）來訪，出其所藏馬湘蘭石小幅，唐寅芍藥畫卷，相與把玩。未幾別去，遂不復相見。（據先生

所撰在他山文集序)

案張君吾邑光宣間收藏家也。所藏書畫金石墨本及鄉先哲遺著至富。後張君卒，其遺書爲估人挾至京師散去。吾邑文獻爲之俄空，先生每念及張君，輒爲之慨然。

編年文 齊叔本華遺傳說後 論近年之學術界 論新學語之輸入 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 論平凡之教育主義（以上見靜安文集當爲前年或是年所作，俟訪得是年教育世界雜誌後，再行勘正。）

編年詩 留園玉蘭花一首 坐致一首 五月二十三夜出閩門驅車至甌渡橋一首 將理歸裝得馬湘蘭畫幅喜而賦此二首（以上見外集卷二）

三十二年丙午三十歲。

羅先生奉學部奏調，春謝蘇校事，攜家北上，先生與之偕，抵京，卽主其家。

三月，集此二年間所填詞刊之，署曰人間詞甲稿。蓋先生詞中「人間」二字數見，遂以名之。

七月，專齋公病卒於家，得年六十歲。先生在京聞耗，亟奔喪歸里。十月，葬專齋公於城北徐步橋之東原。冬十月，邑人推先生爲學務總董，先生卻之不就。（據先生所撰紀言）

是歲先生於汗德哲學爲第三次之研究。

編年文 原命 屈子文學之精神 文學小言十七則 去毒篇 教育小言十則 紀言（以上見教育世界雜誌，但不知是否爲是年所作，容後勘正。）

三十三年丁未三十一歲。

春，羅先生薦先生於袁古榮文恪公（慶）三月北上，命在學部總務司行走，充學部圖書館編輯。

六月，莫夫人嬰病危，先生於十六日抵里門，二十六日莫夫人卒。（年三十四歲）七月，又北上。

十月，弟國華娶婦，先生未返里。

十二月二十日，繼母葉孺人病卒於家。

是歲先生於汗德哲學為第四次之研究。至是乃倦於哲學而轉治文學。因草三十自序一文，於教育世界雜誌刊之。歷述此數年間為學之經過，及其厭於哲學之故。

自序云：「此五六年間，亦非能終日治學問者，其為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者，日少則二三時，多至三四時。其所用以讀書者日多，不逾四時，少不過二時。過此以往，則精神渙散，非與友朋談論，則涉獵雜書。惟此二三時之讀書，則非有大故，不稍間斷也……」

又云：「至今年於汗德哲學從事第四次之研究，則窒礙更少，而覺其窒礙之處，大抵其說之不可恃者也。此則當日志學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者也……」

又云：「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愛。余知其理，而余又愛其誤謬偉大之形而上學，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此吾人所嗜嗜也。然求可信者，則事在知識論上之實證論，倫理學上之快樂論，與美學上之經驗論。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也。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又云：「以余之力，加之以學問，以研究哲學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為哲學家不能，為哲學史家則又不願，此亦疲於哲學之一原因也。」

十月中，又蒐集此一年間所填詞為人問詞乙稿，入教育世界雜誌中刊之。

案先生時新喪親，故其詞益蒼涼激越，過此以往，又轉治宋元明通俗文學，其致力於詞者，亦僅此數載耳。

是歲英人斯坦因博士第二次訪古於我敦煌塞上及新疆羅布泊附近，得兩漢人所書木簡數十枚以歸。斯氏及法國伯希和教授又於敦煌千佛洞道觀壁中先後購去六朝及隋唐人所寫卷子本及古梵文波斯文回鶻文等書各數千卷以歸。伯氏所得，攜之過京，羣先生與吳縣蔣伯斧（斧）武進董經（康）及先生均往假觀，并擇其尤者錄之。先生之藏伯氏自此始。

案此二事均於先生後此所撰中國二三十年新發見之學問及羣先生所撰莫高窟石室秘錄中詳之，茲不贅。

編年文 教育小言十三則 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 人間嗜好之研究 論小學校唱歌之材料 自序 教育小言十則 齊寧氏湯生英譯中庸後（此文後又刊入熱河雜誌，以上均見教育世界雜誌）

三十四年戊申三十二歲。

去冬歲暮，始得業儒人病沒之耗，亟奔喪歸里。於正月初二日到家。時三子貞明尚幼，此二年來屢遭大故，戚族咸勸先生繼娶以支門戶。先生未泯，岳母莫太夫人亦以此說進，婚事遂定。是月二十九日，繼室潘夫人來歸。夫人爲同邑潘鹿鳴（祖彝）茂才女，世業儒。

三月，攜眷抵京，賃宅於宣武門內新簾子胡同。

六月，據花間尊前諸集及歷代詩餘全唐詩等書，輯唐五代二十家詞成。

八月，草曲錄初稿成。

三十自序云：「余所以有志於戲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莫若戲曲。元之雜劇，明之傳奇，存於今日者，尚以百數。其中之文字，雖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結構，雖欲不謂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國朝之作者，雖略有進步，然比諸西洋之名劇，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計，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獨志乎是也。」

案先生以宋之官本雜劇，金之院本，元明之雜劇傳奇，其名不見於史志，其源流變遷，又不盡可尋，而士大夫談藝，輒鄙之若遺，

焦里堂黃文暘之書，當時已若存若亡，因思有以整理之。整理之方，其道凡二：一則由元明而上溯宋金以求其闡變演化之迹，於是有戲曲考源宋大曲考及曲調源流考之作。一則就各家書目所載及有傳本者，錄其名目，並作者爵里爲一編，以便稽考，於是有曲錄之輯，而曲錄一書，尤爲重要，故是時初稿即已寫成。

編年文、跋詞林萬選（七月，見別集初編）、初稿本曲錄序（八月之望）、曲品傳奇曲跋（多月，以上見別集補遺）、跋王周上詞（見別集初編）、古代名家畫冊跋（十月，見集外文）。

宣統元年己酉三十三歲。

閏二月，以鮑刻蛻巖詞校所藏舊抄本，並爲之跋。

三月，過錄樊榭老人手抄宋元四家詞，陳克赤城詞卽其一也。是月又校南唐二主詞爲校記，並輯補遺。

五月，見閩縣集申齋閩詞鈔中所載劉後邨詞三十首，爲汲古閣本後邨別調所未載，乃自閩縣陳氏（壽祺）所錄天一閣本後邨大全集中鈔出，因重錄一本。時羅先生爲番禺沈太侔（宗崎）校刻晨風閣叢書，因以先生所輯之後邨詞，及所校南唐二主詞次第刊之。

是月修訂曲錄，定爲六卷。而戲曲考源之成，亦在此時，均入晨風閣叢書中刊之。是月，長女明珠生。

秋八月，伯希和教授寄敦煌所出古寫卷子本至。羅先生等乃有敦煌石室遺書之輯，計慧超往五天竺傳沙州圖經等十餘種，武進黃經刊之，助之校理者，亦以先生之力爲多。

冬十月，宋大曲考及優語錄曲調源流表寫成。曲調源流表，今不可得見。宋大曲考優語錄戲曲考源及同時所作錄曲餘談四種，均寄鄧秋枚（實）於海上，入國粹學報刊之。

案先生以元之雜劇，其源卽出於唐宋大曲，因於各史樂志及宋人詞集鈎稽之，尙可得其一二，於是有宋大曲考之作。先生又以優人誦語，大都出於演劇之際，而戲劇之源與變遷之跡，均可由此推尋，於是有優語錄之輯。曲源流表，則考各宮調曲調之源於樂府及詩餘者，列表爲之，而後此之宋元戲曲史，其材料亦大都於此時搜輯成之矣。

十一月，藤田博士寄英倫地學協會雜誌至，中有斯坦因氏游歷中亞細亞演說，記敦煌得書，並考西域水道至詳。先生譯其文入敦煌石室遺書附錄中刊之。

是歲羅先生介先生與膠州柯鳳孫（紹恣）舉士，及江陰繆蕪風（荃孫）京卿相見，遂定交。柯舉士治元史，又善詩，繆先生精日餽學，時任京師圖書館總監。

案是時貴池劉聚卿（世珩）仁和吳耘存（昌毅）亦常與先生往返論學。二君好聚書，時有資異聞於先生，先生之草曲錄，二君亦與有力焉。

是歲，學部考試留學生，先生爲閱試卷。時羅先生任京師大學農科監督，因薦先生爲文科教授，總監劉廷琛卻之，遂罷議。先生之官京曹也，每日晡出署，或往羅先生處假書，或往廠肆游覽。此數年間，收得善本書凡十餘種，如宣德本周憲王雜劇，正德本唐六典，嘉靖本雍熙樂府（此爲光緒戊申年所得），萬曆本花草粹編，及盛明雜劇元曲選等，今董刻之盛明雜劇初集，卽假自先生者也。

續年文 跋曲品（正月） 跋蛻巖詞（閏二月） 跋赤城詞（三月，以上均見別集初編） 校補南唐二主詞跋（三月，見別集後編） 跋鷓鴣詞（四月，見別集初編） 曲錄序（五月，見別集補遺） 跋吳起敬奏掛帥印雜劇（五月） 跋雍熙樂府（十月，以上均見別集初編）

二年庚戌三十四歲。

正月，長女明珠殤。

二月，將臧刻元曲選全書細讀一過，並以雍熙樂府勘之，不能偏也。

八月，考定舊抄本續墨客揮犀非彭乘所撰，并條舉其所自出各書，計出夢溪筆談者四十九則，出冷齋夜話者十七則，餘與張文虎所考者同。

九月，撰人間詞話成。

案先生之論詞，獨標出意境二字，此旨於前此所撰文學小言及人間詞甲乙稿序中已言之。至是始暢發其旨，得六十四則，成詞話一卷。

十一月，草清真先生遺事一卷成。古劇腳色考，亦屬草於此時。明年春，羅先生創辦國學叢刊，卽以此二書刊入之。

十二月，四子紀明（字季耿）生。

是歲先生兼充名詞館協修。

編年文 跋元曲選（二月，見別集初編） 續墨客揮犀跋（八月，此文原爲庚辛之間讀書記之一，後入永觀堂海內外雜文。）

（附）鷓鴣天除夕和吳伯宛舍人（此詞入茗華詞）

三年辛亥，三十五歲。

先是先生曾假武進戴氏所藏元翻乾道本夢溪筆談校稗海本。是年正月，始得馬元綱本，以董本證之，均合。復以商本校於馬本上，原刻誤字及分段歧誤者，均附正之。宋本異同，並記眉上，至上燈節校畢。

是月二十六日，假荊州田氏藏宋嘉定贛州刻本容齋隨筆續筆校掃葉山房重刻馬元綱本，凡四日而工畢。繆荃孫復取宋本重勘，亦校得數十字。宋本乃田氏自日本購歸，僅至二筆。二月，又假羅氏唐風樓所藏明活字仿宋本校三筆四筆及五筆，至初八日校畢。

後又臨繆氏校內閣大庫藏宋刻本，僅四筆前五卷，亦非前本也。

二月，以日本享保甲辰近衛公爵家熙所校大唐六典校所藏正德本。家熙本所引各書，輒復檢原書重加改正。中患目疾，時作時輒，至三月二十九日校畢。

春日撰隋唐兵符圖錄附說成。

案先生之治古器物學自此始。後丁巳年重訂此文，爲隋虎符跋，僞周二虎符跋入海內外雜文中刊之。

八月，見宏治乙卯華容徐瑤刻本夢溪筆談，亦從乾道本出行款不同而平闕仍舊，乃稗海本祖本，即移校於馮元綱本上。

是月，武昌民軍告警，羅先生與先生約留京師。九月，日本京都大學諸教授函請羅先生至京都避地，初尙猶豫，繼以國事日非，乃於十月中攜眷東渡，先生亦攜眷與之偕。抵日，寓京都田中村，與羅先生同居。而羅先生之國學叢刻，至是遂輟刊。

續年文 國學叢刻序（正月，見別集補遺）。太公家教跋（六月，此爲庚辛之間讀書記之一，後寫入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大唐六典跋（見庚申之間讀書記）。

（附）增入宋儒議論杜氏通典跋 巖下放言跋 誠齋揮犀錄跋 清異錄跋 片玉詞跋 桂翁詞跋 花間集跋 尊前集

跋 草堂詩餘跋 宋舊宮人詩詞跋（此與海內外雜文所收者不同） 董西廂跋 鄭光祖王粲登樓雜劇跋 元人隔江關

智雜劇跋 雍熙樂府跋 盛明雜劇跋

案上列十五跋，均收入庚辛之間讀書記，不知爲何年所作，姑附於此，俟考。

壬子三十六歲。

是時羅先生家，人多地仄，先生乃移居鄰屋，輒以書翰與羅先生往返論學。時羅先生藏書寄存京都大學，先生日往整理，因與彼邦諸文學教授相稔，而藤田博士又先生舊友也。

先生東渡後始棄前所治諸學而專習經史小學。日有常課，學力乃駸駸日進。而簡牘檢畧考，即屬草於此時。

羅先生撰傳云：「初公治古文辭，自以所學根柢未深，讀江子屏國朝漢學師承記，欲於此求修學塗徑。予聞江氏說多偏駁，國朝學術實導源於顧亭林處士，厥後作者輩出，而造詣最精者，爲戴氏震、程氏易、臧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郵二王，因以諸家書附之。公繼加瀏覽，然方治東西洋學術，未遑專力於此……公既居海東，乃盡棄所學，而渡嶺往歲于所贈諸家之書……」
二月作頤和園詞，羅先生見而激賞之，爲手寫付石印。其後又改訂數處，而以夏秋間所作送狩野博士遊歐洲及蜀道雜二首附錄於頤和園詞後，署名「壬子三詩」。

案先生之詩，初與放翁體格略近。先生題友人小象詩有云：「差喜平生同一癖，肯深愛爾劍南詩。」蓋自道也。至是乃好唐音。先生嘗謂余所作，惟頤和園詞蜀道雜及隆裕皇太后挽歌辭，差可自喜。先生又嘗評柯鳳蓀學士夢園詩鈔云：「義山而後，學杜者惟後山，二千年後乃得夢園。」推崇可謂備至。又於沈乙齋先生詩，亦必手自鈔錄，而尤愛爾其秋懷及陶然亭二詩，無事時輒飄咏不已。此二老外，其他則少所許可矣。

九月朔日簡牘檢畧考始寫定，蓋至此已四易稿矣。此文日本鈴木博士（虎雄）譯爲日文，登諸是年藝文雜誌者，乃未改定之本。本年夏間復增補若干則，遂得寫定。歲暮聞法國沙晚教授方研究斯坦因所得古簡牘，因復寫一本寄之。

十月將歷年研究所得宋元戲曲諸史料，以三月之力寫爲十六章，署曰宋元戲曲史。自是以後遂不復談斯藝矣。
十二月羅先生編印其歷年所蒐得甲骨文爲殷虛書契八卷成。

編年文 跋雙溪詩餘（夏日入別集初編） 此君軒記（九月爲川江國次郎作） 墨妙亭記（九月爲久野元吉作） 二田畫頤記（十月爲隅田吉衛作，上三文均入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宋元戲曲史序（冬日）

雜年詩 頤和園詞一首 讀史二首 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歐洲一首 蜀道雜一首 觀紅葉一首 歲除即事（以上均入壬

癸丑二十七歲。

是歲圈點三禮，細讀一過，並時作疏記。自二月初九日起，至三月十八日，讀周禮注疏。先生自跋注疏本後云：「此時注意於疏，而於經注反覺茫然。」自四月二十一日起，至六月九日，讀儀禮注疏，日盡一卷，中二日盡二卷，幸無間讀。又自八月十一日起至十月十二日，讀禮記注疏，並跋其後云：「神速此疏，除大典制尚存魏晉六朝古說外，可取殊少，其敷衍經旨處，乃類高頭講章，令人生厭，不及賈氏二禮疏遠甚，若去其蕪穢，存其菁英，亦經義得失之林也。」

先生讀三禮時，又圈讀段茂堂說文解字注一過。自二月二十七日起，至三月十二日，畢第三篇。時因作明堂殿廟通考，中斷四十餘日。四月二十六日起至五月下旬，又畢第七卷及第十五卷。七卷以下，瀏覽一過，不復圈校，蓋當時又治他業故也。

二月二十九日清明，與家人游真如堂，循東麓，下至安樂寺，時櫻花初放。

三月三日上巳，京都大學諸教授及羅先生等，各以所藏右軍蘭亭帖佳本展覽，先生亦與焉，且以詩記其事。

八月，羅先生出所藏齊魯封泥墨本，倩先生排比之，成齊魯封泥集存一卷。

九月，羅先生影印鳴沙石室古佚書十八種成。

冬，草布帛通考後更名曰釋幣，凡二卷，於古今布帛之制及尺度之長短，考證至詳。

十一月，次女東明生。

是歲，日人一宮主盛京時報社，邀先生作割記刊日報中，月致束脩三十元，且有時不至，遂解約。東山雜記兩篇，軒隨筆即作於是時。冬日，法人沙畹教授，寄其所撰斯坦因所得之漢晉木簡文字考釋未印成本至，其中頗有不愜意處，羅先生與先生乃發憤重行分類考訂，其小學方技書及簡牘遺文均羅先生任之，其關於屯戍諸簡，則由先生任之，蓋以先生熟於兩漢史事故也。

編年文 明堂疑廟考（三月，見雪堂叢刻及觀堂集林。） 唐寫本春秋後語背記跋（五月） 唐寫本免國策府殘卷跋（七月）

齊魯封泥集存序（八月，以上三文均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碑本琵琶記序（夏月，見集外文。） 雜劇十段錦跋（八

月，見別集補遺。） 書齊魯封泥集存後（此文作於印成之後，故不及刊入本書中。） 書書宮人詩詞湖山類稿水雲集後 陽

陵虎符跋（上三文均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秦郡考 漢郡考（此二文，初刊入雪堂叢刻，總名秦漢郡考，後入觀堂集

林。） 唐二藏取經詩話跋（見別集補遺。此文乃本年所作，見先生手書癸丑文錄中，別集及時話零末均作乙卯春，非是。）

編年詩 詠史五首 昔游六首 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一首 上巳日京都蘭亭會詩一首（初與上年所作詩合刊爲壬癸集，入

雪堂叢刻，後收入觀堂集林。）

甲寅三十八歲

正月，屯戍遺殘考釋草稿已具，合羅先生所探考釋，次第校錄，至四月寫畢。羅先生即據先生手寫本付石印，署名流沙墜簡。先生復

爲序以考本簡出土之地，文長數萬字，實爲近代研究西陲古地理第一篇文字。

二月，始得讀斯坦因紀行之書，乃知沙氏書中每簡首所加符號，皆記其出土之地，其次自西而東，自數一數二至數三十四，思復加

入考釋中，而寫定已過半，乃爲圖一表，列烽燧之次及其所出諸簡附於書後，并舉其要於後序中。

三月，復考釋和闐尼雅河下流所出各簡，爲補遺一卷，印於流沙墜簡後。

是年春，羅先生又擬編印國學叢刻，月出一冊，請先生任編纂。於是先生海外著述，悉於此叢刊中刊之。

五月，撰宋代金文著錄表成。

宋代金文著錄表自序「……今錯綜諸書，列爲一表，器以類聚，名從主人，其有異同，分條於下，諸書所錄古器之有文字者，皆具

於是。惟博古所圖錢鏡，唯堂所集古印，較近世所出，版數至夥，姑闕焉，以供省覽之便云爾。」……

五月，草國朝金文著錄表，至七月成書，凡六卷。

國朝金文著錄表自序：……東渡後，時從參事問古文字之學，因得盡閱所藏拓本。參事屬分別有已著錄者與未著錄者，將以次編類印行。又屬通諸家之書，列爲一表，自甲寅孟夏訖於仲秋，經涉五月，乃始畢事。書成，都六卷。長夏酷暑，原本堆案，或一器而數名，或一文而數器，其間比勘一器，往往檢書至十餘種，閱拓本至若干冊，窮日之力，不過盡數十器而已。既具稿，復質之參事，略加檢定。……

六月，請潘文勤公攀古樓彝器款識，於齊鍾於彝均有考釋，並爲文跋其後。

跋云：此書萃各名士之說爲之，而可采者殊無一二。其中周孟伯說，尤爲紕繆。張文襄說，翼戴二字，差強人意，然非說金文，乃說諡法耳。

九月，爲羅先生校寫歷代符牌圖錄、蓋里遺珍、四朝鈔幣圖錄等書，序目或所附考釋，付石印。

十二月，羅先生撰殷契考釋成，其中頗采先生之說，先生爲之校寫，並爲序跋各一以弁之。

編年文：流沙墜簡序（正月） 又後序（三月） 國學叢刻序（五月） 宋代金文著錄表序（五月） 國朝金文著錄

表序（八月） 殷虛書契考釋序（十二月） 又後序（十二月，以上均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邱開考（見海內外

雜文，今人別集後編）

乙卯二十九歲

正月三日至十二日，寫殷虛書契一二兩卷釋文竟。

二月初旬，攜眷返國掃墓。是月下旬，羅先生亦返國，相約爲魯衛之游。先生以病目不果行，乃留滬。

三月，偕長子潛明與羅先生同返海東，即主羅先生家眷，則仍留海寧。

釋先生在滬，介先生與嘉興沈乙齋尙書相見，談藝至洽，遂定交。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自序「甲寅歲莫，余僑居日本，爲上虞羅叔言參事，作殷虛書契考釋後序，略述三百年來小學盛衰。嘉興沈子培方伯見之，以爲可與言古音韻之學也。然余於此學，殊無所得。惟竊怪自來治古音者，詳於疊韻，而忽於雙聲。夫三十六字母，乃唐宋間之字母，不足以律古音。韻二百六部，乃隋唐間之韻，不足以律古韻。乃近世言韻者，十數家，而言古字母者，除嘉定錢氏論古無輕唇舌上二音，番禺陳氏考定廣韻四十字母，此外無聞焉。因思由陸氏釋文，上溯諸徐邈李軌呂忱孫炎以求魏晉間之字母，更溯諸漢人讀爲讀若之字，與經典異文，以求兩漢之字母，更溯諸經傳之轉注假借，與篆文古文之形聲，以爲如此，則三代之字母，雖不可確知，庶可得而擬議也。然後類古字之同聲同義者，以爲一書，古音之學，至是乃始完具。乙卯春，歸國屢募，購方伯於上海，以此願質之。方伯莞然曰：「君爲學，乃善自命題，何不多命數題，爲我輩遺日之資乎？」因相視大笑。余又請業曰：「近儒皆言古韻明而後詰訓明，然古人假借轉注多取諸雙聲。段王二君，雖各自定古音部目，然其言詰訓也，亦往往舍其所謂韻而用雙聲，其以疊韻說詰訓者，往往扞格不得通。然則請古韻明而後詰訓明，毋寧謂古雙聲明而後詰訓明歟？」方伯曰：「豈直如君言，古人轉注假借，雖謂之全用雙聲可也。雙聲或同韻，或不同韻，古字之互相假借轉注者，有同聲而不同韻者矣，未有同韻而不同聲者也。君不讀劉成國釋名乎？每字必以其雙聲釋之，其非雙聲者，大抵訛字也。」余因舉首章「天顯也」三字以質之。方伯曰：「顯與濕俱從絲聲，濕讀它合反，則顯亦當讀舌音，故成國曰：以舌腹言之。」余大驚，且自喜其僥而中也是。歲復赴日本，長夏無事，稍就陸氏釋文以反切之第一字部分諸字，及五六卷而中輟。」

案此爲先生初謁沈先生時所請業者。丙辰返滬後，又以書詢沈先生古字母之學。沈先生復書云：「字母古學，自唐以後，陳氏切韻考已得會通。第六朝與隋唐，似不能絕無異同。兩漢與隋唐，則顯有異同。凡在後世爲類隔者，在前世皆音和也。釋名純是雙聲，且爲音和之雙聲，昔嘗以此證漢與隋唐同異，未易可言。然循此以往，亦非必無可言者。」云云。此書與先生撰爾雅草木

龜魚鳥獸釋例及攻究古字母學有關，故附見之於此。

七月，補正流沙隱齋考釋凡三十餘處，重陽日讀漢書功臣侯表至續相如使西域事，因訂正前所釋屯戍遺殘考釋裏給頤第一節之誤，至爲愉快。

是歲春，先生撰洛誥箋一篇，印入國學叢刊。日人林泰輔博士讀而善之，惟於先生據甲骨文以釋王賓殺禮之說，頗不謂然，作讀國學叢刊一篇，指其瑕，登刊於東亞研究雜誌中。先生以書詳答之，博士復就先生之書，有所遺，先生乃有第二書之答，此十月十二月間事也。後先生以此事關於殷周禮制至鉅，有非可以疑文虛說，及一二人私見定者，故於翌年四月將往返各書彙之爲讀禮權一卷，列入學術雜誌中，以待海內賢達論定焉。

十二月十九日，日人富岡鐵齋（百鍊）噴野秋浩（惟秋）及內藤湖南、狩野子溫諸先生，假座圓山春雲樓，各出所藏蘇東坡墨跡或青絲陳列，以供衆覽，蓋是日爲東坡誕辰，先生及羅先生均與焉。

先生之赴海東也，羅先生既爲別賃居，仍致月餼而助之。至是時，海東百物騰貴，日常費用，漸覺不裕，而羅先生以歷年印書，所費甚鉅，先生甚不願有累於羅先生，欲先返國。會吾鄉鄒景叔（安）大令爲海上西人哈伺君致書邀先生任學術雜誌編輯之職，乃決於次年返國，而羅先生之國學叢刊，至是遂報刊。

編年文 洛誥箋（正月） 鬼方昆夷獯豸考（初名古代外族考，二月初脫稿，見雪堂叢刊及觀堂集林） 不期敦銘考釋（三月，見雪堂叢刊，今收入古金文考釋五種中） 三代地理小記（四月，見雪堂叢刊，後又別出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說商說亳，說耿，說般，秦都邑考等六篇，入觀堂集林，鬼方昆夷獯豸字音之變一則，移入鬼方獯豸考中，有他三則，今錄入別集補遺） 古胡服考（七月初名袴褶服考，見雪堂叢刊及觀堂集林） 古禮器禮說（九月，見雪堂叢刊，後別出說樂，說觥，說俎，上下六篇，入觀堂集林） 元刊雜劇三十種錄（九月初吉，見別集後編） 答林泰輔博士論洛誥書（十月，見讀禮權，及觀堂集林） 生新死

續考（十一月，見雪堂叢刻及觀堂集林。）再與林博士論洛誥書（十二月，見禘禮推及觀堂集林。）宜和博古圖跋（見海內外雜文，內寅冬又增訂入觀堂集林。）浙江考 漢會稽東部都尉治所考 後漢會稽郡東部侯官考（上三篇均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總年詩 游仙二首（季冬見觀堂集林）

丙辰，四十歲。

元日，羅先生出所藏郭河陽寒山行旅黃子久江山幽興王叔明柳橋漁唱圖卷，相與賞玩。

正月初二日，收拾行裝，偕長子潛明登車赴神戶，狩野子溫（直喜）博士及羅先生等均來送行。初三日，乘筑前丸赴滬。於舟中作一書致羅先生，論石鼓款字，并舉說文一字兩聲者共得三字。初七日抵滬，寓樊少泉君家，後即遷住英界大通路吳興里。即就哈氏學術雜誌編輯之職。主其事者，分藝術學術二種出版物，鄒君任藝術編輯，學術方面，則先生任之。

案先生在京師四載餘，此四年中，先生自云，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客中無書籍，金石學本等，取諸羅氏大雲書庫。至滬後，則借書甚難，海上藏書，推華陽王雪澄方伯（秉恩）為巨擘，然王氏篤老，又未便多煩。故臨行時，於海東書肆，購得太平御覽戴氏遺書等書，羅先生又貽以複本書如千種。先生亦以所藏詞曲諸善本書報之，蓋兼以答此數年之厚惠也。

正月，錄說文籀文撰史籀篇疏證成。繼草周書顧命禮徵，至二月始寫成。

周書顧命禮徵自序：周書顧命一篇，記成王沒，康王即位之事。其時當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之後，周室極盛之時。其事為天子登遐，嗣王繼體之大事。其君則以聖繼聖，其公卿猶多文武之舊臣，其冊命之禮，質而重文，而不失其情。史官紀之為顧命一篇。古詩經既佚，後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大典者，惟此篇而已。顧年代久遠，其禮絕無他經可證。書今文家說是篇者，略見於白虎通及吳

志虞翻傳注所引翻別傳，而殊無理致。古文家如馬融鄭玄，雖禮學大師，其注是篇，亦多遺失。虞翻所奏鄭注尚書遺失三事，是篇居其二。翻所難固無當，然鄭以册命之禮，行於殯所，祭略之事，謂爲對神，其失遠在仲翔所舉二事之上。作僞孔傳者，亦從其說。有周一代鉅典，習聞而非章者，二千有餘年矣，今以森器册命之制與禮經之例銓釋之，其中儀文節目，遂鞏然可解。世之君子，弗以易古注爲責，則幸矣。」

二月十八日，眷屬自海寧來滬。

是月，將歷年所補釋流沙墜簡各條寫定爲補正一卷。繼又撰史籍篇疏證序錄，於史篇之時代與史籍之爲人名與否，均有致疑。正月中，繆藝風先生與先生談及江有誥音學書，沈乙盦先生處有之。因於沈先生處假歸讀之，乃成書壬子重刊本。其所刊者爲詩經韻讀羣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唐韻四聲正諸聲表入聲表等韻叢說隸書糾纏凡九種。先生卽以其鈔錄及諸聲表入聲表唐韻四聲正先後列入學術雜誌。未幾，卽得兩原刊本於滬上書肆。先生自留其一，以其他寄贈羅先生。先生往聞王雪澄方伯訪此書數十年不能得，今一旦遷得二本，亦奇緣也。

自正月至二月底作日記，中無間斷，至三月初中輟。

四月初二日臨沈乙庵先生校吳縣曹氏舊藏殘宋本水經注卷三十九之半及卷四十。沈先生校本於嘉靖黃省會本上，先生則移錄於趙氏水經注釋內，蓋時尙未蓄朱王孫箋本也。

是月撰毛公鼎考釋成。

毛公鼎考釋自序「……自周初訖今，垂三千年，其訖秦漢，亦且千年，此千年中文字之變化，脈絡不盡可尋，故古器文字有不可盡識者，勢也。古代文字，假借至多，自周至漢音亦屢變，假借之字，不能一一求其本字，故古器文義有不可強通者，亦勢也。自來釋古器者，欲求無一字之不識，無一義之不通，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謂其字之不可識，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

亦非也。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變焉。然後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後之君子，亦庶乎其近之矣。孫吳諸家之釋此器，亦大都本此方法，惟用之有疎密，故得失亦準之。今爲此釋，於前人之是者，證之，未備者補之，其有所疑，則姑闕焉。雖於諸家外所得無多，然可知古代文字自有其可識者與可通者，亦有其不可識與不可通者，而非如世俗之所云也。」

案此序可見先生爲學之方法及其態度，故備錄之。

自三月起，草魏石經考，由漢石經之經數石數，以考魏石經之經數石數。又詳釋黃縣丁氏所藏魏石經殘石，及洪氏隸釋所載各殘石文字中，以撰樂詩考略間斷若干時，至八月中始具稿。然頗怪漢石經諸經全用今文，而魏時全用古文，因思官學今古文之代謝，實以三國爲樞紐。乃考自漢以來諸經立學之沿革，爲漢魏博士考，已具大略。念前人究此者，有胡秉虔之西京博士考，張金吾之西漢五經博士考，客中乏書，未之見也。八月於坊肆始得張金吾書，其書採取雖博，而苦無鑿據。繼又假得胡氏書於續彙海珠廬中，其書至不知博士與博士弟子之別。至是，乃寫定己所考定者，得書三卷。上卷考博士之沿革，中下兩卷刺取諸書博士之名，彙考之，並訂正張胡書中誤處，爲跋錄於後。

九月撰周書顧命後考成。

周書顧命後考自序：「丙辰春二月，余草周書顧命考一篇，據禮經通例，及彝器所載册命制度，以大保承介圭由阼階墜，爲攝成王，以乃受同珪一節，爲康王受獻事；以大保受同降璽一節，爲大保自酢事，以正鄭注（尙書正義引）及孔傳之誤。自謂得此解，則顧命一篇文字，與其儀制，怡然理順矣。若如鄭注，則受册之禮，行於殯所，祭咤之事，所以對神，君臣吉服拜起尸柩之側，獻酢同

事分於二人之手，凡此數者，無一與禮意相合。鄭君禮學大師，豈宜不見及此。爾雅通典（卷七十）魏尚書所奏王侯在喪饋餼，引鄭君又一說，則與正義所引鄭注大異，而與余說正合。通典此條，當出魏書勸導，或六朝人所集禮論，論鈔諸書。其後又載王肅駁議，是與鄭說相發明，而自宋王深寧及近世江良庭王鳳喈孫伯淵諸家輯尚書鄭注者，全不及此。故取而錄釋之，不獨爲古人表微，亦深喜余前說之非無根據也。重陽前一日。

是月於書肆，得明本孔子家語，審之乃嘉靖復宋本，因以汲古閣本勘之。至卷三以下，無甚懸絕。卷一則汲古本注文，較嘉靖本爲多。先生云：「注文蓋出明人增加，不盡出王肅也。」

十月，撰漢代古文考成。

案漢代古文考凡九篇，其論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近時學者尙有疑其說者。後先生又闡發其旨於桐鄉徐氏印譜序中。

十一月撰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成。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自序：「……丙辰春，復來上海，寓所距方伯處頗近，暇輒詣方伯談。一日，方伯語余曰：「據徐郝氏爾雅義疏於詁音訓三篇，皆以聲音通之，善矣。然草木蟲魚鳥獸諸篇，以聲爲義者甚多，昔人於此，似未能觀其會通，若虛爲部分條理之乎？」又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學，由許氏說文以上溯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輩不獲見也。音原之學，自漢魏以溯諸羣經爾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輩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則知文字之孰爲本義，孰爲引申，假借之義，蓋難言之。即以爾雅權輿二字，釋點之權輿，始也。釋草之權黃華，釋木之權黃英，其義亦與此相關。故謂權輿，強黃之引伸可也。謂權黃強輿，即用權輿之義以名之，可也。謂此五者同出於一不可知之音原，而皆非其本義，亦無不可也。要之欲得本義，非綜合其後起諸義不可。而亦有可得，有不可得，此事之無可如何也。余或是言，乃思爲爾雅聲類以觀其會通，然部分之法，輒不得其衷。蓋但以喉牙齒舌唇分類，則

合於爾雅之義例，而同義之字，聲音之關係，讀之若不甚顯，若以字母分之，聲音之關係，顯矣。然古之字母有幾，又某字當屬何母，非由魏晉六朝之反切，以溯諸漢人讀爲讀若之字，及諸經傳之異文，篆文古文之形聲無由得之。即令假定古音爲若干母，或即用休寧戴氏古二十字母之說，以部分爾雅，則又破爾雅之義例。蓋古字之假借轉注，恆出入於同音諸母中，又疑泥來日明諸母字亦互相出入，若此者，爾雅既類而釋之，今欲類之，而反分之，顛倒執甚，因悟此事之不易。乃略推方伯之說，爲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一篇，既以釋例名，遂併其例之無關音聲者，亦並釋之。……

是時鄒叔叔大令所編之藝術叢編，苦乏材料，而羅先生所著書之未印行者，尙不在少，因寄先生於叢編中刊之。計是年所印成者，有殷墟書契後編二卷，古器物範圍錄三卷，金泥石屑二卷，殷虛古器物圖錄二卷，古明器圖錄三卷，等五種。

冬，得孫仲容（貽讓）比部契文舉例稿本於滬肆。因寄羅先生，印於古石齋叢書中。先生云：「此書雖謬誤居十之八九，然纂略推論，不得不推此矣。」

十二月，爲羅先生所招，乘輪赴日，寓羅先生家，即在海東度歲。

編年文 學術叢刊序（代作，正月，見廣倉學窘叢書第一册） 周書顧命考（二月初名周書顧命禮敬） 史籀篇疏證序錄（三

月，上二篇見廣倉學窘叢書及觀堂集林） 流沙墜簡考釋補正序（二月） 大元馬政記跋（三月，上二篇見別集後編） 釋

史（三月，先生初爲書作冊詩尹氏說，後成此文，見觀堂集林） 毛公鼎考釋並序（四月，見廣倉學窘叢書及古金文考釋）

秘書監志跋（五月，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釋樂次 周大武樂章考 說勺舞象舞 說周頌 說商頌上 說商頌下

漢以後所傳周樂考（上七篇均三月至五月作，即廣倉學窘叢書中之樂詩考略，後重訂入觀堂集林） 魏石經考（八月，見

廣倉學窘叢書，其首卷後重訂入觀堂集林） 周書顧命後考（九月，見廣倉學窘叢書及觀堂集林） 書續漢胡氏西京博士

考昭文張氏兩漢博士考後（九月，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隋志跋（九月，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臨村校詞圖

序（秋日，爲朱祖謀侍郎作，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戰國時兼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史記所謂古文說 漢書所謂古文說 說文所謂古文說 說文今序彖文合以古籀說 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 漢時古文諸經有轉寫本說 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科斗文字說（十月上九篇，即廣倉學窘書之漢代古文考，後均入觀堂集林。）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序（十一月，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倉頡篇殘簡跋（□月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周開國年表（見別集補遺。） 編年詩 和巽齋老人伏日雜詩四首 再酬巽齋老人一首（均見觀堂集林） 題沈乙齋方伯所藏趙千里畫龍早行圖三首（見外集卷三）

丁巳四十一歲。

正月，羅先生以日本寬永活字本孔子家語見贈，以校嘉靖本一卷，知寬永本佳處，實出諸本上。是月下旬，由日返滬後，即草般卜辭中所見般先公先王考，至三月中始脫稿。

般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自序：「甲寅歲暮，上虞羅叔言參事，撰般虛書契考釋，始於卜辭中發見王亥之名。嗣余讀山海經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爲般之先公，並與世本作篇之般，帝繫篇之核，楚辭天問之該，呂氏春秋之王冰，史記般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竣，實係一人。嘗以此語參事及日本內藤博士（虎次郎）。參事復博蒐甲骨中之紀王亥事者，得七八條，載之般虛書契後編。博士亦采余說，旁加考證，作王亥一篇，載諸藝文雜誌。并謂自契以降諸先公之名，苟後此尙得於卜辭中發見之，則有神於古史學者當尤鉅。余感博士言，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復於王亥之外，得王恆一人。案楚辭天問云：「該乘季德，厥父是威。」又云：「恆秉季德。」王亥卽該，則王恆卽恆，而下辭之季之卽冥（羅參事說）至是始得其證矣。又觀卜辭中數十見之田字，從甲在田中，及通觀諸卜辭，而知田卽上甲微，於是參事前疑卜辭之田，卽報乙報丙報丁者，至是亦得其證矣。又卜辭自上甲以降，皆稱曰示，則參事謂卜辭之示壬示癸卽主壬主癸，亦信而有徵。又觀卜辭王恆之祀，與王亥同，太丁之祀與太乙太甲

同，孝己之配與祖庚同，知商人兄弟無論長幼與已立未立，其名號典禮，蓋無差別。於是卜辭中人物，其名與禮，皆類先王而史無其人者，與夫父甲兄乙等名稱之浩繁，求諸帝系而不可通者，至是亦理順冰釋。而世本史記之爲實錄，且得於今日證之。又卜辭人名中，有「望」字，疑卽帝嘗之名。又有「土」字，或亦相土之略。此二事雖未能遽定，然容有可證明之日。由是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見於卜辭者，殆鮮。乃爲此考以質諸博士及參事，并使世人知殷契遺物之有裨於經史二學者，有如此也。

案此稿成後，卽以寄羅先生，羅先生驚爲絕作，且爲證成上甲二字之釋。後先生於英人明義士所摹殷契卜辭第二十九葉第一百十八葉，兩見函字，然則上甲兩字於卜辭中，亦非鮮見矣。

閏二月下旬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成。

續考自序：「丁巳二月，余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時所據者，歐陽藏龜及殷虛書契前後編諸書耳。隴月得見英倫哈同氏藏詩堂所藏殷虛文字拓本凡八百紙，又隴月上虞羅叔言參事以養病來海上，行裝中有新拓之書契文字約千紙，余盡得見之。二家拓本中，足以補證余前說者頗多，乃復寫爲一編，以質世之治古文及古史者。」

是月，假羅先王所藏吾鄉吳氏拜經樓舊藏嘉靖海寧縣志校光緒中重刻本一過。始知重刻本，乃出隆慶修改本，故視嘉靖原刊有詳略也。

時先生撰殷先公先王考，頗取資於世本，因據史記索隱所引補世本佚文及宋衷注爲孫馮翼輯本所未備者，共得十餘則。

三月，撰古本竹書紀年輯校成。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自序：「汲冢竹書紀年，佚於兩宋之際。今本二卷，乃後人蒐輯，復雜采史記通鑑外紀諸書成之，非汲冢原書。然以世無別本，故三百年來學人，治之甚勤，而臨海洪氏頤煊，棲霞郝氏懿行，閩縣林氏春溥三校本，尤爲雅馴。最後嘉定朱氏石曾，復專輯古書所引紀年，爲汲冢紀年存真二卷。顧其書傳世頗希，余前在上虞羅氏大雲書庫假讀之，獨整然有當於心。丁

已二月，余復作殷先公先王考，思治此書，乃取今本紀年一一條其出處，注於書眉。既又假得朱氏輯本，病其尙未詳備，又所出諸書異同，亦未盡列，至其去取，亦不能無得失。乃取朱書爲本，而以余所校注者補正之，凡增刪改正若干事，至於余讀此書有所考證，當別爲札記，將繼是而寫定焉。」

四月，撰今本竹書紀年疏證成。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自序：「……余治竹書紀年，既成古本輯校一卷，復怪今本紀年爲後人蒐輯，其跡甚著。乃近三百年學者，疑之者固多，信之者亦且過半。乃復用惠孫二家法，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載，殆無一不襲他書，其不見他書者，不過百分之一。又率空洞無事實，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雜陳，矛盾斯起。既有違異，乃生調停，紛糾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實既具他書，則此書爲無用；年月又多杜撰，則有說爲無徵，無用無徵，則廢此書可。又此疏證者，亦不作可也。然余懼後世復有陳逢衡爲是紛紛也，故理而寫之，俾與古本輯校並行焉。」

五月，輯英倫哈同氏所藏龜甲獸骨文字成，並寫釋文一卷附於書後。

六月，撰唐韻別考成。

是月，同邑管振之（元耀）爲先生鈔得周耕厓（廣業）寧志餘韻及周松濤（春）壽昌勝覽二書至。

案先生是年，既校嘉靖蔡（完）志原本於重刻本上，又於四明盧氏抱經樓散出書中，適得康熙許（三禮）志，今又鈔得二周氏之書，而戰氏（效曾）州志、錢氏（泰吉）備志亦同時假至。於是吾鄉舊志，爲先生所未見者，僅趙氏（維賓）之寧志、備考、談氏（臨木）之海昌外志及金氏（繁）之海寧縣志而已。時邑人方擬創修邑志，僉以主撰須請先生任之。先生以事繁無暇，他及卻之。原先生以錢氏備志搜輯最備，而體例亦最善，後之作者，卽纂修近百年間事蹟，以續備志可矣，似不必多所更張。此意與修志諸公相左。今州志稿已印成，惟藝文志尙詳該，其他各門，均未能襲人意，亦由是故也。

七月，撰殷周制度論成。

案此篇雖寥寥不過十數葉，實爲近世經史二學第一篇大文字。蓋先生據甲骨及吉金文字，兼以詩書禮參之，以證殷之祀典及傳統之制，均與有周大異。而嫡庶之別，卽起於周之初葉，周以前無有也。復由是於周之宗法喪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爲具體之解說，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據家之能事，殆視爲先生研究古文字學及古史學之歸納的結論可也。

八月，撰韻學餘說成。

案先生於本年春致膠州柯鳳孫學士書，有云：「近年講求古韻，始歎此學至王石鵬江晉三已極完密，惟某則謂戴孔兩君所謂陽聲皆有平，無上去入，此說段君六書音韻已微發之，因欲將古韻與說文偏旁，及唐韻平仄證明此事，然倉卒不易成書。又久思繼錢竹汀陳蘭浦諸老之業，爲古雙聲古字母之學，然爲人事所間，亦未能着手」云云。至是先生始申段君之說，爲五聲說一文。其言曰：「古音陽聲自爲一類，有平而無上去入，今韻於此類之字，讀爲上去者，皆平聲之音變，而此類之平聲，又與陰類之平聲，性質絕異，故此陽聲一與陰聲平上去入四，乃三代秦漢間之五聲，此說本諸音理，徵諸周秦漢初人之用韻，求諸文字之形聲，無不吻合。」先生并舉三大證以明之，是其說幾於論定矣。至先生於古字母之研究，雖迄未成書，然其方法已於壬戌冬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書中，詳言之矣。今遂錄如左：

「一字之音，有母有韻。古韻之學，創於宋人，至近世而極盛。古字母之學，創於嘉定錢氏，同時休寧戴氏，亦作轉語二十章，而其書不傳，其流亦微。惟番禺陳氏，作切韻考，始據廣韻中反切，以求中古字母之系統，其所得與等韻家之三十六字母不同。至於古音中之字母，則尙未有論其全體者，此亦音韻學上一關鍵也。此問題不待說明，所當說者，材料與方法耳。今舉其要，約有五端。一、經傳異文，如尙書古今文春秋三傳實同名異，往往遇之，漢書注中，某讀爲某，亦其類也。二、漢人音讀，古注中某讀如某，某讀若某，是也。三、音訓，如仁人義宜之類，釋名一書，所用以相釋者，什八九皆同母字也。四、雙聲字，如玄黃，嬌發，果烈之類，皆同母

字也。五反切，掃爽以下，至於徐邈李軌之音，見古書注及經典釋文者，是也。苟以此數者參互相求，但顧材以求合，而不爲合以驗材，仿顧氏所正之例，勒爲一書，庶幾古字母面目，或觀其全，不讓古韻之學專美歟。」

是月，撰兩周金石文韻讀成。

兩周金石文韻讀自序：「……余比年讀三百篇，竊歎言韻至王江二氏，殆毫髮無遺憾。惟音分陰陽二類，當從戴孔，而陽類有平無上去入，當從段氏。前哲所言，固已包舉靡遺，因不復有所論述。惟前哲言韻皆以詩三百五篇爲主，余更蒐周世韻語，見於金石文字者，得數十篇。中有杞鄆許邾徐楚諸國之文，出商魯二類及十五國風之外。其時亦上起宗周，下迄戰國，亘五六百年。然其用韻，與三百篇無乎不合，故即王江二家都目繕而讀之。雖金石文字用韻無多，不足以見古韻之全，然足證近世古韻學之精密，自其可徵者言之，其符合固已如斯矣。」

是月，三女松明生。

十月，彙集此數年間所爲文，得五十七篇，凡二卷，署永觀堂海內外雜文。先生初號禮堂，其號觀堂也。或自此始。

十一月，據唐語林以校封氏聞見記，補第七卷北方白虹，西風則雨二則，並訂正誤奪若干字。

是月，校錄日本古寫本及敦煌唐寫本尚書孔傳於別紙，并據以校薛氏（季宜）書古文訓，知薛本與真本錄古定尚書文字，實有大殊。

十二月初九初十兩日，以影宋李孟傳本方言（盛意園舊藏）校抱經堂本，始知盧氏所謂李本，實與今所見之李本異，或盧所引者，非李氏原刊也。二十日，又覆校一過。是月又以釋玄應悉曇兩一切經音義所引方言細勘之，因訂正今本語十餘處。

是月，以敦煌唐寫本及京都楊氏影日本古寫本尚書盤庚說命高宗彤日西伯陟微子殘卷校影日本高山寺所藏古寫本。是月，於青肆得張船山蓀藏明嘉靖黃勉之刊本楚詞章句。除夕日，以校汲古閣本，至夜二鼓，僅畢三卷有奇。

是歲日本內藤湖南博士，富岡君協助，自北方來遊上海，與先生談藝至快，博士歸滬時，先生作古風贈行。

編年文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二月） 又續考（閏二月，以上見廣倉學齋叢書及觀堂集林。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

序（三月）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序（四月，以上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唐韻別考（六月，見廣倉學齋叢書，後改訂入

觀堂集林。） 韻學餘說（八月，見廣倉學齋叢書，後改訂入觀堂集林，其他四篇，爲集林所未收者，今均入別集後編。） 兩漢金石

文韻讀序（八月，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漢書藝文志舉例後序（八月，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宋史忠義傳王

稟補傳（八月，見廣倉學齋叢書，後重訂入觀堂集林，更名爲補家譜忠壯公傳。） 江氏音學跋（九月，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

林。） 漢黃腸木刻字跋 商三句兵跋 劉平國治口谷國籀跋 毋邱儉九部山紀功刻石跋 楚公鐘跋 鑄公簠跋 齊春

秋公羊傳解詁後 書論語鄭氏注殘卷後 新莽四虎符跋 王褒齋鐘鼎款識中晉尺跋 唐尺考（後改訂爲日本奈良正

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以上均秋日作，見海內外雜文及觀堂集林。） 書毛詩故訓傳後（秋日，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新莽一斤十二兩銅權跋（秋日，見海內外雜文及別集後編。） 裴岑紀功刻石跋（秋日，見海內外雜文。此誤漢永和爲永平，後刪

去不存。） 明刻楚辭章句跋（十二月，見別集補遺。）

編年詩 遊仙一首 海上送日本內藤博士一首（見觀堂集林）

戊午四十二歲。

春，羅先生攜眷返國，抵滬，與先生相見，蓋相別已一載矣。

三月，假羅先生藏宋本一切經音義校核，是行校刊本。

四月，在滬爲長子潛明授室，子婦卽羅先生次女。婦事畢，羅先生卽赴津營宅。

是月，假日本富岡君藏明復宋陳道人本釋名，校畢，氏跋證本。先生云：「吾鄉查真甫太守，藏元刊本，不知校陳本異同何如也。」

是月，以日本小島知足手寫韻本急就篇，校王應麟補注本。又以葉石林宋仲溫本校靈鶴閣刊鈕匯石校定皇象碑本。六月十五日復以孫伯淵所稱索靖本及三希堂法帖所刊俞紫芝本校之。七月十三日，又校以趙文敏章草本。由是傳世急就篇異本校得已體半矣。

五月，撰唐寫本唐韻校記及輯唐韻佚文成。

所寫本唐韻校記自序：「唐寫本唐韻存卷四卷五兩卷，卷四之首及中間又有闕葉。（闕一送至八未之前半，又闕十九代之後半至二十五韻之前半。）藏吳縣蔣伯斧部郎（隴）家。部郎鑿跋此書，謂此書雖名唐韻，實陸法言切韻原本。去歲余作唐韻別考，舉十證以明此書是孫愐韻，非法言韻，蓋幾於論定矣。考孫愐書在唐時別本至多，書名亦不一。據廣韻首所載孫愐自序，雖稱唐韻，然日本人源順所撰和名類聚鈔其所引有唐韻，有孫愐切韻，遂僧希麟撰續一切經音義，又引孫愐廣韻（見卷三）又書中單引廣韻者凡十一條。希麟之書成於遼聖宗統和五年丁亥，前於宋大中祥符重修廣韻時凡二十年，是凡單云廣韻者，亦指孫愐書。而唐僧慧琳一切經音義（八十）引廣切韻一條，在此殘卷中。蓋孫愐之書本因法言切韻而廣之，故一名廣切韻，略之又稱廣韻。元王惲玉堂嘉話紀所見南宋內府書畫，有吳彩鸞龍鱗楷韻，後有柳誠懸跋，亦云吳彩鸞一夕書廣韻一部，是孫愐之書，所時稱名，固不盡同。然謂孫愐之書，唐韻以外，別有他名，則可謂唐韻非孫愐書，則固不可也。韻書爲唐時詩賦所需，當時遂寫者，常不下數萬部。故不獨書名互異，即各本卷帙詳略，亦不盡同。如魏鶴山所藏唐韻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下小不分，當是四卷本。而此本與唐宋史志所著錄者，則皆五卷。鶴山本部較中各韻皆注清濁，而此本無之。廣韻注中紀姓氏者，皆孫愐舊文，極爲詳核。此本則多刪節。又他書所引唐韻及孫愐切韻，亦與此本頗有異同。蓋傳寫既多，寫者往往以意自爲增損，固其所也。此本亦當時傳寫者之一，故爲尋往往而有。然唐韻規摹，已具於是。又天壤間僅此孤本，故竭數月之力，爲之校讎。以廣韻及他書所引唐韻勘其字，以大徐說文所用孫愐反切校其音，或校勘記二卷。復集他書所引唐韻此本所闕者爲佚文一卷，與

原本並行。世之治韻學者，或有樂於是歟。」

案此序今遺書第一集中未列入，故備錄之。

七月二十七日，以去冬所校方言各條，整理之，分注於戴氏疏證本上。復以李文授本校藏本，乃知藏本亦移音於本字上，因並正之。是月，以元寧宮書院本爾雅校阮刻注疏本經注及音一過，又以蜀大字本校經注一過。

八月，假江陰繆氏藏大德平水本爾雅注校崇文書局本。九月，又校以明嘉靖間吳元恭仿宋本日本松崎復刊北宋本及明刊黑口本。

秋日，遣人往松江府學拓得明正統四年吉水楊政奉刻葉石林所摹皇象本急就篇。是歲小除夕無事，手自黏裝成帙，以便循覽。先生云：「吾鄉陳氏玉煙堂法帖本，實從此出也。」

十月，讀格致叢書本李匡又資暇集，改正誤字十餘處。

十一月，改定前所撰唐韻別考韻學餘說二書合之，署曰續聲韻考，蓋以與戴氏聲韻考體例正合。託沈乙齋尙書作序，後失其稿，至庚申夏，再錄一本藏之。

十二月，讀雅雨堂本文昌雜錄，訂正誤字十餘處。又讀顏師古匡謬正俗，書中諸題，悉加校正。

除夕日，重檢唐語林校封氏閱見記。又補第三卷風憲及第七卷石鼓佚文二則。是歲先生兼任廣倉明智大學教授。

是年，羅先生影印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成。

續年文 雪堂校刊羣書敍錄序（六月既望） 校松江本急就篇序（九月） 再續題尾（九月） 釋由上（秋日）
隨庵吉金圖序（十月晦） 釋由下（冬日） 女字說 書郭注爾雅後 書郭注方言後三篇 邱鍾岐（以上十二篇均見）

觀堂集林。釋宥（見別集補遺）。

編年詩。海月樓歌壽東軒老人七十一首。戊午日短至一首。東軒老人兩和韻再疊一章。哭富國君攝一首（以上均見觀堂集林）。題徐積餘觀察隨庵勸書圖三首。姚子梁觀察母潘太夫人九十壽詩。題費□□竹刻小象（以上見外集卷三）。題況夔筆無量佛畫象二首（見續餘瑣述卷下，別集失載）。

（附）題孫陸庵（德謙）南窗寄傲圖念奴嬌詞一首（見茗華詞）。

己未四十三歲。

正月初吉至既望，寫書契後編上卷釋文。

是月，造得唐樓勞氏丹鉛精舍藏嚴悔庵（元照）詩文稿若干紙，即據以校刻本，頗有異同。

六月，據笑道論道宣集及玄嶽甄正論，補釋伯斧輯老子化胡經佚文五則。

夏日讀伯希和教授所撰摩尼教考所引九姓回鹘可汗碑與李文田和林金石錄本異，乃假沈乙庵先生所藏拉特祿夫蒙古圖誌中所載本校之，遂得通其讀。十一月，寫碑圖，並爲碑跋，以補沈先生跋文之未備。

七月，以蒙古圖誌所載苾伽可汗碑校和林金石錄本一過。

是月得見狩野博士所錄英倫博物館藏敦煌唐寫本書，因草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其目見下列編年文中。

是月由沈乙庵先生處，鈔得沈先生所撰和林三唐碑跋。

八月病腳氣，會羅先生津沽新居落成，先生乃由海道赴津養病，即主羅先生家。至九月返滬。先生在津，得謁蒙古升素庵（允）相國。九月，撰重輯蒼頡篇成。

案先生此輯，以敦煌所出漢簡，及急就錄所用蒼頡正字爲上卷，而以揚（雄）杜（林）張（揖）郭（璞）之說此諸字者，

附焉。其餘諸書所引存頌三倉之字，并爲下卷。卷首并以序錄。自來輯之者凡七家，均未有如先生之詳盡者也。時同事某君欲著其苦於無成，因以先生此書校刊之，而沒其名焉。昔吳蘭庭校元豐九域志成，桐鄉馮集梧假刊之，後世讀馮氏書者，鮮不知校書者之爲誰也。余頗懼後世或有感於此者，因附見之於此。

是月撰校松江本急就篇成。

初，先生以諸子學費稍絀，謀兼一撰述事。聞烏程蔣孟頫（汝藻）方擬撰所藏密韻樓書目，已聘吳縣曹君直舍人（元忠）任其事。逾歲無以成，羅先生介人以先生薦。先生以曹君亦舊識，不忍違奪之，不欲往。至是曹君以事辭，先生乃應蔣君之聘。

案烏程自來多藏書家，其流風至近代猶盛。蔣君與同邑張君石銘（鈞衡）、劉君翰怡（承幹）均以藏書名，而蔣君之藏爲尤富。南北故家若四明范氏、錢塘汪氏、秦州劉氏、涇縣洪氏、貴陽陳氏流出之書，多歸之。其聘先生爲撰藏書志，亦最爲適宜。此後先生之書，以蔣氏書校者，殆皆爲蔣志作也。

是時浙省當局擬續修浙江通志，聘沈乙齋先生爲總纂。沈先生聘吳子修、朱古微、金甸丞、葉柏皋、章一山、喻志韶、陶拙存、劉翰怡、張孟劬諸先生及先生爲分纂。九月二十三日送聘約至。先生與張孟劬先生共任高賢掌故、雜記、仙釋、封爵、五門撰述。先生嘗作書致沈先生詢志書義例及範圍，沈先生覆書詳爲解答。先生原書已不可得見，今錄沈先生書如左。

接奉手書，讀經再月，屢思作覆，畏難中止。病夫心理不完，大哲學家必能懸照也。晨起神思略清，覆讀來書一過，粗略作答，幸希教示。舊志於前朝事實，誠多疎略，然如地理人物，補遺則易，經政各門，補遺則難。先事圖維，苦無善法，不知公意若何。姑舉一事實之，如南齊陸澄曉傳中，有論西陵牛墪稅一事，此於六朝賦稅、東州彫剝，具有關係。然其沿革，頗不易言，其等比又不能具述，僅錄舊文，而無所闡發，亦不足展閱者之心。諒公部署，必有精思，儘可先示數紙否？若山川諸門，宋元舊志，自可據所見者，儘量補之。有徵則詳，無徵蓋闕，著之簡端，標爲義例，無不可也。如慮卷帙太繁，則去其與明志同者，更張太甚，似無此慮。列舉六事，所謂讀一省之

志不可不知一省之事者，此固讀書之士，心所同然。常氏華陽，早開茲例，粵西前事，見許通人，第猶病其兵事偏詳，他端未稱。今擬仿史表例爲大事表，以舉其綱，仿紀事本末爲大事錄，以詳其目。近代事如浙東義兵，湖州史案之類，前人記載，事蹟甚詳，非有專篇，不能委備。以古準今，則委甫方臘之騷亂，建炎德祐之播遷，皆以紀事本末體敘之，亦國語越紐之遺意也。學術源流，非一篇所能該舉，儲林文苑理學諸傳，或敘於前，或論於後，皆足以陳宗述緒，索隱表微。其顯學鉅儒，實有關於一代風氣者，仍集其同氣同聲門人弟子爲專傳，其傳體仿竹汀先生所爲傳例，儲陳學術，不厭加詳。如竹垞黎洲，雖專卷不妨。至如紹興古器，復齋收藏，書板書棚，儘可於雜識中分類收之。越書、刻紙、湖筆、紹酒，則敘諸物產考。其崎零無歸者，仍可歸諸雜識。竊意如此等比，吾公心得最多，現在儘可着手爲雜識。將來物產考，仍須大筆，稍加增損，即可入書。公意以爲何如？風俗別四禮節物爲兩事，前後書之，其特別情形，古事如喫菜事魔，近事金銀會匪之類，別以專篇。（在古爲考，在今爲記。）不可以少數奸民，遽評全邑。海鹽戲劇，似亦入雜識，始得發揮盡致。吾意此雜識成，他日乃可單行，程度或與夢溪筆談相當，不惟中吳紀聞而已。大雅君子，亦有樂於此乎？努力書此，殊不盡意。」（下略）

案先生此後所撰兩浙古刊本考及乾隆浙江通志考異，蓋均爲志局而作。先生又嘗於各書中鈔出元明海運及倭寇事數十則，似爲雜識一門草稿，但不知其有否成書也。

九月，六子登明生。

十月十七日起，以爲程蔣氏藏嘉靖徐氏本周禮鄭注校士禮居本。次日又以明翻宋相臺岳氏本，校於眉端，凡十一日校畢。其異同，悉錄入藏書志中。

十一月，以爲程蔣氏藏嘉靖間復刊宋大字本禮記，校崇文書局翻張敦仁復宋撫州本。

十二月三日起，以蔣氏藏北宋刊爾雅單疏，校阮刻注疏本。凡四日而畢。繼又據爾雅疏所引方言，以校戴氏疏證本，頗有異同。

編年文 沈乙頌先生七十壽序（二月，見觀堂集林。） 音學五書跋（六月，見別集補遺。） 唐寫本殘職官書跋 唐寫本食療

本草殘卷跋 唐寫本靈樞經殘卷跋 唐寫本失名殘卷跋 唐寫本太素經疏跋 唐寫本老子化胡經跋 唐寫本韋莊茶婦

吟殘詩跋 唐寫本云謠集雜曲子跋 唐寫本殘小說跋 唐寫本敦煌戶籍跋 宋初寫本敦煌縣戶籍跋（以上均七月作，見

觀堂集林。） 唐寫本字寶殘卷跋 唐寫本新鄉衆百姓謝司徒施麥恩牒跋 唐寫本季布歌孝子董永傳跋 唐寫本回文詩

跋（以上均七月作，見別集補遺。） 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七月譯，伯希和原撰，見觀堂譯集。） 樂

庵寫書閣序（閏七月，見觀堂集林。） 魏仲靈跋（八月，見別集補遺。） 摩尼教入中國考（七月，見別集後編。） 高昌軍朝

將軍燧斌寺碑跋 齊虞道園高昌王世勳碑後（上二篇，均九月作，見觀堂集林。） 九姓回鶻可汗碑跋（十一月，見觀堂集林。）

九姓回鶻可汗碑圖記（十一月，見集外文。） 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象跋 曹夫人繪觀音菩薩象跋 西胡考上 西

胡考下 西胡續考 西域井渠考 唐李慈慈授勳告身跋 北伯鼎跋（以上均秋日作，見觀堂集林。） 西域雜記 元豐九

域志跋 秉中丁酉跋（以上均見別集補遺。）

案先生是年得見敦煌所出諸史料，因詳考中古西陲及高昌回鶻之史實。又化胡經摩尼教等之關於古代宗教者，亦有所論

述。而西胡考之作，尤有極重要之結論。先生之作西胡考也，羅君君楚（福長）爲徵內典中故事。君楚爲羅先生次子，熟精梵

天文字，又創通西夏國語。時養疴滬上，故與先生常相往返也。

編年詩 題蔽山先生遺象一首 題敦煌所出唐人雜書六首 贈太子少保梁公挽歌辭三首 冬夜讀山海經賦一首 小

除夕東軒老人餉水仙鈎鐘花賦謝一首（以上均見觀堂集林。） 題劉翰怡小象一首（見外集卷三）

（附）用夢窗韻補壽朱彊村侍郎霜華腴詞一首（見茗華詞）

庚申四十四歲。

正月，以續古逸叢書影內府藏宋刊大字本孟子章句，校吉石叢書日本復宋音注本。又以孟子音義檢對一過。

三月清明後四日，以蔣氏藏復宋小字本史記集解索隱校汲古閣本史記索隱未二卷。

是月於蔣氏密韻樓見盧弓父校本穆天子傳，以校翟云升校注本，見翟校多與盧說合，似翟氏曾見盧本也。先生又增釋若干條，又兼采沈乙盦先生說注於眉端。

四月，以蔣氏藏景元本東京夢華錄校刻本一過。刻本爲江山劉泖生司馬（履芬）舊藏，且有司馬手跋，乃先生在蘇垣時所收得也。

六月，復讀文昌雜錄，又訂正盧刻誤字十數處。

八月中秋，以明黃省曾刻本列女傳，校蕭道管集注本。蕭本正文依王照圃注本，不知自何本出。先生又據藝文類聚所引勘之，其以己意發正者，亦並記之。

九月，讀詩話總龜，據以補封氏聞見記卷七高唐館佚文一則。

是月，以蔣氏藏士禮居舊藏宋本景定建炎續志，校漸西村舍本。漸西本據四庫本校刊，實遠遜於宋本也。

十月，以彭汲古閣影宋抄本焦氏易林校士禮居本，是正甚多。繼又以彭華本校前八卷，嘉靖四年重刊彭本校後八卷。校彭本時，用朱筆，所以別於宋本也。

十一月，以日本寬永活字本孔子家語，校嘉靖本一過，補注中音切，及卷九卷十缺文數百字。

是年口月，繆藝風（荃孫）先生卒。

先生挽以聯曰：「樸學抱經傳，鍾山龍城，更喜百年開講席。著錄平津亞，圖書金石，尙留二志重文林。」

編年文 顧刻廣韻跋（三月，見別集補遺） 武玄之韻銓分部考（春日，見觀堂集林） 內府藏宋大字本孟子跋（五月，見別

集補遺。宋刊本爾雅疏跋 覆五代刊本爾雅跋 宋越州刊本禮記正義跋 舊刊本毛詩注疏殘葉跋（均夏日作，見觀堂集林） 殘宋本三國志跋（中秋，見觀堂集林） 隨庵所藏殷虛文字跋（秋日，見別集補遺） 日本寬永本孔子家語跋（十月朔，見別集補遺） 劉氏金石拓稿本跋（十二月二十七日，見觀堂集林） 散氏盤跋 克鼎跋（冬日，均見觀堂集林） 書金王文郁新刊韻略張天錫草書細會後 新郭虎符跋 釋牋 釋辟（均見觀堂集林） 與友人論石鼓書 詩齊風豈弟釋義 魏曹望慎造象跋（均見別集補遺）

羈年詩 張小帆中丞索詠兩皮張氏二烈女詩一首（見觀堂集林） 題族祖母蔣夫人畫蘭一首 高歎木舍人得明季汪然明所刊柳如是尺牘三十一通并己未湖上草爲題三絕句（均見外集卷三）

（附）題沈慶筌太守香南雅集圖清平樂詞一首（見茗華詞）

辛酉四十五歲。

正月，以蔣氏藏馮己蒼抄本及勞季言校本封氏聞見記校雅兩堂本，得校訂多處，且有與先生舊校合者。

是月初八日，又假舊抄本文昌雜錄校雅兩堂本。繼又以天一閣舊藏明鈔本資暇集校胡文煥本。

是月二十三日，假某氏所藏內閣大庫舊藏殘宋本唐六典校正德本補第三卷佚文數百字，蓋距辛亥年校日本享保本時已十年矣。

春月，仁和姚君虞琴以邑人張渭漁茂才舊藏查他山先生文集請序於先生。先生爲述三百年來吾邑收藏家之概略以序查，並以悼張君也。

四月四女通明生，七月薨。

是月十五日，寫定此數年所爲文及併作之刊於雪堂廣倉二叢刊者，刪繁挹華，爲觀堂集林二十卷。烏程蔣氏出資以聚珍版印行。

至歲終印成藝林首三卷。

案先生之輯藝林也，去取至嚴，凡一切酬應之作，及少作之無關弘旨者，悉淘去不存。書作如魏石經考漢魏博士考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律例，亦只存其一部分而已。

是月十九日起，以蔣氏藏明抄本張說之文集，校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訂正誤字千餘，至五月初旬校畢。明抄本與結一盧朱氏刻本佳處大同，又以唐文粹檢校一過，遂成善本矣。

五月，又以殘宋刊建本元微之文集校明董氏刻本。宋刻僅存十四卷，篇數次第與董本大異，佳處時出董本上。

是月，又假蔣氏藏北宋刊南宋翻改本李賀歌詩編，校四部叢刊影蒙古刻本。又假蜀本笠澤叢書，校影黃復翁校明抄本一過。六月，盛養中以藝芸精舍抄本小畜集，校影經鉅堂本，訂正錯葉四五處，及誤字千餘。

七月，沈乙齋先生書杜工部詩於簾上，以貽先生。詩後並有沈先生跋語云：「晚歲讀草堂蜀中諸詩，彌益親切，覺其善道人意中事，寄情於景，寫實以虛，正使元白張姚盡其筆力，不能當此老一二語助詞也。質之高明，以爲何如？」云云。至壬戌三月，先生乃書沈先生乙卯還家雜詩四章以備之。

是歲，樓蔭風塵書散出，先生遂得十萬卷樓刻本爾雅單疏及日照許氏刻本孟子音義兩書。八月中秋，以士居刻本孟子音義校許本一過。

九月朔日起，錄唐寫本切韻發卷三種，至二十三日錄畢。影本乃寄自法國伯希和教授者。因增訂舊文，爲跋尾，書於寫本後。是月，羅君君楚病卒於津寓。

十一月，以蔣氏藏宋刊纂圖互注本禮記，校崇文局本。四部叢刊即據蔣本影印，但有插失處，因以原本勘正之。除夕日錄舊校爾雅疏校本於十萬卷樓刊單疏本上。

是說先生摘出經典中連縣字，爲連縣字譜，草稿粗具，計分三卷，上卷爲疊韻連縣字，中卷爲雙聲連縣字，下卷爲非疊韻非雙聲之古成語。

綱年文 長術輯要跋（人日，見別集補遺） 查他山文集序 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春日均見觀堂集林。案此二書，乃輯

平時所撰經義雜記而成。其體裁託爲書札，實非有友人某君其人也。） 小孟鼎拓本跋（春日） 段憲堂先生手跡跋（長至

後三日，均見別集補遺。） 百一廬金石叢書序（孟冬，見集外文。） 書唐寫本切韻後（十一月初十日，見觀堂集林。） 唐吳

郡朱府君墓誌跋 漢南呂編磬跋 宋趙不沚墓誌跋（以上季冬。） 宋刊後漢書郡國志殘葉跋（十二月十一日） 宋紹

州木造象刻字跋（醉司命日） 晉開運刻毗沙門天王象跋（歲不盡三日，以上均見別集補遺。） 釋珏朋 釋環玦 釋禮

（此三文，均見觀堂集林，殆庚申辛酉間作，始附於此，俟考。）

編年詩 題漢人草隸急就章二首（見外集卷三）

壬戌四十六歲

二月，歸里，爲次子高明完婚。

是月，羅先生於京師市肆，見洪文襄揭帖及高麗國王貢物表，知爲內閣大庫舊藏文書，新自歷史博物館借諸故紙商者，因蹤跡之，得其全卷，共九十袋十五萬片。乃貽書先生告其事。七月，先生爲作庫書樓記以記之。

是月，撰兩浙古刊本考及五代兩宋監本考，草稿略具，然迄未刊行，蓋有待於增訂也。

案先生原擬撰歷代監本考，元明以下，材料未備，故僅將五代兩宋監本考次第寫定。

是月，於蔣氏密韻樓，得見永樂大典四冊，自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至三十四，乃水經注河水起至丹水止，正得原書之半，卽據東原校本所自出之本，因以戴本校之，始知凡戴本所云據大典校改者，實與大典十不一合。自十一日校起至十九日校畢。二十三日，

又假沈乙庵先生藏嘉靖間黃省會本以勘藏本，至三月五日校畢。

四月以結一廬刊本張說之文集校嘉靖伍氏刻本，至五月初校畢。

五月五女端明生。

閏五月以蔣氏藏吾鄉陳仲魚抄本千頃堂書目校適園叢書本，增訂甚多。六月復以明史藝文志勘對一過。

八月觀堂集林印畢，都文二百篇，詩詞六十七首。

九月臨惠定字校鄂州本公羊注疏於阮刻注疏上。是月復以何注所本漢人舊說注於書眉。先生云：「何注殆字字有來歷，徐疏未能徵引也。」

十月沈乙齋先生病歿於滬寓，先生哭之慟，並輓以聯曰：「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

案先生自海外歸國後，與沈先生過從最密。沈先生寓居新開路，與先生寓所相距甚近。沈先生每見一書畫或金石墨本，必招先生往，相與商榷。沈先生篤老不著書，惟以吟詠自娛，故常與先生相唱酬。先生每成一文，必先以質沈先生。後先生治西北地理及元史學，似受沈先生相當之影響也。

十一月以蔣氏藏明刊張文獻公集校四部叢刊張曲江文集一過。

初歲在己未夏，北京大學文科擬聘先生為教授，情先生友人鄧縣馬叔平（衡）先生為先容，先生卻之。庚申，又提前請，先生仍以不能北來為辭。辛酉，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成立，國聘先生為通信導師，強之乃就。是年冬，先生始提出研究問題四目，以寄研究所主任沈兼士先生。其研究問題，一曰詩書中成語之研究，二曰古字母之研究，三曰古文學中連綿字之研究，四曰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尚有一目，曰六朝迄唐蕃姓之研究，因日本桑原隲藏教授已從事於此，故不復提出也。

編年文 兩浙古刊本考序(二月) 句奴相邦印跋 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此改定前所作唐尺考而成) 宋

鉅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 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跋 顯德刊本寶鏡印陀羅尼經跋 元刊本資治通鑑音注跋 元刊本西

夏文華殿經跋 羅君楚傳 羅君楚妻汪孺人墓碣銘(以上均春夏間作) 傳書堂記(六月) 庫書樓記(七月) 以上均

見觀堂集林) 四部叢刻影宋本周易跋(五月分龍日) 跋韓忠獻遺稿(十一月) 數函跋 刺鼎跋(均十二月) 別

父丁角跋(歲不盡四日) 許某氏所藏金石摹本後 沈乙齋先生絕筆遺聯跋 跋乾德諸賢送會南都守郴州詩卷 梁成

思美造象跋 顯德刊本寶鏡印陀羅尼經又跋 四部叢刻影宋本分類集注杜工部詩跋(以上均見別集補遺) 庚辰函跋

(見別集初編) 咨式古堂書畫彙考所錄唐韻後(今補入觀堂集林) 唐忠觀王神道碑(見集外文)

編年詩 梁溪高仲均兄弟以其先德古愚先生事實屬題爲書一絕 題西泠印社圖二首(見外集卷三)

癸亥四十七歲。

正月，以明初黑口本鄧析子校四部叢刻影明本。又以嘉靖正學書院本國語補音校微波榭本。

是月先生因事返里。(里)於戚氏家，謁見先生。先生以治學必先通說文，而後治詩書三禮相詔。

是月二十八日，據蔣氏藏殘宋本，草堂詩箋目錄，以校叢刻古逸叢書本，知黎本原缺十卷，其拾遺十卷，即所闕之卷也。常蔣盟氏藏

殘宋本，存卷二十六至卷五十，後復有外集一卷，知蔡氏原書凡五十一卷。因爲釐定叢刻卷數。

三月，五女端明題。是月，岳母潘太夫人病卒，先生又返里。

是月，密韻樓藏書志撰成，書凡如千卷，稿藏蔣氏許。

初，升來庵相國於津寓見先生，甚重之。會內廷擬選海內碩學，入直南齋，升相國上書以先生薦。三月初一日奉諭旨，「楊鍾岳景方

純溫肅王國維均着在南齋房行走。」海上友人聞訊，均以詩道賀。四月十日東裝由海道北上，到京，寓戶部街金息侯少府(梁)家。

先生到京後，上午入直，下午在寓自課。長夏無事，赴津，於羅先生處假歸王石隱先生釋大及方言疏證稿，手自錄副藏之。王氏手稿中，有周秦合韻譜與金壇段氏六書音韻表例同，中采穆天子傳逸周書戰國策諸書。又有西漢合韻譜，中采尚書大傳詩外傳在秋繁露諸書。先生疑其未輯，容有遺漏，乃自八月一日起，重讀外傳繁露及逸周書山海經等書一過，凡有韻處皆規之，窺其意似欲竟王氏之業，然迄未成書。先生又見王氏遺書中有諧聲譜二冊，乃以古音二十一部歸說文諸字，稿亦殘缺，乃重草說文諧聲譜一卷，以補王氏之闕，至歲終始寫成。

六月初一日，奉諭旨「加恩賞給五品銜，並賞食五品俸。」

是月，以敦煌所出六朝人寫本抱朴子內篇一二卷校四部叢刊影明魯藩刻本。餘卷亦通讀一過，訛字甚多，略正其可知者而已。八月，眷屬來京，賃宅於地安門內織染局。

是月，以王石隱續淮南雜誌所訂正諸字，錄於影宋本淮南子上，以便檢索。

九月二十三日，奉諭旨「派南書房翰林清查景陽宮等處書籍。」

十月，以朱王孫水經注箋校載本一過。十一月，復以全氏七校本校載本一過。始知戴氏所改定經注，大半宋全二氏已先爲之矣。是月，又假江安傅氏藏宋刻殘本及探濟夫校宋刻殘本校朱本。繼又以吳瑄古今逸史本校朱本一過。於是傅世鄒書本，校得已過半矣。

十二月初二日，奉諭旨「着在紫禁城騎馬。」

編年文 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附錄（二月，今補入觀堂集林。）與馬叔平論石鼓書（春日）唐費力甚，伽公上蘇志跋（夏日）梁伯戈跋（夏中伏，案此文卽刪訂舊作鬼方昆夷，蘇考而成，以上均見別集補遺。）殷契文字類編序（夏至後十日，見別集後編。）羅子期仿古錄印譜序（秋日）秦公教跋（八月）古野拓本跋（季秋，案此卽前所跋之南呂

編辭也。蓋彼則題於自藏墨本上，此題於羅先生藏本爲異耳。以上均見別集初編。元次山硯拓本跋（小除夕前二日，見別集初編）。肅霜滌場說（冬日，今補入觀堂集林）。沈司馬闕朱鳥象跋。魚七銘跋（均見別集補遺）。

編年詩 夢得東軒老人書醒而有作時老人下世半歲矣一首 楊留培六十壽詩二首 題渡齋少保獨立蒼茫自詠詩圖卷二首 題貢王朵顏衛景卷四首（以上均見別集初編） 題御筆雙鶴圖一首 題紹越千太保先德夢跡圖二首 題御筆牡丹九首 題御筆花卉四幅四首 題陳子曠學使畫册一首（以上見外集卷三）

甲子四十八歲。

正月，法國伯希和教授，寄所錄敦煌所出章莊秦婦吟全卷至，並以倫敦另一足本校之，遂成完璧。首題右補闕章莊撰，與先生舊跋合。

三月，以商邱宋氏藏鈔本明內閣書目校張氏適園叢書刻本，並以文淵閣書目比勘一過。

四月，養心殿庫中發見散氏盤，有旨摹拓六十本，以賜臣工。先生亦與此賞，因草考釋長篇，以補前跋之未備。

八月初四日，羅先生奉旨入直南齋，抵京，卽主先生家。

是月二十一日，以日本舊鈔本皇侃論語義疏校正平本論語集解，二十四日復以注疏本勘之，又以阮氏校勘記檢補一過。

九月，奉旨與羅先生檢理內府藏器，又獲觀散氏盤於養心殿西廡。

十月初九日，皇輿出宮，幸攝政王府，先生侍行，未敢稍離左右，其後又時往日使館覲見。

時清華學校當局，擬創辦研究院，欲聘海內名宿爲院長，續溪胡適之（適）先生以先生薦。主其事者，親往致辭，先生以時變方面，婉辭謝之。

十一月，假海鹽朱氏藏明抄本水經注校朱王孫本。明抄與永樂大典及孫潛夫校宋本大同，其祖本當自宋本出。今宋本已殘缺，而

大典本亦只存前半，然則傳世鄰書，最古最備之本，當首推朱氏所藏本矣。

十二月撰魏石經續考，草稿略具。

魏石經續考自序：「余於丁巳作魏石經考，據黃縣丁氏所藏殘石，以定魏石經每行字數。又由每行字數，推定每碑行數。復以御覽引洛陽記所載碑數，及諸經字數，參互求之，以定魏石經經數。又排比隸釋所存殘字，爲經文考古文考。共書二卷，刊行於廣倉學署。學術叢書中。歲在辛酉，復別經文考古文考諸篇，而撮取其首五篇，編入觀堂集林。癸亥春，乃聞洛陽復出魏石經殘石一兩面，分刻尙書無逸君爽二篇，春秋僖文二公，字數至千餘。三月中，始得拓本，則已割而爲二。又見尙書多士春秋文公一小石，亦二百餘字。比四月，子來京師，則見殘小石拓本至多。其爲書畢陶讓者，有吳興徐氏所藏帝言一石，夜五一石，明庶一石，禹四一石，五典一石，木息一石，應欲一石，絲一石，黼黻二石，介退一石，饒中周氏所藏都帝子一石，女說一石。尙書無逸篇則有鄆縣馬氏所藏小鳥一石，春秋則有某氏所藏姬遇一石。（莊公三十年）徐氏所藏趙數一石。（文公八年）共十餘石。已而復見無逸君爽一石，未剖時拓本，中間君爽篇題一行，與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一行具存，餘亦較割後拓本多十餘字。此石與丁氏殘石正相銜接。總今日所有殘石，凡得二千有數字，除磨滅不可見者，尙二千字，視五代宋初人所見拓本，字已逾倍，乃復爲此考，以補前考之未備焉。」

編年文 旗傳跋（歲朝後一日） 古瓦甃跋（二月，以上見別集補遺） 章莊秦婦吟又跋（二月，今誤以初稿補入觀堂集林，俟再版時修正） 明內閣書目跋（三月二十八日，見別集補遺） 散氏盤考釋（五月，見古金文考釋） 攻吳王夫差筮跋

（五月，見別集初編） 金文編序（夏五，見別集後編） 僞齊所刊禹蹟華夷兩圖跋（孟秋，見別集補遺） 郭春榆宮保七十壽序（八月，見別集初編） 王保卿買地券跋（重陽日，見別集初編） 宋刊水經注殘本跋 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跋 孫

潛夫校水經注殘本跋 朱氏水經注箋跋 明抄本水經注跋（以上均十二月作，今補入觀堂集林） 高宗彤日說 陳寶說

書始命同州說 釋天（案此文從辛酉年所作齊侯壺跋刪訂而成） 周善京考 郝公鈞鐘跋（戊午年作，是年重訂）

王靜安先生年譜

通效跋 王子嬰次盧跋（以上今補人觀堂集林） 以五介彰施於五色說 羌伯敦跋 古畫碑跋 海軍陳君暨妻鄒淑人墓誌銘 魏石經續考序（以上見別集補遺） 與某教授書（見別集初編） 贈葬張勳碑文（見集外文） 陳政事疏（全文見羅雅別傳）

編年詩 題鎮海李氏八徵圖八首（見外集卷三）

乙丑四十九歲

正月，先生被召至日使館，面奉諭旨命就清華學校研究院之聘。

三月，移居清華園西院。以院長須總理院中大小事宜，先生辭不就，專任教授。主其事者，改聘溇陽吳爾僧先生（密）為主任。又聘新會梁任公先生（啓超）、武進趙元任先生、義寧陳寅恪先生為教授。時院務草創，梁陳諸先生均未在校，一切規畫均請示先生而後定。

三月，以敦煌所出唐寫殘本唐律疏義校嘉業堂刻本宋刑統。其缺字，則據通考補之。

是歲春日，始擬治西北地理及元史學。四月，從通典內抄出杜環經行記，而以太平寰宇記所引者校之。又從五代史抄出高居海使于闐記。從宋史外國傳抄出王延德使高昌記，並以王明清揮麈前錄所引校之。又從吳船錄抄出龜巖三藏行記。從庶齋老學叢談抄出耶律文正西遊錄。從陶九成游志續編抄出劉祁北使記。又從明刊秋闈大全文集卷九十四玉堂嘉話中，抄出劉祁西使記，並以四庫本校之。共得古行記七種，裝為一冊，以備參閱。

是月十九日起，從進篤齋叢書內，抄出長春真人西遊記，凡十日而畢。閱四月朔，又從陶南邨輟耕錄補錄叢書及表二篇，其所注釋，均箋識於眉端。

六月，為清華學校暑期學校演講中國近二三十年來新發見之學問一題。其目凡五：一曰殷虛甲骨文，二曰敦煌寫本及西域各

地之簡牘，三曰敦煌千佛洞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四曰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五曰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此五者之三，先生皆曾創通之，考釋之，故此講演最明晰而詳盡也。

是月赴津，祝羅先生六十壽，並以詩賀之。

七月，一里）北來受業於先生之門，先生命館於其家。會研究院原聘助教陸君以事辭，主任吳先生命（里）承其乏，日爲先生檢閱書籍及校錄文稿。

是月，草耶律文正公年譜及西遊記注大體告成。

八月開學，先生任經史小學導師，並爲諸生演講古史新證每週一小字，尙書二小時，說文一小時。古史新證即改訂舊著殷先公先王考三代地理小記等篇而成。

是月，日本狩野子溫博士（直島）來京師，與先生相見，博士出彼邦新刊宋本尙書正義爲贈。

是年夏，爲日本內藤湖南博士六十遠歷紀念，其友朋爲聚資刊行支那學論叢以壽博士，徵文於先生，是月，先生以新著西遼郡城虎思谷耳采考寄之。

九月，假沈庵宮保（寶熙）藏燕楮書屋鈔本蒙古源流以校坊刻本。十月中，又讀數過，並據元祕史元史等書校釋一過。

是月，先生讀金史發見阻鞮字樣多處，而元史中並無此種部族，乃大疑。一夕讀元祕史，見卷四所載大金因塔塔兒不從命，王京丞相領軍來剿，於浩蕩札河破之，與金史完顏襄傳參之，地望人名悉合。因悟金史之阻鞮，卽元祕史之塔塔兒，而塔塔兒一語，亦卽唐宋間鞮鞞之對音。乃摘錄載籍中所言鞮鞞阻卜阻鞮事，草鞮鞞年表及鞮鞞考。是年冬，卽提出此問題爲北京歷史社會學會講演之。

是月，草元朝祕史地名索引成。

案先生初擬遼金元三史人名地名索引已注其所見於汪氏三史同名錄眉端，後以茲事不易，乃改著此篇，並以親征錄元史比勘之，未能備也。

十月，以元秘史校皇元聖武親征錄。因憶前在沈乙庵先生案頭見所校舊鈔雲麓漫鈔本親征錄，較刻本異同頗多。後詢之江安傅沅叔，始知沈先生所校者，乃舊鈔說郭本，非雲麓漫鈔也。十二月下旬，從傅氏處，假弘治鈔說郭本，以校何秋濤本，得訂補謬奪多處。十一月，從秋澗大全集玉堂嘉話中，錄出張德輝紀行，是月，又從上虞羅氏假錄黑韃事略一過。

編年文 戴校本水經注跋（二月，今補入觀堂集林）。四部叢刊李賀歌詩編跋（五月，見別集補遺）。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見之學問（六月，刊入學衡雜誌）。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朶考（八月，今補入觀堂集林）。書番禺商氏所藏散氏盤本後（中秋日，見集外文）。鄂侯駟方鼎跋（十月）。秦瓦量跋（十月，均見別集補遺）。蒙文元朝秘史跋（十月望日，見別集初編）。蒙韃備錄跋（十月，今補入觀堂集林）。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冬日，見別集補遺）。重刻施國祁元遺山詩箋注序（冬日，代將孟頫作，見集外文）。韃靼考附年表（十月）。遼金時蒙古考（十一月，以上附刊蒙古史料校注四種後）。黑韃事略跋（十二月二十日，今補入觀堂集林）。

編年詩 羅雪堂參事六十生日二首（見別集初編）

丙寅五十一歲

正月初三日，校說郭本親征錄。又據說郭本蒙韃備錄校古今逸史本。上燈日在天津，又從武進陶氏借校萬曆抄說郭本親征錄。是月，又從江南圖書館抄得汪魚亭藏抄本親征錄，以校今本，知汪本與何本同出一源，雖優於何本，實遜於說郭本。乃知說郭本為傳世最古最備之本。乃撰校注一卷，至寒食節稿始寫定。四月中，西遊記注又整理一過，擬將此二書合耶律文正公年譜蒙古源流校注合刊之。繼以文正行事未詳處尚多，而蒙古源流又無佳本可校，滿蒙文原本，倉卒亦無由通其讀，乃將蒙韃備錄黑韃事略附

注錄爲箋證，合西遊記親征錄注刊之，署曰蒙古史料四種校注。由研究院以活字版印行，自夏徂秋，校刊始畢。

古史新證一課，至去冬已授畢。正月起，撰克鼎盂鼎銘考釋，並改訂毛公鼎考釋，合散氏盤考釋以授諸生。其他宗周諸重器，亦多寫爲釋文講演之。

六月，爲燕京大學演講中國歷代之尺度一題。

八月，研究院開學，先生每週講授儀禮二小時，說文一小時。是時院中採購中文書籍，均由先生審定。

是月，長子潛明，在滬病篤，先生聞訊，乘車赴滬，至已不瘳。是月二十日卒於寓所。先生久歷世變，境況寥落，至是復有喪明之痛，乃益復寡歡喪事畢，卽北返。

先生在滬時，桐鄉徐君楹齋以所撰古錄印譜請序於先生。九月，先生重申前論戰國時秦用縮文六國用古文之說以序之。

十月，從上海涵芬樓假顧澗菴手校本蒙文元朝祕史，校葉氏觀古堂刻本。

是月二十九日，爲先生五十初度，親友及門弟子均稱觴致賀。十一月中，先生出漢魏唐宋石經墨本或影本多種，以示諸同學，並講述石經歷史及其源流。

閏年文 聖武親征錄校注序（二月清明日） 孟鼎銘考釋 克鼎銘考釋（春日，均見古金文考釋） 長春真人西遊記注序

（孟夏） 蒙韃備錄又跋（六月，後與前跋合并爲一） 記現存歷代尺度十七種（六月，以上均補入觀堂集林） 樂庵居士

士五十壽序（六月，見集外文） 新莽嘉量跋（八月） 桐鄉徐氏印譜序（九月） 書內府所藏王仁昫切韻後（秋日）

六朝人韻書分部說（秋日，以上今補入觀堂集林） 宋代之金石學（十月，乃歷史社會學會講演稿，後別出爲書宣和博古

圖跋，今補入觀堂集林） 蜀石經殘拓本跋（仲冬朔，今補入觀堂集林） 書影明內府刊本大韻後（仲冬，見別集初編）

元刊虞伯生詩續編跋（仲冬，見別集補遺） 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十二月十一日寫成，今補入觀堂集林）

週年詩 哀中舟侍講五十一生日一首（見別集初編） 題敬山檢書圖二首 題郭初白梅石居小象一首（見外集卷三）
丁卯五十一歲。

正月，讀元秘史見所載主因之語凡四。就史實上證明之，蓋與遼金二史中之亂軍相當。因草元朝轉史之主因亦兒罕考，寄日本藤田劍峯博士（卷八）入史學雜誌中刊之。先生又致藤田博士二書討論亂字之音讀。其第二書稿具後，未發，今並見觀堂集林中。

正月，以正統道藏本西遊記校先生校本，得訂正謬字數十處。

是月檢道藏經志異與山集尹志平在光集據以訂補西遊記注凡三則。

三月，得讀日本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中有箭內博士（瓦）韃靼考，與先生說阻卜阻鞏之爲韃靼結論相同。惟明與安嶺西之韃靼乃蒙古人種，而陰山韃靼出於沙陀，爲土耳其人種，乃實於漢北韃靼之名，而竊以自號。此論先生頗以爲不然。先生謂當唐之季世與安嶺左右諸部族，若室韋，若蒙古，若韃靼，皆有遷徙之事。蓋唐雖既衰，回鶻亦爲黠戛斯所攻，去其故都，而漢塞下惟有沙陀，退渾諸小部族，故室韋、蒙古、韃靼三部族，乃各有一支部，侵入陰山附近。此事前人均未道及，先生爲疏通證明之，韃靼和後考一篇。後以蒙古南徙事，其證據未充，乃摘出室韋南徙一章，爲黑車子室韋考，至四月稿始寫定。

是月下旬，攜家人游西山。

是月，日本神田德庵學士（信暢）寄排印足本耶律文正西遊錄至。足本西遊錄中土久佚，此抄自宮內省圖書寮者，蓋人間稀笈也。先生即據以重錄一本，復訂正刻本誤字數處。

四月，改定蒙古上世考（即遼金時蒙古考）爲蒙古考，至初八日寫畢。繼又改定韃靼考，至十四日寫畢。復據元朝轉史別編箋證之，可存者凡七則（中有對都西使記割記一則）爲蒙古札記。此均先生最後之定稿也。

去秋以來，世變益亟，先生時時以津國爲念。新正赴津親見見圖中夷然如常，亦無以安危爲念者。先生親狀至怕，返京後，憂傷過甚。

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魯獨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數驚。先生以羸難且重，或有更甚於甲子之變者，乃益危懼。五月初二日夜，四試卷畢，草遺書懷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盥洗飲食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忽於友人處假銀餅五枚，獨行出校門，雇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雲殿西魚藻軒前。隨流獨立，盡紙煙一枝，隨丁會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及二分鐘已氣絕矣。時正巳正也。家人候先生歸，至午後尙未至，乃大疑。其公子急蹤跡之，至申刻始得歸。次日入殮，友生集哭。奉尸出園，始於裏衣中得致三子貞明遺書一紙。紙已溼透，惟字跡完好。書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從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葬於清華墓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亦不必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終可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荷隨懷勸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云云。既棺殮，暫厝於鄰寺中。繼先生在津得電，卽據以上聞。初六日詔曰：「南書房行走五品銜王國維，學問博通，躬行虛謹，由諸生經朕特加拔擢，供職南齋。因值播遷，留京講學。尙不時來津召對，依戀出於至誠。遽覽遺章，竟沉瀾而逝。孤忠耿耿，深悃朕懷，著加恩予諡忠愍，派貝子溥忻卽日前往奠醊，賞給陀羅經被，並賞銀貳千圓治喪，由留京辦事處發給，以示朕憫惜貞臣之至意。」繼先生又來京經紀其喪事。五月十七日假全浙會館設位致弔，共收得哀輓詩聯數百副。是月二十四日，先生日本友人狩野內藤諸先生，假座京都袋中庵，誦經追悼。日本藝文雜誌，並爲特刊追悼號。海內外學人，知與不知，無不同聲哀悼。七月十七日，諸子遵遺命，葬先生於清華園附近西柳村七間房之原。其同官遼陽楊留培先生（鍾義）爲銘誌其墓。武進袁中舟（勵準）先生書之。遺書遺稿藏於家。繼先生爲校理其遺著，凡四集，畧曰海寧王忠愍公遺書，現尙在校印中。

編年文 元祕史之主因亦兒堅考（正月） 金界壕考（二月初名金長城考，以上今補入觀堂集林。） 校本水經注箋跋（二月，見別集補遺。） 簡內博士健朝考譯文 津田博士遼代烏古敵烈考譯文 津田博士室章考譯文（以上均三月譯，見觀堂譯集。） 前古考（四月初八日改定。） 健朝考（四月十四日改定。） 蒙古札記（四月，以上今補入觀堂集林。） 尙書跋

誌序（四月，見別集補遺）

丁卯十二月初稿寫畢。

國學論叢將刊行，王先生紀念號，新會梁先生、義寧陳先生，均以（里）與先生有戚誼，且侍先生講席久，知先生學行，或較他人爲多，因囑草年譜以實之。（里）辭不獲命，以一月之力，寫爲此編。其遺漏疏略之病，在在遇之。海內外學人，幸匡其不逮焉。又先生手校書之存滬上者，尙有數十種。其校書歲月，與其他行事之未詳者，當續行補入，以俟寫定。萬里又識。

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

趙萬里

觀堂集林二十四卷（凡專著初爲單本刊入雪堂廣倉兩叢刊而後收入集林者，此目均從略）

此先生手定之文集也。原爲二十卷，歲在辛酉，烏程蔣氏以聚珍版印行。至壬戌而畢工。其癸亥以後之作，去冬先生曾寫定文三十六篇，詩十二首，顏之曰集林補編。時研究院校刊蒙古史料校注四種方畢，里屢以續印補編事爲請，謂可仿羅雪堂先生松翁近稿例，先以活字版印行。先生然之，云稍待，所得當益多。蓋先生時方改定韃靼蒙古諸考，故不欲遽刊補編，而遺金源蒙古諸考史之作也。今年四月，先生始寫定韃靼蒙古諸考及蒙古札記畢，囑里錄一副本，並云異日印行補編時，此數文不可遺也。及先生歸道山，羅雪堂先生謀刊行遺書，囑里整理遺稿，里首以補編寄之。初擬僅刊補編，後以蔣氏所印書行且售，遂謀重刊集林，而以補編諸文散入之，共得二十四卷，較原刊多四卷。茲錄其增入諸文細目於下：

高宗彤日說 陳寶說 同瑄說 肅霜滌場說 釋天 桐鄉徐氏印譜序 書式古堂書畫彙考所錄唐韻後 書影印內府所藏王仁昫切韻後 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跋錄 六朝人韻書分部說（以上入藝林） 周聲方考 宋刊水經注殘本跋 永樂大典本水經注跋 明抄本水經注跋 孫潛夫手校水經注殘本跋 朱氏水經注箋跋 戴校水經注跋 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 韃靼考（附年表） 萌古考 黑車子室章考 金界壕考 元朝祕史中之主因亦兒堅考（附致藤田博士二書） 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 聖武親征錄校注序 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序 蒙韃備錄跋 黑韃事略跋 蒙古札記 郝公鈞續跋 滿教跋 王子嬰次盧跋 書宣和博古圖後 記現存歷代尺度一十七種 新莽嘉量跋 蜀石經殘拓本跋（以上入史林）

觀堂別集一卷後編一卷補遺一卷

首二卷爲羅氏所編，補遺則里所輯也。凡永觀堂海內外雜文諸文爲觀堂集林所未收者，及其他序跋雜文，均入之。而初編中庚辰尚跋齊國差饋跋攻吳王大差鑑跋秦公教跋漢王保卿買地券跋蒙文元朝祕史跋書影明內府刊本大皓跋及夢見東軒老人等詩十二首，先生手寫補編目錄中均有之，均當刊入集林中。而羅先生以此數文未見於先生自藏集林目錄眉注，遂以爲先生所自刪落，而人別集刊之，實則未安，爲附正之於此。

觀堂外集四卷

卷一爲庚辛之間讀書記，曾刊入盛京時報，其中太公家教跋一文，已見集林，茲不列。卷二爲觀堂丙午以前詩，乃自排印本鄧安文集內抄出，卷三亦爲詩，乃里所搜輯。卷四爲荅華詞，合人間詞甲乙稿及庚戌後所作數闕而成。初改名曰履霜詞，後改今名。觀堂集林綴林內所列，即從此全稿內錄出者也。

爾雅草木鳥獸蟲魚釋例一卷

此書曾刊入廣倉學齋叢刊第一集中，後刪訂入觀堂集林，今依廣倉本重印。

兩周金石文韻讀一卷

此書曾刊入廣倉學齋叢刊第二集，今據以重印。然兩周有韻之金文，尙有續出而未收入者，如秦公敦是。先生在時亦曾道及之，今悉依原次重印，未遑增訂也。

觀堂古今文考釋五種五卷

(一) 毛公鼎考釋 曾刊入廣倉學齋叢刊第一集。此所據者，仍是廣倉本。後里以乙丑重訂本寄之，已不及改正，乃錄其異同別出刊之。

(二) 不期效考釋 曾刊入雪堂叢刻。

(三) 散氏盤考釋 稿本。

(四) 克鼎考釋 稿本。

(五) 孟鼎考釋 稿本。

史籀篇疏證一卷

曾刊入廣倉學齋叢刊第一集，今據以重印。

校正松江本急就篇一卷（附校補）

此書原名急就篇，校正廣倉學齋有排印本。今仍據廣倉本重印，而以先生續校諸條，寫爲校補，附之。

唐寫本唐韻校記二卷，唐韻佚文一卷

稿本。此書與重刊倉頡篇均爲代姬某而作。後倉頡篇刊行，而此書以所校多未備，且其時尚未見唐本切韻及王仁昫刊釋補缺切韻，故迄未印行也。

以上各書均入羅先生所編海寧王忠愍公遺書第一集。

魏石經考一卷附錄一卷

稿本。先生初成魏石經考二卷，入廣倉學齋叢刊第一集印行。後改定上卷入觀堂集林。歲在壬戌，洛陽新出魏石經尚書春秋數石，先生遂得墨本，繼又得見私家所藏零星小塊，乃草石經續考，念他日或有續出之資料，故終未寫定。今以續考爲主，而以原考下卷附之，亦共得二卷。

補高郵王氏說文諸聲韻譜一卷

稿本。

聯縣字譜三卷

稿本。上卷爲疊韻連縣字，中卷爲雙聲連縣字，下卷爲古成語。（非雙聲非疊韻者）

釋幣二卷

此書曾刊入雪堂叢刻，今依重訂本印行。

簡牘檢畧考一卷

此書曾刊入雲窗叢刻，今據以重印。

漢魏博士題名考二卷

此書原名漢魏博士考，共爲三卷，入廣倉。

第一集印行，後改定上卷入觀堂集林，今只印下二卷，故改畧曰題名考。

清眞先生遺事一卷

此書曾刊入國學叢刊及廣倉學窘叢刊。集今依重訂本印行。

耶律文正公年譜一卷餘錄一卷

稿本。餘錄曾寫定入清華週刊紀念增刊中印行。

五代兩宋監本考三卷

稿本。五代監本考曾刊入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期。

兩浙古刊本考二卷

稿本。其序文已收入觀堂集林中。

宋代金文著錄表一卷

國朝金文著錄表六卷

上兩書曾刊入雪堂叢刊。

觀堂譯稿五卷

(一) 斯坦因流沙訪古記，曾刊入敦煌石室遺書附錄。(二) 伯希和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并序)

此從日本藝文雜誌，納博士亮三郎譯文輯譯，曾刊入北大國學季刊第一期，但未列序文。(三) 箭內互樞紐考。(四) 津田左右

吉逸代烏古敵烈考。(五) 津田左右吉室章考。上三卷，均從日本滿洲朝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中譯出。

自魏石經考以下各書，今均入遺書第二集印行。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二卷

上二書曾刊入廣倉學窟叢刊第二集。聞先生後有增注尙多，爲柯鳳孫學士假去，今已不可得見矣。

村環經行記校注一卷

劉郁西使記校注一卷

劉郁北使記校注一卷

王德使高昌記校注一卷

稿本。此四種校注，均散注於各書眉端，乃草親征錄西遊記校注時隨筆疏記者，初不欲寫爲一書也。今重爲移錄，署曰古行記四種

校注。

聖賢備錄箋證一卷

黑龍事略箋證一卷

聖武親征錄校注一卷

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二卷

上四種總名蒙古史料校注四種，清華學校研究院有排印本，後附魏觀考及遼金時蒙古考。（後改名蒙古考）今魏觀考、蒙古考均移入觀堂集林，此四種校注均依增訂本重刊之。

水經注校記（未定卷）

先生於水經注得見佳本至多，悉校注於聚珍本及朱王孫箋本上。（詳手校手批書目）此卽以朱箋本上所校者寫爲校記。蓋先生所校各書，以水經注爲最勤，故先爲印行，以爲讀鄺書者之一助耳。

乾隆浙江通志考異四卷

稿本，未全。乃先生在浙志局時所撰。今浙志迄未成書，故先生此書仍入遺書中印行。

自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以下各書，均入遺書第三集印行。

唐五代二十家詞輯二十卷

稿本。

唐宋大曲考一卷

此書曾刊入國粹學報第六十三至六十八期，今依增訂本印行。案宋代大曲不見於先生此考者，或尙有之。如鄭麟趾高麗史樂志所載惜奴嬌八遍，與夷堅志所載不同，或真宋大曲之遺。又載清平樂一闕，其句法與詩餘大異，恐與大曲有關。又拜月亭傳奇有降

黃龍及衰。凡此均可補直先生此考者，因附記之於外。

戲曲考源一卷

此書初稿本會刊入國粹學報第四十八及五十期，其定本則刊入晨風園叢書，今據以重印。

古劇脚色考一卷

此書會刊入國學叢刊，今依增訂本重印。

優伶錄一卷

此書會刊入國粹學報第六十三至六十六期中，今據以重印。

宋元戲曲史一卷

此書有商務印書館印本，乃據以印入。

錄曲餘談一卷

此書會刊入國粹學報第六十七至六十九期，今據以重印。

曲錄六卷

此書會刊入晨風園叢書，其初稿爲蝶夢風霞抄，陳君乃乾即據以印入其所輯曲苑中，今依增訂本印行，於原刊之謬誤，頗多訂正。

人間詞話一卷

此書會刊入國粹學報第四十七四十九及五十期，北京懷社亦有排印本，今據原稿本印行。

觀堂校詞記（未定卷）

稿本自先生所校宋人詞集中錄出。

自唐五代二十家詞輯以下，均入遺書第四集印行。以下各書，遺書中均未收入。

案先生攻究詞曲之作，尙不止此。據初稿本曲錄序，則知有詞錄若干卷；據宋元戲曲史序，則知有曲調源流表一卷，其稿本均未見，附注於此以俟考。

流沙陰簡考釋一卷補遺一卷（上虞羅氏據先生手寫本景印）補正一卷

此書考釋其爲三卷，上下二卷，乃羅先生所撰；卷中屯戍叢殘考釋乃先生所撰。補正一卷，刊於廣倉學窘叢刊第一集。歲在辛酉，又改正十餘篇，別出爲敦煌漢簡跋等入觀堂集林中刊之。然其後陸續有補苴前釋處尙多，余亦錄有副冊，他日重印，當據以增訂也。

齊魯封泥集存一卷

此書與羅雪堂先生同輯，有羅氏景印本。

靜安文集一冊

此書有排印本，乃光緒三十一年出版，坊間久已無書。余嘗檢教育世界雜誌，尙有多篇，爲文集未收者。最近學衡雜誌載有書寧湯生英譯中庸後一文，卽其一也。他日擬編爲二集重印，以存先生少時思想上之陳跡焉。

俄詩堂殷虛文字考釋一卷

廣倉學窘據先生手寫本景印。此書考釋大都已收入觀堂集林殷先公先王考及釋契釋句諸文矣。然其他未收諸考釋及釋文，均尙可供治卜辭者之參考也。

古本尙書孔氏傳鈔校

稿本。此書據敦煌所出隸古定向書與日本古寫本校今本，其校語均注於眉端。當與先生其他校勘之作同印，故不入遺書中。

元祕史山川地名索引一卷

稿本未全，故未收入遺書。

兩漢魏晉鄉亭考二卷

稿本。僅具條目，尙未成書，故未收入遺書。

古史新證一卷

油印本。此乃改定殷先公先王考及說殷北伯鼎跋等數篇而成，於舊說頗有訂改，現已刊入國學月報。

經四部叢刻擬目一卷

稿本。

丙辰日記一冊

稿本。記丙辰年正月至三月，自日本返國及就廣倉學窟之聘事。

觀堂集外文一卷

一切雜文爲別集外集刊落者均入之。乃里所鈔集，以便平時檢閱。

心理學概論一冊

商務印書館印本。乃從 Hoffding: Outline of Psychology. 中譯出。

法學通論一冊

商務印書館印本。乃從日本磯谷伴次郎著本譯出。

辯學一冊

此書乃先生官學部圖書局時所譯，有學部排印本。乃從 Stanley Jevons: The Elementary Seasons in Logic 中譯出。

東山雜記一卷

二編軒隨錄一卷

稿本。曾刊入盛京時報中。

重刊倉頡篇二卷

廣倉學筭排印本。乃代姬某所作，故卷首不署先生名字。

密韻樓藏書志如干卷

稿本似未全，且未分卷，藏於家。清稿在烏程蔣氏許，乃代蔣君孟頌所輯。蔣氏藏書，甲於海上，而先生所撰藏書志，亦精審無二惜至今未見印行，遂使世人治目錄學者，未無考鏡，斯爲憾矣。

都六十二種。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

趙萬里

周易十卷（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

二册

魏王弼釋韓康伯注略例王弼撰唐邢璣注。

卷末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尚書王氏注二卷（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一册

魏王肅撰清馬國翰輯。

間以孔傳分注於眉端又據唐寫本釋文訂補數處。

書古文訓十六卷（通志堂刻本）

四册

宋薛季宣撰。

以敦煌所出隸古定向書及日本古寫本校。

尚書隸古定釋文八卷（嘉慶九年寧儉堂刻本）

二册

清李遇孫撰。

有跋語及眉識各一則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尚書駢枝一卷（抄本）

一册

清孫貽讓撰。

抄本多誤字，以朱筆校正。

周禮十二卷（石印士禮居叢書本）

漢鄭玄注。

四册

校烏程蔣氏所藏明嘉靖徐氏刻本及明復宋岳本。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嘉慶二十年江西刻本）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十六册

全書圈點一過，並有眉注多處。

儀禮十七卷（石印士禮居叢書本）

漢鄭玄注。

二册

校烏程蔣氏所藏明嘉靖徐氏刻本。

儀禮注疏十七卷（嘉慶二十年江西刻本）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十六册

全書圈點一過，並有眉注多處。

儀禮議誤三卷（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張淳撰。

一册

卷一卷二有眉注三則。

纂輯五注禮記二十卷（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

五册

漢鄭玄注。

原本有失真處，以原本本校之，有眉注數則。

禮記二十卷（崇文書局重刻張氏影宋撫州刻本）

漢鄭玄注。

校爲程氏蔣氏廉明嘉靖徐氏復刻宋建大字本，及宋刊纂圖互注本。

禮記正義六十三卷（嘉慶二十年江西刻本）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

全書圈點一過，有眉注數處，末有跋語。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嘉慶二十年江西刻本）

漢何休注，唐徐彥疏。

臨惠定字校宋鄂州本。眉端並注出何休所本漢人舊說。先生云：「何注殆字字有來歷，徐疏不能微引，故備錄之，以供參考耳。」

論語集解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日本正平刊本）

魏何晏集解。

以日本銜鈔皇侃義疏，及邢昺注疏本校，並以阮氏校勘記檢補一過。

朱子論語注稿墨蹟（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宋朱熹撰。

未有跋語。

八册

三十二册

八册

二册

一册

孟子十四卷（續古逸叢書影印內府藏宋刊大字本）

三册

漢趙岐注

卷末有跋尾，已錄入別集補遺。

孟子十四卷（古石齋叢書影印日本復宋書注本）

三册

校影印宋刊大字本及孟子廿義。

孟子書義二卷（道光二十三年日照許氏刻本「釋荃菴舊藏」）

一册

宋孫奭撰。

校黃氏士禮居叢書影宋本。未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爾雅注疏十一卷（嘉慶二十年江西刻本）

六册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以元馬應廬院本校經注及普於行間，以宋刊蜀大字本校經注於眉端，並校以烏程蔣氏藏宋經單疏本。又藝文類聚所引者，亦檢

校一過。

爾雅三卷（湖北官書局校刻本）

三册

晉郭璞注。

校元大德平水曹氏刊本，明吳元恭仿宋刻本，日本復刊北宋小字本，明初蘇口本，日本復刻宋大字本，元雪應書院本，北宋刊單疏

本等七種。所見異本之多，未有過於此矣。

爾雅疏十卷（光緒四年吳興陸氏十萬卷樓刻本「釋荃菴舊藏」）

二册

宋邢昺撰。

校為程氏藏北宋本。

韓詩外傳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沈氏野竹齋刻本）

漢韓嬰撰。

凡書中有韻處，皆規其外以證之。

春秋繁露十七卷（四部叢刊影印武英殿聚珍版本）

漢董仲舒撰。

凡書中有韻處，皆規其外以證之。並據孔叡谷臨疑獻之校大典本，補錄樓郁序於卷末。

經典釋文三十卷（崇文書局重刻盧抱經校本「羅振玉舊藏」）

周易釋文，羅叔蘊先生以敦煌唐寫本校。他卷有先生眉注數則。

六藝論一卷（王謨漢魏遺書抄本）

漢鄭玄撰。

眉端有補輯多則。

聖證論一卷（同上）

魏王虛撰。

眉端有補輯多則。

方言十三卷（盧氏抱經堂刻本）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

二册

二册

十二册

合上一册

四册

漢揚雄撰，晉郭璞注，清盧文弨校。

校盛意圖舊藏宋李文授刊本，並以釋玄應悉琳一切經音義，原本玉篇，文選注，御覽等所引校於眉端，卷末又有跋辭。

方言疏證十三卷（曲阜孔氏徵波樹刻本）

清戴震撰。

以原本舊校整理之，錄於此本上。復以李文授本，及宋刊爾雅單疏所引細勘之。觀堂集林卷五書郭注方言三一文，即錄錄此本校語之精審者而成，其他文字異同均未及焉。

釋名八卷（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陳道人刊本）

漢劉熙撰。

據日本富岡氏藏馮己蒼本補重刊後序於卷首。

釋名疏證八卷（經訓堂原刻本「吾鄉饒廣伯舊藏」）

校日本富岡君攝藏明復宋陳道人刻本。（案即四部叢刊所印之本。）

廣雅十卷（明刻本）

魏張揖撰。

誤字據王念孫疏證本校正。

匡繆正俗八卷（雅雨堂刻本）

唐顏師古撰。

訂正書中諸題，並有用注數則。

二册

一册

四册

二册

音韻篇二卷續一卷補一卷

二册

清孫星衍輯陶方琦續輯。諸可寶補輯。

以急就篇諸字分部散注於眉端，其他書所引佚文之未輯入者亦散注於上，乃先生重輯此書時之底稿也。

急就篇一卷（靈鷲閣叢書校刊阜象碑本）

一册

漢史游撰，清鈕樹玉校。

校集石林宋仲漁本，岱南閣叢書本，三希堂法帖所刊俞紫芝釋文本，及趙文敏章草本。

急就篇補注□卷（浙江書局玉海附刊本）

二册

宋王應麟撰。

校日本小島知足手寫顏本。案上二書乃先生草急就篇校正時之底稿也。

說文解字三十卷（平津館叢書本）

四册

漢許慎撰。

將急就篇中字分部注於眉端，蓋先生草重輯蒼頡篇時所錄也。

說文解字注十五卷，六書音韻表五卷（經韻樓刻本）

十六册

清段玉裁撰。

卷一至卷七，卷十五及音韻表，並圈點一過，眉端又有考訂語多處。

說文引經考異十六卷（咸豐二年刻本）

四册

清柳宗元撰。

卷一有眉注一則。

說文古籀補十四卷（石印本）

清吳大澂撰。

有眉注多處。

佩觿三卷（張氏澤存堂刻本）

宋郭忠恕撰。

校明萬玉堂復宋本。

周秦石刻釋音一卷（十萬卷樓刻本）

元吾邱衍撰。

韻楚文以趙凡夫臨本及古文苑本校。

唐寫本切韻殘卷（石印本）

隋陸法言撰。

以廣韻校正卷中誤字。

唐寫本唐韻殘卷（石印本）

唐孫愐撰。

卷末錄魏鶴山唐韻後序及西域考古圖譜所載切韻斷片殘字。

廣韻五卷（張氏澤存堂刻本）

宋陳彭年等奉敕撰。

校海陽張氏藏宋刊本（即四部叢刊本）又錄烏程蔣氏藏黃曉園臨段茂堂校本於眉端。又據唐寫本切韻唐韻及王仁昫刊經補缺切韻校之得補訂廣韻誤字及可兩通者數百處。切韻唐韻王韻所有字爲廣韻有者則錄之於其側其所無者則散注於眉端。先生亦時出己意以折衷之。此書爲校本書中之最精者。

又（重刊澤存堂本）

四册

以和名韻彙抄三部經音義等書所引唐韻佚文分部散注於眉端。蓋輯唐韻佚文時之底稿也。又（符山堂刻本「伊邨卿舊藏」）

五册

此書爲顧亭林所刻。卷首先生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音學五書（原刊本）

十二册

清顧炎武撰。

卷首及末卷後均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又音論卷上有眉注一則。

江氏音學書（原刊本）

八册

清江有誥撰。

有眉注。並補寫傳一篇於書後。

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孫星衍校刊本「王詠寬藏書」）

六册

唐釋玄應撰。

校上虞羅氏藏宋本。眉端原有王氏詠寬校語。

又（孫星衍校刊本）

校本與上同。

續考古圖五卷（刻本）

宋無名氏撰

眉端及行間有考訂二則並改正誤字二處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阮寧臺刻本）

宋薛尚功撰

全書有眉注八則。

續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光緒中後知不足齋重刻本）

清阮元撰

有眉注多處，將書中偽器大都注出。此書為羅叔蘊先生舊藏，故亦有羅氏眉注。

續古錄金文九卷（山陰吳氏重刻本）

清吳式芬撰

據續古錄目錄注藏器人姓名於題下，且就所知者補注一二，眉端又有考釋數十則。

續古禮彝器款識（同治十一年滂喜齋刻本）

清潘祖蔭撰

書中部鐘，曼子卣，齊鐘，旂形罍，於菴，均有考釋，末又有跋語。

六册

二册

四册

四册

九册

二册

俊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家刊本）

清吳大澂撰。

書中徵子鼎，蘇衛妃鼎，七豎父癸卣，乙癸丁戈四處，均有考釋。

三代吉金文字（上虞羅氏唐風樓影印本）

今人羅振玉輯。

行間有注釋數處。

續鼎款識（有正書局石印本）

不著編輯人姓氏。

冊中師寔敵，師虎敵，頌敵，無惠鼎，師兌敵，益公敵，大敵，師贊敵，吳尊，靜敵均有注釋。

希古樓續鼎款識（吳興劉氏刻本）

今人劉承幹撰。

有眉注四則，此書今在東莞容君希伯處。

鐵雲藏龜（石印本）

清劉鶚輯。

第一百至六十二頁有釋文。

殷虛書契前編八卷（上虞羅氏影印本）

今人羅振玉輯。

二册

一册

一册

二册

六册

四册

卷一卷二眉端全注釋文。

殷虛書契後編二卷（上虞羅氏影印本）

今人羅振玉輯。

卷上眉端全注釋文。

殷虛書契考釋一卷（上虞羅氏影印本）

今人羅振玉撰。

眉端有補釋數十則。後商君錫永撰殷虛文字類編及羅先生重訂此書時，已多摘入，然亦有未採入者。

殷虛書契待問編一卷（上虞羅氏影印本）

今人羅振玉撰。

眉端有補釋數十則。

史記索隱三十卷（汲古閣刻本）

唐司馬貞撰。

末二卷校復宋小字本史記集解索隱，並有跋語。

逸周書十卷（抱經堂刻本）

清盧文弨校。

校明刊本。又此書有韻處，皆規其外以識之。

王會篇箋釋三卷（刻本）

殘一册

二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清何秋濤撰。

末有跋語。

國語補音三卷（曲阜孔氏微波榭刻本）

宋宋庠撰。

校明嘉靖丙戌正學書院刻本。

元朝祕史十卷，續二卷（葉氏觀古堂刻本）

校連筠錄叢書本及盛意園舊藏顧澗蘋校本。前後均有跋尾。

又

校盛意園舊藏顧澗蘋校本，凡訂正誤字一百二十九處，又校出各本俱誤之字甚多。眉端有考釋十餘處，後即寫為蒙古札記是也。

元祕史注十二卷（漸西村舍刻本）

清李文田撰。

眉端批校多處，末有跋尾。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日本排印本）

清何秋濤校正。

校武進陶氏藏萬曆抄說鄂本。

又一漸西村舍刻本）

校江安傅氏藏弘治抄說鄂本。眉端注釋甚多，蓋即草親征錄校注時之底稿也。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

一册

六册

六册

四册

一册

一册

又（影抄汪魚亭舊藏抄本）

一册

校江安傅氏藏弘治抄說郭本。

二册

蒙古源流八卷（光緒中刻本）

乾隆四十二年奉敕譯。

按沈寶熙藏藤樹室鈔本。刻本誤字疊疊，賴抄本正之。復以元秘史、元史、明史諸書，詳為校注。先生此本原擬寫定為校注，與蒙古史料四種並行，後以不得見善本，及蒙文原本而罷。余頃見淇南汪容昌譯注本，較沈本尤善，文字多與先生校語合，恨先生不及見也。

四册

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光緒丁酉刻本）

清洪鈞撰。

卷二十六有眉注二則。

八册

蒙兀兒史記不分卷（結一廬刻本）

清屠寄撰。

卷二卷三有眉注五則，並補書目錄於每册書面，以便檢索。

四册

蒙古遊牧記十六卷（重刻本）

清張穆撰。

卷一有眉注一則。

五十册

增入宋儒議論杜氏通典二百卷（明李元陽刻本）

唐杜佑撰。

卷五十九（禮十九）及卷一百九十九（邊防十

大唐六典三十卷（明正德中重刊宋紹興本）明宋

唐玄宗撰，李林甫奉敕注。

錄日本享保甲辰近衛公術家熙校本校語於眉端

頁，可稱善本矣。

刑統三十卷（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

宋無名氏撰。

此書劉氏據天一閣舊藏抄本復刻，天一本首數案

據文獻通考補首數卷缺字若干，並以敦煌所出唐

水經注四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武英殿聚珍版本）

魏鄭道元注，清戴震校。

臨沈乙庵先生校宋刊殘本（僅三十九半卷及四

册）宋王孫篔簹本及全樹山七校本，首尾並有跋語

水經注箋四十卷（明萬曆中刻本）

明朱謀埠撰。

校江安傅氏藏宋刊殘本（此明文淵閣舊藏，其在

本海鹽朱氏藏明抄本及吳瑄古今逸史本，又錄舊校本樂大典本，及黃省曾本校語於眉端，計前後所校凡六本，水經異本，舉其於此矣。惟先生舊校本樂大典本及黃本，頗多遺漏，余於去冬曾假先生此本臨校一過，先生並爲文跋其後，余頗思再假蔣氏舊藏大典本及黃本勘之，以畢全業，先生亦深然之。今先生逝矣，而蔣氏所藏早已移歸涵芬樓，此願不知何日得償，念之慨然。

水經注合校四十卷（思賢書局刻本）

十六册

清王先謙撰。

首卷逐錄舊校二十餘則。

元豐九域志十卷（金陵書局刻本）

四册

宋王存撰。

卷首目錄後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乾道臨安志三卷（式訓堂叢書本）

一册

宋周琮撰。

卷二有眉注一則。

景定嚴州續志十卷（漸西村舍刻本）

二册

宋鄭瑤方仁榮撰。

校烏程蔣氏藏宋刻本。

東京夢華錄十卷（乾隆中刻本「劉履芬舊藏」）

二册

宋孟元老撰。

榜烏程蔣氏綬影元抄本。又此書原有劉履芬據汲古閣本校語，並有劉氏手跋。

嘉靖海寧縣志九卷（光緒中刻本）

明蔡元撰。

二册

校上京羅氏藏拜經樓舊藏嘉靖原刻本。又據夷堅志補宋鹽官主簿竇永思一名。

雍正刻八卷（抄本）

清周際業撰。

四册

本有跋語。

世本二卷（朱氏槐廬叢書本）

清孫鴻聲輯，陳其榮補。

一册

據史記注補佚文，及宋衷注十數則。

列女傳集注八卷（侯官陳氏家刻本）

清蕭道管撰。

二册

校明嘉靖黃魯曾刊本，復以藝文類聚所引勘之，又有眉注數處。

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幾輔叢書本）

元蘇天爵撰。

四册

過錄陸心源琴書校補中校本校語。

閩右古年譜一卷（嘉業堂刻本）

一册

清魯一詞撰。

據途初堂集於譜中康熙十二年補一則，又訂正誤字數處。

關亭林年譜一卷，附錄一卷（道光中刻本）

清張樞撰。

有眉注十數則。

關若璣年譜一卷（同上）

清張樞撰。

有眉注十餘則。

段氏二妙年譜二卷（吳興劉氏求恕齋刻本）

今人孫德謙撰。

卷二段成己年譜有眉注一則。

敦煌石室遺書（排印本）

今人羅振玉輯。

其中沙州志景教三威靈度牒以景本校，老子化胡經則據倫敦博物館藏本校補，又據笑道論玄鑑甄正論道宣集補化胡經佚文

五則，其他各篇亦有用注多處。

敦煌零拾（上虞羅氏排印本）

今人羅振玉輯。

一册

四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秦婦吟以伯希和教授所寄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校。云謄集以己意訂正誤字甚多，並據唐寫本春秋後語背記錄唐人望江南等詞於後。

又

秦婦吟又據倫敦博物館所藏一不全本校，並有跋語。云謄集則萬里據強村叢書本對勘一過。

懸超往五天竺傳箋釋一卷（排印本）

一册

日本藤田豐八撰。

有眉注數處。

西游錄注一卷（藍紙開蓋書本）

一册

清李文田撰。

有考釋及訂正李注之誤十餘則。並據李光廷西域圖考補佚文一則。

足本西游錄一卷（日本排印本）

一册

元耶律楚材撰。

此書中土已無全帙，李文田從鹿齋老學齋抄出，亦非全本。至元辨偽錄所引亦有佚文，但於地理無關。日本神田豐庵（信暢）

校書於宮內省圖書寮，得見抄本全帙，賒書以告先生，先生囑校印行世。今年春春，神田君始以排印本寄至，先生據以補注長春真

人西遊記及趙璜家藏備錄數則，又以排印本亦有誤字，為改正九處。

直隸書錄解題二十二卷（光緒九年江蘇書局刻本）

六册

宋陳振孫撰。

有眉注十餘則。

文淵閣書目四卷（韻鏡齋叢書本）

七册

明楊士奇撰。

校內閣藏書目錄。

內閣藏書目錄八卷（適園叢書本）

四册

明孫能傳張萱撰。

校商丘宋氏藏抄本，並以文淵閣書目對勘，末卷後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適園叢書本）

十六册

清黃虞稷撰。

校烏程蔣氏藏吾鄉陳仲魚舊藏抄本。陳本較此本多出數百條，均於眉端錄之，又以明史藝文志校之，其見於藝文志者，以朱筆爲識，復據烏程蔣氏密韻樓所藏書比勘，其書名卷數異同，丹黃滿卷，自爲先生手校書中之最精者。

平津館鑒賞記三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式訓堂叢書本）

二册

清孫星衍撰。

卷一及補遺有眉注二則。

錢竹汀先生日記抄三卷（式訓堂叢書本）

二册

清何元錫輯。

卷一有眉注六則。

經籍跋文一卷（式訓堂叢書本）

一册

清陳澧撰。

書中宋本周易注疏跋，及宋本四書跋均有眉注。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六卷（吾鄉蔣氏別下齋刻本）

三册

清吳壽暘撰。

有行注二十一則，錄所見上虞羅氏、武進龐氏、烏程蔣氏、劉氏書之爲拜經樓藏者，至近代各家藏書目中所收，則未遑錄入也。

曝書雜記三卷（式訓堂叢書本）

一册

清錢泰吉撰。

卷上卷中共有眉注三則。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十六卷（宣統元年日本田中氏排印本）

十册

清莫友芝撰。

有眉注四十二則。

鐵琴銅劍樓書目二十四卷（常熟瞿氏家刻本）

八册

清瞿鏞撰。

卷一卷二卷七卷十七均有眉注。

藏書紀事詩六卷（靈鶴閣叢書本）

七册

清葉昌棫撰。

有眉注十餘則。

金石錄三十卷（結一處以餘叢書本）

宋趙明誠撰。

卷十四有眉注二則。

和林金石錄一卷（靈鶴閣叢書本）

清李文田撰。

據中州名賢文表補救建興元閣記缺字，他文大都以拓本校補。

石鼓文名釋一卷（上虞羅氏石印本）

今人羅振玉撰。

丁鼓有眉注一則，已錄入別集補遺。

金泥石屑二卷（上虞羅氏影印本）

今人羅振玉輯。

卷上印子金屑端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兩漢五經博士考三卷（昭文張氏原刻本）

清張金吾撰。

有眉注數十則，並有跋語，蓋即草漢魏博士考時之底稿也。

宋元釋藏刊本考一卷（永豐鄉人雜著甲編本）

今人羅振玉撰。

眉端有補訂數則。

紀元編三卷（李氏五種本）

清李兆洛撰。

以西曆紀元注於眉端，卷上又有眉注一則。

歷代長術輯要十卷，古今推步諸術考二卷（勞績彙刻本）

清汪日楨撰。

卷首二十四史月日考序目後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孔子家語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間刻本）

魏王肅註。

校日本寬永活字本。

又（明嘉靖間刻本，即四部叢刊影印所據之本）

校汲古閣仿宋刻本，首卷復以寬永活字本校。

又（日本寬永十五年活字印本）

末卷後有跋尾，已錄入別集補遺。

新齊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乙亥吉藩刻本）

漢賈誼撰。

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存目

三册

六册

三册

四册

二册

二册

校明初刻黑口本。

鄭析子二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

周鄒衍撰。

抄明初黑口本。

慎子內外篇附補遺校語（四部叢刊影印繆氏稱香籀寫本）

周慎到撰。

有眉注一則。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

漢高誘注。

卷一有據王獨寶典校正誤字一則。

穆天子傳六卷（五經歲編齋校書三種本）

晉郭璞注，清翟云升校。

校明天一閣刻本，及盧弓父校本，並有眉注數處。

淮南子二十一卷（四部叢刊影印影抄北宋本）

漢高誘許慎注。

眉端錄王右軍淮南雜誌校正之字，以便檢索。

易林十六卷（士禮居叢書本）

一册

一册

五册

一册

四册

二册

漢焦延壽撰。

校烏程蔣氏藏影宋有注本，彭華本，及嘉靖四年重刊彭本，訂正黃本闕奪甚多，易林善本，當推此矣。

白虎通二卷（刊本）

漢班固撰。

校元大德本。

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乙丑善藩刻本）

晉葛洪撰。

校敦煌所出六朝人寫本內篇第二三殘卷，餘亦通讀一過，略正其誤字之可知者。

顏氏家訓二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北齊顏之推撰。

校鮑氏知不足齋七卷本。

封氏見聞記十卷（雅雨堂刻本）

唐封演撰。

校馮己蒼抄本，勞季言校本，又據唐語林詩話總龜及全唐文補佚文六則，及缺文若干字，更據隋志唐六典各書比勘，所得益多。

去

年秋，余購得雅雨堂本，曾假先生此本臨校一過，復以學海類編本校之，學海本遠勝，與馮本大同，余復檢南部新唐語林原

本說郭又勘正數十字，遂成善本矣。

資暇集三卷（明胡文煥格致叢書本）

唐李匡又撰。

校天一閣舊藏明抄本，並以己意校正數十字。

文昌雜錄六卷（雅雨堂刻本）

宋龐元英撰。

校烏程蔣氏藏舊抄本，復以己意訂正二十餘字。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三卷（明崇禎中馬元調刻本）

宋沈括撰。

校宋乾道本，商氏禪海本，及弘治本，復以己意訂正譌字數十處。

容齋五筆七十四卷（掃葉山房重刻馬元調本）

宋洪邁撰。

隨筆和筆校宋嘉定贛州本，餘以弘治仿宋本校，四筆前卷又假江陰羅氏校宋本臨校一遍。

雜助篇三卷（上海涵芬樓校印本）

宋莊季裕撰。

卷下有眉注一則。

寶退錄十卷（存恕堂刻本）

宋趙與時撰。

校宋本，明抄本。

四册

一册

十六册

四册

一册

續墨客揮犀十卷（舊抄本）

宋無名氏撰。

末有跋語，已收入庚申之間讀書記中。

鍾山札記四卷（式訓堂叢書本）

清盧文弨撰。

卷一有眉注一則。

銅鬚斗齋隨筆八卷（式訓堂叢書本）

清沈濤撰。

卷一有眉注一則。

論畫絕句一卷（葛氏嘯園刻本）

清吳修撰。

有眉注三則。

楚辭章句十七卷（明正德中黃省曾刊本）

漢王逸撰。

末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又（汲古閣刻本）

校黃省曾本，惟三卷有奇而綴。

一册

一册

二册

一册

四册

八册

江文通集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復宋本）

梁江淹撰。

二册

校葉石君校元刊本

寒山子詩附聖十拾得詩蘇受擬寒山詩（四部叢刊影印高麗刻本）

一册

唐釋寒山子豐干拾得撰。

校明嘉靖本。

王無功集三卷，補遺二卷（上虞羅氏刻本）

一册

唐王勣撰。

眉端有評語，並加圈點。

張說之集二十五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伍氏刻本）

四册

唐張說撰。

校烏程蔣氏藏明抄本，及朱氏結一廬校刊彭文勤知聖道齋抄本，又檢唐文粹所引細勘一過，共補缺頁數處，訂訛字千餘，殆成善本矣。

張說之文集二十五卷，補遺五卷（朱氏結一廬贈餘叢書本）

四册

唐張說撰，補遺近人繆荃孫輯。

校烏程蔣氏藏明抄本，補遺各文出處，則萬里所注也。

曲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刻本）

四册

唐張九齡撰。

此本前原有嘉靖十五年湛若水序，此佚去，乃嘉靖重刊成化本，非原刊也。校明刊張文獻公集，被本分十二卷，與此異。

杜工部草堂詩箋四十卷，補遺十卷，外集一卷（古逸叢書本）

唐杜甫撰，宋黃鶴注，蔡夢弼箋。

據烏程蔣氏藏宋刊殘本目錄釐定其卷數，蓋此書原本，乃五十一卷，其所缺之十卷，即補遺也。案蔣氏所刊書，以此書所據底本為最劣，始發見此書目錄之謬誤者，當為先生。最近江安傳阮叔亦據宋刊以校此本，其說與先生相符，傅氏跋文見國街館學季刊中。

分門集注杜工部詩二十五卷（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

無撰輯人姓氏。

未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元次山文集十卷附拾遺（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刊本）

唐元結撰。

從唐書本傳補自釋一文，又據顏魯公所撰墓銘校之。他處亦有眉注數則。

顏魯公文集十五卷，補遺一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唐顏真卿撰。

以己意校正書中誤文數百處。

岑嘉州詩四卷（四部叢刊影印明正德刊本）

唐岑參撰。

一册

十册

二册

三册

一册

校明復宋書棚本八卷本。此本未全，不如明翻宋本之善也。

李賀歌詩編四卷（四部叢刊影印富熱羅氏藏金刊本）

唐李賀撰。

校北宋刊南宋剞改本。北宋本舊藏武進趙氏，後歸烏程蔣氏，即袁氏據以影印，蔣氏據以影刻者。但其剞改處均不能於影本刻本上辨別之。此假蔣氏所藏原本細勘一過，凡南宋剞改諸字，悉標注於眉端，於是兩本佳處一覽可知矣。末有跋語，考定此本乃蒙古憲宗時刊本，粗目定為金本，未免近於誇誕。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李商公文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唐李德裕撰。

以舊抄本及唐文粹校，且更定錯集數處。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集外文一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本）

校烏程蔣氏藏宋刊殘本。宋本乃光宗後所刊，觀其字體乃建安書肆刊本，僅存前十四卷，卷次又與嘉靖本異。案先生此校與盧弓父著作拾補中所據本同，盧校殊草率，此可補其未備。又宋本後數十卷，盧校均有之，是當據盧校補全之也。

玉山樵人集附香齋集（四部叢刊影印舊抄本）

唐韓翃撰。

眉端有考釋十數則。

浣花集十卷補遺一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獨章莊撰。

一册

六册

四册

一册

一册

眉端有考訂語數則。

二字唱和集一卷（貴陽陳氏影刻北宋本）

宋李昉李至撰。

未有跋語。

小畜集三十卷（四部叢刊影印經韻堂舊鈔本）

校以程蔣氏藏藝芸精舍抄本，訂正誤字千餘，彼本末卷有闕葉，乃以己意校正若干字，并訂正錯簡一紙。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本）

宋秦觀撰。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九以宋刻殘本校。

湖山類稿五卷，水雲集一卷（鮑氏知不足齋刻本）

宋汪元量撰。

有眉注，又據永樂大典補詩五首，詞一闕，其跋語後寫定入觀堂集林卷十七。

浩然居士集十四卷（四部叢刊影印舊抄本）

元耶律楚材撰。

眉端校注甚多，蓋草文正公年譜時所寫也。行間又校以漸西村舍刻本，末卷補佚詩一首。

又（漸西村舍刻本）

將前書所寫之校注移錄於此本上，並據前書以校此本。

一册

六册

五册

二册

四册

四册

雙溪醉隱集六卷（知服齋叢書本）

元耶律輝撰，清李文田注。

校文津閣本，補詩一首，注二條，並改正錯簡一處，誤字百餘，可為善本矣。

又（影抄文津閣本）

元耶律輝撰。

校知服齋叢書本。

刻源誠先生文集三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

元戴吾元撰。

卷四唐書西域傳記據黃復翁校本補全。

顧亭林文集六卷（原刻顧亭林遺書本）

清顧炎武撰。

集中各文之著述歲月，張石舟年譜中均已詳具，但尚有考訂未確或不能明者；先生於顧氏之書，致力至勤，前後鉤稽，又考得數十處，未有跋語，已錄入別集補遺。

顧亭林詩集五卷（原刻顧亭林遺書本）

清顧炎武撰。

校為程蔣氏藏鈔本，蔣山儒詩集，眉端並有考訂多處。

戴東原集十二卷，年譜一卷，札記一卷（四部叢刊影印經韻樓刻本）

清戴震撰。

目錄以微波榭刻本校，年譜中有眉注數則。

戴東原集十二卷（光緒甲申鎮海張氏刻本）

四册

卷四答段若膺論韻有眉注三則。

思適齋集十八卷（春暉堂叢書本）

四册

清顧廣圻撰。

卷一卷十四卷十六有考訂三處。

梅庵學文八卷柯家山館遺詩六卷詞一卷（湖州叢書本）

六册

清嚴元照撰。

文集中與汪選樓詩寄許周生表兄書復何夢華書詩集卷四久病家居許兵部表兄書來見餉銀錢十枚以下四首詞集卷二意難忘一闕均以原稿校。

燕帆樓文集二十四卷（嘉業堂刻本）

八册

清沈燮撰。

卷九卷十三並有眉注。

意園文略二卷（宣統二年刻本）

一册

清盛昱撰。

卷一闕特勤碑跋以日照丁氏單刊本校，他篇亦有眉注二則。

蕭頤集林十卷（家刊本）

四册

清孫貽讓撰。

有用注數則。

乙卯稿一卷（刊本）

一册

近人沈曾植撰。

詩題中人名均詳注其姓字邑里。

曼陀羅經詞一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一册

近人沈曾植撰。

少年游一闋有用注。

葵園詩鈔五卷（中華書局排印本）

一册

今人柯紹忞撰。

有用識及跋語；朱筆則乙丑冬萬里據刻本校。

永豐鄉人稿四集（家刊本）

六册

今人羅振玉撰。

有用注數則。

玉臺新詠十卷（四部叢刊影印明五雲溪館活字本）

三册

陳徐陵撰。

校明塞山趙氏刊本及敦煌所出唐寫殘本。

花間集十二卷（四部叢刊影印明萬曆刻本）

蜀趙崇祚撰。

校明景印宋刊本。

草堂詩餘前後集二卷（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

不著撰人姓氏。校爲程蔣氏藏明洪武刊本。

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日本西京大學影印元刊本）

是書先生首有序錄，此本無之。卷一眉端有改正元刊俗字數十處。

都一百九十二種

靜安先生逝世後，與其公子等整理遺書，共檢得先生手校手批書一百九十餘種，錄目如右。實皆先生畢生精力之所在也。蓋先生之治一學，必先有一步預備工夫。如治甲竹文字，則先釋雲龍龜及齊契前後編文字。治音韻學，則遍校切韻廣韻。撰蔣氏藏書志，則遍校周禮儀禮禮記等書不下數十種。其他遇一佳贖，必移錄其佳處，或異同於先生自藏本上。固有心得，則必識於書之眉端。自言統初元以迄於今，二十年間，無或間斷。（詳見年譜）求之三百年間，實與高郵二王爲近。然方面之多，又非慎祖伯申兩先生所可及也。先生逝世前夕，嘗語人曰：「余畢生惟與書冊爲伴，故最愛而最難舍去者，亦惟此耳。」嗚呼！此可以見先生之微意矣。丁卯十一月望日同邑受業趙萬里謹識。

又先生於詞曲各書，亦多有校勘。如元曲選則校以雍熙樂府，樂章集則校以宋槧。因原書早歸上虞羅氏，今多不知流歸何氏，未見原書，故未收入，至爲憾也。萬里又識。

王觀堂先生學述

吳其昌

先師靜安王先生自淇後之數月，事遂爲舉世所震悼，稍有知識者，咸復惶然如以不知先師爲恥，可謂盛矣。而（其昌）獨竊有悲焉：凡古今學派之成，其稱謎大師，皆孑然孤詣，研窮至數十年而其說始立；及其既立，而得爲世之所慕，舉世皆驚焉趨之，依聲附影，引蔓牽絲，久而或反爲通人所詬，此歷鑑前轍而不爽者也。今世之誦先生學者，或證以「漢學家」，「哲學家」，「文學家」……甚者或僭以「革命」等字，其捫象一爾（其昌）三年以來，朝夕親炙，雖不敢云於先師之學，有所窺竊於萬一；而於先師治學之態度，之精神，之方法，及學問主幹統系之所在，則知之較真。用敢述爲此篇，分類釋證，不隱說，不隱實，不鋪張，不隱抑，發都啓鍵，惟近真是尙，標榜依附之誦，庶幾免焉。

第一 論先師之學，於清儒中以程易麟劉維臨吳清卿孫仲容四人爲近。

第二 論先師非經學家，其治經學之主旨，乃在推證古史。

第三 論先師之推證古史，其主要之根基統系，乃在小學。

第四 論先師之治小學，從金石甲骨以證合說文，其目的亦在古史。

第五 論先師於書金及甲骨文字，爲宋以來之最精確者。

第六 論先師之治宋元戲曲，亦主旨重在整理其已往之史料。

第七 論先師晚年專治西北地理史事。

第八 結論。

第一

先生之學，綜凡三變，辛亥國變以前，（先生年三十五歲）專治宋元戲曲史料。壬子東渡以後一變，以迄甲子乙丑將入清華之際，（先生四十七八歲）專治金石甲骨文字，以證古史。乙酉以後一變，以迄於卒，（先生五十一歲）專治西北地理史事。此其大略也。其師友間，乃在嘉興沈子培、上虞羅叔言二先生。當先生二十六歲時，曾肄業上海南洋公學；其後於乙卯之春，（先生三十九）始正式見沈先生於滬上，而沈先生因專治西北地理者也。（沈氏在總理衙門，曾考釋和林羣碑，又曾注元汪大淵烏夷志略。）先生晚年所治沈先生愈深，（有觀堂集林羣詩可證。）故晚年治西北地理，不無在少時已受沈先生之影響。然與先生相處最久，過從最密，關係最深者，當爲羅叔言先生。則知先生之學之最深者，當莫如羅先生矣。而羅先生之稱先生亦曰：

「余謂徵君之學，於國朝二百餘年中，最近徵縣程易疇先生，及吳縣吳濬齋中丞。程君之書，以精識勝，而以目驗輔之；其時古文字，古器物，尙未大出，故屬塗雖啓，而運用未宏。吳君之書，全據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於程君，而精博則遜之。徵君其程君之學識，步吳君之軌躅，又當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規模大於程君，精博過於吳君。」——觀堂集林序——

足徵此說，非妄發自我。若更詳言其例：如程易疇通藝錄中之擊折古義，搜集三代古器若干，一一較量其重心之所在，以考定空穴之位置；更從空穴引至兩哆間勾股之角度，以推出古代算學上種種之方術。此其術，真近人所謂科學方法者。而先生如生齒死籍考等文，搜集三代古器銘識上干支，一一爲之配合推審，以定其時代；更從其時代，以推測古代曆朔上之方術。此其治學之識解及程式，完全相同者也。又如程易疇通藝錄中之考工創物小記，其於古代器物，何者爲鐘？何者爲鐃？何者爲干？何者爲戈？何者爲戟？何者爲戚？何者爲削？何者爲匕？首其於鐘也；何者爲鈸？何者爲鼓？何者爲甬？何者爲蠡？其於戈也；何者爲援？何者爲胡？何者爲內？何者爲秘？……皆根據真物，以考定古代之制度；更以之權衡古今諸儒之經說。而先生如觀堂集林中說觥、說盃、說彝、說俎、說環珞、說玳瑁、釋禮記、冠禮、等文，亦皆一一憑藉真物，或根據三代刻辭上所繪之形象，以衡宋時考古圖博古圖等之得失；更以之上定三代行禮作樂及

日用之器物。此其爲之學之識解方法。又完全密合者也。又如吳清卿治金石之學。於清代金石家中。最具通識。不如潘伯寅張叔未之。但視爲裝飾品者。能知金石之學。其影響可及於學問之任何方面。而不獨限於金石之本身。其古權度量衡實驗考。先搜集三代之玉器。——圭、璧、璋、律管等物。——審定其名稱。再從其名稱。按以經籍所載配權度量衡之度數。以驗其離合。更取古泉審定其銖兩。測其直徑。以旁證古代之尺度。（此法非審齋所發明。姑見蘇西山律呂新書中。乃宋時蔡元定之大發明也。清時江慎修律呂精義。續十蘭樂律考原。闡之尤詳。）如是律管。古泉、圭、璧。彼此互證。而古權度量始乃大明。而先生之非量考。及配現存古今尺度一十七種。（見清華研究院講義及學術。又觀集林中有晉前尺、六唐尺、宋三木尺、宋三布帛尺。可參看。）集自漢至清十餘種尺。而互合考之。以證古今尺度之變化。更以互證度量相互之關係。此其爲學性質。又全合也。故先生考釋彝器。稱引審齋甚盛。而審齋集古錄。收集之富。又恆爲先生取資之藪。故審齋於經史小學。及其他各種學問。根柢雖淺。而金石之學。所造之深。遠非吳荷庵徐樹莊輩可及。故羅先生亦頗爲其所影響也。至於劉勳解經。語不多而極確。如論語駢枝。取正朱子之語。雖朱子復生。亦當領首。先生之釋經。雖尙無專著。而其爲學生講貫者。其語簡而極確。亦頗類之。其他孫仲容之名原。古權拾遺。（續廣自刊本）吳文學例。（吉石齋叢書本）更與先生之學。有直接之關係。況如名原之釋一二三四……九十。釋山、尔、匪等八采。皆根據甲青文字。以補周禮正義。考定周之制度者。實已開先生殷周制度論（廣倉學書叢書本）從甲青文所刻帝王名氏。以考古代宗法。更從古代宗法。以考釋古代制度者之先聲。但先生更推廣而擴充之耳。故綜合言之。先生之學。與程易。則性質方法。目的。態度。全似。而所見實較讓堂爲廣。與吳清卿。則性質方法。有部分之似。而其他學問。似非審齋所可與。與劉勳。則說經甚近。而目的不同。與孫仲容。則古籍文字之部極近。而互有精專。儲蓄不治西北地理。而先生亦不治諸子學也。

第二

先生非經學家也。此語或不爲世人所意。然先生之非經學家。自可用事實證明。而無庸以言語強辯。先生於易詩書禮樂春秋。

皆並未嘗有一部專著；其可純粹自爲經學著作者，僅爾正草木鳥獸蟲魚釋例一卷（見廣倉學齋叢書又節本見觀堂集林卷五）及古本尙書孔氏傳堂校一卷耳。（未刊稿本）然爾正本又爲經學之附庸，而先生釋例一書，更爲說經之別裁，而非說經之正體。從偶稱其類之俗名，參互整理，以尋出一字獨立之雅名。說經流別，或注，或箋，或解，或說，或釋，或正義，或講疏，或章句，若此者，殆屬於通論也。故爾正釋例一書，以其目之爲經學，爲注釋爾正之書，毋專目之爲史學，爲上古事物名稱及方言語音之源流變遷史也。若洛誥箋，則單釋尙書中洛誥一篇，其用意已不在註經與解書，乃在考證殷周之際之史事及曆朔。其餘門人劉昉遂吳其昌所記之儀禮講授記，及吳其昌所記之尙書講授記，雖皆語簡而極確，而先生之意，皆不在經，前者在考證三代之制度，後者在考證殷周之大政，殆可目爲「三代禮制小記」及「殷周之政制小記」也。此外若顧命解，先生自云：「古禮經既佚，後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大典者，惟此篇而已。」則其意亦可概見。若明堂燕廟通考（雪堂叢刊本觀堂集林三）則取吳彝、高攸、從鼎、伊敦、克鐘、頤鼎、師寶盤（先生作寶盤）等古器，以折中鄭玄、蔡邕、李冲、賈思伯、牛弘、孫崇義、李觀、唐仲友、戴震、孔廣森、焦循、阮元、汪中、張惠言、陳澧等說。先生之斷，是否卽爲定論，固另爲問題；而其性質，則「古代之建築史」也。若釋幣二卷（雪堂叢刊本）其上卷與朱子深衣制度、黃梨洲深衣考全同，不啻爲「古代衣服小史」；其下卷體例，乃如玉海文獻通考等，乃「歷代絹帛市價小史」也。此種著作，自宋以來，已漸次發現，雖以皇清經解之例衡之，仍當入經（釋幣以釋繪釋殿之例例之，仍得入經）；若按其實，則其性質久已離經，且以甚遠矣。若魏石經考二卷（雪堂叢刊本）石經續考未分卷（未刊稿本）則與嚴鐵橋（可均）唐石經校文、馮柳東（登府）石經考略迥異，反與何子貞（紹基）北宋汴學石經記相近，特遠較精博耳。總之，不重考文，乃重考史，正如朱竹垞經義考之石經一類，更不能入經。其他如釋樂次說周頌，說商頌，說勺舞象舞，考大武樂章，論詩書成語，皆小品零篇，非專著。盛清經師專著，蓋不如此。且較先生略早之黃元同先生居吳清卿陳壽卿大倡金石學之後，而解經仍確守許馬鄭服之說，毫髮不肯苟假，其所作禮書通故，採通藝錄說，本已甚多；而及至繪禮器圖，仍不肯據古代漆器之真形影摹，寧仍依約鄭氏注禮之語，而憑構成圖。此從一方言之，固可目爲固執；然經師最重家法，其態度正

應如此。而先生之講儀禮，適反乎此；無他，經學家與古史學家，其根本先已不同也。與先生並世者，曹叔達（元弼）、張聞遠（錫嘉）、兩先生之古文經學、康南海（有爲）、廖季平（平）、兩先生之今文經學、章荊濱（炳麟）、黃季剛（侃）、兩先生之小學，先生皆不與之通聞；而其所師友，沈懋以外，反爲柯夢園（勛恣）、張孟劬（爾田）、蔣先生者，此亦無他，方以類聚，以先生本非經學而爲史學，其治諸經，以經傳爲古史史料之淵藪故也。

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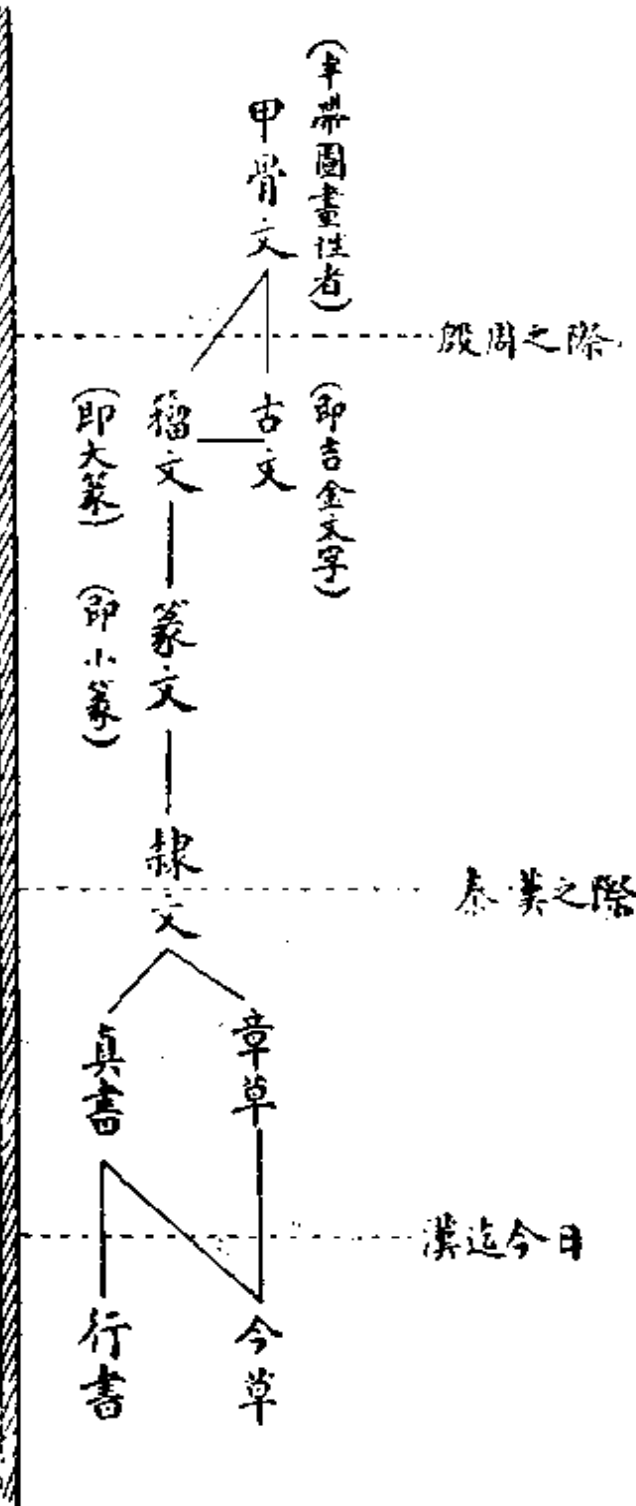
無論何種學說，其能成立爲一家，風行爲一派者，其立說必有所根據，其編釋必成爲統系。背此公例者，其學說必不能成立，即能風行於一時，亦不因之而生價值。先生之學，其目的在於考史，而於「史」之範圍之中，又偏重於古史。而先生考證古史之學，皆建設於小學之上，換言之，即以小學爲工具爲基礎也。戴東原述治經定律之言曰：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其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段玉裁戴東原年

譜序

故有清一代二百餘年，以提倡經學，其結論即不過由「識字以通辭，通辭以通經」二語而已。而先生之考古史也，亦由識字通小學起。此其故，簡單言之，即欲治歐洲古史者，必須通拉丁文；欲治希臘古史者，必須通希臘文；欲治埃及古史者，必須通埃及象形文也。若以中國言之，則由象形模繪半帶畫圖性之文字，及殷代甲骨文，變成六國釋亂之古文（東方金文之一部）及先秦之古籀文（即大篆）更由籀文變成篆文（即小篆），由篆文變成隸文。六國時，東方諸侯，國自爲書，與大篆又各不同。（今爲便利思辨起見，列如下表）

故欲考三代古史，其材料若僅取資經籍，則三代古籍，下至秦漢之書，其存者實屬寥寥可數；且前人功力，大半用盡，複述申言，重嫌辭費，無已，則惟有取資於世上備存，及地下發掘之物質材料。而物質材料，則苟非精通古文字者，乃有如村蠅挾報，有等於無。故先



生之治古史，而以小學古文字學着手者，此其原因一也。又中國文字，形義獨立，其發達程序，全由象形繪畫演化而來。

按許慎班固序六書次序，皆首象形。而說文序亦云：「視鳥獸遞迭之跡，知分理之可以別也，乃造書契。」由今觀之，則骨甲及

鐘鼎文字，全由象形繪畫演化而來，不但取遞迭之跡而已也。此另有說。

即後有演聲之字，而所借以為聲之偏旁半字，仍由象形而來。（例如「江」從水，工聲。而工壬同字，乃為斧形演出，已讀為「工」，義為執斧作工，江水適與「工」音相合，故諧「工」聲。而工之本字，仍由象形而來。此另有說。）故見古代象形之字，（假定為古器）不啻見古器物，即可取此繪畫之形，與地下發掘之古物異器，及經傳所記古器形制，三者證成一片；而古代器物之制大明。見古代諸聲之字，即可由古代方言，以推測古代民族、風俗、地理、上種種之沿革。見古代會意之字，即可參合經傳，以推測古代之制度習慣等等。此先生之治古史而從小學古文字學着手者，其原因二也。又古經傳在秦漢以前，其字體皆為六國古文及秦篆。魯共王壞孔壁，而得

古文孝經論語禮記尚書等，其書是否傳世，古今文家雖至今聚訟未定，而張蒼可馬遷孔安國……豐西漢中葉之士尚得六國古文所寫之經傳，則明白彰著。然則經傳文字之展轉譯寫，與用今日歐文譯寫荷馬之時，蘇封克里之劇，阿里斯夕德爾之倫理學書，又何以異？謬誤必多，遺漏必多，不加校正，以考史事，根據動搖，欲加校正，何所取據，必以古器物存留之古文字矣。又或經傳奇字，屢說不得，歸解，忽於古物出現原字，而義乃豁然；又於是字，創獲古代無限知識。凡此種種，皆有通古文之必要；此先生之治古史，而先決問題，乃在通小學治古文字，其原因三也。有此三大原因，故先生建築古史根據於小學之上，而其治學統系，亦可概述：

所謂小學者，隸書而下，今姑舍棄不言。（若考漢事，則以漢碑印證，隸書乃極重要。）隸書以上，皆可名之爲「古文字學」。古文字學，今可約析四類：一者契文（即甲骨文文字）二者古文（即鐘鼎文字）三者籀文（即大篆）四者篆文（即小篆）契文自滬上發現以後，迭經劉鐵雲（鷗）王文敏（懿榮）盛伯希（昱）孫仲容（詒讓）等收藏，整理，考釋，然其學終未成立；成立此學者，終推羅叔言先生，而光大發揮之者，則先生也。與先生同時爲此學者，如天津王襄，丹徒葉玉森，日人林泰輔，英人明義士，而精通博大，則無論何人，皆知其不及。羅氏之成，殷虛書契考釋，得力於先生之助爲多；而先生在上海禮壽堂之所編次考釋者，爲數亦頗不尠。（有禮壽堂殷虛文字考釋）陸續刊印於倉聖明智大學之藝術叢編中。蓋治商代史事，其史料除尚書中寥寥數篇商書，及史記殷本記一篇以外，將復何所取資？資之於彝器，則商代彝器，奉半光無銘，即有銘，亦不過「父丁」「且乙」「某夙」「作尊彝」三四字或六七字耳。（積古齋鐘鼎款識，庚午父乙鼎，三十字，庚申父乙角，三十二字，目爲商器；今視之，疑皆周器也。）故龜甲文字之出，不啻爲汲冢之再逢。故考證殷史，其惟一泉源，即在龜契。而治龜甲文者，其目的除殷史外，亦別無所施。故先生之言曰：

「由是太乙卜丙，正傳寫之偽文；入商宅殷，辨國邑之殊號。至於「頤日」「卜牲」之真，王賁有與之名，檀、楹、沈之用，牛、羊、犬、豕之數，損益之學，光顧問於周京，文獻之傳，夙無徵於商邑；凡諸放逸，盡在敷陳。」——殷契書契考釋後編序——

是先生之治殷史，皆根據於契文。觀堂集林中最傳著作，卜辭所見先公先王考，卜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所以能在司馬遷二千餘年

之後，反能正其訛，補其脫者，非龜甲文字不爲功。推之如鬼方昆夷靈狝考，不學敦蓋考釋，生勤死盡之戰，及華夷民族之消長，詩書經傳所言，或只一二言七八字者，及古代數千百年積誤之曆朔，經傳能爲之編譯，至數千言，乃至聲色畢現，如觀報章，或一一理竟，犁然有條，乃至如曆譜日記。此則因甘之效也。（其他以契文古文以證合編者，則下節詳之。）蓋小學者，百學之津逮，故乾嘉諸儒，從小學日，學問之重心，漸由經學移入於史學，而先生等復從小學起點，以建設史學之基礎。此則最新有

第四

先生之治古史，以小學爲出發點之根據，已約述如前矣。然於小學之中，又有其根據點與出處。一派，則以說文爲根據，以貫串羣經。郝蘭皋一派，則以爾疋爲根據，從名物以逆推小學。王石鵬一派，近世章太炎一派，則從音韻以上探小學之本原。而先生一派，則欲先從契、古、籀等文字着手，而與王君相合，故先生之學，雖極如程吳孫諸君，而先生之於小學，則矢口佩誦王君不置，今細讀通經，故從羣經以發軔，而先生之目的在考史，故從古文字學發軔，實以說文爲證合之關鍵，其根據則在小學。其於小學也，其關鍵則在說文，其根據則在古文字學。此數言可蔽也。今試舉如先生從龜甲文字，證合吉金，更以說文爲根據，以考商代之帝嚳是也。

殷契文字有：

「貞，賓于宮。」

「貞，于歲，口牢。」

「貞，于歲，六牛。」

「于食食牛六」

「貞米季于豎九牛」

「頁于高祖豎」

「又于豎」

第四五六三片，在羅先生家，未印。此七片，皆記祭高祖之辭，因凡卜辭中祭高祖者，皆書高祖名。如云「高祖乙」「高祖壬亥」

「高祖亥」……等，而此云「高祖豎」，則以下辭公例推之，則豎亦商高祖之名也。此字最易誤認爲「豎」字。

而吉金文字中有

「我弗作先生豎」(豎)——毛公鼎——

「豎遠能邇」(柔)——克鼎——

「豎遠能邇」(柔)——番生敦——

「川康豎綏懷遠庭」(柔)——晉姜敦——以下宋人書引

「豎豎百邦」(柔)——盩和鐘——

此柔字與豎字，本爲一字，象以手遮面，從形體變化之公律推之上之則與契文之豎爲一字，下之則與說文之豎字爲一字。說文云「豎，食獸也。從頁，止，己，又，其手足。」豎字形體，與說文所云從手足者適合。更從聲音變化之公律推之，則柔字與說文之豎，音「納告反」者，實爲一音。例如詩云「無教猷升木」，猷字今讀爲「納告反」，而實從柔以得聲，可證也。由是又知豎必爲商之高祖，必讀爲「告」韻，必其字形與豎相近而易誤者。由此三點合推，必爲帝嚳。於是更於古書中得三旁證：

史記引逸周書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嚳。」案嚳云「一本作嚳。」帝嚳，帝嚳，與「嚳」音全同。帝嚳，

帝信爲湯之先王，則其人必爲帝嚳無疑。

皇清諸帝世紀謂：「帝嚳名交。」又山海經配帝俊事甚多，郭璞注：「或以爲舜，或以爲嚳。」是徵「交」嚳之易誤。夫「交」嚳二字，外觀極不具誤，然而往往致誤者，正以「交」字音讀爲嚳，而字形近交故也。

禮記祭法云：「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而國語魯語，乃云：「商人禘舜。」夫商人非舜之子孫，則「禘舜」必「禘嚳」之誤無疑也。蓋舜古讀作信，與交聲近而誤，交字又變字之誤，而變字又卽嚳字也。（以上皆其昌所記先生古史新證講授記）此種蟬連互證之法，抽蕉剝繭，如解代數中繁分，如化均中比例之括弧，聽之登登，令人忘疲。其他如不娶敦蓋本釋，毛公鼎本釋，及觀堂集林中之鬼方昆夷綴攷，商三勾兵跋……等，蓋無不盡用此法。要之以古文字爲起點，以古史爲終點，而以說文爲關鍵，則同也。

第五

金石之學，肇於北宋。最初金石不分，而其注意之點，在石而不在金。材料之比較，亦石多於金，不啻十倍。例如歐陽公集古錄，多至一千卷，趙德夫金石錄，多至二千卷，今由其目觀之，則吉金文字，殆不過佔全量百分之一二耳。且當時不過第錄文字，雖參與其事者，如劉原父之該博，而第錄文字，亦往往謬誤間出，進一步而欲加以考證者，如董彥遠（道）（廣川書跋），黃長睿（伯思）（東觀餘論），然其所考跋，亦已碑版爲多，所考銅器，又皆漢以下者。更進一步專考吉金而考證亦較爲博洽精確者，則惟有歐後趙前之呂與叔考古圖耳。故吉金文字，可稱自與叔立其基，至先生而集其成也。呂書長處，先生已表章之云：

「竊謂考古博古二圖，摹寫形制，考訂名物，其用力頗鉅，而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無不畢記；後世著錄家，常奉爲準則。至於考釋文字，宋人亦有鑿空之功，國朝阮吳諸家，不能出其範圍。若其穿鑿紕繆，誠若有可議者，要亦國朝諸老之所不能免也。」——宋代金文著錄表序——

蓋呂與叔定吉金文字書籍之體例，亦猶太史公定斷代爲史之體例，後世不能外也。其功之顯者：(一)著明藏家，可以防僞。(二)著名出土之地，可以從其文字，以推考古代地理。(三)繪摹形狀，可以見古代器物制度，且附帶從其刻文，可以考見古代之美術。(四)考辨名稱，可與繪圖互相印證。先生曾云：

「凡自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鐘，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簋，曰簠，曰尊，曰壺，曰盃，曰盤，曰匜，曰匱，皆古器自載其名，而宋人因而名之者也。曰爵，曰觶，曰觴，曰角，曰斝，古器銘辭中，均無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仍無以易其說。知宋代古器之學，其說雖疏，其識則不可及也。若國朝人所命名，則頗有可議者……」——說賦——

至其文字之考審，兩宋中亦惟呂薛爲良。而呂氏之釋序爲射樹之樹，釋弔爲不弔之弔，亦卽不淑之淑，皆具有精詣通識。故兩宋吉金文字之學，呂氏最爲大師。繼之者王黼宣和博古圖，卷帙雖多於呂書，而文字考釋，則不逮呂氏遠甚。此外宋時專治此學者，如王俠之 嘯堂集古錄，薛尚功之鐘鼎款識法帖，王厚之之復齋鐘鼎款識爲一類，不復圖形，專模文字，雖能專考，而未見有會通之圖。如翟若年 縮史，張楙內府古器評等，又爲一類，則主尚通論，雖能融會，而不見有專精之功。如是歷元迄明，竟無一人繼者。(楊慎胡應麟皆不足以語此)以至於清。清初金石學者，顧亭林 (炎武) 吳山夫 (玉搢) 王山史 (宏撰) 下至於楊大瓢 (賓) 林同人 (何) 葉九來 (弈苞) 吳佩叔 (東發) 更下而至黃小松 (易) 翁覃溪 (方綱) 武虛谷 (億) 錢竹汀 (大昕) 王蘭泉 (昶) 以下皆「石學」而非「金學」，歐趙之一派也。講「金學」者，又自錢十蘭 (坫) 阮伯元 (元) 始。阮氏書廣布海內，又登高鼻呼，故「金學」復振。然稿成於朱椒堂 (爲弼) 手，書實未精，其中周器，大半誤稱商器。高之不過略出王復齋 (厚之) 上。(阮書卽將復齋鐘鼎款識充擴而成) 低乃駢嘯堂 (王俠) 阮氏之後，乃有吳荷屋 (榮光) 吳子苾 (式芬) 張叔未 (廷濟) 徐籀莊 (同柏) 曹秋勛 (載奎) 劉燕庭 (喜海) 朱善旂 吳退樓 (澐) 劉幼丹 (心源) 潘伯寅 (祖蔭) 王濂生 (懿榮) 鮑子年 (康) 吳清卿 (大澂) 陳壽卿 (介祺) 孫仲容 (詒讓) 端陶齋 (方) 羅叔言 (振玉) 及先生等繼起，然其中亦可區爲數類，嘉興之張，吳縣之潘

第六

先生之治古史，治經疏，治古文字學，皆在三十五六歲壬子東渡以後。前乎此者，專治宋元戲曲，乃至詩詞。似乎專據先生壬子以後之學，以概括其一生，而目之爲史學家者，跡近於武斷。不知先生壬子以前，雖專治宋之戲曲，而所治者，仍爲戲曲之史料，而非戲曲之本身。考先生在三十歲刊靜庵文集以前，專談文學哲學，叔本華霍甫定之書籍，宋元諸儒之語錄，不離其左右。（此有靜庵文集所徵引可證。）此時已有志於宋元之詞曲，人閒詞話，亦即成於此時。惟在此十年間，先生所治者，確爲文學哲學之本身，而非文學哲學之史料。自三十以後，由研玩宋元之詞，轉而入宋元之曲；而先生治學之態度，亦漸由文學之本身，而轉入文學之史料矣。

今考先生自三十歲（光緒三二）入京任學部圖書館編輯以後，即轉其方向而治宋元通俗文學，戲曲之史料。當時著作刊於國粹學報六十餘期者，（宣統元二間）如優語錄，宋大曲考，錄曲餘談，皆戲曲之史料也。刊於國學叢刊者，如古劇腳色考，尚真先生遺事，大約皆草於是時。此數年間所著，最有名之曲錄，即於宣統三年脫稿。（自序作於元年）而刊於番禺沈氏晨風閣叢書，曲錄，爲考述宋元以來戲曲著作比較爲最完備之總錄，此又人所盡知者。同時刊入晨風閣叢書之戲曲考原，蓋亦成於是時。直至民元二間，東方雜誌第九十兩卷，分期登刊之宋元戲曲史止，綜此七八年間，先生所治之學，皆可名之曰「宋元戲曲史」之範圍也。

自三十五六東渡以後，此種學問，先生即棄去永不復爲，而轉其力於小學，經學。然先生治學之精神態度，本已久趨於史學，故其治宋元通俗文學也，其旨趣在史；及其轉而入於經學小學也，其旨趣仍在於史；其方面變，而其立足點未嘗變也。

先生之學，有承襲前人遺業，而發揮光大之者。有從舊學園中，而另闢新園囿者。有雖爲創通鑿空，而仍有賴於他人之互助者。有絕無依傍，孤立血戰成一軍者。如西北地理之學，自徐何魏李……以下，以至於今日沈柯諸老，滄源既長，衍流亦廣，先生不過繼承而發揮，且其功績視咸同大老，究竟何如？尙未敢質言，此屬於第一類也。金石之學，則自宋代歐呂以來，有清大師，已如上述，不謂不多；特先生大而化之，以金石互證經籍，由是以考測古代史料，如航海家之發現新陸，此屬於第二類也。龜契之學，先生雖爲創通鑿空之元

動而終尙賴前輩劉鑑雲孫中頌之援助，及羅叔遠先生之切鑿，此屬於第三類也。獨專制宋元戲曲史料，則雖不敢云後無來者而前人確從未有爲此業者，所以能立爲一家者，真是絕無依傍，全由一人孤軍力戰而成。此亦爲先生之專門絕學，未可以其中年自棄而輕視之也。

第七

白先生四十七歲入京以後，其學又一大變，轉而專治西北地理。先生之學至此又何以忽轉入西北地理耶？此吾人所欲亟知者也。然吾人苟熟觀其學問之性質，及其進學之次序，則因可以學理推而絕不視爲奇異者也。蓋治金必兼及於石，石則全部資料爲古碑考證古碑，則與地理學遂生相互不能分離之關係。又治史學者，其一部之重要材料，即在古碑；中央大政，則古籍具在，不煩旁求；惟邊陲荒蠻，及鄰國窺遠之史事與地理，書本材料缺乏殊甚，則其取材，惟有乞靈於邊圉之古碑耳。故先生自四十歲返國以後，其事已漸漸向此微轉。又因當時燉煌古籍，愈出愈多，流沙又出整簡，而邊方古刻，亦層出不窮。此種學問，皆爲先生所深嗜，遂漸漸起而爲之考釋。在日本時，已作流沙整簡考釋（雲龍齋刻本）。歸國以後，居滬時所作如割平國治、開城歸跋、魏毋邱儉九都山紀功刻石，皆作於民六。如高昌寧朔將軍趙斌造寺碑跋，作於民八。如九姓回鶻可汗碑跋、書虞道園高昌王世勳碑後，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畫像跋，皆夫繪觀音菩薩象跋，亦大約皆成於是時。於當時之史事地理，多所補證，頗能明白顯示吾人以由「古金文字」之學轉至「考古地理」之學，其間漸變之趨勢與痕跡。同時羅氏亦著高昌趙氏年表、沙州曹氏年表、補唐書張義潮傳……等，與先生走入同一之趨勢。於是再進而作西域井渠考矣，更進而作西胡考、續西胡考矣。及至入京以後，始專究宋元時代之西北地理。至四十九歲（民十四）而魏朝考、宋元時代蒙古考成。於是漸次及於聖武親征錄、長春西遊記、襄陽備錄、黑龍事略、元秘史、劉鄜北使記、劉鄜西使記、杜環經行記、王廷德使高昌紀、耶律楚材西遊錄等書。於五十歲（民十六）之夏，而前四種校注告成。（清華研究院叢書）其他於元秘史則成索引，於耶律文正則成年譜，皆成而未終。於西史北史經行高昌四記，則隨筆校注，而尙未脫稿。至其臨歿前三月，猶

作金華學報、燕京學報、臨政數日、猶修程、鞏考記、蒙古札記。由是趨勢以推之，則先生在此數年之間，如不至遽卒，其必注全力於此數書，可必也。此先生晚年由古文字學轉入西北地理之學之原因，之經過之趨勢也。

西北地理之學，自嘉道以還，徐星伯（松）、張石洲（穆）、何願船（秋濤）、魏默深（源）、李恢垣（光庭）、張秋水（鑑）、施北研（國祜）、沈子敦（莛）、李芎農（文田）、洪文卿（鈞）、袁重黎（昶）、江建霞（標）以來，至於今日之屠敬山（寄）、沈寐叟（曾植）、柯夢園（劭恣）、丁晉庵（謙）及先生等輩，外人輔之者，則有俄人拉特洛夫、法人沙畹、伯希和、德人牟列爾、英人斯坦因、日人內藤桑原、藤田……等，發揚蹈厲，光燄萬丈。先生著作，不過占其中之一小部分。然先生治學標準，求精確不求廣闊，求專門不求闕通，寧失之偏狹，不寧失之宏大；寧失之瑣屑，不寧失之籠統。故其魄力，雖遠不如何願船、魏默深、李仲約、柯鳳蓀之功大而烈偉，而其專門精確之處，則頗各有短長，亦有非諸家所可及者在焉。

第八

以上舉述先師學問之大概略竟，此可以結論之矣。茲再摘其重要關鍵，分數點述之：

其一曰：先師著述，皆偏於史學。先生著作，除三十以前所刊靜安文集及所譯法學通論、辯學、心理學概論及荇華詞等美文以外，全部著作，皆可就範於史學之圈。上已述先生著作之關於經學者，關於小學者，關於金石甲骨文字者，關於宋元通俗文學者，關於西北地理者，全部之主旨目的，皆在於史。茲更就上所未言者言之：先生之學，除上所歷舉者外，又有附庸者三：一曰水經注，二曰板本之學，三曰音韻之學。水經之學，先生自歸國以後，即屢校不倦；入京以來，致力尤劬。世人競稱戴東原爲此書之絕學者，由先生精校所得，知戴氏之校此書，實於永樂大典不甚注力；其據大典考證之是者，疑皆襲全謝山之舊校（全氏所見大典，實較戴氏時爲完）。其說之非者，則皆出於胸臆，而未嘗有所憑藉。先生曾取宋刻以來，至晚近王懋軒（梓材）校本六種，一一詳跋（清華學報）而水經一書之全部價值，皆在於史，又人所共知也。板本之學，先生雖不甚掛口，人亦知者甚鮮；然先生治之之勤，或尤在水經以上。其所成著

述如五代監本考（北大國學季刊）兩宋監本考（未刊）兩浙古刊本考（未刊）皆可為證。板本之學，一轉而為校勘之學，此必然之定例。如黃鸞圖顧千里、洪筠軒、孫季仇輩，皆由板本學以轉入校勘學者也。先生自不能外此定例。於是先生又著古本尚書孔氏傳、唐寫本唐韻校勘記、乾隆浙江通志考異（均未刊）等書。校勘之學，當附屬於板本，而板本之學之為史學，又人所共知也。曾韻之學，於史學校勘，先生所著，散見於觀堂集林者外，又有補高郵王氏說文諸聲讀一卷（未刊）。然先生之治音韻也，欲以證經，而其治經也，欲以證史，此又前所詳述者也。再以觀堂集林言之，除經林二卷（佔十分一）不屬史，然尙有補宋史王東傳……文如經林八卷（佔十分四）皆從經學小學，以推證古史者；至於史林十卷（佔十分五）則又全部為史學矣。故先生一生之學，除少年三十歲前，曾致力於文學哲學及中年以後偶作小品詩詞等零星美文不能計外，其全部精力皆注於史，可斷言也。

二曰：先師發明於古史學上最多。先生之全部精力，皆注於史，故先生發明之多，亦於史學為最；於史學上，尤於古史為最。此其故：史事之愈近者，材料愈多，疑問愈少，故不煩討論推證。先生之治宋元戲曲史料，已開前人所未開；於宋元通俗文學之史，開一紀元。惟上古史事，則材料既形缺乏，而相傳成說，為神話抑為事實，為寓言抑為實錄，荒竊隱約，眩目搖神。故治上古史者，必須有下列條件：一曰淵博之根據。為廣羅材料起見，至少須將三代兩漢之古籍，全部爛熟於胸。二曰宏富之經歷。為輔助書本材料之不足起見，至少須見古器物數千件以上（或其他任何物質材料）及著錄古器物之書籍（如考古圖、宜和博古圖、西清古鑑、續鑑、事類彙古……等）全部爛熟。三曰辨偽之能力。為避免危險起見，至少於書本材料，能辨別其何者為神話，何者為傳聞，何者為寓言，何者為偽辭，何者為實錄，何者為借史或數千字大文，而無一字可信者，如左傳所述之浮圖是也。或一二字斷語，而可證一代之大事者，如王恆王亥之類是也。或久奉為信史而全偽者，如堯典舜典是也。或久視為斷說，而反可取證者，如山海經天問是也。於物質材料，至少能辨別何者為真器，何者為贗鼎，少翁飯牛之書，微僕燒餅之型，必須洞澈而遠斥。凡此皆非易事也。四曰考證之功力。為整理物質材料，書本材料之完成起見，須於叢雜蕪穢之中，整理而成一有系統有組織之著作。此非於考證演繹之能力，有長時間深沈之修養不為功。五曰科

學之通識。爲考證之精確便利起見，至少須具有近世地質學之基本常識以上之知識；不然，如乾嘉諸儒，所以遠異於宋明油談之士，而仍不免一一「陋」字者，卽職此故也。此五種者，幾於缺一不可，而先生實能兼之。故先生古史之學，非但宋時蘇轍胡寅羅泌……輩所未能幾及，卽清代馬駮之釋史，李鍇之尚史（有張作霖新刊本）亦相距尚遙。再進而如徐文靖郝懿行林春溥陳詩陳逢衡之治竹書，王念孫潘振何秋濤陳逢衡朱右曾之治周書，錢坫洪頤煊孫馮翼泮林雷學淇之治世本，其發明猶未若先生之多也。（先生發明古史之最要著作爲殷卜辭中先公先王考，續考，鬼方昆夷攸考，殷周制度論，說自契至成湯八遷，毛公鼎考釋，不嬰攸蓋考釋，古史新證，生霸死霸考，洛誥解，周書顧命考，後考，說商，說毫，說耿，說殷，北伯鼎跋，商三勾兵跋，散盤克鼎跋，鄧鐘跋，公簋跋，夜雨楚公鐘跋……等跋，無論何人，殆皆須一讀也。）

三曰先師於學問上最大之貢獻，乃在將物質與經籍，證成一片。關於此點，上文言之已詳，此無煩於複述。雖然，此點之重要，不但爲先師一生命脈之所在，亦卽現代學問之主要命脈之所在也。故不妨再引先生所自言者，以爲吾文之證焉。先生之言曰：

「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後，同時杜元凱之注左傳，稍後郭璞之注山海經，已用其說。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有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者有三：一爲孔子壁中書，二爲汲冢書，三則今日之發見也。——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現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同下——」

至於今日之發見，先生又別之爲五曰：

「（一）殷契甲骨文字。（二）燉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三）燉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四）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五）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學術先生講稿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

此五項者，簡稱之一甲骨文字，二流沙墜簡，三燉煌寫書，四內閣檔案，五東方文字。皆所謂物質材料（地下學問）也。除第四第五兩

項，先生未嘗致力以外前三項，皆先生畢生精力所注，欲將地下紙上，打成一片者也。

如是略述先師全部之學問，所得一句結論，則先師殆可謂爲「新史學」家，亦可謂爲「文化史的考證家」也。其他紛紛之論，吾知先師歿而有靈，所惡聞也。嗟呼！先師逝矣！百身莫贖！先師未竟之業，念之危懼。吾特舉先生詔吾儕之語者，以志卷末，以自警警人，或亦爲先師在天之靈，所不斥乎！

「然此等發見物，合全世界學者之全力，以研究之，其所闡發，尙未及其半。況後此之發見，亦正自無窮，此不能不有待於少年之努力也。」——最近二三十年中國學術之新發見——

王觀堂先生尙書講授記

吳其昌

書之意義

古代一切文書皆可統稱爲書。召昭云：「周公乃朝用書。」蓋皆泛稱一切書也。尙書古時亦簡稱書，故傳記中，但引作「書曰」。此正如逸周書一類耳。其後經孔子刪存百篇，於是儒家遂尊之爲經。

書之流傳

尙書之流別，及今古文之源委，諸君當皆已瞭然。今略言尙書文字之流傳。尙書至於今日，則真古文異今文，皆已不傳，已無可考。惟漢石經則全用今文，而漢石經拓片，今亦僅存。宋洪适錄釋所著錄漢石經尙書，尙有多方立故等編，稍可窺見一二。漢石經之例，經用一家，而以諸家合校之。如詩用魯詩而下註「齊言」「韓言」以明之。漢石經尙書近傳拓本後有零落不成文字一段，其文如跋非跋，如表非表。據此段知漢石經詩用魯詩，而兼存齊韓異文；公羊用嚴氏，而兼存顏氏異文；至於尙書，如用小夏侯本，自漢石經後，有魏正始三體石經，始以古文爲主。最初三體石經，如今傳阜陶謨斷片，作下圖狀：

熹齋

以古文居中，而以篆隸注於其下，或品字式，如釋文然。可作魏石經以古文爲主之證。所以用古文者，推其意如因瀆用今文，故補刊尙書春秋兩古文以補之。今以未刊本尙書石經觀之，君爽篇目下不注第幾，故真古文尙書篇目，今遂不可考矣。

文字之流變

孔壁古文既出，孔安國以隸釋古文，所謂以「隸古定也」。漢之隸書，在當時卽爲楷書，今可考者，惟敦煌石室所存唐寫本隸古

定尚書，尙可彷彿一二。此外則日本尙有唐寫本禹貢，聞法國尙有堯典一篇，英國亦尙有數篇，此外尙有北宋宋次道（其昌按：敏求）王仲至（其昌按：欽臣）家藏本，呂大臨爲之刊板，（其昌按：先生言呂大臨其實呂大防也，此本大防取其古周易同刊於成都。）見公武（其昌按：德昭）爲之刊石於蜀中，今呂本冕刊，皆已不傳。惟南宋薛季宣書古文訓所用，蓋卽此本，而古文奇字更多，殆陸德明所謂「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之本也。

書之傳註

尙書今古文皆已絕，惟因漢儒之說，略存一二而已。自晉梅賾僞孔傳盛行之後，歷六朝隋唐不改，唐且爲之疏，而僞孔傳遂定爲功令矣。宋時功令猶存僞孔舊傳，惟當時士大夫已多不信，如蘇軾東坡書傳，王安石王雱尙書新義，多去注解經。其後林之奇尙書全解亦然，至朱子始決然疑之爲僞，弟子蔡沈作書集傳多仍所說，其堯典全篇洪範洛誥大半，則全錄朱子未成注，又宋人說之可採者，蔡氏已皆收之。近代如王引之之經義述聞之比類經文，專解助辭，於是章句訓詁，稍稍明白。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也。

堯典

典

典，說文云：「大册也，象册在冊上。」大册云者，古代典册，本有長短，上古不可考，漢制六經尙書長二尺六寸，孝經長一尺二寸，論語長八寸，此云大册，別於册之小者。

粵若稽古帝堯

漢儒以粵若稽古爲句，馬融云：「順考古道。」鄭君云：「稽古同天。」其實當作「粵若稽古帝堯。」朱子卽作如此句讀，是也。朱子以粵若爲語助辭，引召誥「粵若來三月」爲證，說是。然證據猶不止此。孟鼎「粵若翌乙亥」，漢書歷律志引佚武成「粵若來二月」，漢書王莽傳「粵若翌辛丑」，皆可爲證。

克明俊德

僞孔傳所言尤非。大學所引云：「康誥曰：克明俊德，帝典曰：克明俊德。」則俊德當指一己之俊德也。

辨章百姓

此句極可疑，後人之疑堯典者，亦多因此句。因古書中無「姓」字，而「姓氏」之制，至周始成，且皆女人用之，惟金文中多生字，此「百姓」亦當作「百生」。「百生」者，百官也。此與下「黎民於變時雍」「百生」「黎民」對文。

宅南交

後儒以謂宅嶠夷曰曷谷，宅西曰昧谷，宅朔方曰幽都，而此獨曰宅南交，遂疑有脫文。故孔傳蔡傳皆以謂當增「曰明都」三字，未是。王伯申經義述聞據金仁山通編前編引尚書大傳：「夏祀大交，秋祀柳穀，冬祀幽都。」之文，以謂當作「宅□□，曰南交。」於義略近。

曰昧谷

今文尚書作柳穀。以意度之，古文尚書當作卯谷。鄭康成改作昧谷，昧卯雙聲相近也。此有明證：三國志虞翻傳譏鄭康成死卯不分，可以考見。其實柳亦從卯，不盡從卯。石鼓文作缺散氏盤作𠄎，皆其明證。

寅饒曰入

饒，古文本當作淺，馬融作踐解，於義稍近。僞孔傳改饒以偶賓，義失之巧。

斯績成熙

熙，光也。光與廣同，故此熙當訓廣。但史記引鄭玄注：「熙，興也。」熙與聲相近，興在蒸韻，熙在之韻，此爲蒸之對轉韻。

嘒謫若時登庸

此或是倒文，當作「咨嗟若時登庸」。「嗟若」二字常連綿而不可分。下文云：「咨嗟若予采」釋典云：「嗟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嗟若予工」皆嗟若不可分之證。

證可乎

堯典文中有「乎」「哉」等語助辭，此亦疑問。古書中不見此等字，此等字至四書始多用之。詩經則以韻文須協韻，故或間用。其他散文，此等虛字極少。後儒於此約有二說：一說古有此等字，後因書於竹帛不便，故省去之。一說古無此等字，後人所加，今亦未能遽加判斷。雖然「乎」「哉」問辭感嘆辭，古書中尙亦有之，惟「也」「矣」等首尾辭，古書中直未嘗見。

靜言庸回象共滔天

此事不能深考，以天問考之：「康回憑怒，地何以故東南傾？」似指工共觸不周之山事。康回或即庸回之誤，然離楚文云：「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似康回又未嘗誤，且不似人名，此事不能深考。

試可乃已

試不可乃已也。古書中此等文法甚多。

轉子

史記五帝紀以謂百叟子，汪容甫考替爲古時官名，其說是。國語「虞幕能聽協風」（其昌按鄭語）恐虞舜之祖先，世爲樂官也。王逸按呂覽謂「堯時替叟并五弦之琴，作以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此亦替叟爲樂官之證。

帝曰我其試哉

馬融、鄭玄、王肅等古文本，皆無「帝曰」二字；惟論衡史記所引今文本，有「堯曰」「帝曰」等字。僞孔傳大約依今文本添入，依古文本，則「吾其試哉」爲四折語。

媿

今在山西。先儒傳說：「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此甚可疑。堯舜以前之君，如神農、黃帝、太皞、帝嚳，皆在東方。堯舜以後之君，如夏桀時之太京，即今定陶，亦在山東。又如堯葬於成陽，成陽近今之濟南。又如孟子云：「舜東夷之人也。」又昔人所言虞邑，約在今河南歸德府一帶。是堯舜亦居於東方。恐平陽、蒲坂等處，因一時遭洪水，遷徙高地耳。未必即都於是也。

蓋庚上

卜稽曰

稽，本作乚，龜甲文中屢見「王田日」之文，田即占之奇文，亦即乚之初字也。

其如台

如台，猶今言奈何。史記引書皆改作奈何，即其證也。古如台聲與奈何近，今覺其遠耳。

恪謹天命

此當作「勞動天命」「勞動大命」。古之成語，金文中屢見不鮮。凡一見於單伯鐘，再見於毛公鐘，三見於神記祭義所引衛孔悝鼎銘云：「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皆可爲證。蓋古文勤，見於金文者作蓋——如毛公鼎——故說作謹耳。汝猷黜乃心。

乃，余、汝同訓。後世「乃」通「迺」，古金文中則語助辭作迺，乃汝作乃，劃然分明，不相混淆。至於婚友。

孔傳云：「僚友」是也。古者同僚爲友。金文中有「太史友」「內史友」等可證。

相時恤民

說文懋字下引書云「相時懋民」此古文尙書也。今文尙書漢石經作「相汝散民」。懋今人讀爲儉，非也。蓋懋從心從劓省聲，與散音相近。懋說文「疾利口也」。燬煌石室古寫本尙書尙作「懋民」。

其猶可撲滅

此疑問辭，言不可撲滅也。若言暫還尙不可，其猶可撲滅乎？

動用非德

與上文「動用非罰」語相對。罰，刑罰；德，德澤。蓋卽刑賞。

汝無侮老成人

古文尙書作「汝無老侮成人」是也。今文尙書漢石經作「女毋翁侮成人」。「侮成人」三字，今古文皆連。蓋古之成語然也。漢人習見老成人字，此遂臆改之耳。「老侮」與下「弱孤」語相對應。

各恭爾事

凡尙書例恭敬字，皆作恭；供奉字，皆作共。對然不紊。段懋堂古文尙書撰異言之甚詳。此恭字當作共，或作饋。作恭者，唐衛包所改也。燬煌石室本皆作共，可證。

盤庚中

誕告有賈

孔傳作「誕告有賈其有衆」爲句，非也。蔡傳至賈斷句，是。

保后胥惑

今文尙書漢石經作「胥高」按三體石經作「保后胥惑」。考三體石經京字作素，則惑字爲高字無疑，究竟作惑是抑作高是？

不可考。

不其或積，自怒易變。

漢石經作「不其或迪，自怒易變。」所以作迪者，今不可知，作自怒是也。

于逐續乃命

逐，當作御，今作逐，亦唐人所改也。御之誼，本同訝。詩所云「百兩御之」，其誼即逐也。古書中無作逐者，惟儀禮公羊曾假作訝，而亦無逐字。逐，俗字也。

汝有戕則在乃心

則，當作賊，蓋古賊字作戕。文相似而誤也。然此文疑有脫落，今按散氏盤有語與此文極相似。其文云：「子有散氏心賊，則爰于罰下。」具乃貝玉。

說文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蓋古者以貝爲錢幣，今地中尚有發見者。又古代泉幣類皆用小貝，其大如今人買於兒童手腕上者，古時貝幣以繩貫之，十貝爲一貫，卽所謂「一朋」是也。鄭康成注「錫我百朋」云：「五貝爲朋。」漢書食貨志云：「二貝爲朋。」其實二說皆未確，十貝爲朋也。朋字古文作𠄎，像十貝相貫也。此與珏字古文作𠄎，同義。然古者貝幣亦不易得，故有以竹珪成貝形以代之者，更後有以銅鑄以代之者。

習遇姦宄

習，卽「民興胥漸」之漸，欺詐也。遇，邪也。經義述聞引莊子胥箴篇知詐漸毒四字並列，可以爲證。又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攬盜而漸。」又漢兵篇：「招近募選，除勢詐而尚功利，是漸之也。」又正論篇：「出幽陰而下漸詐矣。」是皆以漸爲詐之證。遇字之訓，淮南子原道訓：「偶遇智故。」又本經：「衣無偶差之制。」偶差，卽偶禮，皆不正也。故遇字當訓邪，因偶遇爲古今字也。又詩云：「寇竊」

姦宄」四字並列，與此云「暫遇姦宄」文法正同。

無遺育

育，卽育字。堯典云：「教育子。」史記五帝紀引作：「教育子。」卽詩所云：「鬻子之閔斯。」卽康誥所云：「無遺鞠子羞。」義皆同也。育，聲近故通用。堯典育字，皆作育字解。此育字當作育字解，無遺育，猶言無遺類也。

盤庚下

今予其敷心，優賢揚歷，告爾百姓於朕志。

古文尙書作：「今予其敷布心腹腎腸，歷告爾於百姓於朕志。」是也。蓋優賢揚三字，卽腹腎腸三字之誤也。

震動萬民

今文尙書作「祗動」，祗與震，聲相近；此爲之蒸陰陽對轉字。

沖人

卽童人，童謂童子，沖童，聲相近。

嘉績於朕邦

漢石經連上句作：「凶德綏績。」綏與嘉，聲相近，古韻同在十七部。

尙皆隱哉

說文序：「隱括有條理。」然此隱字，不必作隱括解，當訓爲痛痛之爲言。憂愁苦痛之隱。

高宗彤日

此篇序以謂「高宗祭成湯」其說全非。若爲高宗祭成湯，律以尙書文法，不當如此。今以逸書證之：漢書歷律志引伊訓云：「伊

尹記於先王，史記周本紀引泰誓云：「太子發上祭於畢。」以此例推，則文內亦當有「高宗彤日」字矣。今更以龜甲文「王賓彤日」考之，王賓彤日，卽爲祭王賓之日。則高宗彤日，亦爲高宗之子祭高宗之日也。故此篇先儒皆以爲武丁時文，獨金仁山（履祥）尙書表注云：「祖庚時文。」其說是也。

祖己曰

祖己一人，先儒聚說紛紜，疑卽孝己也。孝己爲人，一見於荀子，再見於莊子，三見於漢書人表，四見於孔子家語。然雖屢見不一，而皆但言其爲善人，而不言其爲高宗何如人。惟世說新語言語篇引漢陳元方言：「高宗放孝子孝己。」——云高宗因後妻之言殺孝己，其言必有所本；是孝己爲高宗之子明甚。殺非必殺之，如云「殺三苗於三危」，蓋放之也。龜甲文中有祖丁下連父己父庚一條，可見己與庚皆爲武丁之子，蓋無可疑。武乙稱之，則爲父己父庚，武乙之子稱之，則云祖己祖庚也。無豐於昵。

昵同尼，其韻爲近。郭璞注爾疋引尸子云：「悅尼而來遠。」卽論語近悅遠來之意也，可以爲證。

微子

父師少師

父師少師，今文尙書家以父師爲箕子，少師爲比干。但古文家則以謂父師名疵，少師名盪，以爲另有其人。論語「太師摯適齊」，少師陽，擊磬，入於海。」古文家不以爲魯之樂官，而以爲殷末之樂官，擊卽疵，陽卽盪，聲相近也。

我舊云則子

此語實不能解，王充論衡引今文尙書作「孩子」，更不易知。

秦子

其昌問王引之經義述聞列二十四證以證明伏生所傳有秦晉其說何如？先生云：伏生所傳恐未必有秦晉，但西漢今文尚書家所傳則多有秦晉耳。

牧誓

牧，孔壁古文作「毋」見說文所引。

述矣

郭氏爾雅注引作「邊矣」義皆同遠。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

此當連作一句讀，下文如大誥齊展有「冢君御事」連舉之文，可證冢君，邦國之君，御事，邦國之大臣。

師氏

師氏實掌軍旅之官，詩雲漢毛傳：「師氏弛其兵」可以爲證。又彝器中有兼卣者有云：「王命之以成周師氏，成於□□」亦可證。師氏實掌軍旅之官也。彝器中所云宗周成周劃然不同。宗周指鎡京西周，成周指洛邑東周，是東西周師氏之官皆掌兵也。故顧命有云：「師氏虎賁」師氏與虎賁連舉，可以見矣。周禮以師氏爲掌教化之官，非是。

微，盧彭，僕

微字向無確解，亦不知其地在何處，今始知在陝西鳳翔府，大散關一帶。何以知之？散氏盤有微字，蓋卽微字。因雙微皆有字卽爲微字，故散盤之微亦必爲微字可知。古者眉微聲同，故每通用，如春秋左氏傳「作郟」公穀傳「作微」又眉壽字古亦有稱微壽，儀禮釋文「眉古文作微」又爾雅「一本作微」皆可以通用之證。故散盤之眉卽微也。散盤出於陝西鳳翔府間，則古時之微亦當在是間矣。其昌問散盤亦有微字，何以一文而微眉同出？先生云：散盤之微係指人名。

不迪

迪，史記引作用，迪本同由，不知因何由又變而爲用也。

卿士

彝器中每作「卿事」義同，蓋士本訓事也。其位在大夫司徒上。

島哉夫子

島，當讀冒，蓋島字本作勛，從力冒聲。詩云：「懋建大命。」盤庚：「懋簡相爾。」之懋，皆當讀若冒，不知因何變讀若洳。漢時尚讀爲冒，燉煌石室近發現一王莽詔書，中有云：「可不冒哉。」可證。

如虎如貔

今文尚書作「如虎如離」考班固典引，在後漢書所載者云：「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文選所載者作「虎螭其師」其實皆當作離。說文：「離，猛獸也。」歐陽喬說：「歐陽喬卽傳今文尚書之歐陽高也。」

弗御克奔

御，當作迎，衛包所改。

洪範

惟十有三祀

古時紀年之文，亦不一致。此云：「惟十有三祀。」金縢云：「既克商二年。」其實武王於十一年克商，洪範、金縢同在一年也。又右人云：「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說亦不確，不獨商稱祀，周初亦稱祀，彝器中亦屢見之，與此文皆可爲證。十有三祀，從文王受命之年起也。

惟天陰陰下民

厲猶陟字，馬融注：「厲也。」陟字之訓爲升。

我聞在昔

「在昔」連文，古之成語。

既則殛死

殛，古書皆作極，極，誅也。誅不必殺，凡放伐等，皆可言誅。

農用八政。

廣雅：「農，勸。」洛誥：「茲予其明農哉。」呂刑：「稷降播種，農植嘉穀。」明農，猶言勸勉農植，爲言勉植，皆農當勸勉之證也。

思曰睿

今文尚書作「思心曰睿。」

無虐於獨，而畏高明

高明，猶言顯赫，老子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意亦指顯達之家也。

五口來備

今文尚書「五是來備」，漢人亦有作「五氏來備」者。

金縢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此古文也，今文作「負子之責」，史記引書同負子，公羊作「負茲」，其實此當作不慈，春秋時有宋公名不慈，卽不慈也。

予仁若考

仁，古通倭考，通巧。余仁若考，猶言余倭且巧。

敷佑四方

敷佑，其義實同敷有。孟鼎：「匍有四方，」與此正同。

正寫曰乃椽

翼，當作翌，本字作翌，此唐人所改。

康誥

乃洪大韶治

爾正：「鴻，大也。」鴻通洪，洪亦大也。

天畏棗忱

天畏匪忱，猶言天威不可當也。棗，同匪，信也。棗忱，言不可信也。與下文「難保」意正一致。

汝陳時臬司

孔傳作「汝陳時臬」，斷句非也。臬司二字連文，猶下文言臬事。

要囚

要囚，卽幽囚，要幽，音同相通。詩「四月秀麥」，夏小正作「四月秀幽」，又多方云：「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勅。」又云：「我惟時其

戰要囚之。」皆可爲證。

勿庸以次汝封

荀子引以作卽。

惟厥正人


正人與上言政人同。古時以長官爲正，庶官爲事。

乃由裕民

方言：「猷裕，道也。」

大誥

寧王遺我大寶龜

寧王，卽文王也。君爽：「告在上帝，制申勸寧王之德。」禮記緇衣引作：「周田觀文王之德。」可證。蓋寧字古文作（如毛公鼎）

而文字古文作（金文中屢見）字形極近，故易誤也。

民獻有十夫

獻，今文尙書作儀，陰陽對轉字也。

嗚呼肆哉爾庶邦君

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引日本唐寫本尙書作：「嗚呼肆告我爾邦君。」

酒誥

乃穆考文王

先儒說：「王季爲昭，文王爲穆，其後武王爲昭，成王爲穆，故云穆考。」其實非也。周初恐無昭穆之制，穆考恐當爲美稱也。

惟元祀

指文王受命改元事，非指祀事。

自洗贖

洗贖，疊韻，亦古之連綿字也。

我西土栗祖

栗祖，通匪且。詩：「匪且有且。」毛傳：「且，此也。」且，亦有往意。孫仲容說：「匪且，猶言非自今始。」是也。又穀誓：「徂茲淮夷。」金文

中有象卣云：「獻淮夷敢伐內國。」徂，皆當訓往。

越百姓里居

史頌效：「里君百生，帥韓整於成周，休有成事。」「里君百生」恐爲古之成語。或卽用尙書之語，亦未可知。則此「里居」或當作

「里君」

厥命罔顯於祇

多方：「誕淫厥逸，罔顯於天，顯民祇。」與此一段，皆疑有脫文譌字，不可強通。孔傳強爲之說，非也。

汝劼恣殷獻臣

劼恣，孔傳云：「劼，慎也。恣，口也。」未諦。上文云：「厥誥恣庶邦庶士。」則劼字蓋與誥同義。又下文云：「汝典聽朕恣。」上文云：「其

爾典聽朕教。」則恣字之義，蓋近於教。劼恣，當爲誥教之意。

矧惟若矧

矧，通讎。讎，匹也。故引仲之矧爲類。「若矧」猶言爾輩。

勿辯乃司民，涵於酒

辯，右通平。故「辨章百姓」亦作「平章百姓」。——其昌按王引之經義述聞，言之甚詳。——平，平，倅，輾轉互通。故辯，古書皆作使解。

梓材

厥亂爲民

王充論衡引作：「厥率化民。」

至于敬寡

敬，古通矜，敬寡，即矜寡。呂刑：「哀敬折獄。」亦當作「哀矜折獄」解也。矜，又通緜寡。

庶邦享

享，本義爲獻，引申爲朝享。

作兄弟方來。

方，國也。易：「不寧方來。」晉不寧之國亦來也。金文中「不庭方」言不庭之國也。此云「兄弟方」猶言兄弟之國。

洛誥

王如弗敢及

弗敢及，猶言弗敢弗及也。與下「不敢不敬天之休」語正相對。

予惟乙卯

以召詰考之，當是三月乙卯。

瀆水東，瀆水西。

周時東京，本有二城，蓋洛水東西行，入於河。瀆水南北行，入於洛。瀆水以東之城，所謂成周也。瀆水以西之城，所謂王城也。王城以爲

新都成周以遷殷民。成周爲後世之河南府。王城卽今之洛陽城也。

我二人共貞

貞，古通鼎，古通當。共貞，猶言共當，共當之也。

肇稱殷禮

殷周之際，有一變解之事，卽文王卽位改元，而武王卽位不改元也。武王卽位不改元，故凡尙書所記武王時事，「惟王十有三祀」，「惟十有一年」等，皆指文王以來之元，非指武王以來之元也。成王卽位，有否改元，不可考；而殷禮則每一新王卽位，卽舉行一重大祀典，是卽所謂「元祀」。自是每年祭祀，卽以「二祀」「三祀」……紀之。大約文王卽位，舉行元祀，而武王卽位，並未舉行元祀，故並不改元。成王卽位以後，至是年，新邑成始，行元祀，元祀，殷禮也。武王以來已廢，至是又復舉行，故「肇稱殷禮」也。洛誥後云：「惟七年」此七年，當是成王新邑成元祀後之七祀也。

俎宗將禮

宗，阮文達謂卽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宗，是否雖不可確考；而宗爲祭之一種，則無可疑。亦未克教公功

教，先儒皆謂爲輔，誼不可通，教與彌音同而通，彌終也。教之誼，亦當爲終。又大誥：「敷文武勳功。」又立政：「亦越武王，率惟教功。」亦皆當訓終。

亂爲四方新辟

亂，亂之誤，凡書中語助詞之亂，皆亂字也。

王命作冊逸祝冊

作冊，官名也。先儒以「王命作冊」爲句，「逸祝冊」爲句，以謂：「王命作爲祝冊，而史逸讀之。」非也。當作「作冊逸祝冊」爲句，作冊其爵，逸其名，命作冊之名，逸者讀冊也。書序有「作冊畢」之語，文法與此正同。又金文中作冊字屢見，不可勝記，而吳尊有「作冊尹」之文。蓋作冊之官，卽內史之一，而內史之長，則稱內史尹氏也。

惟七年

古人記時法：日在前，月次之，年在後。書洛誥及彝器中之戊辰彝，丁未角，文法皆同。又徐尊有云：「惟王來正人方，唯王廿有五祀。」此蓋以事紀年也。左傳中猶間有此法。

多士

保又有般

爾正艾，養也。艾通又，保又，亦保養也。

罔非有辭于罰

言無不有可數之罪也。呂刑云：「苗民無辭于罰。」與此文正相反。此言罰人者，有辭可聲討；彼言罰者，無辭可聲討也。

猷告爾多士

蔡傳以「猷」爲句，非也。「猷告」古成語。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爾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三體石經作：「朕不敢後，王曰：蘇（告爾多士，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與此差甚遠。

肆子敢求爾于天邑商

肆，赦也。猶春秋言「肆大眚」。「天邑商」當爲「大邑商」之誤。但傳誤已久，班固典引云：「遠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可

見東漢初已誤

于大降爾四國民命

孔傳以降命爲殺四國之君，非也。西語以「天降命」「天降威」並言，則「天降命」乃天降福也。則此所云于大降爾四國民命者，乃猶言于降福於爾四國之民也。

無逸

則知小人之依

依，隱也，隱，痛也。

否則

否則，卽不則，丕則，書中屢見，亦語助辭也。

其在高宗時

高宗，武丁也。中宗，太戊也。今古文家書如此說，但以龜甲文字考之，則中宗爲祖乙。

其在祖甲

祖甲有二說。鄭康成說：「高宗之子帝甲。」孔傳與王肅皆說爲太甲。又此二節次序，今古文大相逕庭。今文家說，可據宋儒所見之漢石經考之。今按洪适隸釋所引漢石經云：「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是厥後，立王……」無祖甲一節。又漢書中引殷之三宗，爲太宗、中宗、高宗。漢人傳說，皆有太宗。賈誼治安策：「使願成之廟，稱爲太宗。」太宗爲太甲，中宗爲太戊，高宗爲武丁，其次序以高宗爲最後，是今文尙書當無祖甲而有太宗矣。古文尙書則如今本三體石經有下文「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一段，則可以反證此段次序，亦當無太宗而有祖甲。鄭康成所見亦爲古文，故以祖甲爲武丁之子帝甲，而不以爲太甲也。今古文不同如此。

用威和萬民

底和，當作誠和，召誥：「其不能誠於小民。」誠，亦和也。

以庶邦惟正之供

正，當訓政。

繼自今嗣王

三體石經作：「繼自今後嗣王。」多一後字，是也。酒誥多士，皆有「後嗣王」之文，是「後嗣王」三字，本是連文也。

無皇曰

皇，當訓況。下文：「則皇自敬德。」今文尚書作：「則況自敬德。」即其證也。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攸訓」「攸若」二攸字，三體石經皆作所字，是也。爾疋雖有「攸所也」之訓，然尚書攸字，皆當訓用，而惟此二句，則當訓所，蓋

僞孔傳見所字不古，故改爲攸，而不知書中攸字，當訓用也。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

正刑，即政形也。

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否則，亦當作丕則，此二句三體石經作「不則用厥心違怨，不則用厥口詛祝。」不則，亦即丕則，又多二用字。

茲四人迪哲

迪，古同適，故迪哲亦當作由哲，如君奭所云「爽邦由哲」是也。迪，適，皆當訓用也。

則皇自敬德

漢石經作「則兄自敬德。」兄，況字也，況，茲也，益也，言益自敬德也。

尤若是

三體石經作「兄若時。」兄，亦況也，漢石經作尤，尤與兄，形近而易誤。

君與

其終出於不祥

其終出於不祥，三體石經「終」作「崇」，馬融本亦作「崇」。馬氏云：「崇，充也。」非也。詩：「崇朝其雨。」曾不崇朝。毛傳皆云：「崇，終也。」蓋此本作崇，崇本當訓終，僞孔傳以訓誌，是經文也。今文尚書則又大異於是。漢石經作「道出於不祥。」不知命不易，天難忱。

漢書王莽傳引作「命不易，天難忱。」此今文尚書也。三體石經亦作「命不易，天難忱。」此今古尚書文相同處。我道惟事王維廷

三體石經及馬融本，道皆作迪。

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

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與此「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文法正同，庸釋二字，蓋通文，意言舍去也。又梓材云：「用禛先生受命。」用禛與庸釋，疑不無有相通關涉，但以梓材上文「時王惟德，用和禛先後迷民」之文觀之，如用禛之禛，承和禛字而誤也。

格於皇天

格，古文尙書皆作格，而今文尙書皆作假。又方言：「格，至也。」說文無格字，而有假字，亦訓爲「至」。蓋格，假，格，假，四字同一義也。則商賚

則商賚，蔡傳至賚字斷句，孔傳作「商賚百姓」爲句，蔡傳爲長。但此等處終覺有脫文。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三體石經無有字，又王褒四子講德論引作：「迪一人使四方。」王褒所引，蓋亦今文尙書，使，卽事也，亦無有字。

厥亂明我新造邦

古今文中「亂」與「率」皆無別，此厥亂，亦厥率也。又梓材「王啓監厥亂爲民」之厥亂，亦厥率也。三體石經亂，古文作亂，而隸

古定尙書率一字或作亂，文極相似而誤也。

在昔上帝劓申勸事王之德

禮記緇衣引作：「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又鄭康成注尙書云：「今博士讀：厥亂勸事王之德。」此三本各不同。惟事王卽爲

文王，則無可疑。——其昌按說已詳上——勸與觀，似從觀爲長。

冒聞於上帝

冒，當作勗，勉也，後衍爲勗。

成劉厥敵

逸周書「則成劉商王紂」——其昌按克殷解——成劉，皆殺也。左傳云：「克滅侯，宜多。」——其昌按文十七年——滅，亦當訓殺。

小子同末在位

小子，先儒謂指成王，然上文稱「余小子且」，則此小子，或亦周公自稱。

前八殷乃心

此等處，乃字或係厥字之誤，乃與厥字，形極相近——其昌按金文中乃作_了厥作_了，故先生云極相近——「前人敷乃心」乃作汝解，不可通也。

秉我二人

此二人，當然指周召二人；孔傳乃謂指文王武王非也。

遊某時二人

游說「汝受命篤_弼」篤_斐，篤_弼，義本同，音亦近。

不冒

不冒，大勉也。

多方

王業自奮

他，卽史記所云「魯淹中」之淹，亦卽左傳所云「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之奄。

游告爾四國多方

古時稱一國皆云方，如佚周書克殷解所云之某方某方是也。

惟爾殷侯尹民

尹民，或是尹氏之誤，尚書及金文中，多見尹氏，未有稱尹民者。

不克終日勤於帝之迪

迪，馬融本作攷。攷，古文作適，古迪適一字，從由從占，古皆互通也。

以至於帝乙

以孔傳所言推之，帝乙下應有「成王畏相」四字，酒誥云：「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與此正同，然三體石經亦無此四字。大淫圖天之命，層有辭。

多士云：「大淫佚有辭。」此云：「大淫圖天之命，層有辭。」層，即佚也。多士之佚，釋文云：「馬本作層。」可證。凡書經佚字，日本隸古定唐寫本尚書未經天寶改字者，皆作借，借，即層也。說文無借字，借，層本一字也。從人從尸一也。——其昌按金文中，尸作彳，從人作彳，文本同也。——此圖天之命四字，疑衍文也。

須暇之子孫

須暇下，常有湯字。推考孔傳可見。須暇，亦古之通文也。

爾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沈裕，恐仍當作由裕，方言：「由裕，道也。」道之義，二道，道德稱道，勸導亦稱道，酒誥云：「乃由裕民。」亦言勸導民也。由裕，轉爲「忱裕」，猶「猶豫」之轉爲「亢豫」，轉爲「淫豫」也。其後「忱裕」又轉爲「從史」，今又轉爲「懲察」矣。又下文云：「爾不克勸忱我命。」勸忱二字相連，則此忱裕二字，亦必爲勸導之義無疑矣。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秉德，亦古之成語。

今爾奔走臣我暨五鹿

洛誥成王命周公云：「迪將其後，暨我士師工。」暨，當指周公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闕罔不克臬

胥伯尚書大傳作胥賦，毛公鼎云：「藝小大楚賦。」楚古同胥。又多正之正，當作征解。又臬，恐即爲藝。射矢之一作臬，而詩毛傳亦作藝，可證。

頤命

哉生魄

先需以哉生魄爲月之三日，然疑哉生魄乃爲三日以後之通名，故不係于支。因旣爲通稱，故不能係于支也。下云甲子，爲哉生魄之

第一日

王乃洮頌水

洮，卽濯。周禮洮，故書作濯，可證。

王崩

馬融本作「成王崩」。又酒誥：「王若曰，」馬融本作「成王若曰。」故先儒謂成王生時，已稱成王。其說亦是。蓋是時謚法，尙未成立。彝器中有通數，記穆王事，而文中稱穆王，與此正同。

延入翼室

翼室，孔傳云：「明堂。」此翼字恐當作翌字。疑亦爲衛包所改，爾疋：「翌，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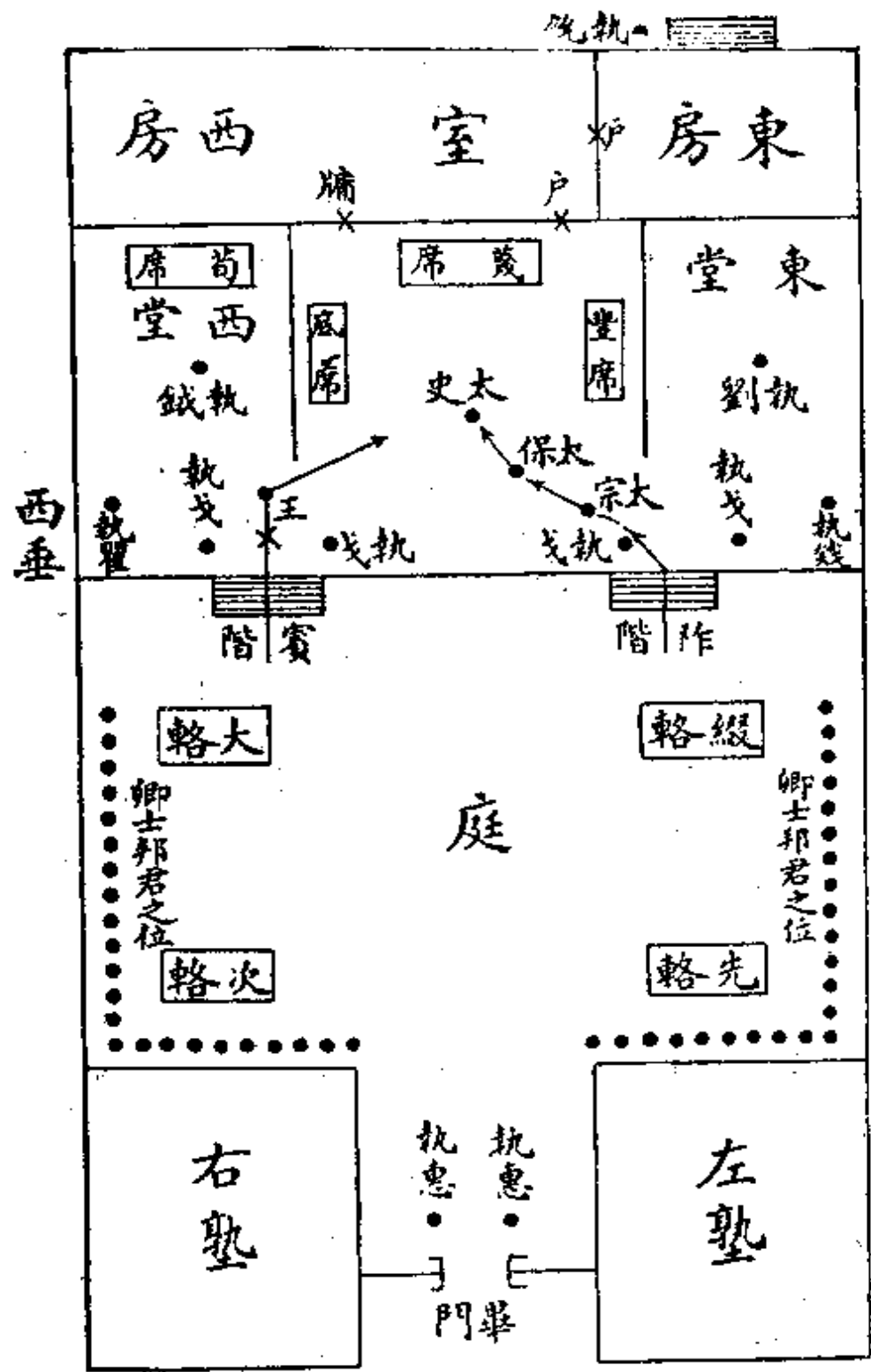
命作册（句）度（句）

作册，官名。度，事先預度。命作册度，猶言命作册預備一切也。後人以册度連文，非也。

鄭君此文所注之位置，幾於全誤，其根本誤點，蓋由以成王卽殯於是堂，此其所以無一不誤也。此蓋純爲康王卽位之吉禮，成王

之殯，自在別宮也。

附顧命位置圖



陳寶

陳寶，先儒以陳設寶器解之，非也。若陳寶爲陳寶器，則當在越玉五重之上矣；今在下，是陳寶亦爲寶器名可知。史記封禪書亦言陳寶云：「後若石于陳倉北。」如陳寶亦玉器也。

亦刀

亦刀，玉刀也。端平橋藏有赤刀數柄，蓋玉刀而上涂以赤者。內府亦藏有赤刀，高宗純皇帝詩集屢言之。

大保介圭，上宗奉同瑁

虞通義所引今文尙書作：「大保介圭，上宗奉銅……王再拜對，乃受銅。」但云上宗奉銅，而不見瑁字，不知銅爲何物。虞翻傳云：「天子副璽。」然周時尙無副璽之制。蓋銅如漢時之副璽云爾。介圭卽周禮考工記之鑲圭，同卽冒也。故虞翻以爲同字爲月字之誤。蓋圭之形作 \square ，而冒之形作 \square ，可以冒於圭上，古文作同。馬融傳云：「大同天下。」蓋諸侯來朝，以天子賜圭爲信，而冒適皆可以配之也。則馬意同冒，亦爲一物，此同冒兩字並列，或鄭康成所兼存也。

乃受同瑁

受當訓授，古者授受通用，此上宗授王同瑁也。

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王三宿三祭三咤，孔傳及鄭康成注，皆云：「康王祭神。」其實非也。此蓋太保進酒於康王也。古者王者分封諸侯，必饗之以酒，此時太保代表成王以君位授康王，故亦用王者授爵位於臣下之禮，故下文云：「上宗曰饗。」謂上宗命康王饗也。通典九十三引白虎通云：「王再拜，興祭，乃授宗人同。」咤卽咤，今文尙書咤作詒。——可知祭與咤，皆康王自祭後自咤。——咤飲酒至闕也。——非以祭神也。此今文尙書家之說也。故鄭康成尙有一說，亦同今文家言。通典奪情續引鄭玄曰：「卽位必禮之者，以禮饋成之也；以禮

嘑成之者，體濁，飲至齒，不入口曰嘑。既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味。」此即可爲通典所引白虎通之說之疏證也。後世校白虎通者，未嘗引及通典，此說遂無人知。更有一確證，可以證明此說者，卽下文：「太保受同，降，豐以異同，兼璋以酢。」是也。古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此特敵體之主齊然耳。至若臣獻於君，則君不答酢，而臣引爵自酢，此時太保已授王圭同，則已不能代表成王，故退而自守臣禮，既獻於王，復引爵自酢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天子有三門，路寢之門曰畢門，其外曰應門，再外曰臯門，後鄭康成以爲有五門，又益之以雉門、庫門，不知雉門、庫門，乃魯國之門。故禮記明堂位云：「雉門，天子應門，庫門，天子臯門。」實一門而異名，則天子仍僅有三門也。

王若曰

今文尚書，顧命與康王之誥不分，合爲一篇；古文則析而爲二。馬融本康王之誥自「王若曰」起，梅賾本康王之誥自「王出應門之內」起。

觀堂學禮記

劉盼遂

先師海寧王先生，學綜內外，卓然儒宗。而於甲部之書，尤遠書禮。比歲都講清華園，初爲諸生說尚書二十八篇。盼遂既疏刺之，或觀堂學書記矣。大抵服其樹義恢郭甄微，而能闢疑闢殆，以不知爲不知。力剔齟齬回穴之習。此則馬鄭江段之所未能。詢稱鴻寶。今年春，復說禮經十七篇。甫至士喪下篇，適暑假休課。方意下季廣續畢業。而先生遽沈身御園，蹈彭咸之遺則。哀哉。盼遂一年來，復牽於人事，時作時輟。於先生所講述者，匪能全錄。微言精指，多所滄越。由今日寫定此篇，不覺承睫滋焉。悼先生亦自咎也。然此區區數十葉中，固已精光絕燿，一字一珠。寧可以其少而忽之歟。嗟乎，梁木其壞，吾將安放。口澤猶新，恍接馨歆。後方之禮，雖付諸成矣。而韓集之編，自作於李漢。凡我同門，蓋共勗諸。丁卯重九日心喪弟子息縣劉盼遂謹序。

士冠禮

有簠實勺解角柶。師云，勺者酌酒之器，周勺今不可見。漢勺尙時有之，略同今日之羹匙。柶者瀉酒之器，醴中兼有酒精，故須以質滑而多孔之器斂之。此柶之用也。又如盛酒之器，有尊彝卣壺等，此以金製者。瓚缶等此以瓦製者。飲酒之器，則有爵觶解角斂觥之分。而尊與爵則又統盛酒器飲酒器之共名焉。

兄弟舉衾玄鄭注衾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古文衾爲均。師云，衾字皆衾之誤。說文「衾玄服也」亦當作均。文選注引「均玄服也」可證。衾衾玄猶云舉服玄矣。若衾則本訓禪衣，不可通。（盼遂謹案，注「玄者」上疑脫「一均」字，均玄者謂衣裳同玄也。徒「玄」字，不見其兼括衣裳。）

每曲指。師云，今高麗人尙存此風。

入見姑姊如見母鄭注不見妹妹卑 師云此經省括妹於姑姊之中。古文簡與，往往有之，未必有意不見妹也。（盼遂謹案經文「冠者見於兄弟」，冠者不卑其弟，寧卑其妹乎，此鄭君之誤。）

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師云鄉大夫當是卿大夫之誤。見君後見卿大夫再見鄉先生，順序也。（盼遂謹案果經文爲鄉大夫，鄭君應有注語，無注決其爲卿大夫也。）

若不備鄭注禮亦當爲禮 師云禮之起原與醴有關。恐禮字制字在先，禮字則後出也。

玄酒鄭注新水也 師云古人行禮，酒水並設。說者或以爲尙質，或以爲不忘本。恐非其義。竊以玄酒者，實因古之行禮，例須獻酢，且必卒爵，而爵之大者，恆至數升。夫人之量有能飲不能飲，聖人必欲禮之成，又不顧人之苦於禮。故常設玄酒以節之，既不迫人，又不廢禮。其用心可謂周慎之至矣。至玄酒之用法奈何，則以水和酒盛於盃中，滌蕩之，而注於爵，所以薄酒之性也。

設局鄭 師云鼎鼎之蓋也。今所見小鼎往往尙有蓋相連。大鼎則絕無有蓋者，古或以布爲之也。

曰伯其甫 師云如詩中之程伯休甫仲山甫等是也。伯仲者行也，休山者字也，甫則男子之美稱也。鄭注引「孔子爲尼甫」按孔子

亦稱仲尼，亦稱尼甫，若舉其全，則呼仲尼甫，方合。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是五十以後但稱伯仲，並字亦省去矣。

記冠義 師云自上「若不禮」以下，疑卽是記。此冠義上記疑應在彼文前。冠禮有記有義，與喪服同矣。

三王共皮弁素積 師云鄭君謂委貌卽玄冠，則委貌章甫毋追皆玄冠之屬，而三王異制者。周弁殷辟夏收此弁弁之屬，而三王異制者。至於皮弁素積則三王之制同也。

生無得死無諡鄭注殷時生不爲得死不爲諡 師云宋人解作生無爵者則死無諡，而實按之，古者生雖有爵，而死亦無諡。如周之文

武成康皆非諡也。亦古時之美稱耳。故王肅謂「成王生而稱成」，酒誥有「成王若曰」，顯命書「成王崩」，皆其證也。史記殷本紀「庚祖丁」「庚」龜板作「康」。殷王生時名「成湯」，名「康祖丁」。足知文武成康之非死後諡法矣。昭穆亦然。傳紀中之

昭考稷考亦非謚法。通敦爲周穆王時器。其稱時王曰「穆穆王。」亦一體矣。

士昏禮

昏禮下達鄭注達通也。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師云：鄭說恐非。達當讀爲「自天子達於庶人」之達。謂士昏禮可下達於庶人。其卿大夫以上之昏禮，則不適用此。

右几鄭注右設几神不統於人。師云：天子左右几，諸侯以下左几。今神几尚右，故鄭云然。

當阿鄭注阿棟也。今文阿爲廡。師云：此文不了。依古文說則進堂太深。依今文說則又太淺。

玄纁鄭注用玄纁者陰陽備也。師云：玄黑色，纁色近黃。云備陰陽者，蓋取易經「天玄而地黃」之義。

婦車亦如之鄭注大夫以上嫁女則自車送之。師云：注疑未確。詩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御者迎也。良人迎之車有百兩，知大夫

以上，車亦夫家所給矣。

匕俎從設。師云：匕形極近柶。惟匕端銳，柶端大，爲異。

匕者逆退。師云：膳魚豚之匕者以次退出也。

贊啓會。師云：古敦之蓋亦可盛黍稷，蓋蓋亦然。

贊爾黍鄭注移置席上使其食也。師云：爾黍當是移之近席。古無置黍稷席上者。鄭注非。（盼遂案記曲禮，一食坐盡前，「鄭注一爲

汗席。」知鄭此處誤也。）

酌於戶外尊。師云：宜從戴東原衍戶字。

親說婦之纁鄭注笄而禮之。師云：古者男子笄有二，相對插之。今所見傳世玉簪類然。女子之笄想亦爾歟。

媵侍於戶外。師云：戶疑爲東墉通房之戶。非南面向堂之戶也。古者堂前而無壁。惟喪禮有帷堂之文。餘則敞朗。知媵深夜之時，不侍

於此處也。

酬以束錦 師云，古重束帛，小事用束錦。

記魚用鮓 師云，一鼎之數，魚十五或十四，故用小魚。

祭體始祭一扱一段 師云，此本女家醴使者之禮，亦因以言祭體之法也。

鄉飲酒

賓進東北面辭洗 師云，「賓進東」絕句。

弗諒鄭注線猶珍也云云 師云，此段注文不明了。

北面再拜崇酒 師云，崇終也。詩「崇朝其雨」，「會不崇朝」，荀子「會不崇日」，皆以崇爲終。此崇酒卽終酒。謂主人於阼階再拜

告賓以終酒之事也。（盼遂謹案終酒盛禮，燕禮聘禮不崇酒，以尊臨卑則禮殺也。）

一人洗升舉觴於賓 師云，「一人舉觴」猶祭禮「亞獻」之意。

主人降席自南方 師云，此下說旅酬之禮。今蒙古人飲酒尙如此。甲飲訖送爵於乙，乙送於丙，丙送於丁，依次而徧也。

某子受酬鄭注又同則以其字別之 師云，注文其字爲且之誤。且薦也。如程伯休父仲山父諸父字，皆居與名相應之字之下，所以薦

也。（盼遂謹案師說較段先生且字說爲長。）

遵者降席鄭注今文遵爲僕或爲全 師云，今文亦非一本，由此可知。

說屨掛讓如初升鄭注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 師云，說屨疑爲赤足。左傳，宋褚師聲子事可證。（盼遂謹案黃氏元同做季雜著

有說，）注中空字爲宜之誤。

賓服鄉服以升賜鄭注今文曰賓服鄉服 師云，經文上「服」字朱子衍之，是也。據注所疊今文可見。

薦脯醢鄭注羞同也。師云，注文羞字或爲薦誤。

鄉樂唯欲鄭注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師云，鄭指定六篇疑拘。

獻用爵其他用觶鄭注爵尊不襲用之。師云，爵通名，故舉觶時亦常言爵。如下文「拜洗爵」卽洗觶矣。賓俎節鄭注凡爲俎者以骨爲上。師云，上爲主之誤。阮校本是也。

鄉射禮

鄉射之禮。師云，周官之出較儀禮爲晚。鄭君據周官解此篇制度，故多不合。

主人戒賓鄭注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師云，一鄉五州。鄉大夫往往自兼一州之長。

乏參侯道鄭注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御矢也。師云，注御字同禦。

賓進受爵於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送拜爵。師云，賓拜受在先，主人拜送在後者，以爵在手難爲拜也。

三屬拾取矢皆相決遂執弓進。遂以授有司於西面而后反位。師云，拾取矢三字所以總冒下文。猶題目矣。

辨拾取矢揖皆升就席鄭注三綱及弟子自若留下。師云，「自若留下」猶言留下自若也。漢書言自若多在事下。

配醢以豆。師云，古者豆以木爲之。然金器中亦有銅豆。

古者於旅也語。師云，左傳晏嬰聘晉，叔向從之燕，相與語其證也。

小臣以巾執矢以授鄭注授之稍屬。師云，稍屬者謂一一授之。

燕禮

小臣戒與者鄭注小臣相君燕飲之法。師云，小臣義爲近臣。呂氏春秋「伊尹湯之小臣」銅器中亦多言小臣，知不盡爲卑屬也。（盼

逵譚案楚辭天問，「何乞彼小臣，而后妃是得。」王逸注，「小臣伊尹也。」是亦小臣非卑屬之證。）

公尊瓦大兩鄭注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師云瓦大卽瓦甒。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皆有大。」鄭注大以肥美者特爲樹所以祭也。魚或謂之膳。膳大也。知無大古通。此可以義說。難以音論也。

士旅食於門西兩圓壺。師云君尊兩瓦大。士旅食尊兩圓壺。知甒小於壺也。此禮器所謂「禮之以小爲貴者。」又甒小尊而名爲大者。準相反爲調之例也。

洗象觚鄭注象觚觚有象骨飾者也。師云詳觚觶等字从角。知周時飲器不以金爲之。傳世酒器概爲殷制。其爲周器者才百之一二耳。（盼遂謹案先師講尙書酒誥謂商人嗜酒。今傳世酒器類出於彰德衛輝一帶。可以爲證。）

更傅洗升酌膳酒以降酢於阼階下。師云書顧命「太保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酌。」與此同意。皆臣下獻尊者之後。更爵以自酢也。卿辭重席鄭注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去之。師云加席席異。重席席同。

若有諸公鄭注諸公謂大國之孤也。師云注謂孤稱公可疑。諸公或寓公也。席於阼階西鄭注親寵苟敬私昵之坐。師云苟當爲苟。說文鳩自函敕也。（盼遂謹案苟讀如字。苟艸之小者。苟敬猶小敬也。言其

稍稍敬也。師讀破字。竊所未安。）

遂歌鄉樂。師云歌時以笙和之。所謂合樂是矣。經不言笙者省文也。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鄭注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師云左右蓋爲官名。左右正者左右之長也。詩豳漢「趨馬」「師氏」「騶夫」「左右」毛鄭亦皆以左右爲官名。銅器屢云「官嗣左右」。銅器凡言官司者下皆爲官名。則此處左右之爲官名。復奚疑焉。

大夫不拜乃飲鄭注乃猶而也。師云乃聲重。而聲輕。

記賓爲苟敬鄭注主國君饗時。師云饗本或作嚮字是。卽作鄉亦當讀爲嚮。

凡栗階不過二等鄭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師云據鄭注知經傳所謂歷階者。則當始升一等時亦不

聚足連步也。平時升階，每級聚足連步。趨君命，則聚階，升二等不聚足連步。有變則徑廷，歷階矣。凡三種也。

有房中之樂，鄭注房中者，后夫人之所風，隨以事其君子。師云：鄭推漢制，說經恐非。房中樂，蓋謂西房中所作樂也。（盼遂謹案：詩王風，「君子陽陽，左執鸞，右招我由房。」古禮廟制，中爲室，東西有房，東房陳禮器，洗尊，故知樂官在西房也。師意成如此，無明據。）

大射儀

蕩在建鼓之間。師云：其地值兩階之間，少南。

立於鼓北，鄭注鼓北，西縣之北也。師云：鼓謂兩建鼓。經云：建鼓在阼階西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則鼓北謂兩建鼓之北。立於鼓北者，所以就蕩也。其地自在兩階之間，非西縣之北，亦非東縣之中。鄭謂鼓北爲西縣之北，非也。

乃管新宮三終，鄭注笙從工而入，立於東縣之中。師云：管者，即太師、少師、上工等六人也。管新宮之工，即歌鹿鳴之工。升而歌，下而管，非異人也。記祭統曰：「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升歌清廟，下管象武。」皆謂歌管一人。鄭君誤，切歌管異人，故不可通矣。此說實敖繼公儀禮集說所明，惟未盡周洽耳。（盼遂謹案：觀堂集林釋樂次篇論之詳矣。）

喪服

無爵而杖者，何適主也。鄭注：猶猶假也。師云：猶猶聲不近。適者，負荷也。

又乃將所傳重也。師云：就子當則爲受重承重。

父在爲母。師云：父在爲母服斬衰三年，自武則天始也。

出妻之子爲母。師云：此通父在父不在。

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師云：持猶承也。（盼遂謹案：持承之蒸對轉，小戴記內則：「詩負之，注：詩之言承也。」）

父母長子君服斬。師云：母不服斬，此連言及之耳。

爲大夫命婦者 師云，此一語統括上文「爲世父母」以寄公爲所寓鄭注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 師云，

士喪禮

北面招以衣曰舉某復鄭注引喪大記 師云，喪禮只有士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卽其證也。弔者致命鄭注使某如何不淑 師云，「如何不淑」成語。髻，簪用桑長四寸，綫中 師云，綫中下文作「牢中」注云，經裏著組繫 師云，著讀爲裕。

冒緇，緇長與手齊，經殺掩足 師云，司馬溫公之喪，小程子浴衣於篋，鄭注其制如今通裁 師云，通裁如深衣，惟深衣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鄭注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妻言與民同也，鄭注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 師云，歸宗統曾祖父母，鄭注服之數盡於王，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 師云，成人與在室異，在室未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鄭注闕適麻也 師云，闕通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 師云，此數語取自禮記大傳，疑大傳在前，喪服傳後出也。

商祝襲祭服鄭注送終之禮也襲衣於牀牀次舍牀之東衽如初也 師云禮下也字衍文衽亦牀也
宰洗柩建於米 師云建當作捷形之誤也捷通也

用二高鄭注士二高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 師云鄭據詩謂天子八實則古多用十二

幕用疎布久之鄭注久讀爲灸謂以薰蒸高口也 師云古瓦高或多連蓋銅器則不多見

楚焯置於燠鄭注荆焯所以饋灼龜者 師云饋龜用契注謂荆焯非也

占者三人在其兩鄭注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阪兆者也 師云三人宜在詳審注恐非

卜人坐作龜與鄭注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師云墨不可知

既夕禮

聲三鄭注舊說以爲聲噫與也 師云噫與乃聲之聲

由是西面鄭注奠畢乃得東面 師云東面面字衍文

附記 先師所講諸書，盼遂別有觀堂學書記說文練習筆語古史新證筆語金文學例筆語數種，待校理清楚，即當載入本刊

期以揚先師之軼業，屆末年之游慶也。

王觀堂先生挽詞

陳寅恪

并序

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割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以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爲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密，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爲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 *Ideas* 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爲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爲鄭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爲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託，以爲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爲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託者不變易，則依託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國古來亦嘗有三綱六紀無父無君之說，如釋迦牟尼外來之教者矣。然佛教流傳，盛昌於中土，而中土歷世遺留綱紀之說，曾不因之以動搖者，其說所依託之社會經濟制度未嘗根本變遷，故猶能藉之以爲寄命之地也。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撼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竟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爲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情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辯，故亦不之及云。

漢家之厄今十世。不見中興傷老至。一死從容殉大倫。千秋悵望悲遺志。曾賦連昌舊苑詩。與亡哀感動人思。豈知長慶才人語。竟作紛紛息壤詞。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壤且暮。京華冠蓋萃英賢。當日英賢誰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順勤勞矢素衷。中西體用資循誘。總持學部覽名流。撰學高文一例收。國籍舊風充館長。名詞總彙傾編修。校讎秘譯憑誰助。海軍大隱滯郎署。入浴才華正妙年。渡江流輩推清譽。閉門人海恣冥搜。畫白關王供討求。剖別派流施品藻。宋元戲曲有陽秋。沈酣朝野仍如故。巢燕何曾危幕懼。君憲徒聞俟九年。廟謨已是爭孤注。羽書一夕警江城。倉卒元戎自出征。初意潢池鑄小盜。遽驚烽火照神京。養兵成賊嗟翻覆。孝定臨朝空痛哭。再起妖嬈亂頌臣。遂傾寡嫗孤兒族。大都城闕滿悲笳。詞客哀時未返家。自分琴書終寂寞。豈期舟楫伴生涯。回鑾艤棹涕泗漣。波濤重泛海東船。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江東博古矜先覺。避地相從勤講學。島國風光換歲時。鄉關愁思增綿邈。大雲書庫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考釋殷書開盛業。鈞探商史發幽光。當世通人數舊遊。外窮瀛渤內神州。伯沙博士同揚播。海日尙書互倡酬。東國儒英誰地主。蘇田狩野內藤虎。豈便遼東老幼安。遺如舜水依江戶。高名終得傲宸聽。徵奉南齋禮數崇。屢檢詩文升紫殿。會吟法曲侍瑤宮。文學承恩值近樞。鄉賢敬業事同符。君期雲漢中興主。臣本煙波一釣徒。是歲中元周甲子。神皇喪亂終無已。曉城離局小朝廷。漢室猶存舊文軌。忽聞擐甲躡房陵。奔問皇輿泣未能。優待殊榮原有誓。宿陳芻狗遽無憑。神武門前舞河水。思把深恩酬國士。南齋侍從欲自沈。北門學士邀同死。魯連黃鶴橫漢胡。猶爲神州情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著哲。舊是龍髯六品臣。後躋馬廐元勳列。鯁生氣落百無成。敢並時賢較重輕。元祐黨家漸陸子。西京羣盜信王生。許我忘年爲氣類。北海今知有劉備。曾訪梅真拜地仙。更期韓偓符天意。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猶有宜南溫夢寐。不堪灞上共興亡。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但就賢愚判死生。未應修短論優劣。風隄平生師友聞。招魂哀憤痛人寰。他年清史求忠蹟。一弔前朝萬壽山。

(上略)在都語教，以忠愍之喪，不獲暢敘，至以為歎。奉到大作忠愍挽詞，辭理並茂，為哀挽諸作之冠，足與觀堂集中頤和園詞、蜀道雜詩比美。忠愍以後學術所寄，端在吾公矣。此篇中間敘圖書館、圖書館、圖書局、直隸學部、主編譯教科書及審定等事，其局長以丞參、蒙之、至圖書館、庚辛間始開創，館長為蔣鳳，忠愍未嘗任館事也……(中略)世愚弟羅振玉再拜。